

莊

子

學

莊子雪序

天之積空爲日月爲垣舍爲黃赤道
爲霧露蛭蚘懿溟厲唵不可思議也
莊子之爲文爲風爲火爲江爲海爲
鼠肝蟲臂尻輪神馬嘯喻澘漫不可
思議也天下之事莫難於測空而測
莊子者如之矣嶺南陸樹芝余庚子

歲奉使所取士也好爲古文詞矻矻於周秦百家之言而於莊子尤有

昌歎嗜爲文能師其奇詭近以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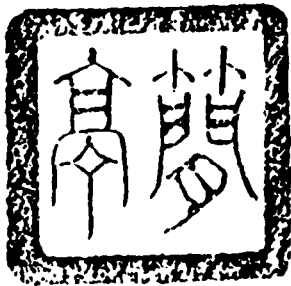
質余居然南華也居然秋水也其大

則所謂江海日星其細則所謂鼠肝

蟲臂也其麗則傾宮旋室其激謫叫

謔則蜚廉折丹斲圈白洼也余因嘆

曰莊子神於文者子神於莊子者自
子之文出而莊子於是乎有替人有
知已時嘉慶四年二月會稽陳大文
撰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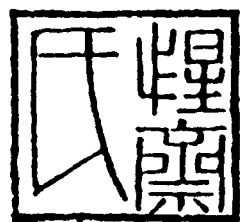
南華非理學書也而讀之者筆必足以達難顯之理而不病於膚庸故儒者不廢焉然非邃於理學者亦正不足以說南華也註南華者自向秀郭象以來無慮數十家率皆支離蒙混按之文意大都在依希彷彿間蓋歷數千載之才士文人高僧羽客遊爲之註而南華之旨卒未太白也近日坊間惡本更以妄庸之瞽說附贅其間而南華益墜冥海矣吾友陸次山自少卽殫心理學於儒先微言能融會而貫通之於以挾經之心而提其要如脫桶底也嘗欲爲三禮注以成紫陽之志願自以爲學力未逮更俟之異日因取左氏春秋傳而評註之凡前人之所未解者悉以意解焉不使一字之未安也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交如一

非二... 一
篇焉莫不絲牽而繩貫也既而曰南華而果爲非聖之書
如史記所云耶則當火之久矣昔朱子註四子書時引爲證
則其書固吾儒之所必採而觀也又可聽其爲不解之書
耶因遂爲之注而命之曰莊子雪書成携以示余且曰以
迂儒而注放誕之編其有當否耶若有當焉亦一奇也余
受而先觀吾所嘗讀而自謂已解者又別有解焉乃確而
安也向之闕而未解者皆明明可解轉自怪前此之何以
不解也乃從而觀余之所未讀而嘗閱之終篇茫然不知
所謂者與嘗合諸家注說觀之轉紛迷瞶悶不終篇而輒
欲棄去者則又皆渙然怡然確見其神之所注而其文之
高古離奇變化亦見焉不寧惟是舉平日之疑其開罪前

聖欲出爲之解而終恐難從未減者更曉然知其無罪且大有功於六經焉乃拊案而呼曰快哉快哉非遠於理學者亦烏能爲此解哉嘗觀紫陽之註四子書也雖單詞隻字無不悉心研究而審語脉於輕重緩急之間乃有以揭全書之大旨而深得聖人喫緊爲人之意蓋其心精無細之不入而目光之所照甚遠也使朱子而注莊必不若諸家之支離蒙混矣惜心力殫於六經而書禮且未卒業固無暇及此耳今次山於三禮解謙讓未遑而先出其心精目光以注莊獨有以剖其奧義揭其大旨如皎雪之晶瑩透亮焉洵乎遠於理學者之無乎不可也又豈特文士才人之長哉余既喜見所未見而又重爲濼園幸且爲讀南

華者幸也因遂書以為序年愚弟尹廷鐸拜題

尹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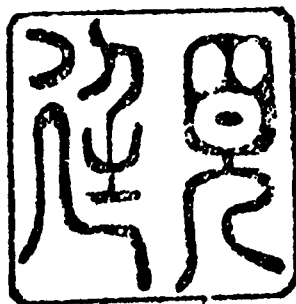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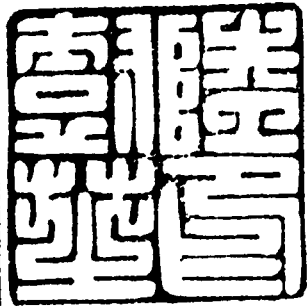


序

莊子諸子之冠也其言異於六經而亦不同於諸子六經如日月之麗天矣諸子其猶燿火乎幽陰中可以自見也若夫稱瑞於冬春之交而晶瑩皎潔不染點塵別具寒香者雪也唯莊子似之顧其書與衍磅礴自晉唐來解者無慮數十家率皆支離隔膜雖一二卓識之士時有特見而所得者尚未什一固未能通體了澈也博採者是非襍陳妄庸者任臆猜混於句解段落往往失之竟使千古奇文盡如夢讖又安望其揭全書之大旨識厥功之甚偉哉夫說經者多而經亡禍有甚於秦火者况以沈洋自恣之文而復爲瞽說所蒙安得不如墜雲霧也不揣固陋輒取內

外雜篇而通解之務使簡約不繁而肌理分明單詞皆適
既乃取龍門之傳東坡之記述論於前以明其無罪而大
白其維持六經之功雖不敢自謂必當而開卷瞭然無復
沉悶似撥雲霧而對皎雪也遂名之曰莊子雪據所見也
今夫房室之中幃帳之內人以爲閤也蚤蚤遊之則與青
天白日之下無以異焉莽蒼之林荆榛之野人以爲蓬也
鳥雀入之則與康莊四達之衢無以異焉何者性之所近
而身之所習也見以爲雪則雪之耳矣獨是物之光且明
者莫如火日火日可以遠照而雪不能說莊而僅如雪也
遂無憾乎然火日外光雪則表裏洞然久視日火者日爲
之眩雪則諦觀焉把玩焉而心之煩者亦釋神之濁者亦

清雖予之火日有不以易者矣且夫莊子雪人也其文雪
文也說之而使塵垢得混焉不使寒香沁於心脾焉則其
文汨而其人之真亦以沒矣可乎哉此則私心之頗竊自
喜者莊叟如可作也倘亦曰我有文字人夢譖之我有苦
心雲霧蒙之得一畸士從而雪之乎時嘉慶元年七月七
日次山陸樹芝見廷氏書於三在山房



史記莊子列傳

莊周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

時其學無所不窺此句甚確莊子固於聖賢心學然其要

歸於老子之言此句却未細觀莊片南華不過以老氏之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史記所云寓言謂言

則得之矣蓋詆先聖而意在闕異說破堅白而意在徇六

經也若莊子立言之體則有寓言有重言有卮言如寓言

篇所云是也與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

老子之術此說殊誤蘇東坡已辨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

空言無事實此語得之凡稱先聖帝王皆然善屬書摘辭

指事類情莊子筆妙二用剽剝儒墨須知莊子所云儒墨

百家方技之屬竊附於儒者非以孔子與墨氏並訊也知北遊篇末人孔子口中亦並斥儒墨以是非相整及天

下篇序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當世宿學即惠施公孫輩是也其言

洗洋自恣以適已洗洋則無崖際自恣以適已則併未嘗為老子束縛所以不拘於墟而能壓倒

百家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成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

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

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之以文繡而入

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

寧遊戲於汙瀆之中以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人不可羈文亦不羈

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按齊宣梁惠之世正楊墨盛行之日惟孟子距楊墨而尊仁義莊子

亦斥楊墨而闢施龍可知卓識直與孟子同非真菲薄仁義也但不似孟子以莊語喻耳

蘇東坡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爲漆園吏没千餘歲而蒙未有祠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

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

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率皆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

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史記

其辭而未知其意故云然若真詆孔子則聖人之罪人也殊大不然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

者要不可以爲法耳平允之論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

其僕揉箒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例行而逆

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

卓識得未曾有但尚未甚暢思申論附後故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不予陽齊

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

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彭蒙慎到田駢闕尹老聃

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

矣。見天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此似未然若謂真詆

孔子則彼豈真右盜跖耶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

道。讓王儘有精理說劍較粗耳然都非實事也反而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

子居西遊於秦云云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

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云云然後悟而

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

余不可以不辨。此論亦絕卓此四篇語實較粗且以仲尼

墨二字矣但盜跖漁父已見於史記凡分章名篇皆出於

則由來久矣並存而分別觀之可也

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內篇名篇似本自莊

子外篇乃後人取篇首二三字以名之耳

莊子內篇

卷上

莊子內篇記

七

讀莊子 雜說

三在齋隨筆

芝於書意所未安者。有如病不宿思而通之。則以自快。家
居無事。嘗取左氏春秋傳以意解之。復思六經而外書之
難解者。無若莊子書之解者多而益不解。亦無若莊子。顧
其書自太史公以來。皆以爲宗老氏而詆訾孔子之徒。無
法甚矣。方當火之。而又何解焉。然以數千載文士之所共
資。儒生之所弗惡。而我獨以爲當火之。又未能決然火之
而無疑也。則亦我意之有未安者也。因取而覆觀之。併合
數十家註說觀之。乃喟然嘆曰。嗟乎。非其書之當火。實其
意之有未雪也。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以至孔子。刪述六經。用集大成。載道之書。旣明且備矣。誰

莊子內篇卷上

論語

能更贊一辭者。乃當孔子時。則有老氏書。已開異說之始。逮戰國而楊墨盛行。一曲之士。輒思著書以自見者。比比也。史記孟荀傳。附見者。已不名一家。莊子所見。又必不止此。而惠施公孫龍輩。復捩爲堅白同異之說。挾小知而鬪巧辯。欲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其流極將安所底耶。異說熾而羣聖孔子之道。或熄矣。莊生者。方外之人也。而其學實無所不窺。既恐先聖之道。淺以微滅。又重悲夫。惑於異說者之迷。而不知所返也。於是乎抗懷高寄。而作南華南華者。以異說掃異說。而功在六經者也。奚以見其然耶。今天異說之至精者。莫如則尹。而乖僻自是。最足以動人之悅慕者。莫如楊墨。秉施莊子將述孔子之旨。以闢之。則六經

其在毋庸贅也。且常不勝奇。若性生焉。安能以雅樂奪鄭聲之嗜乎。則何如因異說之至精者。而更精之。由無爲而進於無知。無知而極於不自知其無知。使拘於墟者。更無可以炫其奇。而大觀於天下。則詹詹者。皆廢矣。向使莊子而不爲放言高論。無以籍異說之口。而大饜好奇者之心。則以辯求勝者。方日出而日新。後世愛博之士。且將目不暇給。孰肯返而求之六經耶。此其所以自列於方術之內。似詆孔而宗老實。欲駕老以衛孔也。由今而觀諸子百家之存。而最著者。獨莊老而止耳。而孔子所修之六經。乃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此非其明效大驗歟。說者曰。諸子屈而六經伸。固其理矣。而莊子之言於聖帝明王。皆似有所不

足而貶抑孔子尤多。何也。曰異說之興。必竊先聖之糟魄。因而一察自是。以近似而大亂其真。以爲我之所是者。卽先聖之所是也。我之所非者。卽先聖之所非也。乃牢而不可破矣。莊子不得已而設爲先聖不敢自是之言。與不以聖人爲是之言。用以見夫天下古今之共是者。而猶或非之一。若真有其可非者。則一察自是者之有非。而無是非言而可決也。自是者可以知所愧矣。以辯應之而助其自是者。亦可以知所返矣。且莊子何嘗確指前聖而訾之哉。自蘇東坡始非史記而有亡公子之喻。見亦卓矣。然公子之僕罵公子。誠愛公子矣。莊子之誡孔子。實助孔子。猶未見其所以然也。愚竊以爲莊子之非孔子。非如僕之指公

子而罵公子也不過詆揚墨所見之孔子而已今有人於此坐井而觀天自號於人曰吾獨有見於天也使必正告以天體之全欲其信耳而不信目難已孰若卽其所見之天而斥爲甚小使不得復挾所見以自多乎驟而聆之似詆天也而天之所以爲天固不至爲井中人所蒙矣莊子之於孔子何以異是且夫人之處荒要爲外臣者當羣盜充斥之日能入賊而爲之魁舉萑苻竊據之徒一掃而清之使羣盜息而王靈自振則其功甚偉而其用心亦良苦矣惡得徒據其跡以論之竟與悖逆同科哉嗟乎讀天下一篇可因而識其心卽可因而悟其功而學者或守拘儒之見循跡而不原其心或愛其文而不通其意每於抵觸

先聖處曲為迺護與得未減何其迂也甚或未得句讀不知脉絡而妄為之說則不特莊子之心不自於萬世即莊子之文亦如叢荆柱逕矣余悲夫解之者多而卒未之解也因遂解前人所未解者以求吾意之所安學者誠由是而求之何以知其立言之旨雖際天蟠地而無非為儒墨秉施之流下砭也庶南華一書越千餘歲而一白乎乾隆六十年七月十日記

儒魯遠墨翟楊朱秉公孫龍惠施之徒以小知自是而好

辯以求勝者也莊子欲為小知下砭故示之大理直窮至天地未生以前周於六合形器之外而遊於混茫之一氣其言似窮大不經而實本於大易太極之理所謂虛而有

實也。語見天欲爲自是下。故極言是非之無定并聖賢

下篇

仁義都非至是其言似詆訾前聖菲薄仁義而其意正欲令自比聖賢假托仁義者更無地可以自容所謂不可與莊語乃謔以出之者也夫小言由於小知好辯因其自是既破小知而示以大知祛自是而曉以無是則言辯之徒勞而終不可勝明矣今試徧檢全書雖颺開天外而神之所注固有專屬正如猛鷹顧兔離之愈遠搏之愈力也說者不明句解因昧大旨縱推玄說渺似乎精深其實止可隔壁聽耳一切支離之論皆無當也七月十四日又記有無賴比丘善辯有口每自演說佛法妙極變幻以蠱惑大衆信之者至目爲正法眼藏他日持佛像羅漢圖塵瀆

道旁乞索過客者。卽其徒也。有道人。心傷而痛斥之。因併罵佛而詆其法。于是比邱大失所恃。而蠱惑之技皆窮。或者謂是道人也不學佛。因不敬佛。開罪教典多矣。殊不知道士本深明佛理。以爲彼所演說。以惑衆者。佛之糟魄而已。非佛之真如也。所置之道旁。以摧食者。土木之形骸而已。非佛之金身也。故舉其法而詆之。併指其土木之形骸。而罵之。庶真如不滅。而金身益尊。不至爲無賴者褻越耳。故讀南華。須知其稱孔子之名。而詆之者。非指孔子正身也。乃道旁之圖像而已。其併仁義禮樂而訾之者。非謂天命率性之本也。乃竊取之糟魄而已。道士只是惡賴佛偷生之徒。不是謗佛。莊子只是惡。豎白。同異之流。不是非聖。

七月十九日記

莊子若欲真詆孔子則孔子之言行論語學庸具載孔子所贊修易象春秋具在何不摘舉一二條與相牴牾而南華所載孔子之言並未有一語見於他經者惟外見之遭逢如畏匡過宋厄陳諸事始偶一及之然亦大概影响時地不必盡合可知其詆訾孔子之徒雖指名稱字皆如無賴僧所奉之佛像羅漢圖非正指金身也論語五經莊子豈未讀得一二句以爲此則孔子之正法眼藏一字不可輕議丈八金身一毫不可怠慢者也由此思之莊子正極小心實畏於我夫子矣

全日再筆

楊墨竊仁義之糟魄自是而惑衆彼固自謂至奇人亦奉

爲至奇。然宋鉞尹文舍己爲人，亦兼愛之意也。而心行則有過於墨氏者矣。至彭蒙田駢慎到，以齊萬物爲首，則又高於宋鉞尹文矣。老聃關尹以空虛寂靜爲道，則又高於彭蒙田駢慎到矣。是楊墨立異爲奇，毋論說有必窮，卽其奇已不逮田。彭更遠不逮關老也。而世俗之好奇者，顧效楊墨之自是，日出其偏見小知，爭辯求勝。莊子知其不可以莊語喻，故戲就老子之術而更精之。其奇乃高出關老之上，則異說之奇者，於是爲至極而無以復加。下視惠施輩多方支離，自取桎梏，真覺大愚不靈，可悲可笑矣。夫奇至老莊而極，極則必反，固其理也。此莊子所以自列於方術而從老聃之後，史記遂以爲宗老而訾孔而不知其意。

正欲駕老子之上爲奇之極至而陰以助孔也。觀天下一篇自序甚明。特其詞義頗與向來註說并自序亦尙欠分曉。故於南華宗旨迄未大白耳。○又莊子特由老氏之說而更進之。非真宗老而著書以明其術也。觀彭蒙田駢慎到之學。固宗黃老者。而莊子曰。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雖不免於非。則莊子之宗仰原不在是。可知至其論關老。雖云可謂至極古之博大真人哉。然語氣正自虛活。不過推爲諸子百家之極則。且自叙所悅。另有所嚮。如芴冥無形。諸語皆較老聃又高一層。天下篇可覆按也。奈何謂南華止明老子之術乎。此疑不破。則南華止老子牙。後慧亦何味矣。

凡讀書必元分章分句而解之。又必合全書而得其歸宿。乃知單詞片言皆有精義正旨。並無一字外散也。六經中惟詩最紛襍。孔子以忠無邪一言蔽之。由此而推六經四書無不各有主腦。同一歸宿。更可知矣。人自著年卽讀論語。以至白首。有止見得零星瑣碎者。正由於書中虛實字義未細心研究。務得著落也。其弊亦由講章俗說。先據靈府。遂不敢略出心精。自求所安。所以心眼間到底隔膜。影響。讀莊而拘於俗註謬悠之說。於稍奧之處。一概蒙混。駕過卽字義句解。全未之知。亦無由得其主腦矣。六經解。可以程朱正之。莊子則須自提起心精。放開眼慧。始得。雷霆走精銳。冰雪淨聰明。其莊子之文乎。其攻辯廉利處與。

剖析毫芒處。真非雷霆冰雪。不足擬之也。而渾渾茫茫。滔滔汨汨。出之若不經意。如卮注不竭。所以爲化工之筆。但不捋起綱宗去看。則迷茫如蓬耳。

天地間惟六經是老實語者。不妄語者。不誑語者。諸子則荒誕不經者也。荒誕人所樂聽。不經多則譚正經者寡矣。莊子思有以箝其口。料非正經之所能勝也。故索性與之說荒誕。就形下推到形上去。別標出一種高渺議論。將天地帝王聖賢仁義一齊按倒。如高大無過天地。他偏說出包天包地的道理。久遠無過古今。他偏說出長於上古的道理。聰明睿知無過帝王聖賢。他偏說出陶鑄帝王邁越聖賢的道理。欣厭欲惡無過富貴貧賤死生。他偏說出富

貴非榮，貧賤非病，并不知死生先後的道理。人人都說有用之用，有爲之爲，他偏說出無用之用，無爲而無不爲的。道理奇特，變幻色色絕頂。問諸子百家，誰復能與之爭奇。角勝者，莊子只要作一荒誕魁首，使好說荒誕者更無可置。象樂聽荒誕者，只此已足大饜其心。庶幾饜聽荒誕後，再去聽六經中老實語，轉覺平淡澹中有至味也。

莊子固是要作荒誕之冠，其實只以先天太極作把柄，所以雖極荒誕，却有至理與當時之以辨求勝而遁有必窮者。又自不同前人謂周子太極圖出於方外人，今觀南華其於無極之理講之精矣。但宋儒由太極順說，到人莊子則由人收歸太極，又不肯如周濂溪直下註語曰：太極本

無極只說遊於天地之一氣故爲眇芒之辭以此爲荒誕云爾。

先儒謂太極以上不容說其實難說也。莊子偏向芴冥無形上滾滾說來鑄造化而繪虛空極精微極廣大又極透亮具此心眼用以體認性學自無復有理障矣故得力蒙莊者必能達難顯之理而不病於膚庸。

神僊不死佛法皆空元妙極矣而莊子實兼仙佛之奇如云與天地並生而萬物爲一則豈特延年長生乎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則豈特四大皆空乎此所以爲荒誕之冠然於性學亦煞有見地如云事親不擇地事君不擇事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非修身不貳道理耶莊子於

聖學本源處並未敢一字觸背須細心認着

莊子之文其詞義似多難通緣只以意運以神馭非故爲艱深亦正無庸過求淺易也能心知其意而默會其神乃知卮言日出無非化工

世有以南華証金丹訣者莊子於修真煉性之道自是最精故書中時有吐露處如大宗師真人之息以踵等語及在宥篇廣成子告黃帝一段已備修煉之要足該道笈之全然南華之旨正不止此若端以金丹訣講南華則又一曲之見矣南華六篇內七篇已舉而外雜篇亦正不可少蓋內篇未竟之意不盡之妙俱於外雜篇發之則內篇之精義益出微旨益暢妙處更覺不盡但其與異奇譎處更多

難解而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東坡疑爲後人勦入者。亦附存焉。昧者於內篇既絕無解悟。而於外雜篇更舍曰不能。而妄多訾議。不知其難解處。必有精義妙旨。固未可概從疏畧也。今於所難解處。歷來註說。未能明白。爨帖者。悉力爲闡釋之。蓋什八九焉。一切隔壁影响之談。閱之益亂人意者。槩置勿錄。庶幾通體瑩然。一洗障翳也。

拙解

只求明曉。不敢摹擬註疏之體。殊無奇特。似只本分當然矣。然當反復推求時。展轉思維。直徹寤寐。閱者試先就正文猜索一番。或先觀諸名家註說。方知以愚陋而別有所窺。煞費苦心耳。○卽使說得不是。然每至疑團固結處。如鐵壁銅墻。輒得一人力爲打破。且暫使胸中無滯礙。

亦未必非悟入之一助也。

凡書有非聖者。儒生見之。卽當髮指。譬如君父被辱。而臣子不怒。反謂狂生可恕。則亦與有罪焉矣。世謂莊子非聖處。雖多。亦正有尊聖處。以此迴護。異得未減。自以爲愛莊子。却正是誣莊子而已。亦不能無罪也。必識罵佛。確是愛佛之理。則莊子正先聖之外臣。猶子心在君父者。雖真儒讀之。可以無惡矣。朱子想亦喜讀之。故註論語時。引爲證也。

篇目 舊傳五十三篇今存三十三篇蓋郭象所簡

內篇 七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二冊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二冊

外篇 十五

騏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二冊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水

田子方

知北遊 四冊

雜篇 十一

庚桑子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五冊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六冊完

莊子雪

信宜陸樹芝見廷甫輯註

南華經內篇

南為離明之方華為精英之發言發揮道妙光明英華也

逍遙遊第一

遊者身之所寄逍遙者徜徉自得高遠而無拘束也莊子以為人當全體大極

直與天地同運乃與造物者遊而為逍遙之極則故以物而言如鵠鵬之飛搏自凡鳥觀之大且遠矣而要必待天地之以息相吹與野馬塵埃等耳非逍遙之至也如列子之御風自眾人視之大且遠矣然猶有待於天地之以氣相吹亦猶鵬之培風南徙耳非逍遙之至也雖配陰陽而順六氣以遊無窮斯真逍遙之極矣後數段又撰出古人事迹議論以証之舊解誤認莊子以大鵬自寓失之遠矣

北冥有魚其名為鯀鯀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冥海也稽康云取其冥冥無涯也東方朔云水黑色謂之冥○怒猶奮也若垂天之雲言所覆之廣蔽天

之一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舊註海運海氣動也海

力則將南徙○按海運南冥者天池也忽注一句言外見

筆如天已伏後有待意齊諧者志怪者也舊註齊諧書名○按笑引齊諧

外奇峯是後文開筆更奇曰志怪則所志皆耳目所未經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

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爾雅云扶搖颶風也○上以豎

計至九萬里可謂高之至矣去言其遠則不可以里計而

但有於此者哉說到極處下文乃突比之野馬塵埃野馬

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舊註野馬日中遊氣生物

氣則風也○按此三句意已轉而筆不轉故迷者多不之

覺蓋陡舉天地間至小者以比大鵬言至微者固藉天地

之氣以遊雖鵬之大亦必待天地之吹而後能徒則自天地視之大鵬亦如野馬塵埃之小耳天之蒼蒼

其正色邪耶通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

則已矣承上言大鵬何以與野馬塵埃一例更無大小之

至豈真能直窮天體而得其正色耶抑固高遠而莫可窮

極耶誠高遠而莫可窮極則其下視大鵬也亦若此野馬

塵埃焉而已矣豈有異乎下文乃更以鵬之有且夫水之

待於息吹者言之此段古今諸注俱會語意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

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坳堂之凹處風之積也

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漸在下矣而後

乃今培風培猶積也厚也地氣由下而上升積之至高則

翼不墜可知大約地氣上騰天氣下降積至九萬里則其

上為下降之天氣而上騰之地氣皆在鵬之下矣故云風

斯在下而風之積累至是乃為極厚也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遇者而後乃

今將圖南天猶折也闕過也地氣既盡在鵬下則鵬背之

遇抑之者然後可為南徙之計連用而後乃今字見鵬

不能與天同體則不能不有待於息之吹飛搏雖遠仍非

逍遙之極致特眼孔如豆者反從而驚怪之且以為不必

如是耳故下又接入蜩與鸞鳩之笑忽然寄慨濠開異境

却正為小知自是者蜩與鸞鳩笑之曰舊註蜩蟬類鸞鳩

作影子針對甚緊也山鵲以鳩形類之

故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為決起努力而起也榆枋二木名皆尋常

又以適莽蒼者外郊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

人言須有一春之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行千里者往返之二

行百里則越宿三月須有聚糧之二

蟲又何知言人猶計程儲糧遠行不易如此小知不及大

知小年不及大年承上言二蟲之不能見遠以其所知之

及大年蓋小年者不久先死豈能與大年者同壽小知不

及大知正猶既死之不能強為生也忽作一喻警快絕倫

及大知正猶既死之不能強為生也忽作一喻警快絕倫

○南華正為惠施輩以小知自是下此從對面着筆以

二蟲比照即執二蟲忽然吐露出小知二字却仍是從旁

面提唱神味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

秋此小年也苗地草也不踰月而死故不知晦朔蟪蛄寒

者楚之南有冥靈者海龜或云木名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

上古有大椿者木名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物之享

如此者豈小年所能及哉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

物既有之人亦宜然矣之亦悲乎自古及今唯彭祖壽八百歲遂為千古第一

相匹敵而已不特不及靈椿且難希老彭知邊之間棘也

是已舊註棘人名窮髮之北不毛之地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

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旋而上者九萬

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註舊

斥小澤按斥澤涯也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土不過數仞

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

大之辨也自不亦悲乎之下已可接入人之逍遙推至其極今再為援引將鯢鵬形跡與小蟲見識覆說

一遍詞雖小異意實大而文繁不殺者莊子為小知大

知寫照正有味乎其言之故再叙一番復頓一句曰此小

大之辨也重與提唱分明然後落到人下文故夫二字故

一接乃有一落千丈之勢正其筆力縱橫撲拙神來處故

夫知效一官行比也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徵信於民也

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此人中之至小者其自以為至

亦若斥鴳矣而不知稍大於彼者殊以且舉世而譽之而為笑也舊註榮子宋賢人猶然笑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承上畧推進一步言不獨功名中人未免近小且如高尚之士不啻舉世之是非能定內

外之分而重內輕外辨榮辱之境而有榮無辱更無他物足以櫻其胸者斯亦已高矣彼其於世未

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求之於世如此人者已不可

越蓬蒿耳未為草自樹立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

也旬有五日後反泠然善雖然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

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知為善以致福之人能如

於步行之艱猶必待風而御之則亦如大若夫乘天地之

正言立乎萬物未形之初得太虛冲和之而御六氣之辨

居陰陽風雨助明未分之先以遊無窮者其高遠無極其

窮彼且惡乎待哉此則與造化者遊而為逍遙之極致者

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外物而引為已用則

已用力而為之則有功無待於用力故無功有作為之迹

則有名無待於作為故無名必無已無功無名方為至人

莊子雪內篇卷上

莊子遊

三

神人聖人方為逍遙固非斥鷃所知亦非大鵬所能學步也○後文又引許由之答堯者以証無名蓋唯如許由之証無功蓋如藐姑射之神人不以天下為事年豐物安而不知所由來故無功也引堯之見四子以証無已蓋堯之宥然喪其天下能忘物者自能忘已也夫無已無功無名其言似大而無用而不知善用之則無用之中正大有逍遙自得之用故未二段以曉惠子之說終焉蓋惠子之惑正莊子所欲解者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炬不息其於光也

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挹注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

夫子謂許由立謂立於人世非立為君也猶云德許由曰盛而民化即易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之意

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

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言天下已治不必別求致治之人而我猶代子是使我居致治之名

也。然各者實之實必有主而後有實若無實而居其名不且為無主之實乎。鷦鷯巢於深林不

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地中行鼠也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

下為歸休乎君倒句法猶云君其歸而休乎毋煩請致天下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樽俎而代之矣。尸祝格神無煩降而代庖人之司勤手足之役忽作一喻結之語妙可味言外

見堯之治天下不過効庖人宰割之勞况墨氏以下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者乎几書中抑帝王處皆此意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

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舊註如天河大有逕庭不近不見首尾也

人情焉。羅勉道循木逕門前路庭堂外地徑與庭本相去不遠今接輿之言大異尋常如逕庭之大遠也

連叔曰其言何謂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冰雪。褚伯秀管見體抱純素塵不能汙綽約若處子。管見守柔自全害不能及不食五

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管見絕除世味納天

地之清冷凌厲太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音見此

虛同元氣之冥漠極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

者人能求諸幽渺之中而得其至靈者則吸風飲露乘雲

御龍遊於四海非過論也或者求之於外不亦遠乎○按

太極本無極也而周天地育萬物莫不由之人能養得此

身中之神靈清虛靜寂恬澹無為則此身亦一太極矣其

配陰陽而彌六合若萬物而豐年穀皆自然而然有莫知

其所所以然者夫孰非太極之所含乎雲陰氣龍陽德也

吾是以狂而不信也狂以為連叔曰然信接與瞽者無以

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

盲哉夫知亦有之心知亦有聾盲正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言指狂而不信之言時是也謂接與非之人也之德也將

妄而汝乃狂而不信以汝猶是故我也

磅礪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孰傲傲焉以天下為事磅礪

充塞也傲傲猶役役也○世期乎亂語乃大奇若訓亂為

治便無味且下句亦說不去蓋鴻荒之初混沌之始天下

何嘗有許多治理期乎亂者正期復於太初耳何之人也
必多事○故做焉以多事正針對墨氏胼胝之說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也至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

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舊註以其精治身而得其粗迹猶可理天下而有餘成就
得一箇堯舜出來豈肯以物為事蓋不為其事則有功而

不見其功矣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舊註資貨也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

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四子舊註云許由齧缺王

實何必求其人以鑿之且山以喻身四子即身中之靈也

人能絕聖棄知黜聰墮明則身中之天真復見矣故以為

見四子耳汾水堯都也窅然茫然自失之意亦悠然深遠

之意○宋人以章甫為有用白越人視之則無用矣堯以
治天下為事自四子視之則與天下漠不相聞矣所以一
見四子即自然不復知天下之為已有也夫不以天下為

已有則無已矣。○越原可至四子非遙而一曲之士見不及遠神日益昏如墨惠輩欲以形勞天下為聖人之道實止成其為有

已之利也

惠子

名施為梁相持堅白同異之說其術詳見天下篇南華正為若輩下砒

謂莊子曰魏王

貽我大瓠

互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

所容多矣

以盛水漿其

堅不能自舉也

傳註堅重也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不適於川

剖之以為瓢則瓠

落無所容

傳註瓠破落為井無產次可以盛水

非不愕然大也吾為其無用

而拮之

傳註愕然虛大貌拮擊碎也○此莊子設為惠子子相非之辭而破解之以明大道之非無用也

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

世以洴

屏碎屏統纒

為事

傳註魚坼也洴洴漂絮有藥故手不凍也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洴統不

適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

有難冠越 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戰手不

凍折故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泮

泮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

而浮乎江湖慮思也因其本形似大酒器繫而憂其瓠落

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之心猶言茅塞言其

下二段言至人神人聖人之道非大而無用此段

言善用其大下段言大道無用正有無用之用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區其大本擁腫而不

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

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去弃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

乎卑身而伏以候遊狸似貓狌音性鼠屬皆能捕東西

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有鼠力今夫斃離牛

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大者不可責以

小用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

同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斧斤物

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觀於狸狔與旄牛則小而

有大樹何不置之空虛廖廓之地徬徨逍遙於其間無斧

斤之戕無他物之害雖不中於繩墨規矩而困苦固已遠矣然則以繩墨自矯而欲小見其才者與竭蚩蚩之勞以辨求勝者亦徒自困苦耳安得反以大為無用哉

齊物論第二

辨別事物之是非而必中其說是為物論如堅白同異之辯即物論之至不齊

者也。然物本無是非是非起於心之有知。心而有知即為成心。已失其虛明之本體矣。則物論之紛紜實心之大害也。齊之者無有是非無有言說而心常止於所不知乃所以復其本體之明而葆其光也。蓋莊子以為人必置身於清虛乃可遊於太虛而自適。若物論不齊則心為物役此生已墜若海不若黜聰墮明如槁木死灰乃可以起而履虛之外所以矯堅白同異之失也。其文最為與衍脉絡難尋解者影响妄說益滋紛紜。今於篇中次第隨處畧為拈出庶不令人閱之昏悶云爾。

南郭子綦

其

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

嗒然似喪其耦

然似喪其耦

嗒然解體

貌似喪其耦謂一念不起四體不動似非與人同生於世者即槁木死灰之象

顏成子游立侍乎

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

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今此隱几與昔日隱几不同

子綦曰偃

子游名

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言今日之隱几何以與昔

不同。蓋昔者我有我之心知，我有我之意見，乃有我之是非。論說而今已無之，是喪我矣。此吾所以如槁木死灰，汝豈知之乎？俗解云：無或相未亮。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夫按籟籟三孔也。大者曰笙，中者曰籟，又凡孔竅，机括皆曰籟。故後文云：人籟則比竹是已，地籟則衆

竅是已。若天籟則造化之機緘，無形而無聲者也。人籟所以不如地籟者，人籟隨人意為低昂，本無定而執為有定。

地籟則因衆竅之自然有定而不拘於一定也。地籟又不如天籟者，地籟已有所着，不能不因竅而各異。天籟則窠籟未啟，聲響俱寂，初不因物而呬也。人籟喻人有是非之論，天籟喻心無是非之初言。子游不知喪我之妙，必知有人籟地籟而未知天籟也。此子游曰：敢問其方也。類子綦曰：處須看分明。下文方易理會。

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噫氣氣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呬。號○氣不動，作則兩間而獨不聞之。參參乎。舊註：參參山寂靜，一動則萬竅怒鳴。

林之畏。隈佳。萃萃皆因風而鳴。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

似口似耳似枅。枅者橫之似枅，柱上橫木承棟似圈。圈者圓而中空似。

似口似耳似枅。枅者橫之似枅，柱上橫木承棟似圈。圈者圓而中空似。

似口似耳似枅。枅者橫之似枅，柱上橫木承棟似圈。圈者圓而中空似。

似口似耳似枅。枅者橫之似枅，柱上橫木承棟似圈。圈者圓而中空似。

似口似耳似枅。枅者橫之似枅，柱上橫木承棟似圈。圈者圓而中空似。

曰中而似注者水聚似注者水流滾下之所○以激者如水

激嗃者如吹吐七者吐聲吸者林木鼓動之聲如叫者似人

喊諫豪者如號突杏者似幽室咬伎者如鳥鳴哀切○已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嗃子嗃二音相近言前後之聲冷風

則小和飄風則大和言風小則聲前後皆小厲風濟則眾

竅為虛猛風濟過後諸竅寂然矣以上五而獨不見之調

調之刁刁乎調調刁刁原吹樹木搖動之形蓋枝葉動則

聲筆力盤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此竹是已地

前已說明人唯天籟未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

使其自己也咸句其自取怒者其誰耶竹為人籟竅為地

聲之可聞也若天籟則太虛之机括形聲俱杳矣何從指

而言之然天與地本相為閩闢者也則在天者還可以在

齊物論

地者驗之無形與聲者還可於有形與聲者推之。但觀於地籟而天籟可想也。何也。地籟自無而之有復自有而之無。當其吹萬竅而各鳴。固不同矣。而過則皆虛。苟其自己也。無不咸同者。此其寂然之頃。誰復有自取怒。嗚者耶。夫寂然之頃。可以為聲而未始有聲。未始有聲而自寓無窮之聲。即在地之天籟矣。故凡有聲而不寂然者。皆非天籟也。自有物論而在人之天籟已失矣。下文遂接言物論所由起而著其害。大知闕闕。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人之言且炎炎詹詹。然猶人籟之嘈雜矣。闕闕間間。然聲則人當喪我。嗒然不動可也。而人之知已闕闕間間。然詹詹音各相近。蓋方言形容之辭。舊說闕闕廣博貌。間間有別也。炎炎美盛貌。詹詹褊小貌。亦通。大知統知也。小知分知也。大言統論也。小言分論也。以下仍先承大小知透發。至夫言非吹也。方落到言。蓋惠施公孫龍輩。正挾一曲之知。而好持是非之辯者也。故探源斥之。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

構。曰以心鬪。自此至吾且獨奈何哉。承上大小知言。心知乃不昧。○人心既自執所知。當其寐也。魂斂於內。則夢與物接。當其覺也。形逐於外。則身與物接。心與所接之物。構

造出是非角立之形日格開於繆者繆者心者繆者深藏於

方寸之內。則有如下文所云矣。繆者心者繆者心者繆者心者

密者心者密者心者密者心者密者心者密者心者

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是

而是之非之若有職司而不敢發其一定不改如詛盟之

發矢然執持是共若戰守之務勝其一定不改如詛盟之

不敢背然妙筆寫生足令好辯是非者然其殺如秋

笑史記所云善屬書檄辭指事煩情此類是也其殺如秋

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婦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是非

可解則謂殺如秋冬語其神明之勞而日消不可復收一

如使溺之既出不可復入矣喻毒一喻毒美唾罵痛

快盡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漁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

繆者繆者心者繆者心者繆者心者繆者心者

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

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

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

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

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

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

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

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

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

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

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心者

則疾解 勁疾解 啟能 啟精神發越也 樂出虛蒸成茵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承上文心既如溺之出不復入死之

盡倒向是非去如樂聲出於空虛不知其器如茵生於蒸

鬱不知其種但日夜循環相代迭生於日前而轉不自解

其情之所由生蓋是非生於知知生於心至蔽錮沉溺之

後轉不能自驗其心也此下十句又就莫知所萌之意而

申言 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生乎 豈能於且暮之間

所由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為使

生乎 是非在彼我乃從而是非之若無彼則我無所用其是

非若無我則又誰取彼而決其是非意者無窮之紛紛皆

起於人我之相對乎此亦近似矣而若有真宰焉而特不

究不知誰實使我從而是非之也 若有真宰為之主特紛

得其朕 擾其執持是非亦似有真宰為之主特紛 可行已信

而不可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情之所注要如此便如此心自

形不可見也雖有相代之精實無可見之形也 以上言

真君不可令與形骸同盡。必無是非。乃無成心而不自昧其心也。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

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悅之乎。其有私焉。

一身中百體賅備。何者最親其

皆親乎。抑有最親者乎。○以下叠為詰問。以提醒迷昧。逼出心為最尊。不可使逐形而盡。如是皆有為

臣妾乎。

百體何以皆如是其從令。若臣妾之服役乎。亦問辭。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其遞相為君臣乎。

人之官骸不相為治。如耳不能使目。手不能使足。是也。試自思之。外之形骸。因

乎。其必不然矣。亦問辭。皆以引起有真君句。

其有真君

存焉。

百體不能相治相使。則必有真君以主宰之矣。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

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是真君也。為情之所由出。却非情之所由伏。故

情欲其適。而情之得真。不加益。情之不得真。無加損。蓋此真雖與百體俱賦。而成於形之內。實不與形俱亡。而遂滅

之俱化。則為大可哀矣。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

之能止。不亦悲乎。

真君之重而不可磨滅如此。奈之何。乃以與物逆而相刃。順而相靡。流而忘返。

如馳驟而不能止亦可悲矣以下層終身役役而不見其

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則有成功之

日亦有歸宿之處乃役役於是非終身無完人謂之不死

備之候疲頓至極而無憊息之區可不哀乎尚有知覺則人

何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謂之不死亦有

何益究竟其形化而其心亦與形俱滅是直與人之生也

草木同腐耳夫哀莫大於心死而謂非大哀乎

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使心與形同

盡則迷昧甚矣豈人生固當迷昧如是夫隨其成心而師

耶抑我獨迷昧時而人固有不盡然者耶

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

焉中有定見謂之成心已非心之本體師其成心而是之

成心可師也即愚者亦有一念之知則亦有成心可師也

夫字提起言因有知而芒者以人皆師其成心也若無

成心則無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是非矣今日

適越而昔至是惠子語莊子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引之以見其必無是事也

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此數句又極言無成心而先有是非必無此理雖以

神禹之聖不能逆億而知也又誰能知其有是非哉如此則無大知小知而真宰寂然如天籟之無聲矣又安得有

大言小言之紛紛哉下乃遙接夫言小言而指其是非非之無據見得徒皓其心不若復還其本體之明夫言

非吹也言者有言人育是非之言不特非天籟亦並非若吹萬之地籟矣何者風之吹止因乎巖

之自然而初無成心言則必先有心之所欲言乃從而論其是非也○接筆神妙既能折出言之為害又照管到地

籟文字段其所言者特未定也陡然又折進一層用筆更神妙不測而意理更情又必不

可少蓋因成心而有言則是非似有一定矣究竟是非原無定據以為是則是之以為非則非之是亦可非非亦可

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鷲冠音亦有辯

乎其無辯乎凡鳥初生待母哺者曰鷲能自食者曰雛燕雀之屬為鷲雞雛之屬為雛此言原其初何

嘗有言邪即謂人之有聲與鷲始出卵之音不同究竟有何是非之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

李物論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要而言之。道因何而隱。至有真偽。言因何而隱。至有是非。道何所往。而至於不存。言因何所在。而有所不可隱蔽也。

昧也。四句呼起下文。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

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道局於小成。而不知大成。則道以

根。則言以滋蔓而隱矣。所以有儒墨之是非。以任意顛倒。其所是者。正其心之所非者。而強以為是。其所非者。正其

心之所是者。而強以為非。二句正儒墨鋼疾。直中隱微。凡莊子稱儒墨非以孔子與墨者並訊也。蓋指竊儒者之

鬼篇魯據楊墨乘施之徒是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是。則莫若以明。絕去是非之論。而復其木心之明。盡失矣。孰若

又呼起下文。以束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本無自彼。則不見。可為提句。峭而健。

自知。則知之。在彼不見其為彼。唯自彼。故曰。彼出於是。此是

亦因彼。因此而知有彼。亦彼是。此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

因此而知有彼。亦

彼是

此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

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
物無彼此而見有彼此猶惠子

所云方生方死之說言知有生方知有死知有死方知有生欲以同生死之異也然彼云方死方生方生方死以生

死為可同而不可異彼亦因見得有可同乃見得有必不可異見得有不可異乃見得有必可同究竟天下事原無

可也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本無波此無可不可乃見有非見有

非乃見有是耳起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初原無是非也 聖人知是非由師心而起是以不以心聞而蓋之以自然

之天則同其各自為是而不參以己見亦以因其是而是之也而非如其所非非其所是者之偏執已見以自是

矣因是二字須善會蓋聖人之因是原無分於彼我自不論其是非也下文即申明此旨俗解以因是二字為齊物

論本旨大錯二字原泥看不得觀後文眾狙之喜怒亦因是則聖人特有似於因是耳若以因是二字

屢見遂誤認為土句則通篇意理俱亂矣 是亦彼也彼亦 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此乎哉果

且無彼是 此乎哉 聖人之因是彼猶乎此此猶乎彼於彼

且無彼是 此乎哉 於此均無是非之分豈復有彼此之界

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

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偶對也。彼此相對為偶。無彼此

則莫得其偶，乃道之樞紐也。樞紐則正當四方，環繞

之中，環於外者雖紛而不息，宅乎中者自寂而不动，是直

以不動而應無窮也。則正以其無是悲而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何也？以其本體之明不至於芒昧也。故曰莫若以明。求一

句應上峭勁。○以上申明莫若以明之。以指喻指之非指。

故以下詳言所謂明至此之謂以明止。以指喻指之非指。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

馬喻馬之非馬也。四句一開，就公孫龍之說而甚之。言均

之馬也。而或黑或白，有彼此之異，則一身之中，已多彼此矣。均

此之異，則萬物之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二句一闕，言

衆愈多彼此矣。天地一指耳，無彼指與此指之分。

也。雖萬物之品彙至繁，總猶一馬耳。無此馬與彼馬之別

也。此即後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可乎不可乎不可

我為一之理。曠識奇句，千古未有。

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

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

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

無彼此更有何是非而師其成心者意道行之而成物謂

以為可則可之以為不可則不可之

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道拘於小

而必有成心論物者必見以為然乃謂之然於不然於物固有所

是然其所然而不然其所不然以上又一問物固有所

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四句又一問言必欲

然有所可而以無成心觀之則無物不然故為是舉莛

無物不可更無彼此之分是非之異也

與楹厲與西施恢悅慜怪道通為一莛莖也橐莖至小鐘不鳴搃柱也二者

大小相懸司馬彪註莛梁也似於文義未協厲惡也恢大

也愧戾也慜乖也怪異也言極天下參差不齊之物道皆

可通為一而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

無彼此之異破析為分完全曰成敗壞曰毀上言眾物無彼唯

通為一此之異此又就一物而言無分合成毀之異

之道

不用無不通為一。則無彼此無是非矣。而唯達者知之。

藏其用於無用也。惟無用而其用乃不窮。故庸即其用也。即無不通也。通即得其環中也。得其環中則幾於道矣。蓋

寓諸庸亦即因其是而是之也。但已因是而初不自知其為因是而非以有心因之。則道之大成也。反是則勞神

矣。明勞神明為壹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

公賦芋序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

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壹執滯也。賦

神明而務別是非。則為執滯而不知其可通為一。是猶狙

之獨怒夫朝三也。狙公分芋以食狙朝三升暮四升則皆

怒。朝四升暮三升則皆悅。夫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均之

皆曰七升耳。於芋之名實并無加損也。而喜怒已自異其

用。彼誠見為可怒而怒之。見為可喜而喜之。亦似因其是

而是之也。然無彼此而區為彼此。無是非而判為是非。亦

被成其為狂狙。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

謂兩行。和調合也。休息也。天鈞即天籟之意。和之以是非

謂是與非皆渾化合一。而休息於天籟無聲之始。

兩行猶云兩便。即無所不可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

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

始有封也。未有彼此之封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封或作對以下文。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不全自有是非。

始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有是非而無為之道虧是非之論起而倫愛之苟成而要。

其成也虧也皆非其本然。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

與虧乎哉。設問以明之。起下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

昭氏之不鼓琴也。舊註昭氏古善琴者鼓一節則有始終不鼓則不見終始矣。按鼓琴以喻人。

籟之已喧。不鼓琴以喻大籟之向寂成虧。昭文之鼓琴也。

有無之故。以此而分。則原無成虧可知。昭文之鼓琴也。

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舊註昭文人姓名枝策杖而行也。據梧憑梧几而。

談也。文工於琴曠工於樂。惠子工于辯。按惠子工辯而欲以籟鼓天下。故以工於琴樂。審音聲之得失者與惠子。

王之一字了言。六上齊物論。三三

陪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三子之知皆小知也而各

極其精則幾似皆最盛者故各挾所知直持之至老而不移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以

為高異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欲誇示於人非所明而明之故

以堅白之昧終非所當明而必欲明之是以持堅白之說

同異者合異以為同也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其子復守其說如昭

文之子傳昭文之業守其綸絃之緒以終身終亦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

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如是而謂之成雖我之私見亦可自

以為成也如是而本不可謂成則在我固處於必窮而在物亦勢有難適是使物與我俱無成也是故滑

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滑則不執滯疑則不自是而本體之明存焉故曰耀聖人但欲存此

大然之為是而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自以指喻指至此申言所謂以

明之實其要在不用師心而寓諸庸故發應一句作束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

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

矣。雖然請嘗言之。上文言無是非。其旨已悉。然而無是非之言。即為有言。不知與爭辨是非之言。

亦復相類否乎。夫言有是非。則相類者也。言無是非。則不類者也。若類與不類。亦復相與為類。則言無是非者與彼

言。固有是非者。又無以異矣。不已多此一言乎。但無是非之言。固已有言。而有是非之言。其爭辯更未有艾。不若無是

非之言。猶可以言止言也。故請試言之。○自今且有言至下。因是已句。言齊其物論。即已有論作一波折轉到齊之

自勝於不齊。作收。自夫道未始有封。至未收拾前文。無彼此。無是非之說。而歸本於止其所不知。收拾前文以明之。

說。而結之以葆光。見所謂以明者。正是葆光。有始也者。有非如言所由起之大知小知。日以心聞也。

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

佛經無我相。無無我相之意。蓋由有是非之後。而原其初本。無是非也。無是非。又本非有意於無也。無意於無。又初

不自知其為無意於無也。已伏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後文止其所不知意。却未點出。

齊物論

之果孰有孰無也。未幾而已有無是非之說則與有是今非均不免於有矣果孰有孰無乎。

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

乎。今我既有無是非之言則未知我之齊其論也是亦一論乎抑有論乃歸於無論乎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未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

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要而言之天下原無一定之是非即有一定之是非亦不過如

大小壽天之判然不伴耳然自達者觀之則秋毫非小泰山非大也即謂莫大於秋毫莫小於泰山可也殤子非天

老彭非壽也即謂莫壽於殤子莫夭於老彭可也有何是非哉然此正非故為矯誣之說以強辯求勝也固有寶理

存焉蓋天地之與我至相懸矣而天地一太極也我之身亦同一太極也是方有天地之初而我已寓於天地之中

即既無我之後而我仍復還於天地之內有我即有天地矣有天地即有我矣豈非天地與我並生乎天地既與我

並生則凡生於天地之間者雖物號有萬而分之物物各具一太極合之仍只統體一太極耳豈非萬物與我為一

乎有何彼此哉此所以合山毫彭殤而并無大小壽天之分也○此即宋儒之理而語特奇警解者多胡亂蒙混

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彼此何必有是非之論乎？既謂其無彼此，一與言爲二，二與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一則本無彼此，一則言其本無彼此，合一與言，僅得二數耳。若是非既分而爲二，與本無彼此通計之，則已有三數矣。由此遞積，雖精於歷法者，亦推算不盡矣。而况常人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既有是非以往，又有是非之論，則是非有無窮之是非論。亦有無窮之論矣。謂之一之言，猶止於二，而他無所適也。止而無適焉，則不復分其彼此，第因其是而是之，不參以已見，所謂照之以天而休乎天釣者，於是乎在。所謂不用而寓諸庸者，亦於是乎在。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且以有言乃歸於無言乎。

爲是而有畛也。道未隱於小成，原無彼此之封域。言未隱而後分其畛，請言其畛有左有右。舊註：古人上右右所尚也。左所不尚也。有倫

畛界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尚也。左所不尚也。有倫

而後分其畛，請言其畛有左有右。尚也。左所不尚也。有倫

有義舊註物物有宜有分有辨舊說分其是非有競有爭舊註

口競角此之謂八德八者皆自謂獨得於己故曰八德此

勝曰爭此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

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四維上下之外非聞見

亦但言而不議其是非春秋立萬世之大經乃先王之志

也聖人却只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未嘗以辯求勝而務

伸獨斷○莊子善讀春秋深得經意如故分也者有不分

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

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欲分辯者必其中有不明不能

心衆人乃辯之於口且恐不喻諸人而必揭以相示夫大

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謙大勇不愷大之

反不存其迹○道昭而不道稱之欲其昭則心貶其道言辯而不及愈

多而愈不可勝
仁常而不成
斤斤然常欲自見其仁謂鑿人形勞天下因之專以胼胝

為事即有小惠
廉清而不信
以清介自表者必非真廉

勝之私者止成小
五者同圓而幾向方矣
故知止其所不
好

知至矣
五者本同通無滯而必欲其昭也辨也常也清也

必止于其所不知乃明之至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

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能止其所不知則無所謂大知小知自無所謂大言小言有不言之

大辯即得乎不道之大道矣
有能知此者其心虛明廣大

直是天府矣
天府之包涵何極自注而不滿天府之蘊蓄

無窮自酌而不竭而夢皆從止其所不知
求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然則前之所謂以明者正以能葆其光而不至炫

堯舜問答以證之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
敖三國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常存於胸中舜曰夫三

齊物論

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蓬蒿之間荒野之地言其寄國於荒野不足與較也若不釋

然何哉何足介意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

有乎德之明更勝於日則以能葆其光也引此以證明之所照無不周如是物論所以不可不齊也○惠子輩

以明於是非為明莊子偏說得是大迷茫至比之於狂狷彼以不分是非為不明莊子偏說得是大光明至比之於天

鈞天府極之進於十日於公共見地外別具見地於千古不易道理上更尋出道理而掃則掃箇盡透必透得出真

千古第一等聰明第一等筆力第一等文心也解人放靈心眼自當得其神脉俗本混猜轉亂人意故贅釋之

齧缺問於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

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

乎知之物所同是言物之同以為是者即公是公非之意王倪見得是非本無一定不能知也故答以不知

又問子所不知以為有所不知則必有所知矣王倪見得全無是非更無可知則無知不知之分也故又答以不知

又問然則物無知邪以王倪既全無所知則豈物皆無知故倪亦無知耶王倪以為是非自無人心自有自己既一

無所知又安知人之知不知也故仍答以不知三問而三不知言外便見得是止於所不知語意微妙人多混過

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

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既一切不知矣然知有是非則紛紜而心反芒止於不知則葆光而心常

明吾謂不知正未必非知之至也二句以上句引起下句就上文所言點入深處且吾嘗試問乎

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

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草也且全甘

帶也蛆蜈蚣也也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同狢狢狢狢且以

為雌其雄喜與雌猿為牝牡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

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八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

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居處食色所嗜各各不同可知天下原無一定之是非必

執已見以自是安知不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

如緇援帶鼠之僻嗜哉齊物論

然殺亂吾烏能知其辨仁義立而是非起紛紜拉襍辨齧

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是非之闕乎利害者尤不可不

知故特舉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也焚而不能熱河漢互利害以問

互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

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

乎所謂至人者乃黜聰明忘形骸由止於不知直造至與天地為一之神人真人也與天地為一體則生固寄於

變動况世途之利害何所加損又何必知其是非耶天地死亦歸於天地生猶死也死猶生也於已毫無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長梧封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

事於務不喜不就利不趨不違害不避不喜求不緣道不

營求不必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心止於

於無是非之辨矣而正非無說以處此也故云無謂有謂止於不知則

無謂。○舊註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夫子以為孟浪之言。孟浪不精要之貌。徐邈讀莽朗。向秀

讀漫。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

黃帝之所聽熒也。熒猶惑也。言此道難知。而猶惑也。而丘也何足以

知之。且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言此非汝

所及。遽欲知之。猶見雞卵而求其能司晨。見彈弓而求食鳥炙。不已太早耶。吾嘗為汝妄言之。

汝以妄聽之。嘗試也。未可言而言。未可聽而聽。故曰妄。字法句法俱奇。奚旁日月。挾宇

宙。以死生為晝夜。則與日月同其升恒。故曰旁。以萬物為一體。則與天地同振樞機。故曰挾。○舊註明並日月。道

貫古今是也。奚者為其脗。吻合。置其滑滑。昏以隸相尊。脗

謂何道以致此也。為其脗。吻合。置其滑滑。昏以隸相尊。脗

如脗之合也。言不存彼此之見也。為字與上奚字相呼。應

直貫至下。以是相蘊。句滑潛未定之謂。是非未定。而置之

不論。使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如百眾人之役。聖人愚菴。屯

見其愚菴而無外著之神智。○愚菴無知貌。二字括上文

不從事於務八
句起後二句
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參合也純不雜也惟其愚菀故全體太極合萬歲之久而無生死夢覺之分如色之純而不雜然於萬物無然不然不是之辨而但以是止其所不知者子惡乎知悅生之蘊於天府之內注之不滿酌之不竭焉

非惑耶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弱喪不知歸幼

年失路不知麗麗同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自返其宅也

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

泣也子惡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斷生乎未死惡死猶姬之始嫁而泣耳

既死之後安知不知已至王所而悔其前此之泣為已痴耶奇思妙喻破惑解頤已上言聖人之所以愚而無知

者以人之大知小知皆非真知也即如生之可悅死之可惡誰不自謂知之無疑者然生寄也死歸也未死則死時

惡既死安知不以死為可樂如麗姬之始而泣既而悔乎然則人固無一定之知自無有一定之是非矣且人生一

大夢耳不特無一定之知并其知亦原算不得知夢飲酒不遇夢中之幻見而已故下文又以夢覺喻之

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夢燕樂而且悲哀。夢悲哀而且遊獵。是幻者皆

也。非真。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知

其夢也。

幻之中。又有幻。竟不自知其幻。覺而後知其幻。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

也。

浮生若夢。夢固夢。覺亦夢也。又必有。大覺而後知。一世皆大夢也。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

竊然知之。君乎。牧乎。

大夢未覺。則凡有所知。皆夢中之幻見耳。而愚者不自知其未覺。竊竊然

執夢中所見。而自以為知之。其果以心為天君。而上是非乎。抑以心為牧隸。而役於是非乎。實衆人之所以役役也。

固哉。也。與汝皆夢也。子謂汝夢亦夢也。

豈特衆人皆夢哉。即吾與汝皆

夢也。我今謂汝是夢。似乎覺。要亦大夢中之知。仍非真知也。又安往而可據以定是非哉。

是其言也。其

名為弔。的。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

之也。

舊註弔。詭至怪也。是言也。以為有知。皆夢。將必無知。乃為大覺。說似甚怪。知此解者。大聖也。越萬世而

得一人焉。猶且暮遇之矣。甚言其人之難得也。此五句。插入一贊。下乃接與汝皆夢句。暢言之。既使我與

莊子雪刃篇卷上齊物論

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

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既執夢中之見而辨其是非，則辨雖勝，其是非

總不可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

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禪閻。不明淨也。言我與若不能知，則人亦

同受此蒙蔽誰能正之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

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同者使必阿使

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將兩使非之

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將兩然

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彼猶誰也。言將待誰而決

之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之辯是執而不化之聲待是非之辯是執而不化之聲

化其聲之有待者而消歸無聲一如其無所待之初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

窮年也

天倪端倪之未露者猶天籟也。曼衍無窮極也。非相持則乖而不和矣。若止於不知而是非俱喪。

復還其冲漠無朕之體是和之以天倪也。既和以天倪則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即兩行之天鈞不竭不盈之天府也。

豈不曼衍無盡乎。此正所謂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可以百年。即可以萬歲者也。故曰所以窮年也。彼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者。又烏足以語此哉。○此三句

又見寓言篇。彼云。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明南華一書。雖似言辯。要只如厄之

注水出之無心。有言究歸於無言也。何謂和之以天倪。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

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和之以天倪也。然或自以為於是非見之甚真。遂從而是之。非之。則是

非又起矣。故不必管他。是不見。然不然。即使見得果是。果

然迥異於不是。不然者亦付之不議。不論忘年忘義。既無

之列。而無辯焉。乃化聲而和以天倪也。忘年忘義。辨而

和以天倪。則萬歲成純。而無分於生死。故忘振於無竟。故

寓諸無竟。振即振古如斯之振。猶一旦也。竟窮也。盡也。忘年

則無死生夢覺之分。忘義則無是非然否之別。

其得環中以應無窮者豈有終竟哉蓋實有亘古今而不
盡者故天地無竟即與天地同其悠久而寓諸無竟也此
三句中明曼衍窮年之義○化聲之相待以下五句凡二
十五字舊本錯簡在亦無辯之下今從世本改定以便讀
也

罔兩問景影曰罔兩影外之陰也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與不能自主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

有待而然者邪影待形而動故不能自主吾待蛇蚘蝸翼邪

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待蛇蝸而下行蚘蝸翼而飛而蚘與

翼之運仍蛇蝸自主之影之所待者非若蚘與翼之可以

自主也又惡能知行止坐起之所以然不然哉亦惟委心

任運耳設為影之說喻人身在天地間亦如一無形的影

論物之是非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然動貌自喻
適志與甚覺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忽而蝶忽

定。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
必有分矣。既無定形則不知孰為周孰為蝶。休其夢亦不
辨其是周夢蝶抑是蝶夢為周矣。而當其為蝶
則不知是周當其為周則不知是蝶。其必有分
而不知本同一身者矣。○轉轉益幻。想八非非。此之謂物
化。物之變化者如魚變為鳥則不復知其為魚鳥化為魚
則不復知其為鳥今周之為蝶蝶之復為周亦尚不相
知。此正如物之變化矣。由此觀之。人生不特如夢。即其影
亦如物化。而前後尚不相知。向無定之影。而求有定之是
非。更何足據乎。此物論之所以尚齊也。未段比通篇意更
進一層。而實一線串去。特文境幽異。解者不識其緒。則此
段竟如
者。疣矣。

--	--	--

養生主第三

人之生也必有所藉以生者。是生也。也。生者形也。王者神也。神者形之所恃。

以立也。養之者順其自然。行所無事。不隨。○此篇對偏執強辨以形。○下為道至於還物。○生而不知反者說。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

者殆而已矣。

有生必有死。是有涯也。知謂情識。無涯即諺。所云人心不足也。如知利祿者富。益求富貴。

益求貴。知功名者治。益求治。安益求安。知道德者賢。益求

賢。聖益求聖。皆是也。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欲。不避艱

險。不辭勞瘁。以求之。勢必形做神疲。豈不殆哉。若為善無

已殆而猶不止。仍為知而役。則終於殆而已矣。

近名為惡。無近刑。此二句即善亦賴為。何况惡之。意力於

也。果於為惡者。刑必及之。無近刑為惡。不可果也。几天理

上事。即是善。人欲內事。即是惡。惡字。勿太說。壞即後文右

師之祿。位是也。善字。亦不必。緣督以為經。緣循也。督中也。

大深。即老聃之結。人心是也。緣督以為經。謂中兩間而立

俗。所謂騎縫也。六書故云。人身督脈。當身之中。貫徹上下。故衣縫當背之中。達上下者。亦謂之督。據此。則督字。第取

中兩問之義不必指煞衣縫即下文所謂有問是也凡事莫不有當中之問循此以為應物之常經者因其自然之理路不必勞神也或云導引之法以督脈為經亦謬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神不勞則形固故可以保身神不擾則氣完故至天札其天年故曰可以盡年○上三句是養生主之方此四句是養生主之效 庖丁為文惠君

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一足跪而抵之春

翕然嚮然奏刀騞然若皮骨相離聲騞聲大於春舊說

奏刀二字安在中間文法也莫不中音音節合相於桑林之舞湯之樂也手足肩膝

之容乃中經首之會經首咸池樂章會音之聚也文惠君

曰善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

進乎技矣出乎技之上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

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見牛只見其理方今之時臣以神遇

解如已解者然

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官謂耳目手足

神已先行自循批大郤隙導大窾因其固窾即天然然即天然技

經肯緊之未嘗肯著骨內也緊肉結處而况大軻乎軻音

骨也言我之技未嘗在牛良庖成更刀割也經肯族庖月

更刀折也族眾也經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

而刀及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及者無厚以無厚

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

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骨節盤錯處吾見其難為怵然

為戒息視為止任行為遲歇動手甚微謀音然已解如土

委地若遇盤錯則戒於心而怵於形不肯說志而強為提

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力不勞而

養生主

用刃一如未用。故曰善刀而藏。○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

丁之言得養生焉。言點入正旨妙。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舊註公文軒宋人右師官名曰是何

人也惡乎介也。介特也一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

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設

問答言其介也人爲之與天爲之與殆天生是人而使之

獨一足也凡人之形有賦與之者以是知其出於天意而

非由人害也然則則足雖人之刑實由其知進不知退自

取天罰耳於人何尤下文乃以澤雉之不入樊籠譬以喻

之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求食甚艱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

不善也不願畜於樊籠得食雖易而形受拘束任人宰割
不不免驚怖神雖爲一身之主亦因之而不寧也彼
右師以仕被刑形體之傷固不
能免而神之不善不已久與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不哀又弟子曰老氏非夫子

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疑非吊曰然只當始也

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其人猶云其徒言向吾入而弔

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哀甚彼其所

以會之會聚也謂要結其必有不斲言而言弔不斲哭而

哭者感之深故發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遁去也倍同背

天而背反其性命之情忘其身言違去自然之古者謂之遁天之刑情之

自為桎梏而已以上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去

言死者不應使人哀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生之也適偶值也時順自然而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也死不以為樂古者謂是帝之懸解人之生如物懸於空

○此言死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謂可指而

本不足哀指窮於為薪火傳也見也薪喻形

薪而火則尚傳不知其究竟也此言死不但不足哀更有

死而不死。存存。知能養生之主。則形雖亡而神不滅。
有可與天地並傳於不盡者。豈特長生延年而已哉。

人間世第四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人與人並生世間則天地之間一人間也閱人成世而

我亦同處其間適當此世世涂中之險阻艱虞有不可勝窮者豈不危哉必備極虛靈因物以付無不委曲周匝庶世藉身而有功身涉世而無患也要而言之欲以身入世而一如出世又必其身之不為世用而後得成其大用焉此一篇之大旨也○此篇對挾小知而不知變通者言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

君其年壯非幼中可待其行獨不恤人言輕用其國而不見其

過好用兵而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舊說蕉草

其國而量其死者若民其無如矣民無所歸回嘗聞之夫子曰

治國去之亂國就之為救民計醫門多疾踵門求藥者多願以

所聞思其則以平日所聞於夫子庶幾其國有瘳抽平瘳

也愈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言非往而救民殆往夫道不

莊子內篇齊物論上 人間世

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臨時而思其則必

愈多愈擾擾則生憂而不能自救矣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

諸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存諸已伏下心齋之道存諸人即伏下一

宅來舍之意故不日及諸人而但日且若亦知夫德之所

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蘊於中以

外故名為人所必爭因爭名而蕩揚於

名而智巧乃迭出不窮名也者相軋乙也以相傾而得

知也者爭之器也以智爭名猶持械而聞二者凶器非所

以盡行也名以啟爭智以行爭二者猶兵焉皆凶器也夫

以求勝豈必勝之在我乎其勢必有且德厚信江○愆

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雖有德而不求名有名而

志未孚則在人終不能絕無猜忌矣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述暴人之前

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蕝人蕝人者人必反蕝之

若殆為人蕝夫術古通作術更協○心氣未達而以正言

為忠於人而但見其有害於人亦必反害之矣若汝且苟

也殆為人蕝言將為人所害也○一應往而刑句

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彼若是好賢之君則

汝而使汝自若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詔告也

表異於彼乎若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汝惟無

言以詔告之則已耳若欲詔告之則王公將而目將熒之

乘人之未發而先以言爭令人開口不得而目將熒之

心為所困則目而色將平之氣為所懼則色口將營之

將熒然若眩而色將平之亦消沮而頓平口將營之

言而不言若容將形之容止失其常度心且成之心既喪

經營之未定容將形之形出卑屈之態心且成之所懷來

且欲降以相從使成其過○五句曲盡

情態描寫入微每句用韻倍覺深致

救水名之曰益多欲救其過反益多其過順始無窮始既

濟惡之人若順而不改則流而若殆以不信厚言殆將也

愈下莫可終窮心上殊覺難過

人問世

厚言諄

諄

諄

諄

諄

諄

總篇擊危言極論。如交深愛厚之言也。凡言有慙而見原者必主素重其爲人也。始旣與同則爲素所狎暱之人而深愛厚之言。是以私暱弄民而忽持正論。欲彰君父之過以治名也。有不益觸忌必死暴人之前矣。○前一段是言誹而殺之不甚惜者乎。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而禍更不可逃。意又進一層。○前一段是言難出。

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

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偃拊俯身撫摩也。桀紂惡二子有其

美而已有其惡是以昔者堯攻叢枝胥敖二國名禹攻有扈

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舊註室無居人曰虛

死而無後曰厲。二國明知必取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

聞之乎。今衛君輕用其國是求實也。不見其過是求名也。故引爲証。名實者聖人之所

不能勝也而况若乎。舊說總上二段言龍逢比干不能勝其君堯禹不能勝其臣見暴人自用

難於匡換。往。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所以信汝亦必有

法試以顏回曰端而虛。端而虛正其形而虛其心也。此虛

告我。無盈滿自足之意耳。勉而一。力以從事而則可乎

與下文心齋之虛不同。夫以陽為克。言暴人佯為孔

曰惡。句惡可。上惡字歎聲。下惡可言不可也。

揚采。豐采孔揚氣矜之甚也。舊色不定。喜怒之常人之所

不違。樂莫子違常人。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因而不

人之欲感已以言。者以自順適其意。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集

此雖日久漸漬之小德且不能成。况初至彼。將執而不化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勉而一則固執而不知變化

合而內亦不見其可訾。是轉移無術而匡救亦復不誠。庸

詎可以成其德乎。下文所以變為曲直上比之法也。諸解

其庸為句更謬。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則中

有定見異於端而處外曲則隨時變化異於勉而一自成其教而比合古人之旨則外曲而不流於阿亦內直而不至於內直者與天為徒天理本直也與天為徒者知天子

之與已皆天之所子人之生也直無貴賤一也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

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而人猶言若人也○直道而言無庸疑惑豈必待若人善之而

始信其是必待若人不善之而始知其非邪蓋有定見自不至貶天理而徇人情但務虛乘矣若然者人

謂之童子天真未漓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

擎執跼拜曲拳鞠躬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

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疵以為病也是之謂與人為徒循臣禮而

無嫌於諛不必亢節自高固隨時變化之宜也亦異於執一者矣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

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雖謂教責善而接引古昔實片

稱述往事原非自行教誨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

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法此

正人不正之方法也大多如所云曲直上比之不一也謀

通作喋多信也既不拘於一法又不多言以取厭固可以免

罪雖然止是耳矣止可免罪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化人

而無其迹之謂化師心者出之有意而非自然之妙用也

也下文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則不師心而能化者矣顏

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也術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

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使之齋而後告以其方

行之也若未齋而遽欲行之是易之也易之則與廣大虛明

而為之天不能陷合矣故曰皞天不宜○齋即下文心齋有

云無行地為天使以無知知為萬物之所化也此處特引而

別生臆說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

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曰敢問心

心齋仲尼曰若一志若汝也志心之所之無聽之以耳而

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此四句歸重聽之以氣特以上三句引出

氣字耳猶云聽以耳不若聽以心而聽以心聽止於耳心又若不若聽以氣下文又申言之以跌出虛字

止於符氣也者虛以待物者也聽止於耳猶云以耳聽者止於耳聞其聲而已聽以

心者雖心之存主有定可以證驗是非得失亦止以此心為證驗之符節而已唯氣則流行於一身之中無執着無

照無遺泛應曲當如太虛之無所不容也唯道集虛虛者滯礙在物之紛至沓來不迎不距自然坐

心齋也虛則靈靈則瑩靈瑩之氣何所不通故入世之道千變萬化而無不備集於虛也唯虛則氣順而心

自正止於符者又不待於証驗而無復師心之擾常有如神之照矣是乃所謂心齋也○此段語意本自明白而諸

解最多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謬誤

有回也可謂虛乎使猶言用也言前此未始知氣之大可

之有大用也當不自見有已而動用也實因自見得有已也而今既知氣

之道以天矣不識如此則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無有我之

盡矣吾語若語以其方也蓋能心齋則體若能入遊其樊用其足可有方而為之矣

而無感其名。樊籠也。王公之求名實者。若有樊籠。如困約

者也。進言者若能綽然而入。遊於其中。不至八則鳴。不入則

觸其有過之名目。庶彼不乘人而鬪其捷。止。又審時觀機。語默因其受不

受。如樊中之鳥。鳴得其時。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

得已。則幾矣。卦。毒藥也。藥之物恒多毒。故曰毒。又治也。易師

疾之意。醫者治疾。必分門類。以別其證候。于是製為一定

之方。藥今醫人君國者。不拘其何許病症。是無門也。亦不

拘一定方。藥是無毒也。一宅謂如至親骨肉。同居一室。無

彼此疆界也。寓於不得已者。雖有匡救。皆寓於同室親愛

情。不容已之中。有不覺其匡救者。然則言之者無迹。而聞

之者不拂其於入世之道。庶幾得之矣。○此六句正言其

方。下又申言必虛。乃絕迹。易無行地難。猶易。惟行而無跡

能行之。與皞天胞合。難。乃為。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也。役於人。欲是為人使

使也。偽者矯揉造作。人為之偽也。因人者。可以勉為。任天

者。不可以強制。上文自人遊其樊。至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皆純是天機之蓋盪。此豈可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

以無翼飛者也二句設喻以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

知知者也有知而能知心之符是也無知而無不知氣虛

句是開一筆以待物是也此等妙用似非理之所有矣此四

以跌起下文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子問當室之白謂西

北隅得戶明者也此言所謂以無知知者何哉以虛自生

明故也觀於戶牖空虛無物以窒碍之則室內自然生白

可以知之矣體物微妙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吉祥光明也光之異常而兆瑞者謂之吉光祥光此承上

白字言氣之虛自生明有異於當室之白者故直名之曰

吉祥此吉光祥光生於氣而葆於心寂然不動初未嘗逐

物而移是止於其所止之處而光之所照自無所不及也

若不止於所正之處逐於物而以察察為明是坐馳而已

豈吉祥之謂乎坐馳猶言靜中躁也○筆乘云人之安身

栖志釋此無歸矣而猶然不止非坐夫狗耳目內通而外

馳而何坐馳如言陸沈之類亦通夫狗耳目內通而外

於心知以事物至前必先交於耳目乃不聽之以耳而聽之

聽之以氣是并心之符亦有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若此

所不用矣豈不外於心知乎

鬼神之幽杳消息可以潛通若皆來宅於清虛之府而是
無復隔閡矣况負形同世之人有不咸歸甄陶者乎

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與造化同工則萬物得受變化是即萬物之造化也說文

紐系也崔氏曰系而行之曰伏羲几遠之所行終而况散
紐言禹舜皆佩服之而行也伏義几遠之所行終而况散

焉者乎舊註几遠古帝王各散衆也也行終行此以終身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

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但不急楚之求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

諸侯乎吾甚慄之也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

不道以懽成未有無術而能使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

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事不成則以僨事取罪若成

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夫予語吾食也執粗

而不臧饗無欲清之人言平日薄於自奉物不求精厨中

事簡司爨者不至苦於勞熱而欲

就清涼見非膏粱子弟不爾勞苦者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心

則內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尚未及事之情節已足生

疾如若事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

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教所以免患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戒大

法也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

謂大戒天性之愛故不可解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

安之惟親所命井廩可也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惟

所使不忠之盛也是安於義命者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事其心求其心之所安也養其忠君

愛親之心不因所遇之順逆而哀樂頓改於當前即或事不可為患不可免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之前定

忠孝之德。于是為至。○此命字與上命字微別。上以天命之理言。此命字以天命之數言。不必扭捏牽合。俗解有以此三段分配陰陽人事者。尤謬。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既不可解。無所逃則。

自有所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俗語。不容已。

二字本此。蓋事必有其情。如出使事也。欲合兩國之好。則其情也。忘身不計身之利害也。何暇二字可味。此即仁者

不變。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復白也。以下示以道理。

交近則必相靡以信。相靡猶言相推。亦與靡通。言近者遠。積久漸靡。能推誠相信。不待辭說。

則必忠之以言。遠者迹疎。非詞。命無以將其誠。言必或傳之。必傳之使。臣之口。夫

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

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溢則類。妄則其信之。於誕妄。

也。莫。郭象云。莫者莫然疑之也。據此則為致疑之貌。然本。文不曰疑之也。莫則非疑貌也。大抵是倒裝句法。言

莫肯信之耳。莊子每有倒裝虛字句法。如技經肯繁。莫則之未嘗倒裝。未嘗字是也。今人口頭常語亦多有之。

孟子卷之九 滕文公上 入問世 三

傳言者。殃歸罪。故法言古格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

幾乎全免於。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

奇巧。舊註戲相搏者。始則喜而相邀。卒至怒而相傷。蓋其戲太甚。故各出其奇巧。至於死傷也。以禮飲

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舊註賓筵飲酒。始則威儀秩秩。卒至

載號載呶。以飲酒太過。故舊註諒信也。鄙詐也。始將以誠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信卒乃至。行以鄙詐。若不惧之

於始。而以苟簡為之。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

及其將終。禍變必大。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

以動。實喪易以危。言之起滅不常。如風吹波浪然。故曰言者風波也。行之已失難回。如果實之喪

墜然。故曰行者實喪也。實喪猶常言實落耳。夫風波一鼓即起。是至易動者也。實喪一墜即下。是至易危者也。故

忿設無由。舊註忿怒之故。巧言偏辭。巧則不誠。獸死不擇音。氣息弗拂。然急不擇言。如獸之將死。亂鳴弗然勃然也。於是並生心厲。厲惡也。言者聽

者心中並萌惡意。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

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也。此同刻核同覈。太甚則人不能堪。不

特不能改悔。而恥過作非之心，反因之而起。而尅核者，初不知其由已之相激使然也。苟不知其然，則其忿怒之施

相尋無已矣。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郭註：無遷令，傳彼實也。無勸成，任其

鳥知所底哉。自成，過度益也。凡言行之過度，遷令勸成，殆事益。而欲以

濟事適足以償事。如後代和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

番之使私許歲幣，誤國甚矣。慎與，交好之美成在異日，久而後知。交惡之禍成在目前。

文仍收歸安之若命，意見臣子行事之情，當盡其道，尤當置禍福於度外也。且夫乘物以遊心，

託不得已以養中。不擇地，不擇事而安之，則心不困苦。隨在皆優游自得，是乘物以遊心也。即或

無可奈何而心不可解，義無可逃，實在我之所不得已者。也。唯當安之若命，則至困之中自有至樂。厄於遇，正所以

養其中也。遊心養中，理至矣。何作為報也。此外更何所作，特精微而語極新警。為以報君父哉。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莫若行事之情而忘其身為至難及矣。○未仍收歸起段意作結。見

得八世之道。若事闕君父。固貴遠殃。尤當置生死於度外。

亦以出世為入世之一法也。莊子於綱常大節處。見得道理精到如此。知古今無不忠不孝神仙也。而俗解乃若纏

陰陽人事二患。謂夫子始終只為免患計。真不通之見也。

又有援此以證人丹訣者。直胡說矣。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蒯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

德天殺。劉須溪云。天殺猶言天生刻薄人也。愚謂其德在於凶。乃上干天誅者。故曰天殺。亦直截。與之

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

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

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者令其可親。不令

難近也。和者守其中也。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八和不

欲出。入者人於其類。竟與同惡也。出者不同不流之內有操持也。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八和不入者人於其類。竟與同惡也。出者不同不流之節。著見於外也。形就而入。且為顛為

滅為崩為蹶

形就而入是與為無方而盡喪所守則為顛滅崩蹶有危國之患矣

心和而出

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

心和而出是與為有方而顯以自旌則譽望所歸即為當躬之妖孽

有危身之患矣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

童心無知也

彼且為無町

無界

亦與之為無町畦

無界限也

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

崖

不立崖岸也皆無檢束之意

達之入於無疵

達猶引導也委曲而引導之入於無惡之地此

形就心和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

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其所以取死以其臂乃其才之美而自恃也

戒之慎

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積矜伐才美者以犯世所忌則幾與螳臂當車同危矣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

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

決裂也虎殺物決物必奮力張威則其悍

與之性以有觸而發也

時其饑飽達其怒心

度其飢飽而制其飲食調達其怒心而不使勃

發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性虎之雖

與人殊而獨親媚養已者以能順其情而潛移其性也故凡養虎而為所殺者以逆其情而不克節其性也夫

愛馬者以筐盛矢糞以振盛溺以文蛤灰適有蚤蚩僕緣

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副墨僕僕御也僕緣二字連下讀舊註作僕僕飛着

馬者謬○突然驅之出馬不意則馬驚而逸其傷更甚於蚤蚩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護

之意愈至而平可不慎邪螳臂之喻言傳惡人不可恃才而逆之養虎之喻言當順而導

之養馬之喻言當徐以化之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地名見櫟社樹樹櫟為社其大蔽牛絜之百

圍一扼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

古者剝木為舟大乃可用旁旁枝也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

觀之厭觀猶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

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

矣。散木也。散，猶棄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

速毀，以為門戶則液。音滿，脂出貌。津液，暗出，櫛櫛然也。以為柱則蠹，是

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不見伐，故壽。匠石歸櫟

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言汝以予為散木，將何木可以比予耶？若將比

予於文木邪？文華美也。夫柎，查梨橘柚果蔬之屬。在木曰果，在地曰蔬。

植生曰果，蔓生曰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若其

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以材

自取害。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為予大用。求無用而猶屢有睨已者，幾不免於死，乃得無用而成大用。使子也而有用

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

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而汝也匠石非用世之人而

也安能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未幾能用則弟子曰起促取

無用則為社何邪既急求無用而為社曰密若無言以不

不當也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郭註社自來寄

也乃以社為不知已而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本以無用

為社亦無且也彼其所保者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

乎集解所保與眾異者眾以有保為保而彼以無保為保

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於木何與焉而以有社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邱在今睢陽縣見大木焉有異結駟于乘

隱將芘其所賴賴○藟蔭也其枝所蔭于乘子綦曰此何

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

為棟梁。俯而視其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軸解，木理旋散也。

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己。酒病。

曰醒，言令人昏醉也。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

夫神人以此不材。觀木而悟神人之妙用。宋有荆氏者，地宜楸、栢、桑。

三木名。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栖狙猴架。三圍四

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高名，大家麗棟梁也。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

家。求禪善傍者，斬之。禪，傍也。全邊者。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天

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疑獨云：解解，疑獨云：解解，疑獨云：解解。

巫祝書。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祭河以牛豕，人為犧牲，其色不純，體有異身，有疾者皆不用。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巫祝之所謂不祥者，正神人之所謂大祥也。○收句。

莊子內篇
卷上 人間世
五

含蓄有味

支離疏者支離體不全貌。願隱於齊。臍肩高於頂。會噲撮

指天會撮推。五管在上五管五臟之膈也皆在脊背。兩髀為脅髀大腿也五可

寫支離之形。挫鍼治。解足以餬口磨針浣衣自食其力。鼓箠同策播精足以

食十人撰著飯米餘力在外。上徵武士則支離撰

臂於其間不患為兵。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用上供役

與病者粟則受三鐘十九斛。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

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

伐藏其用於無用者也此段悉仍舊註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遊而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改論語歌辭天下有道

聖人成焉能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全生尚存許多生人之樂僅免刑則舉足皆危機矣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

莫之知避福澤之益人重甚於地當遠避而不知遠避真可

也愧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懷抱道德欲出仕救世而居位臨

殆乎殆乎盡地而趨乃奔走世途不知易轍如畫地而過迷

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微也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行

也吾行却曲無傷吾足却曲猶言迴曲言我入山之路雖

文乃言所以入山之故此段文義易明而諸註亦復多

誤時解乃云既避世人山猶恐若刺塞路不能前往路之

果也神氣都去矣其他精邃處自然盡誤闕者鑿之山木

自寇也山以生木膏火自煎也膏以引火桂可食故伐之

漆可用故割之鑑於物可以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

用之用也

感悔作收有遠神。○二句收本段并收匠石子蔡支離三段凡此四段皆以無用得人世之大

用者也。通而言之則入世之方如孔子之去顏子虛以待物而有無門無毒之妙用。萬物無不可化也。次之則如孔子之語葉公。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亦可以有患而不患。又次之則如伯玉之語蘧園。能形就心和。而慎於所施。亦可以化天殺之人而不危。夫可以處無道之人間。世於世固無不可入矣。然皆未免為有用之用。則終恐用有未周。猶為勞擾。未若無用之用。為得大白在也。故以後四段終之。

德充符第五

克全其天之謂德德充於已而驗應於人若符節之相合然故曰符然其驗於

外者不在形貌之美也即刑餘醜厲無不可以感動聖人使人樂與之處而忘其形之不全且見形全者反不之若也則惟其德之充於內者異也其德非由後起原不在形骸乃立於人為未起之先渾然太和篇中所云守宗保始獨成其天與物皆春皆德之和也此篇對異說之箒鼓惑眾言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別是常季問於仲

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三字立不教

坐不議駘無所授虛而往實而歸其徒有所得固有不言之教四字

子借以箴世之弱於德而強於辯者無形而心成者邪形不具而心德成是何人也

叩其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亦將往丘

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矣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

從之矣假魯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人稱為其與庸

莊子 德充符 卷上 三

亦遠矣。遠勝常人若然者其用心也獨奈之何。叩其心成木顛仲尼曰

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身有存歿而心無變易雖天地覆墜亦

將不與之遺。雖天地有傾陷而心無遺亡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

之化而守其宗也。心有道心人心而此云無假者純乎天理則真雜乎人為則偽蓋立於人為大

起之先故曰無假。即無極之真存乎人者所謂真君是也。此真入皆有之却都昏了。驗獨能辨取而保全之不至因

而第守此無假之宗主無少加損。此所以不遷不遺也。常

季曰何謂也。問不與物遷之義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

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異謂萬物分形之後同謂本極未判之初從其後觀

之則同在一身之內者亦如兩國之不相合。由其初觀之

則兩間之紛紜無紀者總如一物之無異體。此四句言能

審乎無假之初者其視萬物也。且不見其有異。又夫若然

指王

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

一而不見其所喪凡心之因物有遷者因其視物有可必

若王駢者雖耳之於聲目之於色且不知其孰為可悅而

相宜而但遊心乎德之和見得萬物皆一而不見有所喪

失又安得有愛惡之殊施而因物有遷哉○德之和舊註

云德之至美至樂處亦未確益心有德之德然如仁義禮

知信之德則已有分辨即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非

後輝然大和全未有喜怒哀樂之清者矣別之曰正之和

言心之所遊只在細縵未刊之先渾然太和之內今視喪

未有區分時所以不見得物有得喪即喪猶不喪也視喪

其足猶遺土也此二句即就王駢身上指點不與物遷之

纓弟其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

朱得之口以其天德良知反觀而得其天君既見得物何

此心時如游子歸家既到家乃知為固有之常業也物何

為最之哉問其學非為人止自得其固有之仲尼曰人莫

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喻人以師為鑑惟

使人各得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

其常心也

其常心也

其常心也

其常心也

其常心也

其常心也

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呂吉甫註：木莫不受命於地，惟松栢獨全人莫

不受命於天，惟舜獨正。則舜豈不以正生爲幸，而正衆生

哉。○陸長庚副墨：正如各正性命之正，正生卽正性也。正

性卽守宗也。守宗卽保始也。○按獨在者，草木黃落而松

栢獨存也。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幸字須善會。言舜非有意

於正衆生，乃已正。而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

物自正，若有天幸。然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

入於九軍，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是能保其始也。保始於

英風，雄氣自爾吐露，雖發自勇士一人之身，已入於九軍

軍之心眼中矣。○九軍，只極言人卒之衆耳。不必贅解。將

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有勇之實，而得勇名，不遇欲

而猶且。雄人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

九軍如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

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者，命物

物視其所一，而萬物如同遊於一府焉。直寓天地於六骸

而不見有彼此之分。象萬物於耳目，而總無宜不宜之異

以其知得其心，卽得其常心。只此一知之所知，遂能守宗

保始。極之死生不變，覆墜不遺。此心更無或死之候。此豈

保始。極之死生不變，覆墜不遺。此心更無或死之候。此豈

保始。極之死生不變，覆墜不遺。此心更無或死之候。此豈

保始。極之死生不變，覆墜不遺。此心更無或死之候。此豈

有不懼之實者所可擬哉其微之彼且擇日而登假假同
及人又當何如耶○如此解方確彼且擇日而登假格至
也謂超凡入聖誕登於至道之岸也擇日猶言人則從是
定期也謂先定其期已造至人真人地位也
也人因是而願從者眾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彼但為已
非有待於言教也○
心足矣安肯以動物為事而欲其最之耶○篇中言無假
言守宗言保始皆德之和也惟德之和乃是至德乃是德
之充德徵而從是其符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雜篇作子

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恥與刑餘

之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曰我先出則子止子

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

而不違子齊執政乎違避也差與同行實因自見得是申

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大賢之門不貴人

執政。即執政自視亦應如無執政矣。今子產自以為執政。故為驚異之辭曰不意先生之門固有執政之貴如此哉。

言外見門內人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以貴先人視人皆在

不應有此鄙見。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鑑喻人心塵垢喻當貴。久

已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欲增長學識故以為取大

與賢者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指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以執政自大。子產曰子既若是矣。指

兀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以刑餘而欲人爵。何不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

自量耶。言自列過狀指數其見於行事者不應亡

以不當亡者寡。言自列過狀指數其見於行事者不應亡

存足則兀實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且

非其罪能付之無可如何而安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在羿彀中正當中央乃必中兀也也然有不中者倖而免耳喻人之

存足者實有當別之理。必別之勢。却反俾而得免。明刺子產。誦笑一切。人以其全足笑吾不

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不

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

吾兀者也。人美而怒。猶在形骸上介意也。廢然而返。尚德矣。故十九年來。先生不我兀。我亦不自知為兀也。說得冰融凍釋。毫無渣滓。今子與我遊於形

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今子區區在足

有形骸耳。而乃欲計我之德於形骸之外。是舍子之所見

而索子之所不見也。不亦過乎。郭註。遊於形骸之內。是

同取大於先生。在德上著力。索於形骸之外。是子產蹙然

出入間。又在足上著眼。亦通。但未見語意。加警。改容更貌。則

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去聲。○蹙然不安貌。改容更貌。則

○子無乃稱。疑有闕文。今且依文訓之。子無字當一讀。言

子之視我。當無執政在心眼中。我之視子。亦當無喪足在

心眼中。乃稱子之身分。乃稱於先生之門也。四字直收。裏

全段。占註未安。○此段言德為良貴。勢位刑戮皆無加損。

即囚前段視喪足猶遺土二句而申言之。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無足趾故以踵行一說踵類也

仲尼曰子

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

斷者不可復續

無趾曰吾

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

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舊註所貴不在形骸言有性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

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言以兀見外猶有人

之見者存孔子曰此則陋矣夫子胡不八乎請講以所聞

與之講學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

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

全德猶言未有缺憾○以尼山大聖竟為無趾

傾動已奇然猶是常理下文忽又轉出異境迥非思議可到

無趾語老聃曰孔也之於

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

舊註賓賓恭敬也彼且慚以學於老聃也

以諷似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極枯邪言

子方將以一已之偏見立說講學傾動徒眾而老聃曰胡至人正以此為極枯則兩相左矣來學何為

不直使彼以生死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極枯

其可乎無趾直見講學多事故以為諷詭幻怪之說雖廣

只緣見得此身太擔于係認得是非大分明所以勞攘束縛動轉不得若能知得是非本無死生一例如齊物論所

云忘年忘義則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天與之以講學之

學之心使之任講學之責是天以講學極枯之雖進之以

老子之說必不聽安可解之乎此段蓋承首段立不教

坐不言之意而申言之見德之克不待言說若好講仁義

收召徒侶乃是自取極枯非德克自然之符也莊子要闢

辯者之徒黃鼓天下每竊先聖之糟粕以為口實因非將

者須得言外之旨乃知莊子不

是誡警孔子正訕笑惠施輩耳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佗○醜貌丈

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

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舊說婦人專以皮相

奇○按故為不可未嘗有聞其唱也常和而已矣未嘗先

解疑陣之至奇者出意見止隨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救人之權無聚祿以望人

之腹無養人之財○望如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

出乎四域知識凡近且而雌雄合乎前即上文丈夫之是

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

處不至以月數不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期

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授以國政悶然而後應

汜然而若辭不以寡人醜乎卒授之國自媿不如無幾何

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卹憂若無與樂是國

也

也思之是何人者也疑其所以動仲尼曰也嘗使於楚矣

發出口飄然適見狔豚子食於其死母者食死母之乳少焉响

若响古通眩目轉視不明也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

爾以母視不得類焉爾母形不能動與已所愛其母者非

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形謂所以運動此形者神氣

若有形無德則母子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娶娶棺

不能固其情也集解布衣木狀似扇禮天子八娶諸侯六大夫五蓋陣亡形且

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哉舊說以娶為武所資無據非已

資別者之屨無為愛之資給也無所皆無其本矣無

之之本故也褚伯秀管見云自狔子食於死母至此叠喻

以結之皆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綏於中者外飾

無益也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恐傷其體也取妻者止

於外不得復使不令在官役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

德之人乎

為御者形全其為女塚。妾者形全其為男。猶一則人貴其體。則上恤其情。如是。况德全者乎。

舊註以不窮不穿不使為形全欠順。

今哀駘宅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

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焦弱侯筆乘云才即

孟子降才之才才之未渾全者每喜自術才全則德內充矣。奚形之有。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

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

之變命之行也

事之變言無一定之遇也。命之行言天命之流行也。

日夜相代乎前

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規計也。雖有智者不能逆計於其先。

故不足以滑

骨和不可入於靈府

知其不可逆觀故不以滑亂。天和不使人於虛靈之舍。

使之和

豫通而不失於兌

悅。心不以外物為欣戚。則和豫之氣常流通於靈府而存於已者。自孚於人。

不至或失喜悅之意。兌悅也。物得備足皆喜悅也。

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皆春

卻同隙。和

豫常通。則無間隙矣。物常喜悅。則物與我皆一團陽和之氣矣。是與物皆春也。連用兩箇字。語極深雋。而神氣飛

舞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既與物皆春是使人一與相接而方春和煦之氣即生於其心

者也寫太和洋溢之妙筆有化工是之謂才全如網緇化醇方是才全此段議論精奇得未曾有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

而外不蕩也

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所以可為法以測高下者以其水保聚於內而外不搖蕩極靜

故極平也德者成和之修也成和不滑則成其和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德不形猶水內保而不蕩則物自取法而不可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

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

至通矣舊註始以為帝王君天下不過治民而生全之自謂通徹之極矣今吾聞至人之

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忘吾國恐以身殉物為危亡之道吾與孔

也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舊註望其以德相規此段言德克則自有符驗如太和之氣

揚誦萬物不可以迹象求又不特表足不為德累矣

孟子卷之六 惠克符

閩因跛企支離無脈唇說衛靈公貼地也無脈無唇也舊

註人名也蓋靈公說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豆肩肩脰頸也

小甕菴蓋大癭說齊桓公項下生癭大如甕桓公說悅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舊註二君把完人倒看壞了才是悅

者視天下婦人皆多一目可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承

謂善狀癖情却從此脫胎言德有所長而人愛之即形不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

全可以相忘反以醜為美矣不忘此謂誠忘夫德不可見而形可共觀是德本人所易

形是使人不忘其所易忘而忘其所不忘者今以愛德而忘不忘也此乃真忘者非由矯制也故聖人有所遊心之

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以用智為孽如木之孽

以紉信為膠如以膠聯物強合之也以石德為接如受賜於人仰承而接取之也以工巧為商如賈人自衛求售也

聖人不謀惡用智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申德不貨惡用商

何思何慮惡用智未雕未琢惡用膠原四者天鬻也天

無所資何以爲得原不求售何用自銜鬻者天食也鬻者天食也鬻養也四者乃天之所以養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既優於天賦自有人之形無之情有人之形

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其身無欲惡之情故

不得以攻取勞其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故形與人相聯屬而

羣於人警教乎大哉獨成其天警大貌德之故與天同體是

遊以下承德有所長而申言之見所謂德非修以人為而

有得也乃絕去欲惡攻取而克葆天德即謂德之和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七情俱無豈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木石乃莊子曰與之貌天與

之形惡得不謂之人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天也互言之

矣安得不謂之人耳天既予以人之形貌則與木石異

子曰是非吾所謂無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己

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舊註益生本於老子

所生之外而以人為參之也言無情者非必絕無知覺但不以情欲傷身而求益於有生之外耳惠子曰

不益生何以有其身男女交則人以生則莊子曰道與之

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

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循本槁梧琴也言天子人以形貌原不令人以好惡傷

其身今子乃不自愛惜精神常倚樹而吟倦則據琴几而

瞑是天本選擇而子以最貴之人形子却不自愛持堅

白之說以自鳴而傷身也此段言有形而無德則雖以

辯自鳴祇以自傷其身人終不從必無既克之符也全

書皆為惠子輩下礙而此獨直叙與惠子問答不在重言

寓言之劍者蓋惠子倡為異說而應之者紛紛日起則道

術之裂益甚故重言寓言危言皆所以礙惠子而明斥惠

子又所以曉應之之徒也

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猶言大道法也。仁義禮樂皆道也。竊仁義之糟魄亦未始非道也。而已

落於形器或墜於一偏則道非大宗。法非上乘矣。必遊於混茫之一氣入於不死不生乃是道之大宗。其法則以止於不知而形骸死生一切都忘。方是上乘。由此而觀則堅白同異之說與諸家方術之宗。小之又小不足為師明矣。通篇大旨如此。而其文變化精微解者多誤。今皆為分明之庶幾一線穿成不
至迷問。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人皆言萬物本乎天。而或謂品彙羣分。天皆物

物而為之。則未知天之所為矣。人皆言性分有所當為。而或以紛紜馳逐。自蔽其精神。則未知人之所為矣。故欲得大道法者。但能知天之所為。與人之所為。則為之至矣。知二句懸空喝起。下文乃分承天人之所為。而各指其實。知

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承上言天之所為。非真有所作為也。知之者。知天之所以為夫。本渾

然太極當太極未判之初。而生生之變化無窮。自統備於其中。非於未生之前。已費鑪錘。亦非於既生之後。別有陶鑄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

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

人之所為亦非別有作為也人心之靈莫

不有知而入道在知止其所不知若果知止於所不知而養之使有知歸於無知且并不自知其無知是以有知養其所不知也由此心渾然大極參萬歲而成純更無天折遇害於中道者是則知之極盛而與小知大相懸絕者也以上七句乃全篇總冒所知即心也養所不知即心忘也謂心有知而養之使渾忘其知也雖然有

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

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前所言者雖為知之盛然既已有知必待攝其

知於所不知而後為得其當乃不誤用其知當其有待之頃則其知之誤不誤尚未定也又安知吾所謂天之所為者必不落於人為所謂人之所為者必非即天之所為乎蓋天之所為若非天而生則不可謂非人矣人之所為若養其所不知則不可謂非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以真不天矣是惟真人能真知之

天而以人合天則所知何謂真入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

得真而不誤矣

成寡貧約也成盛大也不逆順而受之也不暮同士仁義

而立異為名高者也。不謀士不以繩墨自若。然者過而弗矯。圖成高士之名也。舊註改士為事。不必若。然者過而弗

悔。當而不自得也。計也。得失不若。然者登高不慄。人水不濡。人

火不熱。危苦不能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於大道法。故

能若此。而皆由知之真。以登格於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

道也。欲知大道當觀法於真人矣。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

喉。屈服者其噓。益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哇噓咽也。

也。郭注氣不平暢也。○真人之為真人。何如真人。固有所

知也。而唯知養其所不知而已。試以真人之身言之。寢不

魂交。故無夢。覺不形開。故無憂。食無求飽。故不甘。其氣息

之呼吸出人者。如無呼吸。出人收攝。斂藏。若灰宿火。深之

又深。蓋真人之息。常收斂於命門。氣海之間。命門氣海。為

神之所繫。猶足後之踵。為形之所鍾。是息以踵也。呂註云

身以足為踵。息以所自起為踵。踵者氣之元息之所自起

也。若常人則息在喉矣。其氣既不調。即或屈抑而降。伏之

呼吸愈粗。其益之出言若哇。嘔而不平暢矣。是何也。由其

起居飲食。日逐紛紜。嗜慾日深。而天機亦日淺也。簡鈔云

大宗師

是底下有湧泉穴。乃氣之所息。所謂從頭流至足。究竟復上升者。亦通循本天然之氣機。即息也。息出於喉。則淺矣。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人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

試更以真人心言之。人情之悅。惡莫大於死生。真人則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於機而生也。不訢入於機而死也。不距。唯安時而處。順去來。儻然並無留難而已矣。

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集解。不忘其所始。知其始之未始有始也。不求其所終。知其終之未始有終也。受而喜之。受生以後無戚戚也。忘而復之。無思無為。渾忘而化。正復還其本無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以知知其始之天真也。

本無是以心捐道也。真人不志所始。則即心即道。融而為一矣。何捐焉。天自無而有。復自有而無。本循環無端。若不知天之終歸於無。而欲求益於有生之外。是以人助天也。真人不求所終。則即天即人。合而無二矣。何助焉。是之謂真人。有真人乃是真知。皆然者其心忘。志古本多作。

俗本作忘却於前後文尤相入。宜從之。志字上括以所知。養所不知二句。下通坐忘一段。乃一篇要旨。作志字者傳。

寫誤耳。○忘則無思無為。其容寂寂明神其顛顛音葵。○顛則斐然似

秋非有所愛。煖然似春非有所惡。喜怒哀通四時同乎天利所與物有

宜而莫知其極常與物宜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夫

人心或人國而人知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集解此段

起。遂皆道出由心及身。由身皮入至用兵利澤仍一斐然

煖然之意。皆心忘之真象也。○此正針對墨氏形勞天下

說。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

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聖人萬物一體非有意通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審時黜也。已屬在智故非賢趨

則則言豈能安命故非君子若好名而喪已。并不可謂士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亡身出於一時之激烈則不若狐

不借古智務光舊註黃帝時伯夷叔齊箕子胥餘舊註胥

名或云紀他音能申徒狄音人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

適其適者也

聖賢亦為義所使也故曰役人之役人以行

義為安諸聖賢亦以行義為安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

是處○此非取諸聖賢正深斥墨氏耳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以下極形

心而為之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自視歛然而與乎

其觚而不堅也與乎自然之貌○所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張大也○曠然無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

和適貌似喜喜而非真以為喜也崔高大濔乎進我色也

濔水聚也嗇精於與乎止我德也利用於外而厲乎其似

內發神於外也厲乎其似

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厲醜也若與世俗同流合連乎其

似好閉也恍乎忘其言也連檢括之意恍俯下之貌其絨

實自然而忘言非有意不

以刑為體身自無過如以禮為

翼行自中度。如以知為時。時措咸宜。如以德為循。自然中

德為依據。四句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不待刑威。一

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輔之。飛行甚捷也以知為時

者。不得已於事也。時至而事起。若不得已以德為循者。言

其與有足者。至於邱也。邱岸也。言其自然而登格於道。與

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其勤於行矣。此段言真人之

全體大用。俱非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不一也。一

其不一也。一其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

相勝也。是之謂真人。真人之全體大用。似有心為之。而皆

惡之未忘。而或好或弗好哉。故其時而有似於弗好也。亦無以

於好也。一而已矣。其無好無惡而一也。固無不一者。即其

似有好惡而不一也。究亦無不一者。蓋惟無不一。則人之

所為即天之所為而與天為徒矣。若果不一則知人之所知不能養其所不知而與人為徒矣。與天為徒者自不復與人為徒。必不使天與人互起而相勝也。是乃真人之所以為真人也。下文即接好弗好之一。而以死生言之。痛發心忘之妙。舊說皆誤。死生命也。其有同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

得與皆物之情也。

好惡莫大於死生而死生實天命之一定猶日夜之遞邇乃天運之不可易原

非人之所能為皆物理本然之情實也。

彼特以天為父而猶愛之而况其卓

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

死不足惡

生不足悅何也。誠以道固有其至親至尊者也。試觀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是以天之寥遠而猶親愛之矣。而况無為之天德尤卓然於天體之上者乎。忠臣之事君也。特以君為元首而尊於已。遂致其身而死之。而况此身之真宰實為真君。非僅以義合者乎。夫至親至尊者大宗也。而泉濟之則以心忘為上乘之法。故下文接言心忘之妙。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

湖。相煦相濡不如相忘之遂。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生自得也。借喻指點醒豁。

忘而化其道

辨別是非不如忘其是非。忘其是非則化其是非而為道之大宗矣。故道貴於心忘所謂

養其所不知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生勞老佚，死息又安。見生之可欲，死之可惡，而必難

兩忘哉。故受而喜之，忘而復之。以吾生之勞，且以為善而喜之。則以死之佚，自當以為善而忘之也。緣人多見得死

不如生，故難忘。此偏說得生不如死，更有何不可忘語。意加一倍警策，舊註誤。

夫藏舟於壑，藏山

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

有力者暗指陰陽造化而言。郭註云：無力之力莫大於造化，故能指

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人，自不覺耳。按小大就舟山而推廣言之，謂小大之物莫不有宜藏之處，亦莫不有遯

去之時。喻人之藏身雖固，未有不隨化而遷。毋論嗜慾剋伐，必速其亡，即吐納按摩亦能固其形而不能固其神。猶

是下乘工夫耳。此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遯，是恒物

之大情也。

凡物藏之於此，則猶可遯於彼。以其猶有彼此之界也。以天下之物藏之天下之內，任其推遷

轉徙。只在此天下中。所藏即所避。所避即所藏。初無彼特。此又安避乎。大情猶言至理。謂此乃萬物之至理也。

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

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凡

偶然相值相觸。皆曰犯人之生也。亦偶寄焉耳。故曰犯人之

之形。夫大塊勞人以生。生則犯勞矣。乃受而喜之。是犯人之

之形。而猶喜之也。若者順也。順人之形者。來去倏然。忘其

生死。則薪有盡。而火傳無窮。直歷萬劫而不磨。忘而復之

之樂。又進於受之之喜矣。豈可勝計邪。故真人之聖者。其

心無所不忘。視天下初無彼此之界。身處天地中正。遊於

物之所不得。避而更無所避於彼。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

於此。無乎不存。亦且萬古而常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

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善以為善。而不以

皆無所感。此即儒者居易俟命道理。莊子以為尚非大宗

者也。人猶效之。以為師也。若夫知天而生者。不特善之抑

且忘之。常與天地未生之前。太極未判之始。胎合而無間

則未有一物。而萬物皆由此而生。縱有萬物。而一化實由

此而起。是乃道之大。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則似虛而

非虛無為無形則似粗而非粗
○至此方提出道字正寫其大
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

可見有情有信故可傳不可得無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

以固存物莫不有所由生則有為之本根者道則自居乎

存而古以來道固已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入鬼神上帝之所以神

為之皆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陰陽未判之在六極之下

而不為深六極天地四方之極際也先天地生而不為久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以上形容道體之包天地羅古豨韋

氏古帝得之以挈天地整齊乾坤伏戲義得之以襲氣丹配合氣維

斗得之終古不忒地斗天之綱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

丕得之以襲崑崙堪坏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馮夷河

肩吾得之以處泰山有吾素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即鼎湖

事顯項得之以處玄宮為元冥之神禹強得之立乎北極

禹強北方神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王母西方神少廣西方空界之名莫知其

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一說堯封於彭城至商七

百傳說得之以相武丁高宗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

於列星東維東方七宿也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騎箕尾為列星今尾箕間有傳說星○自徐韋氏以下至

此皆參用舊註○按先天太極何所不包何所不有大地萬物皆分太極之體以成也此特隨舉日月星斗山川河

嶽神聖仙真莫不同得以見其為大宗耳筆力蹤馳有風生兩腋之致

南伯子葵問於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

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

也夫卜梁倚各人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

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才以天質

言道以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

告之守猶待也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志世已外天下矣吾又守

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忘人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

能外生忘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豁然如平朝徹而後

能見獨見獨即嗒然似喪其耦意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獨往獨來不逐世數為遷流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滅一靈光不隨色相為生

為情詳元渺之極却有循序漸進之候如此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此解不

亡則死而聖人則以養所不知直至遊於一氣而與太極

同體形有生生死太極自無生死殺其形者於太極何損其

非死也生其形者於太極何加非生也故自不死不生其

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

寧櫻寧者櫻而後成者也凡物有去來則有將迎有存亡則有成毀道則無去非來無亡

非存故無將迎無成敗亦無不將不迎無不成不毀若此
者幾無以名之各之為擧寧可也擧音禁有所繫着也物
有繫着則牽擾而不寧道則任萬物之榮
擾仍自寧靜是正以擧而成此名者也
南伯子葵曰子

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文字所副墨之子聞諸洛

誦之孫傳誦所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眼光審瞻明聞之聶

許聶耳語許與也謂目之所治聶許聞之需役需待也役

之乃先入於耳而心許之者需役聞之於鳥謳於詠歌詠而樂之也謂

本待奉行者所甚於謳聞之玄冥謂所樂乃從幽杳玄冥聞之參寥

樂者廓也謂所默契乃從空虛參寥聞之疑始言空廓中之解

廓大中參之而有悟者得其朕者○此段言人道之初亦不廢語言文字而究所

由來則全憑心解神悟得之於冲漠無朕之際後世方術
家徒拾得前一二糟魄遂矜為獨得神奇則其拘墟見

小亦甚矣○副墨以下撰出許多名目層遞而上愈幽愈
渺其次第從未分曉今逐層力為
分清覺於全篇大旨亦較合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

為脊以死為尻音翹脊骨盡處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

友矣首與脊尻皆在一身內自無而有而四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真人遊於天地之一氣渾然大極

為師者也若知有生死而能一視生死乃人道之方如儒

家以打破富貴貧賤關頭為求仁先務也此則人當切磋

者故不曰以為師而曰與之友能得所友自知俄而子輿

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子輿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

拘也拘拘指下文五句所列形狀曲僂侶發背身僂不得伸上有五管五管五臟

之膪也背上向頤隱於齊同肩高於頂句贅指天句贅

節骨高起陰陽之氣有沴沴本音矣此讀徒典切音殄氣

如贅疣也病其心闕而無事絕不躄躄躄躄而鑑於井躄躄行步歇

行自照其

形於井 曰嗟乎夫造化者又將以子為此拘拘也

此拘指

氣疹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

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司晨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

因以求鴞炙彈能獲鳥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

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使造物者逐漸將此身化為異物即隨其所化而順之無不可

者何必與造化忤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得失猶言生死時安

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心本無哀樂則哀樂不能自外而入之此古之所

謂懸解懸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懸解注見養生主不能

不能自解也此必為物必纏縛故曰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外物本不知在我之天真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

又何必至為物所結而惡之又何必至為物所結而惡之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句避句無怛化其妻

其妻

使避去不當環泣以驚。辟死之人使倚其尸與之語曰偉將死而心傷家語氣絕乃哭。卽此意。

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何物將奚以汝適。化往以汝為鼠。

肝乎以汝為蟲臂乎。舊註鼠肝蟲臂言化為至微至賤之物也。或云鼠無肝蟲無臂言化為鳥。

有也恐未然。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

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近使將我則悍矣彼何

罪焉。悍忤逆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解見本篇首段。今大冶鑄金

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

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唯願為人。夫造物者必以為不祥之人。偶

為人。遂欲永世。為人亦妖物矣。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物為大冶。惡乎

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乃大覺也。凡人寢不安則不

成寐曰成然猶云安然也。蓬蓬自得之貌。曰蓬然猶云快然也。成然寐蓬然覺猶云安然而生。快然而死也。此假言生從無來。死從無去。去來倏然無欣戚之異也。何不可忘之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

與無心相為於無相為無事也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

忘以生無所終窮舊註登天遊霧遊於物外也。撓挑猶戲弄也。忘生不悅生也。無終窮不惡死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莫然有間而子桑

戶死莫然猶默然詩莫其德音亦訓默或通作漠亦協有間有頃也未葬孔子聞之使子

貢往待事焉吊而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

乎嗟來桑戶乎而爾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句倚嘆詞絕妙

辭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舊註禮字絕方意字絕圓且不說破付之一笑妙子貢反以告孔子

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

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命名也。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而並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並使女往弔之。此則

陋矣。每借孔子口中論贊一番。隱隱見千古儒宗。猶謙遜不自是。未嘗強人以從己。按小知者。安得自以為最

賢。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於天地之一氣。彼不以常人

者為人。而以造物者為造物者。為人。故曰與造物者為人。意

精而語奇。與造物者為人。又不在已落形色之後。而遊心

於混茫一氣之初。不死不生之地。○此二句正是大宗師

實際前路。俱在隱躍之間。至此方借孔子口中點出。蓋一

部南華皆以此為主腦。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

故重言之也。須認得。九潰癰。夫若然。又烏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先後猶言悅惡

後也。不知先後。言不見死生之孰為可悅。孰為可惡也。○
又按先後字。照本義解亦妙。蓋常人知有生。自是生先死後。
今却見得無有生死。又安知孰先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後。此方是一死生盡頭語。深妙可參。

彼與造物為人則與天地同體矣其與人同具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既假於異物而託為同體耳何關緊要反覆終始不

知端倪薪盡火傳造化之運行無窮亦與俱運行無窮茫然

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居形器之先自超於

前自裕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貴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

耳目哉假託非真又安能與人同憤憤乎憤憤心昏亂也

觀人耳目言為庸耳俗目之美觀也字法新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出

天之戮民也方內為禮法桎梏不能自脫如受之天雖然吾與汝共之共遊於方

外子貢曰敢問其方方法也八道之法要在心孔子曰魚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不

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只逍遙無為而故曰魚相忘

此生已不擾

平。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數之不可并者

者也。方外人不在常。曰：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

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畸於人者與人不同而

實與天同則惟方外者為大宗耳。故凡循乎禮法者實天之小人，而常人則推為

君子。常人雖推為君子，而在天則見為小人。收筆特以小宗托出大宗，却換出君子小人字，兩兩相形，肥愈決而言愈辣矣。作翻案文字，正須具此辣手。不然轉成騎塘之見矣。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

不衰，無是三者，以善居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

者乎？回一怪之。一者誠也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針對小知惟簡之而不得。人惟重死於於夫已有所簡矣。

言孟孫已能簡之。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何謂不

知就先不知就後凡人意有所悅則就之既不知死生先

之誤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或云就字疑孰字

非是若化為物矣所以一切聽其自然如子與所云為雞為

彈為輪馬子黎所云為鼠肝為蟲臂一切不可知之化皆

靜以待之而已○以上六句是就孟孫之簡而方將化

推其心地始有若是者向來註說似未分曉

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此四句又進一層言

化安能保其不化哉化固不足悲也雖託於異物而寔與

造物者為人則固有不化者存又安見其果化哉化尤不

足悲也此惟進於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拘於世法

知者能知之耳反以彼為未覺者乎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不

無涕不感不哀却以一乃字虛括之是以歇後語爲例

句今人說話多有如此者特不敢用之文字耳古文則正

於此傳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上

神吻也所言特由孟孫之簡而以吾意推其所以然是在以吾推

之耳矣究竟吾自吾而孟孫自孟孫也庸詎知吾所謂以

吾推之者果無異孟孫之且汝夢爲鳥而厲同乎天夢爲

自知之而自言之否乎

魚而沒於淵真夢境之非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

乎夢至天而不必至天夢入淵而不必入淵則我今之言

歷其境爲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自適不若目觀之而

可據也

喜形爲笑徒獻可笑之言以取笑不若身歷之而排列其

狀排列也二句即耳之不如目之目之不如身之意喻以

旁人推度孟孫不如孟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惟孟

孫自爲之而自知之

爲孟孫也固已自排出不哀不感之狀矣却是安然排不

而非有所勉強又自然忘去化爲物之見而非付之不得

已此其心乃入於寥廓無爲之天而混茫爲一更無天人

相勝之患也○自夢爲鳥以下又推進一層見所論孟孫

大宗師

○

○

者尚恐未盡其妙極推服想象之致以見心忘之為大宗
俗解因說成讖語古註亦從未分明又將寥天一分作三段意理俱未之知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猶教也意而子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語助辭

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剔汝以是非矣外以仁義飾於

失其本色別是非則物論紛而本心之明以失如去其鼻而失審辨之官此非詆堯乃惡墨惠之充塞仁義而以被

下黥剔二字險而確汝將何以遊乎遙蕩恣睢轉徙之塗

乎舊註遙蕩非義所拘恣睢非人所拘轉徙非是非所拘此大道也既無以遊大道來此何為意而子

曰雖然吾欲遊於其藩得遊樊籬之外足矣許由曰夫盲者無以與

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言天質既傷即

外焉者亦不能窺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

帝之亡其知皆在鑑鑄之間耳集解無莊有美而自毀其美據梁有力而自毀其力

黃帝有智而齋心服形以去其智皆庸詎知夫造物者之能自銘鍊則木質可變何況後起者

不息我黜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黜劓雖傷安知不息之補

之復於完成以就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先生之鑪錘邪

姑言吾師乎吾師乎師字在此點出○重言師乎呼起見

未易形鑿齋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凡醯醢

之醢和曰鑿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言調和萬物也

而不為功此四句似其荒誕不知此正一先太極此所遊

已此吾所奉為師而遊於遙蕩恣唯轉徙之塗者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

未也尚有當忘者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

矣。義近禮仁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而後忘樂。曰可矣猶未也。猶有未盡忘者。他日

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無所不忘。仲尼蹵然曰

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離聰明。去離形去知同於大通。

猶太虛此謂坐忘推掃盡致乃全篇之歸宿也。仲尼

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呂註同則物視其所一所以無好化則未始有極故無常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能得大宗則至聖猶欲從而師之如此寫大字師字

俱在字外出力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

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平

人乎有不在其聲而趨同促舉其詩焉。飢不能成聲而其詞促也。子輿入

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不得

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子桑此時尚見貧之爲病，則固介然未忘矣。然不以怨父母，不以咎天地，而第委於命之適然，與怨天尤人，營逐自傷者，固已有間。誠由此而進之，則未忘者亦可漸幾於忘，以至於無所不忘矣。此入道之始基也。故附於篇末，見大道法以坐忘爲歸，以安命爲始，原自有下手處。庶人不河漢斯言也。

應帝王第七

帝王治人也。應帝王治法也。治天下則其事至紛矣。而有為之治。不若無為之治。無為則遊於虛而實不可測。有為則鑿破渾沌。

而反有大害。太史公所謂要歸於老子之言者也。然不特無為而原於不知。極之於不知。其不知則有高出老氏者矣。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指實齊物論中三問亦不必指實帝王之道。大意只重在四不知。蓋齊物論言止於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指實齊物論中三問亦不必指實帝王之道。大意只重在四不知。蓋齊物論言止於

必指實帝王之道。大意只重在四不知。蓋齊物論言止於

有無用之大用。故答以不知。莊子宗旨。只要一切渾忘。乃

衣子

傳註即披衣。王倪之師也。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

泰氏

呂註有虞亦訓憂虞。泰氏亦泰定之意。謂有知而憂虞。不若無知而泰定。

有虞氏其猶藏

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藏仁以要人。雖無甚有為之迹。然亦

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耳。藏乎身者。既恕。亦可以喻諸人矣。要豈能無非諸人哉。泰氏其

卧徐徐

安緩貌。

其覺于于

閑適貌。

一以已為馬

一以已為牛

其

聰明。如無知識之物。一者專一不雜之意。言其知情信其

無他思慮也。復用馬牛作形容。句法險峭。其知情信其

德甚真。情實也。信慈也。即或有知亦但如牛馬之知覺。運

而未始入於非人。不求諸人而人自化。何嘗非諸人。○未

至墜入其中也。○舊註此段言化民

之道有意為之不若無意為之也。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入。何以語女。肩吾曰。告

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從已身而出。非但見之文語

也。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此自常道。接輿曰。是欺德也。

為欺德。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畜負山也。

鑿河難成。畜負山不勝舊註。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經式義度。不過繩

豈僅從事於外乎。一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承上

外字。便見得是欺德。正而後行。確能為此式度。而

外者。不過先正已。而後出以正人。確能為此式度。而

已。乃不足之辭。俗解以此二句為轉出正意者。謬。且鳥

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邱之下，以避薰鑿之

患。而曾、二蟲之無知，治外者固欲以所能強世，而不知其

薰鑿之患，况人為萬物之靈，若以式度繩之，則束其官骸，

猶矰弋也。梏其性天，猶薰鑿也。豈反不知避曾、二蟲之不

哉。若天根遊於殷陽，殷山陽至蓼，丁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

聖人曰：請問為天下。病在一為無名人曰：去。斥使女鄙人

也。鄙見識何問之不豫也。不豫猶言落後。○筆乘豫即凡

下者無以先之而求為天下於天子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下則後矣。下文所言即豫之道也。宗師大厭，句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

何有之鄉，以處曠。曠，垠野之野。造化有何可厭。蓋大造者

若厭倦然也。莽眇，輕虛也。鳥能飛，故借以名太虛之氣。六

極六合之極際也。無何有，猶言無所有。曠，垠猶言曠蕩。此

天地之間。即大宗師所云遊於汝。又何帛。詣以治天下。感予之。

心為帛。法也。感動也。言我不屑屑於為天下。人又復問。未

不為天下。即老。豫治。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

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止於所不知。則遊心於

而與太極同體。是合氣於漠也。由是兩儀立。而萬物生。皆

順其自然。而無容心焉。則物皆得自若。其天而天下之治

不外是矣。此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道勇敏於力。行物徹

疏明。物理透澈。學道不勸。又精進。如是可比明王乎。問其

可比明王否。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

胥役。易者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省功皆瘁。形憂

心者。言所問之人。自聖人視之。直是以隸百工之至。夏勞

者耳。語又見天地篇。蓋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致人。獫狁

老子語。痛斥墨氏之徒也。

之便執爨狸之狗來藉致人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小有才能不特

苦如胥枝且如禽畜之以才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

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已忘其功化貨萬

物而民弗恃民忘其化有莫舉名使物自喜似有所以治天下而不能

舉其名目使民欣然自喜各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若其天而不知誰之為之者立乎不測即與造物者為人遊於無有

即遊於天地之一氣此王治之本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旬日若神言斷定年月旬日一毫不爽也鄭人見之皆棄而走郭註不喜自聞死日

也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

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言更有勝者壺子曰吾

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既盡也言吾於汝止示以在外之形貌文

采而未盡在內之真實底蘊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無雌

汝遂自以為固已得道乎 而無實則於道終無成而以道與世亢抗必信伸故使人

得而相汝言於道未既其實而徒以道之見於文貌者與

相而窺之人相抗求伸則盡呈於色而別無蘊藏故人得以售其技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

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添一句不以旬數

矣甚吾見怪焉見濕灰焉濕灰死色也故怪之列子八涕泣沾襟

以告壺子妙繪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地文者地之文如草木之類是也地

當其暢遂則有各正之象若歸根復命潛伏地下則生機

之萌絕無震正之迹矣今示以在我之地文正杜閉已德

使無可見之迹也故季咸見之目為死徵又震動也正

靜也言存於未有動靜之中也更直截或改正字作止謂取易震艮二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卦之義亦通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

權矣見其閉藏之中似有權變不拘一定可以死可以無死也列子八以告壺子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

者機也天壤者天之壤十有二辰是也天之有十二辰配乎十有二月仰觀春夏之辰亦可微窺生長之氣

而欲於其中指其名求其實則不可得矣今示之以在我

之內則長養之善氣自微有吐露是正善者機也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

得而相焉不齊見於外者不一也無得而相偏在巫咸日中說出恰與上文人得而相汝對照妙試

齊且復相之欲待氣色既定復相之因此更轉出異境妙列子八以告壺子壺

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老子曰萬物負

陰抱陽冲氣以為和合二氣為一氣不相勝也二氣冲和

而不相勝則其機之見於外者均平如衡既不得謂其必

死弗活。又不得謂其全然有生。鮎桓之審。蟠為淵。止水之

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集解鮎大魚。桓盤桓也。審

同盤。水盤旋也。一云蟠聚也。淵深也。淵深莫測。故借以為

三機。肖似善者機。鮎桓之淵也。杜德機。止水之淵也。衡氣

機。流水之淵也。下文尚有一見。此處

忽以淵為喻。先作一束。絕奇絕變。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奇一見驚走。不可測。壺子曰：追之列子

追之不及。反以告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矣。影滅。踪失。

再寫走。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即道之大宗。不出吾宗所

謂遊於天地。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類

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舊註：弟，靡。遂伏貌。波流，蕩漾貌。○

如遊混茫。並無機械。朕兆之可尋。見不可見。名不可名。令

彼捉摸不定。不知是何許人。以此而驚疑。遜伏。以此而回

惑蕩漾。所以逃也。○李士表曰：三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

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以實

求而此虛。彼以有求而此無。彼以心役見此已。然後列子
離人入天。○前人諸解唯李氏之說獨見分曉。

自以為未始學而歸。自悔所學膚淺三年不出為其妻。不拘食

豕如食人。不別貴賤於事無與親。不從事於務雕琢復朴。去文存質塊然

獨以其形立。所謂形如槁木也紛而封哉。雖處紛紜而內者一以

是終。言既得此道別無心醉者○此段論應帝王之道。凡

不能窺言外又見小知自是者所見不若神巫奈何自足而與世亢必伸也

無為名尸。名與無為謀府。借註等無為事任。眾務責任無為知

主。聰明體盡無窮而遊無朕。體道極於無窮與造物者為

也。一氣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天之所與人者健順五

乃可以全其所受於天者也。若遊於無朕而合氣於漠則

全體太極而仁義禮智之德無不備。即仁義禮智之名可

而不立矣。何待行之亦虛而已。要而言之則總惟一至人之

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一過輒忘。不復留伏胸中。故能勝物而

不傷。勝物不傷。天下治而已不勞也。此四句又申明虛字之妙用。與胥技勞林對照。

南。海之帝為儵。叔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簡文

忽。取神速。譬有為也。渾。儵與忽時而相遇於渾。沌之地。渾

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

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按

渾。沌。喻未漓之天真。七竅。喻七情。七情開而天真喪矣。治天

下。猶治一身也。則應帝王之道可識矣。○未二段自無為

名。尸以下。正說通篇實義。精括似經自南海之帝以下。借

喻。指點。從反面托出。清言雋味。一往而深。正妙在不找正

意。

莊子雪

南華經外篇

共十五篇

駢拇第一

褚伯秀管見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郭象摘篇首字名之而大

義亦存焉內篇既詳性命道德之理故於外篇首論德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

合參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此

亦生來已然者而實非人所同得于天也故曰出乎性而侈於德

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

侈於性

息肉腫結亦依附懸係於形而本非生初之多方所自具也故曰出於形而侈於性侈多餘也

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術也仁

義本不可襲取乃多方比擬之辨論之欲以通之天下也

列於五藏如肝木主仁肺金主義之類亦似發於中之所

固有而實皆由於後起不無偏着故曰非道德之正也

天下篇末云惠施多方此多方字正對墨惠輩而言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即多方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內也枝於手

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二字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

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逐後起之仁義則仁義又為五藏之駢枝矣。

此者。益所本無則溢而淫。失其至正則乖而僻。是淫僻於仁義之行而止以耳目聰明之用。多方以自騁也。是

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

朱是已。朱即離婁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

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帥曠是已。黜聰明者不求采

聲之悅耳。耳目之所以不紛也。今既悅青黃黼黻之觀。悅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奏。則世所謂至明之離。朱至聰之

師曠。正亂淫於采章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

天下子法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擢。抽枝也。塞。遏蔽也。德。蘊

於中。無所不備。乃必擢而出之。務欲仁之及物。注稟於初

無所不通。乃塞而隘之。止欲仁之在我。則愈欲行仁而仁

轉多所不及矣。而以仁為名高者。名亦歸之。能使天下皆

簧鼓相煽以奉其不及之法。非枝於仁者乎。而曾史則正

其人已曾史舊說以為卽曾子史魚然亦駢於辯者。曩方術家自命為魯史者耳。非正指本人也。駢於辯者曩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蔽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解如繩之結縛然。則其辯愈多。愈成為無用之曲說矣。而且改竄字句。適以求工。惟騁其心思於堅白同異之間。疲敵不止。更分外用力。以稱譽無用之言。非駢於辯者乎。而揚墨則正其人。已夫駢枝之道。豈天下之至正哉。又按點竄字句。原通辯之常。舊註改句字為身字。殊少味。跬音肩。半步也。一日分外出力。貌舊。彼正正者。正正舊註作至說。改跬字為毀字。亦失語妙。可謂正之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不為駢而枝不為跬。極正者也。

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情本然之實也。本然者無為自然。初無加損。故如駢

之無駢合。指之無岐出。如手足之長短。中度無庸增減。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

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

也。性惟因任自然如脛之長而不可斷短而不可續則悲憂無自而生不期去憂而自無憂也。意仁義

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

泣枝於手者齧_紇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

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

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

者天下何其嚮嚮也言由續則憂而斷則悲思之則凡人

於仁義之多憂則彼之所謂仁義者得毋非性命之本然

者乎且性命之本然者微特原無有餘不足不可增損也

即原不足於數如拇之駢原有餘於數如指之枝亦決則

泣而齧則啼同為後起之憂矣仁人之蒿目憂世是益其

所本無也不仁之人橫決性命而貪饗富貴是去其所固有也去其本有者固有患得患失之憂益其本無者亦常多痾瘵在抱之憂矣試思上古之世清淨無為但因其自然而相安渾穆何以三代而下競言仁義而天下遂嚮然其不靖邪。○楊墨之辯不息則仁義之禍亟何者以其多憂而嚮嚮則仁義皆為外鑠矣莊子非惡仁義正惡其嚮

微會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

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吁。俞仁義以慰天下

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

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麗不以膠漆。

約束不以纏墨。索故天下誘油。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

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

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

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

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

性。與合參。屈折肢體。以為禮樂之文。响俞。顏色。以為仁義

正固。此固天下之人所同稟。以有生。同得以成性。歷古今

而無二。不可或虧者也。又何必以仁義強為懸綴。糾纏不

解連連然如膠漆纒索以泰雜於道德之間哉。夫道德者正本無仁義之迹贅之以仁義而仍目之為道德是滋天下之惑亂也。惑之小則變易其所向之方惑之大則變易其本然之性。自有虞氏來以仁義為招而屈撓天下以從之。天下遂奔命焉。不巳變易其本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

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

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合參殺身從之曰殉。所求者皆非性所固

有。易其性即。臧與穀。舊註男而墮婢曰。傷其性也。臧女而婦奴曰。穀。二人相與牧羊而

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養以

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

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

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

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

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集說世俗則分爲君子小人若以傷

生損性言之。則跖亦無異於夷也。又何必分君子小人於其間哉。○議論警快絕倫。且夫屬其性乎

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滅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

如俞兒。黃帝時人能別淄澠之水。非吾所謂滅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

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

所謂明也。吾所謂滅。非仁義之謂也。滅於其德而已矣。吾

所謂滅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

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

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

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

為淫僻之行也。

此段收拾通篇。郭註以此係彼為屬。按仁義與聲色臭味。均為性所本無。而強

以性命相屬。若有同嗜焉。則汨其性矣。故必不殉聲色。而存其本然之。其性命本然之情。乃無不滅。必不殉聲色。而存其本然之。自見自聞。乃是聰明。若不見已而見人。不悅已而悅人。不特盜跖淫僻於貪饕。伯夷亦淫僻於仁義也。於道德之正。何當乎。余誠恐其賊德而滋愧。故不敢以仁義益性所本無。亦不敢以淫僻喪其性所本有也。惟有清淨無為而已。

稽氏管見曰。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是。自矜者之遠於道。而敷衍滂流。浩瀚若此。蓋謂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其。所漸被木。潤山。鍾及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直。淳喪矣。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為主。而本然之聰明不廢也。

按清淨之意。亦自原於道德。而南華之旨。要以先天太極為主。所以絕聖弃知。正以復還一大極。非徒以寂滅為宗。

而已如篇中所云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分明是一太極人必遊于天地之一氣乃可以復還一太極連連仁義則偏而整矣反覆曉譬所以覺小知之迷也。

馬蹄第二 以御馬明治民也

馬句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

也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合參義臺即

臺門路寢正寢也舉及至伯樂舊註伯樂天星名主天馬

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机馬鞞編之

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舊註燒以火印烙也剔剪其

羈絡足曰馬阜棧槽捩也餓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節之

忠馬馬銜曰楸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呂

馬之齧草飲水而無羨於義臺路室則民耕織自給無羨

於高明之譬也伯樂燒剔刻雜而馬死十二三則強為仁

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也陶者曰我善

治埴土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

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

過也失其性則其治非治之善而治之過者也然且世世

稱善迷而不悟此正如治天下者傷民之性而世代

相沿以為善治也故曰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只一句已

將喻意一層俱打入正旨筆妙可參○以馬喻就中忽又

插入埴木二喻然後併合正意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

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天性同然故曰同德人人合一而非阿黨以相故至德之

從是天使之自然而然不待勉強故曰天放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

填填連重也當是時也山無蹊隧

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所居之鄉自相連屬禽

獸成群草木遂長故其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

援而闕民無機心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

鳥獸近人

不知孰為同類。孰為異類。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

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此太古之治。民安其常性治之善者也。及至

聖人。斃別斃。所為仁。蹠。題。歧。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但

漫為樂。摘。擗。為禮。而天下始分矣。羅氏循本。整。蹠。歧。足。而。他。行。也。蹠。歧。企。足。而。強。

行也。澶。漫。猶。云。泛。濫。摘。擗。糾。摘。其。邪。僻。也。○。按。故。純。樸。不。疑。惑。也。分。離。也。疑。則。機。心。生。分。則。吟。域。起。也。

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

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

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

過。也。束。一。筆。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摩。也。怒

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輓。齊。之。以。月。題。舊

月。題。馬。額。上。當。而。馬。知。介。憂。倪。諸。閏。因。扼。驚。曼。詭。銜。竊。轡。

馬。帝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合訂介倪猶脾晚也。闡曲也。驚悍驚變奔。

突。詭銜吐出銜也。竊轡齧轡也。再以馬喻。又進一步說。言

馬之知初止于飲食喜怒卒乃至能為盜。皆由伯樂治之

而失其性也。夫赫胥氏之時。炎帝

妙喻不窮。夫赫胥氏之時。炎帝

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

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縣。跂。如懸物。而使。人。跂。足。

及而民乃始跂。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

過也。舊註。跂。跂。強行。好知尚智也。○稽云。此與尚書以御

馬。喻。臨。民。義。同。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

盡其能。○按此篇莊文之尤近人者。西漢人文字多祖之

而字法。句法。要非秦漢以下所有也。至其巨篇奧旨。則固

別成一經矣。

胠篋第三

汝漆園非真欲培擊聖人。殫毀聖法。但出

出自前聖。猶為亂盜所由起。而不知究其弊。則雖

取前聖之糟粕。以為勝算。則其術益卑。為禍益烈矣。

將為胠

袪

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靡固局

鑄

決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舊註胠脅也。胠篋破篋之脅而竊

局

關也

鑄鈕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縻之類

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也

合參大盜

反恐收藏不固。則所積不多。是固其守備適為大盜積耳。按不乃

猶云毋乃。俗本或作今。乃為大盜積者也。亦順但欠語妙

舞透闊大意已攝。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

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

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

擣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

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陳一且

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

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

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

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合訂十二世有齊國

十二世也或因此語疑此篇出秦以後人手然非漆園固

不能為○田氏篡齊以公量貸以私量收觀左傳所言便

見借仁義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嘗試論之世俗之所

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

守者乎就聖知推上一層加一至字方拍到正意却何以

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

桀殺

比于剖

紂剖

莫引馳

音吐靈 王判腸

子胥靡。同。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於戮。 舊說馳裂也靡爛

四子之死見聖人之道賢者得之不足以保其身而故跖之反以害其身以跌起大盜假之反足以濟其惡也

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

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

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

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

少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奇想

幾欲另闢天地却自切理饜心○後世方術亦自托於仁義特竊其似以鳴其術耳直比之於盜跖之道嬉笑唾罵

足令若輩無地自容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寒丹圍聖人

生而大盜起掙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呂註唇

相因魯酒那鄆以况非相因而相因○許慎注淮南子楚

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

主子 掌 卜 筮 三 行 祛 陳

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園邯鄲。○按有聖人則有聖知有聖知則盜得竊之以成大盜是以聖人生而大盜起似不相因而實相因也。括擊聖人去其聖知也。縱舍盜賊使竊聖知而無所用也。相安渾穆而天下治。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聖人矣。搖五岳筆破鬼胆語。

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川邱二句陪出聖人谷而無復有川

則自虛淵而填之以邱則自實理之顯然者也。聖人死而盜不起亦猶是已。不然則聖人之道日生大盜之禍亦日

起。雖聖聖相承重聖人以治天下亦重為盜跖利耳。下文即確指利益之實。為之斗斛以量之

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

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

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

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論初而確。太史公貨殖傳。故逐也。於六盜揭也。諸侯竊仁

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

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聖人之過也。故

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

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則魚失淵則藏身無所。利器明

明天下。明示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擿玉毀珠

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丹

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舊註殫殘盡去也。論議

擿毀焚破剖折等字。俱須活看。謂不貴於心。而斤斤然逐

於其迹。但與百姓相安於淡泊。乃復其性命之情。而可與

言。道也。然不竟用擿毀破剖等險字。不擢亂六律。鑠絕等

見得警辣。翻案文字。固須掃箇盡也。瑟。鑠絕焚。瑟。奔之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

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

規矩擲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

拙插一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

立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鏤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

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燔藥亂

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擺折之也燔火飛也電光也○

止之理言聖人以仁義為治人之法猶師曠以律呂為聲

音之準工倕以規矩為方員之至皆外立其德於迹象之

著使人皆一心倒向外邊去遂亂其本然之聰明而喪其

元同之德是聖人之法止足以炫亂人之耳目心思而無

所可用者也元同謂元穆而公共也即指太極而言樂因

燥不定也○讀此段要識得是憤激之辭如因儒以詩禮

發家遂極言詩禮必當盡焚豈真欲焚書哉誠以藉口發

塚固不如弃去文字而遊心於思無邪毋不敬之初也楊

墨窮仁義以惑亂天下何如覆藥仁義而復全其元同之德如太極未判而德順五常悉備其中乎其語絕奇絕險而其意中却自見得有至平至穩處也○詩禮發塚事見雜篇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

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十二氏皆古帝王當是時

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

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自結繩至此語本老子若

此之時則至治已無詩禮時民却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

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趨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

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

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羸裹也擔也無知故結繩而用

之無欲故隨所處而皆適無求故老死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若羸糧趨賢而至棄親去上奔走四方則知識開

而求欲無賢矣。能無亂乎。其過由於上之好知而無道也。不但曰好知之過。又復一句曰誠好知而無道。是其用意精密處。蓋知止於其所不知。則大道存焉。惟好知而無道。則以知謀相亂。機詐日出。故大亂也。何以知其

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醫筭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罾浮之知

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

則俗惑於辯矣。合於畢網之有柄者。削格木撈。所以施羅網者。且免網罟。翻車也。知詐漸毒者。以知

相詐積漸。深毒也。頡滑。堅白者。堅執為白。而力辯之。頡頏

不下。圓滑不止也。解垢。同異者。合異為同。而力辯之。始則

如解散之不一。卒乃如垢膩之不去也。堅白。同異之辯。於此露出

孫龍書。○莊子非惡仁義。以惡堅白。同異之辯。於此露出

本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六亂也。堅白同異之辯。正聖知自是之尤者。故天下每每大亂。而其咎皆由於好

知而無道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以自示新異而不反求其性之自然為已所已知者皆知各執已見以自是而非其所不善者不復知已之所謂善者正未必是物論紛紜是弄倒置此天下所以大亂也故上序曰

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墜四時之施喘奕軟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

者是已喘奕無足虫動物之小者肖翹植物之小者○此言大亂之感召上極於天則日月之明為之停闕

下極乎地則山川之精為之銷鑠中及於四時則寒暑雨暘為之愆墮下逮於昆蟲草木則皆無以遂其生而若其性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

夫。序。序。之。意。序。序。已。亂。天。下。矣。種。種。謹。愨。貌。役。役。勞。擾。貌。佞。口。給。之。人。序。序。多。言。往。

復也。○按堅白同異之辯強辭求勝不憚煩絮正役役之佞。序序之意也。夫多言厖雜則道術不明已足以惑亂天

下矣。况以此招撓天下使人盡失其真性。人頹幾何而不滅也。故莊子於此用加一倍法。將聖帝明王之法近於聖

知者一并掃去。使竊仁義之糟粕以勵仁義者更無可托以鳴其術。此為按本塞源之論。非真詆訾前聖以自示異

左子厚小等。卷之三。 三

也。自太史公以來罕窺此旨者。則莊子乃非聖無法之妄言而已矣。借哉。以上三篇皆莊文之平易近人者。以下諸篇則其辭漸奧。非精心苦思。難得其解矣。

在宥第四管見合參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

乎治之也後世專以賞罰為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

非下有術楊榘桎之拘制君勞民困猶且以仁義為

聖知尊之愛之而不知其當弃之絕之也能弃絕之

則國政不至槍攘人心不至蠹壞從容無為又何暇

治天下矣次設崔瞿之問明乎為治者罪在櫻人心

次述廣成子之告黃帝自抱神正形以至與天地為

常則覆育無窮不言治而治莫外矣鴻蒙告雲將以

墮體黜聰守恨不離所以為無為之化也篇末歷言

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為無為之別則在宥之道更可識矣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

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

德有治天下者哉呂註在者存之而不亡任白然而不益

性者稟於有生之初後於性則淫矣德者得諸成性之始

後於德則遷矣若清淨無為存之而不贅以性之本無宥

之而無損其德之固有則無事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

矣豈別有所以治天下者哉

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

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

以長久者天下無之人生而靜有何苦樂使之苦樂是滯其性也性滯則德遷矣堯桀之治天

下其為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

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

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毗助也何以苦樂皆不可以長久哉萬物負

陰抱陽冲氣為和人莫不有冲和之氣以與天地通若樂其性則必有喜矣若其性則必有怒矣喜屬陽怒屬陰人

大喜則偏助於陽而陽勝人大怒則偏助於陰而陰勝陰

陽偏勝則傷其冲氣猶四時之氣乘其序不能應候而至

而寒暑亦愆於和而不成矣豈不反傷其形乎然則苦樂

固傷人者也一有苦樂則使人喜怒過節而失位居處不

安而無常思慮無涯而每不自得作事於是乎天下始喬廢於半塗而不成條理其傷人也如此喬喬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喬詰音不平也卓鷲氣不平也一云喬者矯已

而過於高。詰者責人而過於密。卓者特立而至於亢。鷲者鉏擊而至於猛。分詰甚確。此二句言喜怒傷而民失其常性。始至喬詰卓鷲而有盜跖曾史之行。均為失直亂常之人矣。於此而欲分別其善惡以賞罰之。又可勝窮哉。故

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

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何焉終以賞罰為

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夫盜跖固失其性。曾史亦失其性也。乃於曾史之行則以

為善而賞之於盜跖之行則以為惡而罰之。則有賞之不勝賞罰之不勝罰者矣。蓋亦反其本乎。乃自三代以來。莅天下者。唯何何焉。終以賞罰為務。而不知其所賞者與所罰者。均非人性之本然也。則賞罰益以亂人之聰。徒使人趨避之不遑。又何暇安其性。而且說悅明邪。是淫於色也。命之情哉。何何猶洶洶。

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

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

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既不安其性命之情。則外立其德者。益重為性命之

在育

累矣而且以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為悅焉是淫於色而自
鑠其明也淫於聲而自崇其聰也整躋為仁而固有之天
德亂矣踉跂為義而自然之天理悖矣摘僻為禮而後起
之技能益紛矣澆漫為樂而後起之淫哇益濫矣多能為
聖而後起之藝術益工矣機械為智而後起之疵累益甚
甚矣舊註云相助也蓋已失而益甚之若合而有助也天
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

天下若能安其性命之情

則此八者但存其本初之所含而亡其後起之駢贅故存
之可也亡之亦可也呂注云存亡皆可謂無損益乎其真
是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鑠樂卷伶囊而

亂天下也鑠卷不申舒之狀伶囊猶槍攘也。天下若不

此則是不如此則非有以束縛人之耳目心思使之鑠卷
而不舒其法又參差煩瑣得此則失彼得彼則失此是以
馳逐人之耳目心思使之槍攘而不寧天而天下乃始尊

下之大亂所由起也洵當弃之絕之者矣而天下乃始尊
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燕以

言之跪坐而進之鼓吹以舞之吾若是何哉以亂天下之
法而天下乃

尊重之愛惜之惑亦甚矣。彼其尊之惜之豈特一時之誤。既過即復奔絕而去之邪。乃始則極其隆重如齊戒拜跪。以致其謹凜恪恭之意。率且工辭巧辭互相唱和如播之。音樂以致其鼓舞不倦之神。迷惑至此。吾其若之何哉。○施龍輩以其說大觀於天下而天下之辯者與之相應不窮正是如此。故君子不得已而臨

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

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合參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身能貴愛其身者為

下。天下而不至以身殉天下。天下亦可寄托於其身。以安性命之情矣。四句出老子。○按身字上省去。故君子苟能

兩以字語意更明。多兩以字乃古拙句法耳。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

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註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滯於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屬

乎聲色。○按尸居塊然獨處也。而陽德之正中早已光被四表。故曰龍見淵默寂然無言也。而生德之潛孚早已共鳴其豫。故曰雷聲神動感而後應也。而天機之洋溢過化

三之字卜書 之 在宥 三

同流故曰天隨若此者皆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所謂
在宥也豈有治天下者哉。○炊累謂皆囿吾生育之中如
炊氣積累而熟也。○一說炊如以息相吹之吹累微塵聚
也炊累若遊塵之自動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任
之而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臧善也老聃

曰汝慎無撓人心亂也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溲縛

約柔乎剛強廉剝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

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

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陸西星副墨人心一或為人所

之則希高望遠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下則係縛如

四上則構鬪如殺方其囚也若處子綽約而柔服乎剛強

及其殺也若刀劍之廉利剝割可以剛琢玉石然語其躁

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慄則寒如凝冰語其迅疾則一俛
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方其未動也其靜如淵其既
動也則懸隔如天如云天淵懸絕也此人心忿戾驕亢不
可制伏之狀也。○摹
寫人心妙繪無鄉。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

於是乎股無版拔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

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

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

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仁義之端一開至堯舜已不勝其勞不得不用刑殺至三王則

湯武不得不用征誅而天下大駭矣○墨氏謂禹湮洪水勤勞天下股無版脛無毛故借言堯舜以刺之下有

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哀相疑愚知相欺

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

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副墨仁義之端一開故下焉首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

跖上焉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為曾史以至儒墨各各緣

此立教同於已者喜之異於已者怒之有見於此則以為

智無見於此則以為愚以在我為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為信而譏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玄同之德衰性命之真喪矣百姓于是乎灑於是乎斲斤鋸制焉繩盡思慮應接不暇所謂求竭也

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昏昏大亂。罪在擾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岷_堪崑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

殊死者相枕也。桁_杭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

乃始離跂攘臂乎。桎_梏之間。意_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

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

桎梏鑿柄也。焉知會史之不為桀跖嚙_蒿矢也。故曰。絕聖

棄知。而天下大治。_{集解}繩墨殺律以繩墨。裁其不正而殺

同者。桁楊長械。錮頸及脛者。離跂足底半離地。攘臂舉手

袒臂也。談者手足俱起之狀。桎梏。桎楊之管。鑿木孔。柄木

壯也。以柄人鑿合木以成桎梏也。嚙矢。響箭也。行劫以先

聲者。○仁義立而刑罰煩。其究至使賢者高蹈而遠引。萬

乘拘憂而孤立。儒墨之徒。乃欲竊仁義之糟粕。挾聖知以

白是而簧鼓於其間。不知適足為桁楊之桎梏。桎梏之柄

鑿。且為桀跖之嚙矢耳。真無愧而不

知恥者也。○結只一句收勒。斬然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

上。昌註無物而大通之處。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

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

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爾所欲問者。物之

質也。舊註質猶云未散之朴。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殘猶云朴散之

精乃先天一氣萬化之根本也。故曰物之質。至分而為天地陰陽散而為人物芸生。則已落形器。即為濁質。故曰物

之。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

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言

形而下者。已不能調變。安能知至道之精。全未散之朴邪。

○蘇子瞻曰。按山經。廣成子治大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蓋古之真人。黃帝師也。物之質。物之殘。言其情在於欲已

長生。而託于養民。人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羣生者。豈非道之餘乎。雲不待族聚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者。言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

耗也。故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候言僞也。翦翦候貌。真人候人猶穀之與稗不同種也。今欲學道而問已不情。候僞之種道何從生。○按蘇說似尚未的。訓候字亦非語意。稱謂廣成子所云至道以下文照之。乃由清靜守形直至與先天太極同體非止以長生不死為物之實也。則本文語意蓋謂黃帝不思以一身裕萬化之原。如先天之太極。乃止欲調燮陰陽。利濟民物。而不免於風雨不時。草木易落。翻覺天地之功用。多所缺憾。即日月之光亦益以荒微也者。而猶區區然以養人民。遂羣生為意。是候人之心。翦翦然至陋者也。候疑與論語非敢為候之候相似。謂意在悅人也。翦翦猶區區言卑瑣也。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蘇云閒居三月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直問其質。○按不問養生而專問治身長久則不逐于未而欲探其本矣。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久。即至道之精也。故善其問而告之。至道之精。

問治身長久則不逐于未而欲探其本矣。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久。即至道之精也。故善其問而告之。至道之精。

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按此即太極本無極也之意蘇云窈窈冥冥昏默默此致道

之方而非道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偽故窈窈冥冥所以致

一也昏昏默默所以存真也此下又畫一以教之皆頂寶

語愚謂此四句即指道體言之窈窈冥冥先天之太極也

昏昏默默以人合天之太極也先與陽明道之體象下交

乃以致道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

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

蘇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為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

必靜必清無勞形無搖精則無欲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

神一而長生矣○按此言實長生之要莊子自是精於修

真者故書中時有吐露處而此處語似反覆意有層次向

來解者多未了澈今細味之則此段實分三層一層密似

一層蓋內養之法先要收視反聽使神不外散而內觀五

藏則神全而形不傷矣故曰形將自正正者咸正無缺也

又必行之有常靜而且清毋為事物侵亂而或勞形搖精

則可以延年而益算矣故曰乃可以長生然收視反聽雖

不外視猶內觀也抱神不散雖無雜念猶有內覺也若行

之久而清靜之極并內觀之見聞內覺之心知胥歸無有

在宥

則神不待抱自然守形而不離。一身之內元氣渾圓漸成。純陽之體乃可以長生不死矣。故曰形乃長生。此人手工也。慎女內附女外多知為收。慎其耳目也。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形神離矣。故我欲女聞見。心知之俱無。又當慎閉內外不可少有間雜也。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

蘇云至陽至陰之原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鍊。壯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為無思無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矣。天地有官自為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為我畜之。為之在我成之在彼也。按諸註以子瞻為近。然論語意則此即承上文說來。言我教汝無間見心知。又慎閉內外使絕無間雜。此境雖由靜養可以漸而至。而此外亦更無別法。但由此常久不息。則直陰真陽渾全凝結。而網緼化醇。生生不竭。故大明者陽也。窈冥者陰也。而由此已直遂於大明之上。深入於窈冥之門矣。為能養真陰真陽而至彼至陰至陽之本原也。彼天地有官而土宰萬化。陰陽有藏而蘊酒羣生。固悠久無疆。而汝以無聞見心知。慎守汝身則一。

身中之天地常泰也。一身中之陰陽常和也。而一身中之萬物自壯而堅凝不散矣。豈不與天地同其悠久于此成熟也。我守其一而處其和。一者先天一氣也。和者太極元候也。先天之一氣守先天之一氣則盎然太和常充滿於一身之內。洋溢於一身之外。如以身處于其間矣。此所謂全體極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李淳風主物簿云千二百歲謂

之大剋。一日陰陽之小紀也。○按與太極同體自然不衰。言千二百歲舉一大剋耳。黃帝再拜稽首

曰：廣成子之謂天矣。不口倦而曰天。可知是以人合天而體同太極。非僅延年長生也。唯體同

太極則天地自位。陰陽自調。百產自昌。并無所用其裁成輔相。而欲官乎物之殘矣。此修身之至道。此在宥之極則也。更何事。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

為天下哉。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

玉。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蘇云：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

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有。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耳。○按以道通為一言之。則物本無終

不見其分。成與毀耳。○按以道通為一言之。則物本無終

上之一字小字有 在宥 七

極。但拘於形器。不知我與天地並生。則以為有終極耳。故得吾道。則以清靜之至。復還一太極之體。自然歷帝升王。降而不受。變滅失吾道。則形亡而氣銷。百年之內。無異。今一瞬。直是甫生而上。見日月之光。即下而化為塵上。

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

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舊註百昌百物也。按無

窮之門。無極之野。即先天之一氣。即太極之本。無極也。此

身未生。已寓於太極之中。此形已分。乃別具一太極之體。彼百物之生於上者。固無不復反於土也。則人之分形於

大極者。獨不可復反於太極乎。故我唯守一而處。聖克全。此太極自有超千形器之上。以立於不死不生之地者。則

將去女而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矣。夫既復反於太極。則日月不過懸象於天地。天地不過分形於太極。又何難

與日月並其明。而升恆不息。與天地同其壽。而悠久無疆。哉。此則薪雖盡而火自傳。并形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

之長生。亦有可以不計者矣。當我猶言同我。謂所行者適當我所行。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猶言異我。謂所行者遠達

我所行之道也。潘者如絲之合而相續。即遊無極入無窮之意。昏昧也。即不知物之無窮不測。而以爲有終極。乃甘

與草木同腐是也。言當我則緝遠我則昏。總在人之自處耳。我可以長久則人亦皆可以長久。豈必人皆死而我獨存乎。至末忽然高歌。喚醒大衆。慈悲深意。流溢不盡。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陞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舊註雲將雲也。扶搖風也。鴻濛太初元氣也。解股也。倘然自失貌。贊然拱立貌。

按雲將鴻蒙皆非人也。而設為問答。可知南華中所舉姓名皆憑空結撰。即堯舜孔子亦作雲蒙觀可也。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

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

雲將曰。吁。前答只一遊字。再問止歎一聲。蓋既示以無為。繼乃嘆其多事也。雲將曰。天氣

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頤合六氣之精。

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

知。按雲將所問者。變理後天之事。即黃帝之問。廣成子以為物之殘者也。鴻蒙乃先天元氣。益然大和。初無事於

調燮故重言弗知正深以明其無所事此也而雲將未悟則以為不答其問也雲將不得問又三

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

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

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

舊註天稱鴻蒙也○按浮遊三句正自泯先天之體言先

天之氣浮遊於虛空之中未嘗出于有心故不知所求猖

狂放蕩無拘束也元氣周流原不拘於方所故不知所往

鞅掌不飾儀容也无妄即無極之真造化之根抵也立於

物先周乎物後祇此一誠之通復非有荷於修飾但鞅掌

以觀之在在可見也又何知焉○又按詩小雅或王事鞅

掌箋云鞅猶荷也掌謂捧之也疏云事煩不假為答儀也

此處莊子以取不事修飾之意雜篇庚桑楚鞅掌之為使

則義兼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

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言已自猖狂而民

君之今已為民所做效矣故欲得教示一言鴻蒙曰亂天

以莅之○堯舜之民瞻雲執日故托名雲將

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

木禍及昆蟲意噫治人之過也天本無為物本無知有為

元天弗成矣夫元默之天於穆不已乃萬物之所由生也

元天弗成則紛擾不寧而禽獸草木昆蟲俱蒙其害而不

遂其生矣凡以有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噫毒哉

為為治之過也僊僊乎歸矣舊註毒以藥治疾也按僊僊猶翩翩也語意

而歸矣不謀與女言矣言外見但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

以鴻蒙返之鴻蒙而已又何言乎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幸冥泯解心釋神莫然無

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

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

按心養猶心齋也能養心於至虛但安處無為而物自化

矣蓋有為則物災無為則物自化也無為何如噫爾形體

黜爾聰明倫類之分與物忘之而大同乎泮溲泮溲。渾融
 自然之氣也心無所繫是解心也神無所注是釋神也如
 槁木如死灰塊然坐忘則莫然無魂也如是則無為之至
 矣物化何如萬物云云猶芸芸也衆生無一不各復其根
 而安其性命之情者其復根也無非聽其自然而不知誰
 之為之者所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其根也若知如此是
 復根則心有所知即已離其根矣故不問其名謂必如此
 乃名為歸根亦不闕其情謂必如此乃實歸根則天之生
 物不外若是所以物自化而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生也。只一心養而已足矣。

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指惠施公孫龍之徒皆吾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

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
 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

也。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

也。立法教於已而強天下以從我從我則喜之違於則
 惡之是其心欲以已勝天下而高出衆人之上也夫

衆豈果可勝哉。苟無衆，何以有君？君亦因衆以寧耳。況一人之聞見有限，衆人之才技各擅所聞，必不如衆技之衆矣。爲人臣者，挾一人之私見以求勝而欲執此以爲人之國，彼徒見三代以下之治初，亦可以治天下，而不知治之卒以亂之利之所在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在。正患之所伏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求出衆而卒身之欲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有國者顧不知而惑其說豈不悲乎？○悲有土者之不知，正以深著出衆者之害。是對面。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着筆。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有形器者皆物也。有土物也。既有大物，則雖人亦萬物中之一物。必有以異於物而不可等之於物矣。唯同是物而不僅猶夫物，故能以物爲物。而因物付物，然後知以物爲物。而因物付物者之非猶夫衆物也。如此則因衆以寧者，還可以寧乎衆矣。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

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此不獨治天下已也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人

合而遊乎九州獨往來於天地之間絕無贅累是以至無而合至有乃獨有衆人之所不有者也郭云與衆玄同非

求貴於衆而人不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得不貴斯至貴也

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

復之撓撓擾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至貴之人乃

之教因物性之不然如形之於影聲之於響影即在於形響即在於聲非強之以所本無也

自有之懷來而與相配合未嘗欲出乎衆以自異也若此者寂以待物則處乎無響也隨物變化則行乎無方也挈

汝適復之言攜天下以適道復還其性天也撓撓撓挑也言雖挈天下以適復之實行所無事常撓挑以遊於無端

無端者大化之周流原無端委之可尋也既與大化俱而遊無端則獨往獨來出入俱無所依旁直如日之升沉逝

邈莫知所終亦公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莫知所始矣

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就大人之形軀而頌

之論之。豈復尋常之官骸哉。直合乎大同。而與天地無異矣。大同而不復自見。有已。則亦不見有彼。而於羣有一視如無有。更安得見有萬有。而以出乎衆爲心哉。故視有者。不過爲昔之君子。三代君臣。以仁義禮樂爲治者也。視無者。則合乎大同。直是天地之友矣。有土者何。不爲大人。至貴之身。願乃聽其以國俸。俸乎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齋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

此段單承觀有者。昔之君子而

詳言之。蓋既視有。則其見以爲不容已者。固不一而足矣。視人則物爲賤。而不可不任其自然。以育之。對君則民至

畢而不可不因其所利以利之事情叵測故曰匿而不可
 謝絕不為也法本粗迹故曰粗而不可廢弛不陳也義主
 分別須費裁度遠矣而不可不居之於已也仁主慈愛能
 聯情好親矣而不可不推廣於眾也禮有節文故曰節而
 不可不積之以至於習熟也德本中正故曰中而不可不
 高之以期其日崇也道本共由故曰一而不可多所變易
 以從之也天本神化故曰神而不可不盡人為以合之也
 凡此皆其所不容已者故三代以來聖人之為天下者常
 觀法於天而不能合而有助也務成其德而不自覺其為
 後起之累也行必出於道而轉與道不相謀也常會合於
 仁而難恃其仁之無不被也時與義相薄而不能積之至
 於無往非義也務與禮相應而難諱其屈折纏索之苦也
 日與事相接而不辭其紛曠煩擾之勞也日整齊其法度
 而惟恐其法之不行以至於紊亂也恃有民以自寧而不
 敢輕視之務遂其生也亦思因物付物而常恐物之不得
 其所乃留連於心而不能去也君子之觀有者如此○此
 段如此看語意方不矛盾從前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
 諸解俱誤坐未通前後文看耳
 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
 道者悲夫此乃即上文所言者指其失而歎之言觀有者
 所最重之道德仁義等皆物於物者也故可統

名曰物。物本不足爲也。而以爲不可不爲。彼固自謂自爲。而可以治天下矣。不知彼之所謂天者。已爲物之殘。而非天也。則其所謂德者。非德矣。不明於天。豈能純於德乎。既不明於天之爲天。則其所謂道者。非道矣。不通於道。又何自而可以治天下乎。然則以人國僥倖者。與自以其國何僥倖者。皆由其不明於道也。若斯人者。豈不大可悲哉。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夫悲莫甚於道之不明。則道可不辨哉。有天道遠焉。有人道焉。無爲而物其尊之。則天道也。有爲而物得累之。則人道也。譬之。主臣焉。無爲而端拱於上者。主也。天道似之。有爲而奔走於下者。臣也。人道似之。夫祇自爲與無爲之間。而天人判焉。主臣別焉。其相去遠矣。甚矣道之不可不察也。

莊子集注卷中

天地第五

此篇亦發明君天下者。但當順天德之自然。絕聖棄知。無所作爲。而道得焉矣。若墨

惠之拘牽。徒自困苦耳。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

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

德而已矣。

天地雖大。無二化也。萬物雖多。無二治也。人卒雖衆。無二主也。人君非德無以出治。而非天無

以成德。天者無爲自然。而物自化。故曰。玄德自古。君天下者。豈別有所爲哉。唯克全天德而已矣。形勞天下之說。何

其迂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天德者天

道也。卽君道也。以道而觀。稱名之言。則人君之名位自正。以道而觀。上下之分。則君臣之大義自明。以道而觀。人之

材能。則天下之官。各當其職。以道而汎觀。乎衆理。則萬物之應。各適其宜。蓋得其形上者。而形下者。皆不勞而治矣。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

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

道兼於天。德可合乎天地。故曰通乎天地者德也。道可周乎萬物。故曰行於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人

者。禮樂刑政之屬。是其事也。能有所藝者。才能由諸鍊而

生。是其技巧也。從其外而觀之。固散著而分見矣。要而言

之。則固有統乎其宗者。天是也。試由技而遞溯之。技必因

事而見。舍事則無所奏其巧。是技統於事也。義者事之宜

有義而事始立。是事又統於義也。惟有德者能以義制事

非德則似義非義。是義又統於德也。德有得而道集。虛唯

至虛有以合乎至實。是德又統於道也。率其無為自然之

天。即行其無為自然之道。行於萬物者。祇自泰其天君而

已。是道又統於天也。可知天實統其宗。正無煩逞技巧。故

而紛逐於物矣。語意層遞。直注至天歸宿。○兼猶統也。故

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

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褚氏云古之善

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為而天下自化。如淵

水之靜而天下自定。通於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

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通於一。一即無為之道。無心得無心於必

得也。凡此皆以道統於天故。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

剗心焉。舊註上文所引記曰老子書也此夫子或即老子

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汪洋充塞唯靈

府虛者方能容納焉郭云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剗而去

之。按道周萬物而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

統於天故曰覆載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

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

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句

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所以必剗心者以去心

而共用自神也凡事以無為為之即其心中自然之天凡

言以無為言之即其心中玄默之德無為而人自蒙其愛

天地

三

異使萬物皆得遊於其中而無所隔閡是寬無不容也寬
大之內極之萬有不齊之數皆其中之所有是富無不有
也執德之人通一畢萬若網之在綱也是之謂紀德成之
後不勳不搖信小者之不能奪也是之謂立道在我則無
應而不備無或窮也是之謂備志之所定非他物之所能
挂無或損也是之謂完君子唯剗心而於此十者皆明明
其克全焉則行所無事而無窮之事皆韜藏於其中心之
所以益大也一無所爲而無窮之爲早已沛然其莫禦萬
物之所以共逝而歸往之也道之覆載萬物者于是乎全
矣○舊註俱以事心之大相連爲句旣曰剗心何云事心
殊覺費講今以其事其心絕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句似義旨了然而更有筆態

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

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

物一府死生同狀合參君子既有得於道之大則內重而
外自輕一切金珠貨財貴富固非其意

之所屬卽壽夭窮通亦無所動於中一世之利厚矣而不
以爲己私王天下之權重矣而不以爲己顯乃若所顯則

惟明乎萬物一府而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而無來
去之異耳此外別無所謂顯也此爲剗心之極致與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

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呂註淵乎其居言靜湛而不動

濇乎其清。言流通而不濁。○按金石能鳴無金石則無以

鳴矣。而金石不考不自鳴也。金石之聲即藏於金石之中

而渾然無迹。當其不鳴人孰得而尋之。故道之存諸心者

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亦如金石有聲而不考則不鳴。孰

能測所由來。推所終極而定其所在哉。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

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

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

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言得

有王人之德者。但率其素履而往。非有心欲通於事也。但

得其要道立之本原。而智睿所照自通於神明。有以周萬

物而不遺。故其德廣大而韜含無窮。其心常寂然不動。若

發而出則隨物之所採而各給之。所謂感而遂通也。豈預

為將迎。役其身以逐於事哉。故原於天則為道。得於已則

為德。形存而道存焉。道存而德存焉。形不外道而生。道以

天也

有德而益明存形而窮生則本原立立德以明道則神明
通若謂如此猶非王德者邪則何以神明之用蕩蕩乎無
 心於出自忽然出無心於動自勃然動而萬物不待招懷
 莫不逝而從之乎此所以決其為王德之人也非王德者
 邪邪字一呼從之乎乎字一應古註於此段全未分明陸
 長庚以蕩蕩乎以下為更端復贊亦通但於邪乎二字似
 尚欠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
 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
 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
 修遠道之為道無形可見無聲可聞求道者必視之於冥
 冥聽之於無聲矣乃冥冥之中有獨見其分曉者焉
 無聲之中有獨聞其和諧者焉故雖深之又深而未嘗不
 即物而寓焉神之又神而未嘗不精確可據焉故雖遠
 也至無而含至有任所採而皆足以供其求時騁而各有
 當隨所往而皆有以要其歸若此者大可也小可也或長
 或短或修且遠亦無不可也王德之人道蓋如此矣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

立珠使知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

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

以得之乎赤水極南崑崙至高既至極南登至高乃不固首而更南望還歸則好高鶩遠而忘所返之喻

也立珠喻天真也元珠不可以智知不可以明察不可以言詮故使智使離朱使喫詬皆索之不得也喫詬多言也

郭註象罔即真也呂云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元珠之所以得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

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配天為天子也吾

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及乎天下言為天下危也齧缺之為

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給便給也數頻煩也敏敏捷也其性過人而又

乃以人受天其性過人則非黜聰棄知而動於不得已者以人受天則又用知以求復其固有彼

審乎救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合參過生於聰明而又役知以禁之而不知過即由

天也

用知。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將乘

人失其自方。且本身而異形。一身之中。已方且尊知而火

然之性。方且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方且尊知而火

馳。一人尚知。則人競尊之。方且為緒使。褚云。役於事也。蓋

之於不盡而方。且為物絃。絃束也。事物拘方且四顧而物

常為所役。方且為物絃。牽結而不解也。方且與物化而未

應方。且應眾宜。四頤。頤四方而應之也。方且與物化而未

始有恆。與物化言逐物而應其宜。則喪其本然之我。而與

未始有常。物推遷矣。而今日之樂其利者。明日即承其弊。是

也。合參。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

而不可以為眾父。父。族族屬也。祖族人之所自出也。以譬

而不得其本。故循於其迹。而不知其所以迹。止可為眾父

父。而不可為眾父之父。蓋玄之又玄。乃眾父之父也。治

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以聖知治天下。則治

乃資仁義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甚確。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

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善註華地名封人華封疆人也封人曰壽

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恐教養不易

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

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

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郭云分富而寄之天

下故無事夫聖人鵲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鵲無常居穀符母哺鳥行虛空過而

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

閒郭云苟順天而應人雖湯武之事亦就閒也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

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呂註神仙之說或求之於

服食吐納或以為狂而不信皆非也蓋生而抱神歿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天歿亦必全天而不墮詩書皆有在

天地

三

天之說則去而上仙矣為而不信。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

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

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

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

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

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

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佶佶

乎耕而不顧無落吾事言毋荒吾耕也佶佶低首而耕之

狀○郭云意不在貴堯賤禹只要見得當絕

聖棄知耳○按墨氏托於神禹以形勞
天下為道故特為貶禹之辭以刺之
泰初有無句無有無名泰初造化之最初也○循本或問
泰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

名也。○按或以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循本至此起有一矣

有無無為句謬。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循本至此起有一矣

持未著形耳。此所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

謂無極而太極也。物得以生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

間謂之命。循本理皆具已各有條理可以分別。但其渾然

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循本能不動而生物。物

各成生理。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循本元神各有儀則謂

謂之性。所謂物物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循本性修則復於德矣

各具一太極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循本性修則復於德矣

未形之初矣。按同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而大凡天下之以喙爭

初即太初也。同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而大凡天下之以喙爭

合循本鳴者皆合而為一矣。喙鳴合則同乎天地矣。○按同於

地合矣。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循本

如綸之合也。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形容台之意。元德者深

妙之德。天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己意與。即太初自然之

理也。相傳太極圖出於方外之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

而實有把柄所以異於諸家之荒誕遁而必窮也又儒者謂太極以上不容說說至盡人合天而止莊子則直以人而此其異耳說已見卷首總論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做可不可然不然辯

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言有人於此其所攻治之

道如有成法互相倣效有可有不可有然有不然務分別而不混其辯之唯恐不勝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之說如

楊屋宇之大而懸之目前使人昭然易見若此則可謂聖人乎此明指堅白同異之徒特托於夫子之問而假老聃

之口以斥之諸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

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語已見內篇應帝王痛斥

等之繫狗繫猴曲肖其狀蓋狗被拘執徒多幻想其痴妄似之猿狙便捷幸為人禽其辨之敏給而輒窮似之丘

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也而汝凡有首有趾無

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筆乘夫無心無

耳無形無狀者世知其無矣。今有首有趾與無心無耳者。有形與無形無狀者舉而盡無之。則汝之聽言將奚施乎。○按有首有趾言形體具也。無心耳言無知識聞見也。衆有形。謂一切事爲之迹也。無形狀而皆存者謂精神念慮也。俗解以無耳者衆爲句。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以衆字與盡無字對。欠通。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

忘已之人是之謂人於天。筆乘所謂盡無者非動止死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亦動。人

止亦止。人死生亦死生。人廢起亦廢起。而卒不得命之曰有。則能忘之故也。既忘乎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從出。併忘。則忘之至矣。如此謂之忘已。人之所以與天異者。以其有已也。已而忘之。非天而何。謂之人于天。此非聖人不能也。○後向有治在人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明。

蔣閻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

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以所告進陳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

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

笑貌大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

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

往投迹者眾也合參必服恭儉非無為也按出公忠是尚賢也則其所以自處者如高其臺觀多其景物

以誇耀於人人皆艷慕將往而投迹者多矣自處高顯蔣

而使人皆投跡是使人皆改其故步而不安其本性也蔣

間薺覩覩然驚曰覩同驚懼貌薺也茫若於夫子之言矣雖

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

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

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舊註搖蕩猶鼓舞也○按搖蕩二句是開說須活看言大聖之治亦

似搖蕩民之心志使之成教易俗者然其所以搖蕩民心

者乃正舉其後起之賊心滅而去之皆取其本性之獨志

進而復之原無作為之迹一若民性之自為初不知其由

於上之搖蕩之也則其所以搖蕩民心者正人異於後世

之搖蕩矣諸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幸然弟之哉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方思善曰：溟、濔、乃鴻蒙之世，無為之治，師雲將篇大同乎溟濔也。其治在

堯舜之上，至堯舜之教，則已有為矣。故云：豈兄堯舜之教如弟於溟濔然哉？文奇而意亦闢，諸家註俱誤。○按：欲同乎德而心居，言但欲同復其性命之情，不待作為而心亦泰然安居而無思慮矣。諸註欠明。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

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

搨音忽，用力甚多而見功

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

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觀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

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槲。

槲，槲也。為圃者忿然作

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

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

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本循

數如溢湯言疾速如湯沸溢也。純白者本然之質。○按心之本體純朴不雜而坦白光明故曰純白。若有機心則純白之本體不全必紛紜馳逐而神亦不定矣。不可以載道。道白不為所載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精承貌。有問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

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干以蓋眾獨弦哀歌

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循本於干語助如俗嘲文士之乎者也獨弦哀歌言高其調以振響

於天。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廢幾乎而身之不能

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也。乏廢也。子貢卑嗶鄒

失色頊頊。旭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卑嗶卑遜自處於暇隅也頊頊

之貌。其弟子曰向之人為何者邪。夫子見之何故變容失

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指孔不知復

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成功多

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士

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

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

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

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

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按事求可功求成味者以為語近功利必非孔

子之言因疑此篇并非莊文不知聖賢之學固不計功謀

利若用於世則夫子固云期月已可三年有成矣豈必不

可豈必不成乎又曰篤恭而天下平無為而天下歸獨非

用力少而成功多乎且南華所載孔門議論不過重言之

例原非真有此言即如此段乃因墨惠之徒嗾守師說奉
為至極迷惑不返而不可以莊語喻故臧撰此說以為雖
孔門高弟猶屈服老圃自謂小知不及大理至孔子聞之
又以老圃為假修渾沌尚非天然渾沌則大理之上更有
大理矣凡以為守師說而小知自是者諷也以謂笑之言
觀之神理乃大得耳迂腐者妄生疑議亦大愚不靈矣○

三十一

今徒不然猶云今皆不然也。執道守朴拙之道不用機也。德全不二三其德故也。形神之全以不擾其心也。寄其生於斯民之儕伍與之並行力作而不知機巧之日生茫然淳懿之備存而未漓也。大抵人之不淳備者皆以機巧忘其初心耳。若此人者志不移而心無為天下之非譽無足以動之者得其所謂當其心也。而警然不顛失其所謂拂其意也。而儻然不受於彼毫無增損焉。真全德之人也。若逐人之所之不能自定則風波之民耳。風波易動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合參假藉也。孔子以為老圃特假安樸拙以修渾沌之術。非天然之渾沌也。故彼但知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付之無心。即因時任物亦正葆其真也。彼但能治其內不使心逐時趨而不能治其外使身逐時趨而一如不逐時趨也。若夫明白坦易不必自苦而自然入于太素無庸為鑿。隨抱甕之事而未嘗不復於淳朴常體其性抱其神以遊於世俗之隔。泯然與俗同波而不自失。又何至使人驚異之耶。且不特不

令汝驚卽子與汝均不足以識之矣蓋修渾沌而未免有意卽未爲真渾沌可知見以爲異者仍非其至者也莊子持設爲孔子之言以提醒小知自是之徒亦卽已示之大理矣循本以孔子之語爲盛贊丈人亦可通但義味較短其餘詳說則全謬矣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諄芒元氣也大壑海也苑風東

風也設爲人名問荅猶雲將鴻蒙也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

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

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舊註人之目皆橫生

於面故云橫目○按大壑以喻中國四海之內也無意猶言得毋有意也故問其治人之道諄芒曰聖

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

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頤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此之謂聖治副墨官施不失宜無曠職也拔舉不失能無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爲人

各紆其情實無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為而已。無心為人而人自化也。手撓頤指民莫不至。指揮願盼而民各至其性。願聞德人。按天下化從聖治也而未非以爵勸罰阻也。見德澤之及人。故又問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

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

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

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無思無慮不藏是非

而四海之民已共蒙其利。共仰其給以悅以安。若嬰兒之

於毋失之則怙乎其悲也。若行者之於路失之則儻乎其

迷也。固四海之所仰賴而不可無者矣。而人之食其德者

又初不見其德也。但安於財用之利。衣食之充而忘其所

自來。此熙皞之象。願聞神人。德之及人無迹如是則聖而

正德人之容矣。願聞神人不可知矣。不有神焉者乎。故

又問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

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合參泰字元所以照也。禱員遂於大明。

之上。而乘之以照。又初非有可見之光也。光與形俱入於
窈冥之門。如滅亡然。此則照徹空曠。無復形拘。故謂之照
曠。致命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離。偽而居實。其胸次與天
地同其廣大。其樂一天地之樂。而萬事皆銷歸。無有萬物
皆復其本根。此則混一杳冥神
化而不可測者也。故謂之混冥。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

虞氏乎。故離羅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

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

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湯也。禿而施髡剃病而求

醫。孝子操藥以修進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按有虞勞

名也。武王勞力為治之名也。莊子見得後世有為之治。無

論勞心勞力皆非其至。而世俗乃有竊帝王之緒餘奉糟

粕為至道者。何其惑也。故設為二人問答以發明之。赤張

之問。心知虞周無異。而故為世俗之見以獻疑也。門無鬼
亦心知其無異。却不直說明白。而還詰之曰。有虞之治。因
天下之本治而治之邪。抑因其亂而治之邪。言外便見得

虞亦治於既亂與武之戡亂無以異矣赤張滿倍遂囚其反詰而暢言之天下不外期於平治若已平治何煩有虞氏之治之有虞之治天下也正如困人之患瘍而藥之也夫禿而施鬚病乃求醫豈遂無憾哉試觀孝子之事親也至親已有既亂而後治之如藥瘍然固聖人之所羞也至德之世

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世教不

待借故不尚賢困不待極故不使能上如標枝無心而居其上也民如野鹿無知而適其天也無邪何知有義無殘

何知有仁無詐何知有忠無誣何知有信天生人自有動

植之物以資其生唯所使而無或奪之又烏知為上之所賜是則不至有亂者亦不見有治故其道已行而無可見之迹其事已成而無可傳之術也孝子不諛

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

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

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

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導諛之人也然則俗固嚴於

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

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

終始本末不相坐循本世之所謂忠臣孝子者以其有過

以爲諂諛如此則敢諫君親而不敢諫世俗豈世俗本嚴

於親而尊於君邪人不敢受導諛之名而所爲乃終身導

諛常混合譬喻矯飾言辭求以聚眾人之心使皆喜已之

無違也然且不自知其爲導諛也○按此段正痛斥惠施公

孫龍之徒惑異說而樂與相應殆有甚於臣子且爲不肖

之臣子○導猶奉迎也諛諂候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
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
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既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且與之合其譬喻

飾其辭說欲人易曉而樂聽之思以聚眾由是襲其衣服

疑其風采舉其容貌轉挾其術以媚誘一世仍不自知其

為道諛與世俗之人為徒而通其是非于所是則亦是之

于所非則亦非之猶且自謂高出眾人此真惑之甚而愚

之至者矣何也使愚惑而知所反猶非大愚大惑也唯其

為大愚大惑乃終身不解終身不靈如此也靈猶醒也自

此至恐其似已也皆痛惜施龍之徒迷惑不悟三人行而

也循本因垂衣裳句以為說歸舜身上亦失之

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

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子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
悲乎循本此下以行為喻如三人同行適東有一人欲西
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以致東之理二人欲西則惑
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也子赤張滿偕自謂也所嚮
欲向也言天下皆惑于雖有所欲趨向不可得已大聲
不八里耳折楊黃荇花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
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以樂為喻大

聲大樂也折楊黃華里巷淫哇之曲也高言即上文至德

之世之說也雷鍾瓦鍾也如秦王擊缶之缶合樂不入眾

耳聞俗樂則喜設有二人擊瓦鍾以為音則人必喜其新

聲而為所惑古樂不能行矣况今天下皆惑予雖欲有所

趨向其可得耶重譬喻重言之意覺痛切舊解因所適二

字遂連上一節讀之而改缶鍾為雷鍾謬矣上文所適者

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也按大聲以比大道折楊

黃花以比百家之一曲自是者此即天下篇百家往而不

反必不合矣之意是莊子最痛心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

處故重喻重言極纏綿反覆之致轉出一意

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按未忽又

言世俗之惑既牢不可破而強為推論以破之是又不惑

者之一惑也不知舍之而不復推求猶不至與彼之勞形

怵心者同憂也比附也言不與彼比附同憂也此厲之

正痛極憂深之辭故下文又以厲人生子提醒之厲之

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厲

惡也副墨厲人生子恐其似已人莫不自知也而大愚大

惑者乃至終身不解不靈何哉○按忽又再作一喻并不

繳應愈覺痛惜
之深喚醒更切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

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

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合參其斷在溝中為樽之餘也一加文飾一加汗濁均為枯木耳此

與滅殺亡羊意同而義加顯快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音衝中

穎穎口義困悞衝逆也中穎自鼻而通於穎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乘失也五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口義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趨舍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此

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

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鴟之在於籠也亦可以

為得矣口義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則鳩鴟在籠亦可以為自得矣且

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

柴其內梗疑胸次也。

皮弁鷩冠楮笏紳脩以

約其外。

禮自拘束故曰約其外。

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

繳灼。

口義內則支塞充盈如柴柵然外為成法拘束如罪人被繫。

睨睨

玩

然在纆繳之

中而自以為得

睨睨目視貌而不動。

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

於檻囊亦可以為得矣。

口義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則罪囚之人檻囊

之虎亦可以為得矣蓋極口以詆揚墨也。交臂反縛也。此段又以其通而必窮徒自困苦直比之於囚繫桎梏

形容盡致可謂深切著明矣。

天道第六

此篇亦針對墨氏假托神禹為形勞天下之說故言天道清靜無為君道亦必清靜

無為此君天下之本也有為則去矣即如十二經所言仁義猶非性之本然也若外襲仁義則竊盜之流矣而非至人之心不能定其本末也後人讀書而不通其意有以經術誤天下者豈知陳編止古人之糟粕耳又可執糟粕以治天下乎○舊說德則主靜治則無為是一篇主意排比轉換讀此須玩其筆下不窮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闕

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運而無積流行而不留滯

也天地帝王聖人之所以無為而成化者也人能深明此理則其存於已也必絕聖棄知昧然罔覺更無不靜之候矣六通四闕言六合四方皆洞達明之至也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萬物無足以斂撓心者故靜也聖人之靜又非以靜為善乃有意於求靜也萬物無

足以求其心者故不求靜而自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

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

鏡也。水靜則明，可鑑而平如準。匠人可取以平高下焉。况精神靜取，故聖人之心而靜乎。則天地萬物皆其明

之所。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

帝王聖人休焉。上文言靜此由靜說出無為却於靜字上

其景則寂寞乃自然生出無為字。如此則天地將準焉。故曰天地之平而道德於是為至極無以復加矣。休止也。息也。言息其念慮。

絕不勞擾也。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虛則靜，靜則動。

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

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此承上言聖人唯休故虛

虛靜無為之妙。只分三層看。自明。心不勞擾則空虛無

物而空虛之中。至無而含。至有莫不有倫而不亂。此太虛之體也。太虛至靜而至靜之內。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莫不各得其當而無失。此清靜之體也。清靜無為。而惟其無為。

也。則君不擾而百司皆得効其職。事無不治也。且心常愉愉而憂患不得擾其胸。曰不夭其天年也。○俞俞猶愉愉。

自得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上言天也。下言地也。

之至以靜之妙用存於本體者言也。此言萬物之本。以靜之大用見於事業者言也。觀下文可見。明此以

南嚮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

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

閑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

天下一也。君臣上下山林廊廟皆以主靜立極如此。靜而聖動而王。此動靜以

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尊美總上山林廊廟君臣上下

而贊。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木。大宗與天和者

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

和者謂之天樂。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天地之德也。此貴事物之本源。道法之統宗。足以均調天下

在子雪小論
天道
已

者也。得其本宗。則在我之太和。即在天之太和。是與天同。一太和也。以均調天下。則我葆其太和。人亦共葆其太和。是與人同。一太和也。太和之中。自有至樂。既與人同一太和。則人樂皆吾樂也。與天同一太和。則天樂即吾樂也。其樂何如哉。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吾師乎至不為巧六句說見大宗師此特以戾字換義字蓋制之以義即不能

悉任自然故竟各義曰戾也謂之天樂者明非樂其功用之廣大無窮王以有功用一如乎無功用仍只與天同一

太和乃真至樂也則人樂亦不外於天樂可知矣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

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知天樂者便是全體一太極故

其生如天之行無心而成化終古不息其死也如物之變化雖夢覺之有分非薪火之俱盡解見齊物論篇末太極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靜與陰同德如故知天樂者無天

陰之合也動與陽同波如陽之變也。

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怨猶怒也無欲故無累無疾故無責 故曰其動也

天。其靜也地。同德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游。

無責無累。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

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自此其生也。天行至此又詳言天

樂之實而歸木於一心之虛靜。虛靜故有。夫帝王之德以

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道德之至。非有為也。

故以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

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

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

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

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按此篇以天道為帝王

為所不可概責以無為者。唯在下為然。在下而與上同德。則舜之為臣也。亦有君人之度者矣。不然則鰥厥宮也。百

僚皆以清談廢事。可乎此處帶言下之不可無為。正深故以明上之不可有為也。與上明此以北而意原不悖。

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

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知雖高出天地之上而周其外不自用其知以慮之。辨雖

可以雕鏤刻畫。極萬物之情態。不自逞其辯以說之。能雖可以宏濟海內。不自用其能而事事自為之。所謂大智若

愚。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也。彼墨惠之徒。正與此相反。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

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

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

羣之道也。體天地之無為而萬物化育。人民雍熙。是乘天地之正而即以馳驅萬物。用天下而不為天下

用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

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

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

經隆殺之服哀之也。

口義感武為文德之輔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矢矛

戈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教之大也度數等差也形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

羽毛皆非禮樂之本即玉帛鐘鼓云乎哉此五末者須精

之意哀之末也即與易也寧戚之意

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

所以先也。無為本也要也有為則末也詳也為上者但操其本握其要而已皆夫五末則皆後起之為後

世之逐於末而學習之惟恐不詳者即使古人容或有之亦其所後而非其所先也口義云所先虛靜恬淡寂寞無

為而已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

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

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

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呂註天

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區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狀則盛

衰之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口義化作化生也詩薇亦作止是也萌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

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

取道口義尚親昭穆世次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先也皆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言既不得

其序又安得有道○自君先而臣從至此項上一從字一先字詳言先後之序見為上者必有所以先而所以先之

又必得其道以起下文明大道者先明天而後以次從之天者無為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

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

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囚任次之

囚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

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復位仁賢不肖

變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
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合

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者非道所
謂德者非德惟真道真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有先後
義有上下分也先不擅後下不侵上守也有分有守而形
可見名可言有形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
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真賞罰當於理愚智處宜而
不敢違貴賤履位而不取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偽必
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凡事上畜下
治物修身莫不以此要皆順其自然不用智謀必歸其天
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國之多士亦皆秉文
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為太平而比隆唐虞也按此節以
先明天為主先明天則以無為為先而道德自全一切修
已治人之事皆自然而然悉歸其天初非別有作為此乃
太平之盛治也何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
待形勞天下哉按一筆應上醒出所先必在於無為意獨舉
非所以先也形名者道德仁義猶近於本是非賞罰之為
未言也待言也占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

言也。由天起數而遞變。至刑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名第五。至賞罰第九。

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

也。安能治人。呂註驟語形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倒則不正。以未為本。迂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無

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

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

曲之人也。辯士一曲之人。俱見天下。為道者。禮法數度。形名比詳。

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此又申明未在下

下詳在臣之意。以見上之所先者。不可不在於無為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

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悲死

而哀婦人。憐幼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

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

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舊說天德而出學言與天合也則雖出而靜也日月四時皆夜

雲雨皆不為而自然所謂天道運而無所積者也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膠滯也擾亂也

言如舜所言則已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子之言與天合我之心與

人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

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人合豈若與天同運與地同靜之大且美哉

結言天地而已矣。收通篇應起處。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呂註孔子道不行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子路謀曰由

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微藏周之藏名免罷官也夫子欲藏

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不許藏孔子之

也於是緡煩十二經以說老聃。緡紉釋經旨也十二經呂云春秋十二公之書陳祥

道云緡六經為十二經也司馬彪云六經六緯也按緯書乃圖識家言而所云十二經大抵該孔子刪述之全固不

五十二卷、卷之五 天道 四

止上二公之書亦不必孔子時已有十二經之目也蓋以
異說爭鳴皆竊附於聖經而別標一曲故直與十二經而
一空之見雖十二經之要在於仁義已非無為之木
然能亂人性而不可以為治所以奪異說之所托也
說曰大謾願聞其要而老聃遠止之也謾汗漫也孔子

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
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

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
義之情也祥道云中心物愷物物而悅老聃曰意噫幾乎

後言意歎詞方云幾乎後夫兼愛不亦迂乎方云有心於
言謂近於落後之言兼愛去道已
遠故謂無私焉乃私也有心於無私夫子若欲使天下無

失其牧乎牧養也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
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

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

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祥道云於德循道則天下無為

而倍情○思善云逃亡之子擊鼓而求之是速其亡也猶之揭仁義以治天下是速其亂也偈偈用力貌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

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百舍百宿旅舍也重趼足有厚皮也不敢息求見心

切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

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筆乘棄妹疑因妹家棄蔬於鼠壤

也乃積斂之無崖不立界畔似不義也老子漠然不應士

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

舊註正卻猶退聽也何故仍問昔者之所問也○按卻隙也言已心方有一隙之明似覺子未可厚非者特未知子

之所為果何故而若是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使人乍見之而疑也

為脫焉按脫謂解脫其累棄而去之也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

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

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老聃言汝以不仁不義為刺我耶不知我於巧知神聖正欲棄

絕之而後得解脫焉方且一以已為牛一以已為馬子昔者謂我不仁

不義正如因其實是牛馬而謂之牛謂之馬耳若有其實

而不受其名是已脫去巧知神聖之殃而又欲再受其殃

也吾聞子言而漠然者不過服習我之常服非以為有當

服習者乃士成綺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踵步而前也

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崖岸異也而曰衝然衝突目而

頽頽塊然頽高露發美之貌而口闕然闕音徹詩大雅闕如虎而

狀義然義嚴殺貌似繫馬而止也身雖繫而心已馳動而持動

於發也機發如察而審察必詳審知巧而觀於泰自恃知巧而

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不信多矯揉佞偽

也。凡此十者皆為不信之徵。正如邊竟之間各有封域。有窺伺之人欲乘機而襲取於外也。直當名之為竊盜而已。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

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

能定之。道即太極也。大不終。小不遺。即大莫載。小莫破之意。蓋太極立於形器之先。而為化生萬物之本。故

當混茫未分之初。而萬物已悉備于其中。廣大而無不容亦淵微而不可測也。其神化渾然如此。至生人而有形以

載其德有德而分為仁義則已為神之末矣。然非全體太極之至人不能探原而定其為末也。夫至人有

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楛柄而不與之偕

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

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至人撫有一世之大而能忘世。心不為世累。操天下之大柄而能忘勢。心不

不借勢而移。審乎無假三句即德充符所云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物之真者無為之初。本

天道

者無為之體。即渾然之太極也。能守其本。故能超於天地。萬物之上。而裕其變化之源。神自無所困也。通乎道之先。合乎德之和。知仁義已為後起。故退之。知禮樂無非外鑠。故賓之。則聖人之心。固能定其為本。為未矣。何至如末學。之後其。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所先哉。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

郭註

貴非其貴。言其貴常在。意言之表。若徒以語言文字貴之。則貴非所貴矣。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道豈可求諸古人。之糟魄哉。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按隨猶寓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祥道云。書言之於意。猶形色聲名之於情。情不可得。之形色名聲。則意不可得。之書言。必矣。故善易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也。○按世人徒以形色名聲為可以得彼之情。則觀人而。

爲人所愚。必不得其情矣。徒以語言文字。爲己盡書之。

則讀書而爲書所愚。必不能心知其意矣。均爲可悲也。

形色各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言本不足盡意。凡深知

乎道者。必不尚乎口說。而務以言得之。其斤斤好辯而欲

以言曉人者。必非深知乎道者也。而世之執守陳言。桓公

因以小知逞其巧辯者。其違道益遠矣。豈能識之哉。桓公

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

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

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

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

入。舊註疾徐指柄鑿而言。徐寬大也。疾隘急也。不徐不疾

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

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

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子不能得之父。父不能傳之子。其不傳之

妙非可以筆舌傳。則古人死而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

糟魄也夫。按未以輪桶一喻結之。見墨惠輩所托之仁義

得於意言之表。不可以修身。不可以治世。徒亂人性耳。况假精魄而逞曲說。更欲著書以教後世。汗漫將去所底哉。

天運第七

首言天地之化有神於運行者。人見其然

稱上皇焉。故凡物為之而有迹者。皆不足多也。若至
孝之無親道。乃不倫焉。若至樂之無聲道。乃可載焉。
彼守先王之陳述者。俯居寢於已陳之芻狗。而不知
有無方之傳。久處於已過之蘧廬。而不知有采真之
遊。豈能應物無窮。循變無沓哉。要之不與化為
人者。自不能化人。必如天之運。乃帝王之道也。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

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

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天運於上。地處於下。日月錯行於

使不墜。不待作為。自然推而行之。使終古不息者。而人第

見其然。不知其果孰使之然也。則意者其如機之發緘之

啟。一發而遂不得已耶。抑其自為運轉。本不能自止耶。○

飄然而起。如天風乍揚。交境縹緲。意態超邁。千古無雨。
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

是。有蘊隆蓄積而施之行之者。必有不待作為。使陰陽二

三十一 天運

氣。浸滯和樂。如勸之使行。膏澤立沛者。而不知果孰使之也。○以下二層。省去意者二句。蓋舉天地日月。已甚不可測。而不可測者尚多。因隨手又舉雲雨風言之。風起北方。不必勻配。彌覺想像有神。正古文之以神馭者。風起北方。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

其故。合參。北方土高。陽亢而戰。故多風。風起北方。從而西東。又上而傍徨。言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

言上則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其發也。若嘘之。其息也。若吸之。亦必有不待作為。自然使之披拂者。而不知果孰

使之也。○凡叠用七孰字。中間又插兩意者字。至此乃總一句曰敢問其故。千古叔調。居無事三字。三段不變。尤有

意。巫咸招超曰來。吾語女。巫咸招般相名。○設天有六極

五常。陸方壺云。六極五常。即內經所云五運六氣。近是其餘諸解不一。愚以意推之。此句正答上文七孰字而

明其故。則五運六氣亦未可云萬化之根本也。語意當云。天自有所以建上下四方之極。而持二氣五行之常者。但

渾然無迹。人見其化。而不見其所以化。非可執迹象以求之。此天地之化。所以有若是之神也。帝王之建極陳常者

亦當如。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是矣。

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九洛即洛書九疇也。為帝王

之迹。則九疇咸敘。而治成德備。臨下有赫。而天下共戴。此乃三皇以上之至治也。人第見其化之行耳。而豈知其所以為之者哉。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設為古人以問

狼為仁。發口絕奇。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

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偏就虎狼指出仁來。則仁不足貴。可知。故進問至仁。却以無親為至

仁亦發口驚人。太宰曰：蕩問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

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

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合泰至仁為孝之所不能盡。豈有至仁而反不孝者

乎。可知無親正大孝之至也。如蕩所言。但以愛親為孝。則非有餘於孝。乃不足於孝者耳。夫南行者至

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郢楚都。冥山

北海山名。北

人之於北山本相近也南行既遠則北望而不復見北山矣喻親親為行仁之始若不造其極轉不區區於愛親而無形迹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可見也

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

使天下兼忘我難能參呂註敬者禮也愛者情也愛親有意

於不自覺耳忘我則親亦順而不知矣兼忘天下我能運

於化字而不知所以為之者矣仁之不至以此而分故有難易之別也夫德遺堯舜而不為

也利澤施於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

哉仁之至者將薄堯舜而不為利澤及於無窮夫孝悌仁

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役猶從

出於此而求之加力役然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

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舊註并者兼而有之之意願猶修其可願之願

為之有迹則不足多矣

言德也。名譽如孝悌仁義忠信貞廉之類。不渝言完全也。有也。○按論變也。道本自然而無迹。若自勉而役於其迹。則已變其初矣。變其初。則非其至矣。不渝乃至道也。無現乃至仁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呂註樂

洞庭之野。廣漠之處也。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

默乃不自得。循本蕩蕩神不定也。默默口不能言也。不自得。自得。心不自安也。懼怠惑。故情緒如此。不帝

曰：女殆其然哉。言當怠懼惑。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

為徵。二句已該大樂全理。下乃分承而申言之。行之以禮

義建之，以太清記曰：先王木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

其宜也。生氣之和。即太始清明之氣。發育萬物。夫至樂者

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廣節奏省文采。以繩德厚律

之。以人事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行之。以五德應

焉。樂者天地之和也。故曰順之以天理。興行之。以五德應

之以自然行。德行以禮義而此言五德者。樂以道五常之

著太始。率神而從。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

物循生。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故可以

運不窮。生生不息。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

則天地常官矣。一盛一衰。高下相間也。一清一濁。乃正

和。上文先言樂之效法所本。與成功之所合。此四句乃正

濁。小大相成也。如羽小而清宮大而濁是也。樂始奏以文

復亂以武。曰文武者。猶言自始至亂也。倫經。無相奪倫。而

迭相為經也。陰六呂也。陽六律也。調和。如五色成文。流光

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是也。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

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既備乃

而流動。光明其聲。則有如陰陽相摩。天地相盪。當蟄蟲始

作而欲啟之時。忽驚之以雷霆焉。有如奮之以風雨動之

以四時。喧之以日月。使人欲尋其卒。而不得尾之所極。欲

尋其始。而不得首之所起焉。止如槁木。似一死也。復蟄蟄

如貫則又一生。下者如墜，是一債也。上者如抗，則又一起。死生債起，循環無端，相延不盡，似有常節，而不能窮其所常。似有一定，而又不能待其所一。驟然聞之，如遊於天覆地載之中，一時而備風雨雷霆，四時日月之變，安得不悚然。而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

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阡滿阡。

塗郤，陳守神以物為量。記云：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是

西禮樂之所以交動而交應，是燭之以日月之明也。其聲之發，長短剛柔，無不中節，極變化，又極齊一。不主於故常，

而洋溢兩間。一如元氣之布，隨處充滿。在谷則滿谷，在阡則滿阡，凡空濶有形之處，固無不滿也。卽一隙之微，比

阡谷則較小矣。而聲無不八，如塗塞其罅，隙然人之神明，則異於阡谷之有餘隙，而神之所至，聲無不至，使神遊不

盡。如守其精神而不使外散，然是聲之其聲揮綽，其名高

明。舊註：言盈滿之中，其聲又發揮寬綽，其名又高大，光明，名者節奏之，可名象者也。是故鬼神守

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太和洋溢而天地協應，故鬼神守其幽而妖祥不作，日星循軌而無

天子諱外請人參和 天運 卷五

羸縮合。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樂之器數皆有一定。

氣盛化神。至於際天蟠地。則又流之於無止矣。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

而吟。流之於無止。未由矣。惟有四。難通。視之不見。從之。目知窮乎。

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

蛇女委蛇。故怠。不遺餘力。而窮於所欲見。屈於所欲逐。則。

然無得。則此身已入於空虛之中。甚矣其憊而又不忍。遂。

舍也。乃虛與委蛇。了無可喜。故倦而怠也。○充即充下陳。

之充。謂參入於其中也。又按詩箋。委蛇。委曲自得之貌。而。

應帝王所云。虛與委蛇。與此處委蛇。只是宛轉徘徊之意。

似乎可得。而實無所得。徒宛轉徘徊於樂。而不即舍去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

以自然之命。有聲可聞。而洋洋盈耳。莫尋端末。則聽之者。乎。聲氣之元。一順。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

曳幽昏而無聲。

自然之命。若有若無。故如萬物之芸芸。逐隊以叢生。林林者雖共樂生機。而皆歸

根復命。並無暢遂之形。雖布散發揮。而動而無動。不見力搖曳之迹。極其幽深昏默。而玄之又玄。不聞蕩條之聲。動

於無方。居於窈冥。

呂註。布擲不曳。動無方也。幽昏無聲。居窈冥也。

或謂之死。或謂

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

於聖人。聖人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動無方而居窈冥。人不能測。則死生華實

總難定其名狀矣。非不行流散徙也。而不如常聲之行流散徙。可以按節而求。世之所以疑之。而待稽考於聖人也。

蓋惟聖人能達於樂之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

樂無言而心說。

凡機以張而後發。不張則無發動之萌矣。大命之自然。亦有機焉。猶天籟之能為聲。

而未始有聲也。不張則其能為聲者。猶翁聚而無形矣。而五音之克諧。已隱備其中。不曰五音而曰五官者。既未有

宮商角徵羽相生之音。則但有君臣民事物所司之理也。此之謂天樂。明異於人為也。無言而心悅者。凡樂詩言其

志。歌咏其聲。本於心而發於外。所以同聽之而無不和。愉也。天樂則何言哉。調之者無言而心自悅也。為所感者亦

無言而心故有必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
 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天樂無聲與形而太和所布直充滿於兩大之中周匝於
 六極之外原不可循聲按節而求女欲聽之而其所以操
 聲氣之元順自然之命者固非耳目之所
 得而接焉故彷徨恍惚而眩惑不定也 樂也者始於懼

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

可載而與之俱也舊註懼則精神森悚若鬼崇然怠則心

既愚則可以入道○按忘其知識則無所作為而有合於

道合於道則為道所化者即與道渾而為一是載而與

之俱也○此段原即樂以明道樂之始聞而懼猶聖人本

天道以立極使萬物大運而天下煥然一新遊其字者如

乍瞻雲日倏觀光華見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禁肅然
 起敬而懼也樂之復聞而怠猶聖人體天道以布化使九
 州四海周洽旁皇蒙之者優游厭飫於其中而不知所以
 為之者習而安焉轉無所用其歡欣鼓舞而怠也樂之
 卒聞而惑猶聖人體天道以端拱於上并不與天下以可
 喜亦不子天下以可怠如於穆在上非有帝謂之可通亦

無明成之可見則上既無思無為下亦不識不知兩相忘也。又似兩相感則有如迷惑矣。如此者上得其道民化於道上載道而與之俱下亦載道而與之俱豈不休哉。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曾樂師名金以夫子之行爲奚

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

狗之未陳也芻狗結芻爲狗巫祝用之盛以篋衍也篋也巾以文繡尸祝齋

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踐其首春蘇者取而襲之而

已蘇取草者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

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不得夢神魂顛倒不成寐也舊註眯魘夢也郭云廢弃之物於時無用則

與致他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

其下聚也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

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

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

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尋常猶

云咫尺言難行也俗本以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

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

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未知無為自然之至

於今猶推舟於陸必窮於行矣且子獨不見乎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

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矜尚也不尚

也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查梨橘柚邪其味

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舊註言

可拘也今取狻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斃紆齧挽裂盡

去而後。後。懶。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

心。而。曠。輩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

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

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言。法。古。者。但。知。古。

之。所。以。善。者。不。在。人。為。而。在。天。然。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一。句。應。疊。作。六。

善。作。疊。喻。猶。通。此。與。行。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

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

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

五。年。而。未。得。也。度。數。道。之。粗。迹。而。非。道。之。精。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於。陰。陽。十。二。年。而。未。得。陰。陽。道。之。所。分。而。非。道。之。本。也。老。子。曰。

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

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

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言道本不可傳在人自得然

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

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道

所以不可傳者亦非有他故也心之藏於中者不能自作

主張則志慮紛紜而心不止於其中身之接於外者不能

自正從違則遇事周章而心不行於其外如此則外物得

入而亂其中中心反出而役於外矣聖人則豈其然哉若

由中出而外不受命焉是心反役於外也聖人必不至心

之或出矣若由外人而中不為之主焉是物反隱而亂其

中也聖人必不使物之或隱矣此聖人之心所以常清靜

靜不擾不持嗜慾不得而着即陳迹之仁義亦無取焉名

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慮也止可以一宿而不

可以久處觀而多責遠慮傳舍也觀而多責言義仁義之

將爭者或得其義而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即或

功之是自然其咎也

仁義不過如假途。托宿偶一寄焉耳。以遊逍遙之虛。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

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

是采真之遊。逍遙不待造作。行所無事也。苟簡不待增益。其求易贍也。不貸無待假借。其中自足也。真

即大宗師真人真知之真。以人合天。不以人雜天者也。采取也。無所取於後起。乃能獨取天真而遊于無窮也。故曰

采真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

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

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此與采真正相反者。富顯權柄。役於外之尤俗者也。而皆執所

見以自是。得之則患失而慄。失之則頽惜而悲。無所借鑒。而悟其非。惟冀償其不知止足之情。是以偏見自取。桎梏

也。非戮民而何。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

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後起之恩取與。諫教。生殺。皆

容已者。若能以為鑒戒。使不得由外而入。則內有主而外。有正矣。夫鑒之而得正焉。則八者。即取正之器也。副墨云

子墨列子卷之五十一
天重
三

大變謂死生大故無所湮者當機了然一刀兩段更無湮
滯也。按此卽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彷徨乎塵垢之外。逍
遙乎無爲之業者。自然能用八者爲正之器也。故其心以
八者本非正而日正者以鑒之卽可以有正也。其心以
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必去其不休之累。乃可以存其天
真而遊逍遙之墟。苟心執己見。不
以爲然。則其心之所以八於寥天一者已
自塞其門矣。○副墨天門猶言靈府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眯音米。物
八目也。則

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

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

風而動。總德而立矣。郭註。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
秉之。按二句只無爲自然之意。又奚

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語見西藏書於周篇。夫鵠不日浴而

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

以爲廣。本然之朴。不辯自明。後起之名。無
加廣於本性。不必好辨而務勝也。泉涸魚相與處

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數句已累。但此

自黑白之朴以下。尤針對墨惠輩。蓋其辯易窮。而互為借。應正如涸魚之响沫也。舊註此段亦有六喻而變換畧無

痕迹。令人讀之忘倦。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

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郭云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予口張而不能

喙也。合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至人固有所居而龍

見雷聲而淵默。二句見在宥篇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

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結堂應微疑即嗒然

若喪之意。或以微字連下。曰字讀亦通。但方將字似衍。曰。子年運而生矣。子將何以

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

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何以

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以禹為用力，蓋即墨

氏之說。特借子貢之口出之。而托老聃之口以非之耳。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

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兩少進言由初見而稍進之母

執成心也。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

一。舊說：民心純一。太朴未散。民有其親死而不哭而民弗非也。心一如此，堯之

治天下使民心親。舊說：使民親睦九族。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弗

非也。情禮獨隆於其親。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

月生子，子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副墨：虞帝尚賢，故使民爭，爭則

和氣夾裂，機竅早開，故使孕婦十月而生子。子則人始有天

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有

心有機心也。兵有順以黨同伐異，為順如殺盜賊，非有殺人之罪也。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

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人既以黨同伐異為當然，如各以

其說為種子而播之，欲其蕃衍天下又從而耳之聞聲而驚為奇異，所以天下其作始有倫

而今乎，婦女何言哉。原帝王之治其作之於始，未有倫次，非盡無理而流失至今，已墜於一偏

如有婦而無夫有女而無男，其弊尚可勝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

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

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慤於厲蕪之尾，鮮規之獸。惡獸也。

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

耻也。子貢蹙然立不安。其流弊之偏至乎不可勝言，則其害似自三王五帝開之，即三五

帝之知亦在上悖下睽中墮之咎矣。乃後之壞小節以求勝其害如蠶尾惡獸使人盡汨其性命之情，且自謂聖人

豈不可恥乎。其亦無恥之甚乃不知恥也。子貢聞之知知之不可恃也。故悚然不安。獨舉子貢者以子貢居言語

莊子書卷之第幾頁

之科尚屈服而無可致辨彼辨士之嘒嘒未已必欲求勝何為者

孔子謂老聃曰止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

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

召之迹一君無所鉤也取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

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

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

而迹豈履哉夫白鷦鷦鷯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目視以神相感

風化者機動於此神應於彼液不見其迹化而生子也轟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

風化郭註此相感以聲不以形也類白為雌雄故風化山海經云夏爰

如淫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名曰奇類皆自雌雄

而生子今粵四會山中有白足狸一身而牝牡具蓋即類

之屬也舊註以陳迹于世宜乎不遇蓋亦感之以無迹乎故舉物之風化以喻之性不可易命不

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
自而可由物之風化觀之則人之相感固有道矣人有性
命之情不可變易之以從後起之仁義法度也時
代遞遷不可止之安得執一時以繩萬世也道無不逆不
可壅之毋庸守偏見以律群生也若安其性命而與時宜
之無或壅滯則有得於道矣安往而不可化孔子不出三
哉不然則無自而可矣又何怪其不遇乎
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
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
可丘得之矣孺乳子也說文鳥生子爲孺字者卵字也
謂鳥之乳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魚不交傳
沫而卵實細要蜂之屬卽祝子也蝶蠟負螟蛉而化之也
有弟兄啼或云毋孕弟而兄病近是郭云人之性舍長而
親幼故啼也未確蓋母孕弟則乳變而少故兄病而啼乃
不相因而相因耳按此皆造化之外有理而無迹者人不
能與造物者爲人而欲感孚以迹又安能化人
乎夫與造物者爲人道之大宗也故曰得之矣

刻意第八

此篇言聖人養神之道。起段以五等之士陪出聖人之德。故曰以下歷歷申贊之。而

結以成直。蓋無為天德也。天德全而養神之。道備。即存真之道得。故聖人也。即真人矣。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

非世無道。此怨已不遇。

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

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

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

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就藪澤。

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

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吁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

已矣。此道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熊

若熊之攀樹而引氣。鳥申若鳥之伸頸而運體。導引導氣。令和。引體令柔也。按上四層勞形役神者也。後一層則

能養形矣。而未盡養神之道也。大抵能養形而兼養神則抱形守神道可並行。能養形而不能養神則祇可延年。不可成直。故以上四層陪出養形。而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以養形。陪出養神。由粗至精也。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

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無不忘無不有至無而含至有也極窮地無不忘故

澹然不窮無不有則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矣。下二句卽申上二句之意。

郭註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按此段言聖人與天地合德已造其極。乃

一篇之綱。下文六故曰錯舉成說以故曰恬淡寂寞虛無申贊之似無倫次而實一氣脚接也。

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

易矣。平易則恬淡。同淡矣。呂註休休不役心於取舍之間平則不陂易則不覲恬然無知

恬則不交物。所謂寂寞無爲者如是而已。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

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

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四句見前天。道篇首段。不為福先。

不為禍始。二句即養生主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之意。不為福先善亦懶為也。不為禍始惡更不為也。

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三句即承上二句去。言有為如無為也。

知與故。循天之理。智者逆億於事先。故者固我於事後。去之則順天理之自然也。故無天

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

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葆光故不耀。信若四時而非預為期必。其寢

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疲。虛無恬惓。乃合天

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

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

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言心本無物。七情之

發皆天德之賊也。諸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念不起。本體澄然矣。

則勞勞則竭精即神之用也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

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

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以上叠用六故曰字申贊聖人

之德至此方總束一句曰此養神之道也將前文眾美俱收歸養神下文乃就養神說到成真夫有干越

之劍者干越吳地吳越出名劍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以劍喻神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

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呂註精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利豈止干越之劍哉其名為同帝其貴豈直劍之可寶哉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

精通合於天倫純素總括前文解在下文純素之道專以守神守之勿失至於純熟則形神合一而

不相離矣合一之精無所不通無為也而無不為則神之

運用流行克滿與太和元氣所以主宰造化自有倫序者

以名為同帝也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

尚志聖人貴精。

神者身之主。精者神之。用貴精即所以養神也。

故素也者謂其無

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此篇所言多散見諸篇。而以虛靜無為收歸養神。以純素

二字括之為八聖成真之要。貫大宗之歸宿也。有議其膚

淺。疑非莊筆者。然起首以五等之士陪出天地之道。聖人

之德。以下叠六故曰重重証解重重申贊。參伍錯綜而精

彩百出。不拘拘脚接。而大氣貫注。未乃以一喻一。諺作結

此種神力。故非史漢以下所有也。○收歸養神存真。既以

明大理。又與托名神禹以形勞天下為至道者。緊相對也。

繕性第九

此篇言人性本無為而自然以後起之知識自治則失其性以為天下則天下皆失

其性此古之天下所以至一後世之天下所以惑亂也世既惑亂則無為自然之道不在乎上矣然猶當在乎士也故士有存身之道焉何以存身正已而已正已則志無不得矣何謂得志無憂而已無憂則無為自然而性復矣不然則猶未免失性於俗也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

蔽蒙之民

筆乘繕修治也滑汨亂也性非學不復而俗學徒益之蒙蔽耳俗對真而言○按

此亦正指惠龍輩之多方而言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俗學俗思所以不可復初致明者以其役於知

而不恬也古之治道者則不然矣蓋知止其所不知恬也而本體之明因而不至於芒昧是以恬養知也若後起之知則自有生以來無所用之亦惟以其知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使有知仍歸於無知所謂以知養恬也恬養之知猶言以無知存其本體之知以知養恬猶言去其後起之知以復其本體之無知○止其所不知養其所不知語

見齊物論大宗師宜參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看、諸解俱欠分明 知。知養恬是交相養也。交相養則有知歸於無知亦無知

而無不知本體湛然而中發為和氣載乎理皆其性之所 德無不

含者 夫德和也道理也 所謂道者即性之和是也 德無不

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 德之量無不容仁也道義明而物 義明而物

親忠也 義仁交盡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若誠去偽而樂 其所由生樂也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信則有諸中發諸外而禮樂偏 順乎自然之節文禮也禮樂偏

行則天下亂矣 知與恬交相養則道德仁義忠信禮樂如 木有根而華實自茂如水有源而波瀾自

遠無煩偏執之以求必行也若逐末忘本尊求之禮 彼正 樂而偏執以行則支離於俗學而天下亂矣合參

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舊註天下之所 以亂者以彼欲

止人而生蔽蒙已德則其德不足以覆冒萬物不足覆冒 而覆冒之欲強天下以從我則物皆失其自然之性所以 亂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

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之。

人無知無爲而常恬則將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

一氣是常在混茫之中也。而惟一已恬則一世皆恬。遂同

得淡漠焉。夫與一世俱安淡漠則陰陽鬼神四時萬物羣

生無不恬矣。人雖有知安所用之。是乃所謂至一也。當是

之時豈有他術哉。惟無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

一恬皆恬無亂之萌自一之至耳。

義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

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

之流。澡性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

心。句心與心識知。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

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

復其初。無爲自然。是以至一德之盛也。德下衰而有爲則

順而不一矣。又衰而有爲則安而不順矣。世愈降

性性

性性

性性

性性

而德愈衰則愈有為不操治化之本源而創興治化之末
 流澆薄其淳厚之性散亡其渾朴之質道本率性而不離
 也乃別有所謂善以風示天下使相馳逐則去道愈遠矣
 德本平易而無險也乃別有所謂行以驅率天下唯恐失
 足則德為險途矣道離德險而民已失其性因并舍其性
 中所自有之道德而逐於心所向慕之仁義於是上之心
 與下之心俱非不識不知之心而情識知覺紛紛不定矣
 顧欲以定天下烏可得乎乃更從而附之以禮樂之文益
 之以學習之博有文而本質愈滅有博而初心愈溺民之
 惑亂至是始極矣更何以反其性情而復其淳朴之初乎
 ○舉燧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見前乎禹者已不足以
 定天下而托於禹者自不足道矣非真貶抑帝王也由
 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
 由興乎世哉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
 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德
 下衰以世遞降如是由是觀之既非復淡漠之世自無復
 有養恬之道則世喪道矣既以去性從心為道自必無復
 有淳朴之世則道又喪世矣是交相喪也又安望世道之
 復興哉世道不興則聖人雖遊於世俗其德固已隱矣不

必遁跡山林也。蓋德已隱，故不必隱。遁山林乃為隱也。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

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

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返一無迹，不當時命而

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承上言占

必自隱其身而閉其言，藏其智也。所值之時實大乖謬，則身不隱而德已隱也。然於其身究何所加損哉？當時命之

序則返天下於至一而不見有為之迹。際時命之窮則深

寧其根極以待氣數之自然，此所以世雖不興乎道而道

自常存於其身也。根極者淡漠無為之性，猶木之有本根

天之有北極也。根以深而固，極以寧而尊。故曰深根寧極

○又按墨惠輩原在處士橫議之列，故特提出古之隱士與之對照。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

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句

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

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此又因俗學以小知自是而好辯以

與俗學相反處以針對之言能養恬而不以辯飾知則止於所不知矣故安於淡漠而不以知窮天下守其自得而不以知窮德危然安處於其所不為物累不逐物遷自然反其性而復其初在已何所作為哉一有作為則雖有所知皆小識也雖有所行皆小行也適足為道德之累耳故道不小行德不小識乃所以正己也故曰君子正己而已矣豈有欲以辯勝人者哉危樂全之謂得志道不小行則然猶歸然高寄靜正之象樂全之謂得志遊於坦途德不小識則塊然大通獨夷其心毫無缺憾樂之全者也而志之無不得可知矣○此句繳上起下

古之所

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

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郭註無以益其樂者全其內而

足也○按樂全故無不足故無不足故無可益無可益則不待益而志無不得矣軒冕外物何與性命且凡物之來皆是偶然故曰儻來乃暫寄耳來不可圉去不可止物自去來得失之非我也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

知窮之在已。其樂常全。視軒冕與窮約。無彼此之異。也。無憂而已。言無憂者。其常不特無戚。亦無忻也。今

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

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郭云。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盈外而虧內

其倒置矣。○按倒置之民。與起處蔽蒙之民相應。均之皆

失性者也。皆迷惑於俗者也。○此篇上半篇言養恬之道

在上。則天下至一。不恬則天下皆亂。後半篇言士知養恬

之道者。必不以小知自是。而好辯以求勝。其於儻來之外

物。毫無所動於中。不然則蔽蒙

之甚。且至於倒置。不可謂士矣。

秋水第十

此篇明因其自然乃道之至大者以無以

王之道猶其小者而道之大者不在形器非可言詮

難得其倪似無可為矣而惟無為則以人合天乃所

以反其真而為道之大宗也河伯海若反覆問答歸

宿在此次引夔蛇等明心之所以神在自然而無為

也畏匡亦順其自然而化暴公孫龍則不順自然而

以辯求勝知同井蛙莊子惟任自然故不為爵勸如

遙與遊魚同自得之極也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

口義涇濁也非涇渭之涇不辯

牛馬水大岸遠故見物模糊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

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

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

若海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我

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

之難窮也。吾非至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按殆矣連下句讀言幾乎終身不悟長貽笑於大方家也。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

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蟪蛄

春秋之類。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曲士，明指施籠箠比之井蛙夏蟲痛

斥小知在南華爲正旨在海若口中反似借作禰筆寓主於賓比引賓入主法更妙。今爾出於涯涘

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呂註拘於墟則小大之所限篤

於時則久近之所專。束於教則方術之所制。出涯涘而觀

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於無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

按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以喻學聖而至于聖。由聖而上之則有遊於一氣而包天地神鬼神帝之理。故出涯觀海乃可與語也。

又按大理只一天太極以對曲學小知而言。故別之曰大理。卽內篇之大宗師是南華真諦。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

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

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

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

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

似壘空之在大澤乎壘空小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

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

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

之在於馬體乎天之所覆凡有形器者皆謂之物號物有

萬而人不過萬物中之一物地之所載人

國布於九州而資穀食之養以生藉舟車之載以

通者率土皆人也則人又不過衆人中之一人五帝之

所連口以損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

此矣仁人如稷契皇陶之屬是也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

之以為博伯夷風高千古名也孔子刪述六經集羣聖之大成博也此其自多也不

水

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呂云計四海在天地間中國又在海內人卒在萬物若存若亡如此

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

之以為各語之以為博自大道無方觀之軼其義而少其

聞豈虛語哉○此段言大之上更有其至河伯曰然則吾

大雖帝王聖人尚未可自多也況小知乎

天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

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

不多知量無窮證歸向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

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

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局

無窮廣狹不定也時世無止推遷不定也本分無常豐虧

不定也終始無故去來不定也大知者觀於或遠或近其

容以原無定為故投之以小而不見少投之以大而不見

多是知量之無窮也郭云彙明也今故猶今古也遙長也

推遷原無定就故不以久之難待而生厭問之心不以暫

之易過而生歧望之心是知時之無止也。察於一盈一
其消長原無定程。故得之不以爲喜。失之不以爲憂。是知
分之無常也。明乎適來者時。適去者順。無非坦途者。故生
不以爲悅。死不以爲禍。是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夫無窮無
止。無常無故。如此非大知者不能知。計人之所知。不若其
也。又可據所見之形而定其大小哉。計人之所知。不若其
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
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及人之知識所及。必不若所未
及之多。人有生以後。必不
若未生以前之久。則知識有限。聞歷無幾。眇乎小矣。而物
之變態。理之變化。有不可限以方隅者。是至大之域也。以
其至小窮其至大。以爲見之甚的者。正其迷亂而不自得
者也。○以上言人之知識有限者。據所見以分大小。則錯
認大。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小毫末而大天地。特據所
見之形器而分其大小耳。
不知大地仍非至大也。非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
大。知者烏能窮其至哉。北海若曰。夫自
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不可圍。無窮際也。信情。真理也。北海若曰。夫自

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呂註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

可罔也自大視細者蟻螟棲蚊睫視之而不夫精小之微

也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筆足達難顯之理也精者小之極也大之盛故惟小能

見小大乃見大視之各有夫精粗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

所便此亦勢之有必然也夫精粗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

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大小異便固已相懸

然曰精曰粗則粗固有粗之形精亦有精之形矣既圍於形則小非至小大亦豈得為至大乎若無形則數不能分

非可意計矣不可圍則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數不能窮非可名言矣

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

粗焉谷參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是故大人

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人雖不

害人而不以仁恩自多雖不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事焉不為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

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

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

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

得大人無已紀約分之至也。陳祥道曰大人之於天下忘

人疑多仁恩也而不多仁恩貨財不爭疑多辭讓也而不

多辭讓事不借人食不浮力疑賤貪汙也而不賤貪汙行

殊乎俗疑多僻異也而不多僻異不賤門隸以自貴不賤

貧汙以自潔不賤詔佞以自直如是則爵祿戮耻無所懼

其內是非大細無足辨乎外則凡精粗之在人言論意致

者亦奚容心哉故聞非聞彼得無所得至於無已則吾喪

我矣尚安有物哉非約之以分而至其至者不足以語此

○按聞曰道人不聞以下數句諸註俱昧陳氏之說亦未
亮愚謂聞曰猶云故曰自述所聞也道人不聞者言有道
之人非聞道於他人不可溯所由來也至德不得者德居
其至非有得於繼起不可窮其所蘊也大人無已即逍遙
遊所云至人無已并無物我之分不可尋其畛域也此則
約精粗大小之分至於絕無可分乃超於形器之上而周
乎形器之外者也○此段言不落形器之道乃為大之至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

大上言無形乃大之至然欲貴大而賤小究必有所見於

外也以為在物之外而又若在物之內也將何由而分貴

賤之端倪又何由而得大小之端倪乎蓋疑求大理於無

形似無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按以道觀之物無

為一頭下文五層則針對世俗之失而歷言之蓋無貴賤

者乃真大而可貴也又何必尋其倪乎若拘滯於物如施

龍輩乃執已見以自是而自貴相賤世俗惑於其說又以

彼之貴賤為貴賤于是乎以差觀之以功觀之以趣觀之

愈乖隔哉以下數層須分清主從若以六觀之平看則似

散漫譏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道者兩忘而化於境何有

語矣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之貴賤為貴賤而在已
為賤耳以彼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
自不能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
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

之為邱山也則差數觀矣。既以物觀之。以俗觀之。則必以

之無物不可作大觀也。意以為小則小之。無物不可作小

觀也。如天地也。而可視為稊米毫末也。而可視為邱山。則

以意為差等而參差。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

不齊之數。因可觀矣。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

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既以意為差等。而別其大小

其窮而更以功用觀之。意以為有功。則推言其無。萬物無不可沒

其功也。如東方屬木。主生。西方屬金。主殺。本相反也。而東

作而成功。均有不可以相無者。則以意推其功用。而功過之

分限亦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

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

操觀矣。

以差觀之。以功觀之。皆不外以己之趨向觀之。己見為

然則然之。萬物無不可以為然也。己見為非。則非

之。萬物無不可以為非也。如堯桀之相懸遠矣。堯固自以

為然而非桀。桀亦自以為為然而非堯。則各以己之趨向而

水火

操執之。父可見矣。世俗之堅僻自是妄以己意分貴賤。有如此者。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

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

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上言偏執已見。則有貴賤。此言天下事本無一

定之貴賤。未可執為常例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梁麗屋棟也。一云車名。騏驥驪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

殊技也。鸛鶴。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

殊性也。淮南子。鸛夜聚蚤。鷓而食之。不失。○音見。殊器異用。殊技異能。殊性異便。不可以槩任也。○按此以

物理之不齊。言之見。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貴賤大小之無常也。

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

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師是而無非。如物差功。趣之觀。但執已見。以為是也。師治而無亂。但

知爭讓。可以帝王而不知。可以絕滅也。是於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俱有未達也。猶天地陰陽。本相對待而生。乃謂有

天可以無地。有陰可以無陽。其說之不可行。明矣。欲據所見而倪貴賤大小。何以異是。然且語而不

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

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必欲辯以求勝。非

矣。即如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或禪或繼。違天時而拂人心。

則為篡弑之夫。當天時而順人心。則為仁義之徒。烏可預

為定論乎。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哉。默默言

論乎。默默也。門者得其端倪。如得其門徑也。家者得其門徑。因

而得所歸宿也。言不可據所知而求貴賤大小之歸宿。但

當默默無言而已。蓋能忘是非。乃可悟大理也。河伯以為

既無以辨貴賤大小之分。則茫然不知所適從。故又有下

文之問。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

奈何。不知貴賤大小。則於大理究認不真。何以別所

當為與不當為者。辭受趣舍。究竟如何而可定。北海

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道衍廣平之地。反

之分未始有常貴。無拘而志與道大蹇。母自拘執爾志。拘

賤往反。豈異於哉。則與道大蹇而不

通何少何多是謂謝施施者出於人之賜不拘多少施則謝之受者不可預定其數貴賤之

拘亦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呂云當兩行而無執一一嚴

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

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

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合參無拘無一則無方之德也若君之無

私恩神之無私祐四方之無疆界萬物皆在懷保之中無

不承順而翼戴之白不辨其孰獨承翼者則無方之謂矣

無方者視萬物固無不一無不齊又何道無終始物有死

必別其孰短孰長而致物論之紛紜乎

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合參道本無終始但物則有死生耳不恃其成知終始之不可故也盈虛原無一定不位其形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故遙而不悶時不可止故掇而不跂消息盈虛循環迭運終而復始則夫行矣如是者乃可以語大道之方論

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

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集解物無時而不生。無時而不

無定止。亦無定形。將何所執。以必為。又何所執。以不為乎。

但與陰陽同其變化。四時同其運行。則固將自化。而入於

至大。正不必外擇。所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河伯以為

為而預定其趨也。乃為可貴。今既不能別其為不為。則道不足據矣。何

貴於道。不知無為而化。節道之至大。而可貴者也。北海

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

物害己。不知道之可貴。何不觀於知道者乎。其人而果知

進退存亡之權。明於權。則因物自然。而不至。

逐物喪己。一切在外之物。自不能為己害。至德者。火弗

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

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體道之至

不以物害己。而物莫能害。極之水火寒暑禽獸。俱不能傷

此非故以身薄之。而害其害也。能審乎安危。而知數之不

生。子學小第。卷之三。秋水。

三

遇之所亂不以害為害故物莫之能害也此即居易俟命

道理但說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

得神奇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

乎天位乎得德躋躅躅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管見天在

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

也○按天在內人在外則天人合一矣故云德在乎天知

天人之合一則木乎天者即得於人如安於其位焉任其

足之周旋身之舒卷無不反而握其要可以語其極矣躋

躋見易如卦程傳跳躄也釋文不行也大抵徘徊進曰何

退之意要極即所謂道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也曰何

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絡馬首穿牛

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

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絡首穿鼻但因其自然所謂天內

以人而滅天若有心而故為之則失其性命之情役於名

而以身殉之則喪其固有之德不以故滅命不以得殉名

乃所以全天也天者真也謹守勿失而全乎天即反其真

也反其真而與先天同體孰有大於此者哉無為也而無

不為。又何必滯於形器。而分其貴賤大小哉。

夔。麟。虻。蛇。蛇。麟。風。風。麟。目。目。麟。心。麟。羨也。夔。一足。蛇。多足。蛇。無足。以足。

為用者少。足不如多。足之便。故夔。麟。虻。而多足反。不如無

足之捷。故蛇。麟。蛇。然。蛇。猶以形用。風。則無形而自行。故蛇

及。必當前。已呈其形。心則神之所運。不待彼此相對。而可

以無所不到。故目。麟。心。是用之至。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跨

神者。莫如心也。奇思精論妙喻。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跨

零。踔。卓。而行。子無如矣。跨。踔。跛者行貌。無。如。言。運。掉。之。難。也。今子之使萬足

獨奈何。何其。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

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

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天機所動。莫

不可變易。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知其所以然。有形可

自不用足。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有似。

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

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

勝我鮪秋我亦勝我舊註鮪亦作踏踐也莊子故云物為

指者引之於前如曲巷能引風而橫之是也鮪者雖然夫

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

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呂云風以小不勝為大勝而人目

能制萬物之大勝豈真知哉郭註恣其天機無所與爭

得則天下莫不道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按說

至風而止不及心日者風以小不勝為大勝心亦以無思

無為而神無不照萬物無不各得也固可意會不可言詮

矣故但結一句曰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而所謂反其真

者方可想更不必拘於形器而區區然計夫貴賤大小之分
設影反照入江不必并將心
目一疏釋作印板文字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
大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
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
交於前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勇也此皆小勝之屬也知窮之有命
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此大勝之屬也由處

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

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司馬註宋當作衛匡衛邑也○陳

指踏皆勝我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也○按安其自然不以大難動心便是大勝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趙人當時辯士南華龍少學先生

正爲龍與惠施下段

秋水

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雖賢自然不可困百家之

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

然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

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

埴坎井之毒。蛙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餘

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

跖。還旋。蚌寒。鱉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井榦井闌也。缺甃井

持頤水浸於腋而頤出水面也。沒足滅跖泥沒其足而滅

其跖也。言水泥足供游泳還周旋也。蚌井中赤蟲也。鱉

皆周旋於其中而皆不蛙若。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跖埴

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八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絜矣。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絜矣。於是逡巡而却告

之海曰告蛙以海之大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

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

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頃久猶不以多

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培井之畫聞之適適

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是非究竟原無是非而

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蛇馳河也。必不勝

任矣。舊註商蛇馬蛇也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

利者。是非培井之畫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

北。適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呂註

躡踏也。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天也太極之上也。無南北三

句。忘乎幽明無方而入於神也。無東西三句。會乎沖和出

義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元冥言在無

極之先也。反於大。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天。通歸於至道也。

篇云。一察之士。又云。辯者之徒。龍正。是直用管窺天。用錐。其人也。故云。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日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

行於邯鄲。與壽陵邑名。邯鄲趙國都。未得國能。又失其故。

行矣。先未能國中。之能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亡子之。

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哇。怯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

走。已非人。疑非莊筆者。豈知莊子壓倒俗學。籍塞口舌。處。

在大宗大理上。其辭自極精邃。但既發透後。自家作一得。

意之筆。曰此真足令若輩折服。亦辭理所必有也。若平板。

說來。便少生趣。莊子却仍托之魏牟之口。更借井畫為。

喻用扮演法說出。既以自怡悅。又恰好提醒大眾也。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先焉。陳地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三。

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

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此不甚經意之筆。然亦別具韻致。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

其名鵯雛。子知之乎。夫鵯雛鳳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

梧桐不止。非練實

即竹實

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

鵯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點副墨嚇怒其聲。恐其奪已食也。

今子欲以子之

梁國而嚇我邪。

副墨世道交情觀此可發一笑。莊生直為千古鄙夫。寫出患失之態。只以一字形之。

妙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

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

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副墨：惠子言子與魚水陸異處，何從

曰：子非我也，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又借其言而復之

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然我與子同類，猶以爾我之隔而

不相知，況子與魚異類，則子之於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

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副墨

到此，却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覆辯論，皆枝

葉之談，非本論也。且循本來話柄，則子初云：女安知魚之

樂者，本知吾之已知之，而猶問我者，欲得我所以知魚之

故耳。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推。我居濠上而逍遙，則濠之

下者，不言可知。蓋古言

莊子善通物情者，以此。

至樂第十一

此篇言至樂在於無為。而世俗所樂之富貴壽善皆身之累也。不寧惟是有生

皆累也。故鼓盆可歌。生柳無惡。且有視死如南面王之樂者矣。顏子之齊而孔子憂恐其有為而不適於物也。若條達而福持則人已俱樂矣。要而言之。人之所以不能無為者。大都由悅生惡死之情。不能盡除耳。豈知生死不過出入於機。未嘗生也。未嘗死也。又何必紛紛多事。不能任化無為。致多不樂乎。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

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莊子見得天下惟無為為至樂而可以全生。而世俗

之所樂者。適所以自苦。以為活身者。適足以殘生。故開首憑空喝起。言天下果有至樂而可以活身者乎。今將何所作為。何所據守。何所趨避。何所去就。何所好惡。而可以得之乎。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

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

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

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

愚哉天下之所樂惡者如是無非為形體計耳而不知夫其為形計也亦愚矣愚字呼起下文乃申言之夫

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疎矣人之生也與

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

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

不善耶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

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蹲循蹲下而順之也口義作遂巡○富者苦身積財則非樂也

生用不盡死將不去非可以活身也貴者日夜思慮則非

樂也心瘁神疲命亦不永非可以活身也壽者多享一日

即多憂一日則非樂也究竟死不可逃同歸於盡非可活

身也烈士行義死名善矣而其身先死則固非可以活身

矣即其善亦未定之數也不足以活身豈誠善乎足以活

人豈猶不善乎此所以有諫不入則勿爭之說也如子胥

以爭致殺身之禍不爭則無以成忠臣之名究非有兩全之善術也勢處兩難又何足樂哉今俗之所

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

之所樂舉而羣趨趨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

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要而言之

活身者必有以得其至樂也今俗之所為以為可樂者吾

不知其果樂否耶而自吾觀之凡世俗之以為樂而競趨

之者彼固經經然視為不容已其實總無與於樂不樂之

數者也又可執以為至樂乎○誣誣舊註云趣死貌不若

即作碎碎堅確之意亦較捷○又按世俗之所樂原即所

苦而自有道者觀之則世俗之苦樂皆非苦樂也故云亦

未之不樂用意較前又深一層漸漸引出正旨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欲求至樂則吾以無為為誠

壽善皆空諸所有自世俗觀之不又以為大吉乎故曰至

樂財無世俗之樂猶之至譽則不爭一時之名也二句不

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

是樂非樂至難定也而無為則是非定矣蓋至樂活身惟無為庶幾

兩全也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

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

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

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芒混茫也芴恍惚也職職繁植貌○天地無為而萬物化生

醇雖尋其迹而不可得求其象而不可見而萬物實因無為而生殖故惟無為之為乃獨神也人能無為豈不至樂

而可以活身乎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舊註叩缶為節也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

長子猶云育子既老而身死也

不哭亦足矣

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按盆疑卽水槃蓋尸床也

莊子曰不

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

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死者人之同歸還於造化。如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於命。故止也。舊註命者天命之流。行變化不息者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其伯之邱。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

循本其伯死人之墓也。其墓在崑崙之墟。黃帝所曾休息之處。俄而柳生其左肘。柳或云多癭腫。故以爲瘍癩之喻。固屬杜撰。或云楊柳木也。木非

可生於肘者亦未協。循本則云。極牆柳衣。意思所致也。按服虔曰。東邵以廣轍車爲柳。李奇曰。大牛車爲柳。鄧展曰。喪車爲柳。則循本近是。

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

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循本支離叔既蹙蹙然驚動而惡之。又問滑介叔亦惡之否。介叔曰

至樂

子無惡。生者假借而已。所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塵垢之集耳。死生為晝夜，且

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循本化已死之人也。觀死人之墓而死將

及我。人有死，則我必有死，又何惡焉。死生常理如書之

有夜，是固天地之化，流行之常也。遊於化之中，又何惡之有。又有

莊子之楚，見空髑。獨髑樓髑。髑然有形。白髑音廖。擗擊

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安貪生失

之慾，失調理之宜，以致死也。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

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

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

髑枕而臥。夜半，髑髑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

皆人生之累也。諸子所言謂子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

說乎。莊子曰：然。髑髑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

少事從縱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或作

南面而王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

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瞋蹙額曰吾安

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合參莊子之旨在超

存以死為樂之說者以世人貪生惡死之見牢不可破故以此言曉之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

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

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褚布袋也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

可損益觀於褚綆可知凡命之自天形之已定者一成不易而用各有適矣不可違其木量而損之益之也

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

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突下一死字甚奇。然惑甚

則心死。是亦死也。況如下文所云。海鳥而人養。鳥則竟死矣。舊說以不得則惑。人為句。以死為被人罪殺。非是。更有

妄瞽之徒。竟謂此言無理。欲廢此段者。尤可笑。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

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

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

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

深林。遊之壇陸。壇。司馬本作澶。水。沙澶也。浮之江湖。食之鱸鰕。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哉。咸池

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

之而下。八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

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

則為陵鳥。卽詩所謂菜鳥。物而有水陸之異也。○按以下歷言化生之奇。見生木偶然不足為歡也。文勢如層波疊湧。禹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變不竭。

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鵠。

撥鵠。撥千日為鳥。其名為乾。千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

斯彌為食醯。鳥足亦草名。其根化為蟻螯。而葉化胡蝶。胡

蝶乃胥之別名也。蓋草化為蟲。質多蠕弱。又生田夫野灶

之下者。得火之氣化而為蟲。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為撥鵠。撥失土。千日化而為鳥。名乾。餘骨乾餘骨之沫化為

斯彌。斯彌化為食醯。食醯蟻螯也。喜酸而聚醯。故名。臣輅生乎食醯。黃輓生乎九猷。督芮生乎腐蠶。副墨食醯。

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輓。黃輓生腐蠶。腐蠶生督芮。迤邐相生。皆蟲類也。羊奚比乎不筭。久竹

生青寧。青寧為一句。比合也。其根連於久。不生筍之竹。則

長五寸。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卽青寧乎。青寧生

程程生馬馬生人副墨程豹之別名筆談言延州人至

祖問自有此事如史言長沙武陵蠻生於畜狗元人又反

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副墨機者氣之動處出

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循環不息養乎歆乎何容

心哉順其自化可耳○按出於機雖是生入於機雖是死

然不曰生死而曰出機入機者大化之樞機本運轉無窮

人之生死皆一機之所運生未嘗生也死未嘗死也特出

人於機耳是萬物之所同也無可悅惡何適而不樂哉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三十三

三十三

達生第十二

此篇言善養生者必神完而與天為一乃為能全其生也。以首段形全精復

天為一。二句為主。開尹之言明神全之不為物傷也。痾僕之喻。言用志之不可紛也。操舟之喻。言忘死生而神乃全也。田開之之言。毋以嗜慾戕其生也。桓公見鬼。神不定也。望之似木雞。神不擾也。呂梁之遊水。安於命者。梓慶之為鐻。順其天者。皆養神之道也。東野之御。力竭不止。孫休之修。昭乎若揭。皆不善養神之過也。若工倕之不以心稽。至人之逍遙無事。庶動以天而神乃完耳。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

所無奈何不訂生之所無以為者。身外之物無所用之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長之事。知之所不能知也。

身外之物非與生俱來達生之木者忘之而無所營命表之身外之物非與生俱來。達生之木者。忘之而無所營。命表之。謂之自天。達命之原者。安之而無所求。故曰不務也。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富貴者奉養之物。豈不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則生矣。天隨之有不養者矣。

亡者有之矣人死則行屍走肉。其生已亡矣。○又

達生

哀莫大於心死。若心中之生理已盡，如牛馬而襟裾，是亦形不離而生亡者也。故不死之道亦有二：有純氣內守而薪盡火傳者，有正氣配天而死之日，正生之年者，真人聖人皆與天地同其悠久也。莊子言修真而未始不明於學聖，故能成真。若學聖而絕不知修真，正未易生之來不能入聖矣。何也？澹漠無欲，即出狂入聖之基也。

卻其去不能止。此其情也。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世人皆以養形為可

而形不養者，有形不離而生已亡者，則養形果不足，雖不以存生矣。世之汲汲然務求物以養形者，豈足為哉？雖不

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不可不為，如衣食所需

為而不能免於為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

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棄世者遺棄世情，不

則心不為物累而常正，氣不為物累而常平。心正氣平，則神定而完。彼世以養形為生，此更有不養形而生者，是與

彼更生也。更生則幾於存真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設問棄事則形不

起下

勞遺生則精不虧。棄事棄養形之事也。而有形因以不勞遺

以不虧此所以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不勞則形全不虧

富棄之遺之也神乃完矣。神完者直與天為一體矣。天地者萬物之父母

說見下文。此二句是通篇綱領。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

以相天。何以與天為一。蓋天地原萬物之大父母也。其合

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媾精萬物化醇是也。人能形全精

復則天地一大乾坤此身亦一小乾坤。如以天地之大核

之於一身之中矣。是謂能移能移則與天為一矣。而所以

葆合一身之太和者。如於穆之不已。則精而又精神完

之至。反以相天矣。蓋天能生人而不能使人之各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

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江適曰至人不離於真者也。真在內則萬物孰足以易之。

此所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高不慄者也。按潛即入水也。

知巧果敢之列。江適曰。純也者。謂不虧其神也。不虧其神者。內藏猜慮。外恃盛氣。雖一節片體。將不容於天地之間。水火豈復可近哉。唯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觀聽內藏。莫知其為水火與之為一體矣。此其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按知巧果敢。正對施龍而言。小知知也。曲通其窮巧也。堅執自是。必居子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

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江云。貌象聲色。皆謂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向形質始著。太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哉。唯物物而非物者。然後足以至乎先。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呂云。先則未有物之先。色則物之已有。奚足以語純氣之守。至虛之遊乎。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宜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

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隙物奚自入焉。按所謂至乎先者。雖與物

若

是

者

其

天

守

同有貌象聲色而不離於形器者實不滯於形器直造乎
沖漠無朕色相不形之初而止於混茫一氣未有所化之
始是窮之而至乎最先者也與物之相去遠矣一切有形
之物惡得而同其所止哉夫適當而不過者處乎不淫之
度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者藏於無端之紀也
立乎自無之有之前周乎自有之無之後者遊乎萬物之
所終始也語其性則一而無二也語其氣則養而渾全也
語其德則通乎物之所造而與造化合其德也若是者其
天既毫無闕憾其神亦絕無罅隙更有何物足以動於其
中也此所以入水如無水也入火如無火也登高如無高
也何濡焉何燥焉何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
熱焉何慄焉

言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

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折彼得全於酒而猶

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江云得全

於酒者以沉湎而遠其知耳非知而忘情者也故雖不死

而猶有疾也若真知之無知則水火猶不能焦溺況於墜

車耶○按以其知養其所不知而不以人助天則其心忘

而天全矣即上文所云其守天全也聖人藏其神於已全

之天自非醉者所得
擬故物莫之能傷也

復讐者不折鎡干鎡鄒雖有忮心者不怨飄死是以天下

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郭註干將鎡鄒與讐

為用然報讐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也飄死之落雖復中

人。人莫之怨者以其無情也。○按聖人藏神於天則一切

付之無心不特物不能傷物亦不欲傷之也干鎡不折飄

无無怨人之情也。所以聖人無心而物亦無忤雖平均大

下而兵刑皆措胥由此道也。若有心勝物不開人之天而

物必與之抗矣。烏能無攻戰殺戮之事乎。不開人之天而

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民幾乎以其真知覺欲惡不學而俱能者此在人之天也

開人之天去其情識也開天之天即造乎不形之先止於

無所化之始也開天則能全其神而保其生是於此生為

有得矣故曰德生開人則必耗散其神而戕其生是於此

生為大害矣故曰賊生方子及曰德生謂天德出孽賊生

謂六賊相攘故天可常也不可厭也人可慎也不可忽也

此說得之其餘諸解皆謬民幾乎以其真者言民能不厭

天不忽人。雖未能如至人之與混芒合一，亦可幾於全其真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調猶掇之也。痾僂

曲背人也。以竿黏蟬曰承。掇，手拾也。集解。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言天然之巧，平抑有學習。

之道。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

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九之為物，易轉累九

於竿稍而不墜，則身定手審，志一故也。五六月，先時而習之也。累九二則失，蜩不過錙銖之間耳。累三則失，愈少矣。

累五則無所復失。集解。吾處身也，若槲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

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槲株，斷樹也。身若槲株之拘，臂若槁木之枝。形有定也。萬物不

易志專一也。形神專注何致有失。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其痾僂丈人之謂乎。疑本作凝。焦云：以下文照之，當作疑。從東坡更定。○江通云：志分則神耗。

王... 達生

志一則神全所謂純氣之守如是而已。○按觀於承蜩之
道可知學貴靜專真可提醒一切在南華則以為達生之
情者証也夫以全神注於高飛之物
僧無不得不可以全神守其天真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

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

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何謂也游浮水面也
沒潛入水中

也數能往往能操舟也若善沒水則無不能矣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忘水
之能

也溺人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

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惡往而不暇及入非特忘水抑且忘舟視淵若陵視舟覆
猶車之却退於坂覆却之舟車雖舉目皆然

而毫不介意不以入於神以死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

金注者殫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

批注射而賭物也。鉤帶鉤。瓦不足惜。故盡其巧。鉤重於瓦。故恐其負而有憚心。至以金注。則愈恐其負。而腎味矣。其巧本一。而矜惜之意太過。則其視外物太重也。視外物重。則內失其巧矣。凡事類然。豈惟注哉。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養也。吾子與祝

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簞以侍門庭。亦何聞

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

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范無隱曰。拔讀如拂。循本羊

已前行者不須鞭。唯其在後者鞭之。以喻既養其內者不必更用工於內。但當養其外。既養其外者不必更用工於

外。但當養其內。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

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

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舊註高門

薄謂懸帷。薄於門首。閭闔小戶也。走奔競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

玉之... 達生

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

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養其內則入而藏，養其外則出而陽。

柴立其中，央者不出不入也。合參。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

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

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畏途，知戒

人也。乃嗜慾在飲食居室之間，而一出其途，有不僅於祝

十殺一人者，其可畏更甚也，而反不知戒，不亦過乎。宗人玄端以臨牢筴。柵說珣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椽

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翹平雕俎之上，則汝

為之乎？為琬謀曰：不如食以稗糲，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

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椽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

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呂云為

去之。自為謀則取之。豈愛身不若彘哉。以世為之累也。故

唯棄世遺生可以無累。○陸氏云。豚攝當作豕。輻畫輻車

所以載輅。聚僕當作蔽。夔方氏云。蔽聚也。御墮弓所云設

夔夔言聚木蓋棺而設柳。夔當貴者之死飾也。○按異彘

者何。言愛身不若愛彘殊不可解。詰之使自思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

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熙詒怡為病。數日不出。諛詒息倦

齊士有皇于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瀆之

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

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忿瀆鬱結也。氣

而不聚。若不能平之。使復反其舍。則氣不足以周流於一

身。結而浮於上。則神躁而善怒。結而伏於下。則神昏而善

忘。結於心胸之中。則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註

沉水也窳有髻神尸內之煩壤雷霆處之舊註煩壤糞掃之餘積雷靈鬼名

東北方之下者陪阿鮭蛙蠶龍躍之舊註陪阿狀如小兒長四尺黑衣赤幘大

冠帶劍持戟鮭西北方之下者則泐逸陽處之舊註泐陽

水有罔象罔象狀如小兒黑邱有犖犖○犖狀如狗而山

有夔夔狀如鼓而一足野有彷徨如蛇兩頭而文五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

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

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

乎霸桓公韞軫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

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呂註此言憂疑則鬼

釋則病雖在已而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宜其

莫之傷也○管見桓公因疑而致病告敖以妄而止妄則
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去
妄存真則起滅不由彼也告敖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

真明達之言也。破其疑而疾若失矣。數五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亦其類也。

紀消省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列子作雞曰未也。可問已乎。曰未也。

方虛憍而恃氣。張湛曰無實而自矜。江通曰虛憍則傲。恃氣則凌。未見雞而求敵若此。則能無懼而

已豈能必勝哉。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江通曰猶應嚮景。則能

所回則應之爾。○按逐於影嚮而應之。猶易動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

氣。江云疾視而盛氣則弗逐於影嚮而應之也。有敵者至致其雄毅以待之而已。然疾視則神不寧。盛氣則心不

平。雖不與之聞而心動於內。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神沮於外。但忍而不發耳。

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

走矣。江云雞雖鳴而無變望之似木雞。其德全矣。蓋內忘其氣。外忘其形。他雞雖竦而鳴。我不聞其聲。與槁木

無異。則不仁之德莫盛於此。故曰全也。天下之雞皆反走向服若老聃之降胡俗。孔子之服門人也。心為絳宮。於禽

為朱雀。聖人善養於內。使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眾人但養於外。使朱雀常飢。期期八表唯利

達生

是求不貪則不足以滿其懷不爭不
足以充其欲至於死而後止悲夫。

孔子觀於呂梁舊註石絕水曰梁馬云呂不韋曰龍門未
闕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呂梁蓋與

龍門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
附近

見一丈人遊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

並流傍流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
而救之也

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

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膾俱入與汨骨階

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舊說齊水漩
入處也汨水

滾出處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不任己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

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管見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
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

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段。即與物無逆者處物而不傷之意。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無害之者矣。

梓慶削木為鑿。鐘鼓之附鑿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

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

將為鑿。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

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

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

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

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疑獨梓人名。慶鑿止樂之。

器。一名敵象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齟齬。未嘗耗氣。虛一而

靜也。不懷慶賞爵祿。忘利也。不懷非譽。巧拙。忘名也。忘有

四肢形體。則神全而與天為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滑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觀木形與鑿合者。然後加丁而

不强求之。推己之天以合物之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
○按觀天性木性宜於鑠者形軀至木形肖乎鑠者成見
鑠心目宛然
有現成之鑠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

弗過也。中規中繩如組織文繡管見執轡使之鉤百而反

碧虛使之回還如鉤百。如組兩驂如舞可證文弗過之義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

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

矣而猶求焉故曰敗。碧虛力竭而策御不已使馬者之過也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如何也

○呂註稷之御馬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於馬力既竭之後則為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為知之所無奈何亦無成矣

工倕旋而蓋規矩舊註蓋猶過也但以手旋指與物化而

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呂註手指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

而後合平方圓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按不以心稽則神閑而靜一靜一則無拘滯故曰一而不桎則適矣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

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按忘足忘腰二句是借要帶之適以視出心之適蓋履而履於足帶

而系於腰則為足腰所役而履帶勞矣若隨所處而安之

若素履於足而不知有足系於腰而不知在腰豈非履帶

之適乎心而知有是非則為是非所擾而心不寧一矣若

有是非而忘是非豈非心之適乎既忘是非則不以是非

而變動其內亦不因是非而倒從於外不惟無事之時常

適即當有事之會亦如無事而常適矣舊註以不外從事

為句則會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知其適人

字難通。之則不自知其適而亦未嘗有所不適者則入於化而無

往不適矣是忘適之適也不以心稽而靈臺不極心忘是

非而無往不適斯真克全其天者哉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于扁慶子曰。詫怪而休居鄉不見謂

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言無所謂不修不勇者然而出原不遇歲耕

逢年事君不遇世逢時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胡罪乎天

王子厚小言 達生 七

哉休惡鳥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乎？至人之自行邪。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

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

平聲

而不宰。

合衆忘其肝膽則內虛遺其耳目則外靜凡有

爲之事迹，非真性者，皆塵垢也。彷徨乎塵垢之外，而行住

坐臥，莫非無事之業，無爲之爲，不自知其爲也。又安見有

修勇之可恃乎？無長之長，不自知其長也。又何必遭遇之

必自己宰之乎？時解謂長育其德，而不自主宰於理，欠順

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師知以驚人之愚，自修以明人之污，欲揭日月而獨昭，則自恃之心勝而自宰之私甚矣。汝得全而形

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

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

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爲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

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

言是邪。先生之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悲憂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食之以委蛇，使之從容自得而食也。平陸而已矣。言當置之平原曠野，不宜逐之朝廟也。今休歛。歛，小窳也。啓，問也。歛，啓言小見也。小見寡聞之民，不足與語大道。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駉以車，馬樂鷓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王氏新傳云：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知，之非至人而語以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大牢九韶耳。安能無驚哉。○呂云：此篇之旨在乎全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為一。若孫休之所為，則反之者也。其聞斯言也不能無憂驚眩視而不敢飲食，故終之海鳥之說云。○按南華揭明太宗發揮大理，所以曉示一曲之

士。小知之徒也。此處海鳥之喻用意尤為微妙。蓋既不忍
 不言以破其惑。又恐其大愚不靈。終身不解。則是以黃鐘
 大呂之音。陳於聾盲野禽之前也。辜負至言。又殊可惜矣。
 良師授徒。於指示無隱之後。每有此餘慮。若曉喻冥頑。亦
 復傾吐無遺。尤當有此仰天之嘆也。讀此段。須識此意。始
 覺神味不盡。○鼯鼠食郊牛。
 也。春秋鼯鼠食郊牛。
 卽此鷓音晏。小鳥。

山木第十三

此篇言處世之道與內篇人間世互相發首段言人欲全性命而終天年當乘

道德而浮游材不材皆非道之得者也宜僚言列形洗心北宮奢言去術復朴太公任言削迹捐勢子乘

尸言緣形率情莊子言安貧不憊皆全生之道也若孔子所言人與天一則晏然體逝矣是全生之至者

也下此則遊栗林而知入俗之當從其俗觀貴妾而知自賢之反為不賢其於全生遠害之道亦有悟矣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

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

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

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奚處莊子笑曰周

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

免乎累

賢者多以材累愚不肖者亦每以不材死不材又不可必免矣今將擇於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似

計已不免於畏死所生之累矣豈萬全之道乎若夫乘道

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

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夫材不材均無以超出於萬物之上而脫然於世途禍福之外

也若夫不恃趨避之巧而乘道德以浮游者則不然矣乘

道也若夫不恃趨避之巧而乘道德以浮游者則不然矣乘

也若夫不恃趨避之巧而乘道德以浮游者則不然矣乘

也若夫不恃趨避之巧而乘道德以浮游者則不然矣乘

也若夫不恃趨避之巧而乘道德以浮游者則不然矣乘

也若夫不恃趨避之巧而乘道德以浮游者則不然矣乘

也若夫不恃趨避之巧而乘道德以浮游者則不然矣乘

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

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遊於道德之祖則不物於物而無累以其

超出庶物邁越人倫也若與萬物同其情欲與人倫同其傳習則不然矣有合必有離有成斯有毀廉則必挫尊則

見議為則有虧賢則人忌而謀之不肖則人輕而欺之人情惡薄大率如是豈處於材不材之間遂可必免乎非乘

道德而浮遊不可矣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

左傳云市南有熊宜僚者楚人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

敬鬼尊賢句親而行之無須與離句居然不免於患吾是

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

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

於江河之上而求食焉定也胥疏與人相遠也然且不免於網羅

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

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形刳

忘身去皮忘國洗心以去欲則離人入天故為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

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

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越南

之邑非真有其地蓋虛立地名為無人之野作影子故美

之名曰建德之國其民愚朴寡欲則無自私其皮之心作

而不藏不虞人之奪之也與不求報不知其為己之所有

而施之自不見為人之所受而當報之也有取乎於是乎

有義以制之不知有取乎又何知義之所適乎有交際於
是乎有禮以行之不知有交際又何知禮之所將乎率意
以行似猖狂而無規矩而絕去畦畦乃自然而履乎大方
生可樂死可葬去來倘然復何患焉誠能刳形洒心與道
相輔而行即造於建德之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
域矣何憂患之不除哉

我無舟車。余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

形倨

室碍而不靈也。留居，戀而不舍也。外形骸則不馳而行矣。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

誰與爲憐？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

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去嗜慾則無糧而常足矣。君其涉於江而

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涉江浮海，遊於廣大

無崖之域也。由此愈進，無有窮極矣。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舊註

之後，凡所資以悟道者，祇爲餞送之具。○按深造自得，非他人所得與。如送行者，但能至崖而反，而行者獨由有崖

而遊於無崖，直至於渺無窮際。誰能測其所至哉。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有

有土而有人也。見有於人，人見其德而奉之爲君也。已自見有土，則有爲國之累，人奉以爲君，則有保民之憂。故

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

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猶云廣莫，與無人之野。建德方之國，皆空虛無何有之鄉之意。方

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偏急也呼張歛呼使掉船迴避也○呂云

虛船觸舟而不怒乘道德而浮游者其於世也亦若是而已矣○妙喻切理饜心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為壇平郭門之外三月而

成上下之懸集解北宮奢衛大夫設架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也三月而成言速也王子慶

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

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

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

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本道一而已。若有作為，便貳之以二矣。故曰一之間無
切設也。侗乎無識之貌。儻乎無心之貌。萃乎芒乎。如物之
叢生而無心也。強梁不順之人。委曲依傅之人。一聽其自
然。因其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之。不挫者。不損也。大塗者
大道也。賊斂之事且然。
況以大道治天下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弔之曰。子幾死

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

焉。其名曰意。意其為鳥也。玃玃狺狺。而似無能。舊註。勝玃玃。舒遲

貌。似不引援而飛。迫勝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
能奮飛。引援而飛。迫勝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

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

是以免於患。引援而飛不獨飛也。迫勝而棲不獨棲也。進

必取其緒。餘不與眾爭也。故其行列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相比不斥。而遠而人卒不能害之也。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

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

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自矜伐者必自取其功名功雖

成而必隳名雖成而必損功名不常在也而道流而不明

居得行而不名處道存於身而流布四海德得於已而大

無功名焉如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

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純純無間

奇異也。比于狂與猖狂妄行者同也削迹無有為之迹捐

勢不見得為之勢也其不為功名如此此所以無責於人

人亦不責之也從來至人不求聞達子何孔子曰善哉辭

必以為喜獨不能去功名而還與眾人哉序 栗入獸不亂

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善哉以下皆孔子之言謂能如此則可無

櫻兒暴之患也

孔子問於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友益

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假國名林回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林回殷之逃民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

矣布貨財也赤子之值少於璧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赤子之為累甚於璧棄

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

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

害相收也迫猶逼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

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

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郭註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

而合必有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

子曰子桑扈

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無挹於前不常在几席之前而挹其丰采也愛益加進者畧去

外貌形迹而感孚以天也異曰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司馬彪曰真冷

疑是其命二字之誤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因也謂因其

謂任其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天真也

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宮註緣則不離而合矣率則不

之自然而性分已足奚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矣

之合無合自無離也率何以不勞蓋因其天然不求聲氣之稷不擾自不勞也不離不勞則不求在外之文貌而有

待其修飾其於外焉之物復何所待哉待於形骸之修飾夫在已之形骸且不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繫履而過魏王口義大布粗布也廩帶也

係履屨繫履屨而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困也莊子曰貧也以索穿之也

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猶云不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

猶云不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

得柎梓豫章也。攬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獵。

晚也。口義攬把也。蔓纏繞也。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及其得柎棘枳枸之間也。危

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

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矣。可得。

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疑獨莊子以騰猿自喻得柎梓豫章猶君子得時處柎棘

枳枸猶遭昏主亂用不得不憊如欲強以直言行道比干之見剖心微驗昭然也。口義不柔上着加急二字其狀

猿尤精。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

歌焱標。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

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口義槁木凡也。槁枝策也。齊

無節奏也。無宮角不合五音也。○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

呂註焱氏之風猶焱氏之頌也。山木

按還日而窺猶云
凝眸而諦聽之
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

也口義廣已尊已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必至曰回無

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口義無受天損貧而樂也無受人

安故易人益之來欲辭不能故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

者其誰乎按遭遇之窮是天之所損也能全不動念則不

當曠觀於造化之流行本無始之非卒何知死生先後之

矣即今之歌風者亦不自知其果誰何也又何知今之處

大而歌者之可以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

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莊子闕誤云江南古藏本物作飛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

是而況乎所以待天平筆乘飢渴寒暑窮困不通是天地之氣之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

而不可遏者。人惡能逃之。但當與之偕往可也。○按凡為人臣者守臣之分。唯君所命而不敢怨。對規避。況天之所命。其可違乎。苟能與之偕逝。則損猶不損。卽不受天損矣。此但知守分者已能之故。易何謂無受人

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

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

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

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始用四達

言初出而進用。卽無不通達也。爵祿並至而不窮。言有加無已也。此乃外來之利益。非己之所固有也。雖其得之亦

有命焉。乃命之在外者。非若性之在內也。非其有而取之。則盜也。竊也。賢人君子之所不為。而吾顧取之。何哉。譬之

鷦鷯。鷦鷯也。鷦鷯也。非不知之鳥。苟其目之所見。而有不

宜處者。則必不待曉。顧審視決然去之。雖墜落其口實。亦

棄之而走。甚矣其畏人也。而顧往來於人之堂。字佃者以

其有窠白也。猶人之有社稷也。則窠白。固燕之社稷也。社

稷既在人間。舍之卽身無所寄。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

矣。故難去也。○此段諸註皆誤。山木

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以終焉，知其所以始焉。正

而待之而已耳。集說一氣相禪萬化不窮而不知誰為之

終究莫得其終始也。但居造化之中，正以何謂人與天一

耶。仲尼曰：自有人天，亦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

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兩天也。應指先天之天言，即太極是

身亦一陰陽也。故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性指欲惡之

性而言，人與天本一。只因有欲惡之性，遂泯沒其天遇因

窮則戚，值利達則喜。唯聖人晏然不為情慾所動，而與天

同體，故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逝而不息。聖人體之亦

逝然而不戀來去，翛然以終耳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司馬云：雕陵，陵名也。樊，山樊也。觀一異鵲自南方來

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運，寸也。可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

也。莊子故感觸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也。般大

逝飛不速也。不塞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躩盤辟也。盤旋曲折。如不行之貌。留

觀視不審也。欲彈之也。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

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蟬安美蔭而不知螳

螂之將搏已。是忘其身也。執翳執木葉以自翳也。欲掩蟬

之。不覺而不知鵲之將啄已。是忘其形也。鵲但見螳螂之

可啄而利之。而不知挾彈之為已留。雖有莊周怵然曰噫。

翼而不能逝。有目而不能覩。是喪其真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郭註

利者恒相為累。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所謂物固相累。

二類相感也。○按有欲於物則自蔽其明。是物固相累也。

物之能搏噬他物者。即復有物焉。以乘其後。若相召然。是

以二類相召也。○許詁也。虞人以莊子入其栗林。原有相

害之意。見其反。莊周反入三月不庭。入室三月不出戶庭

走。故逐而詈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深思物理也。三月司

馬云。當。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頃謂前

也。問甚。許久。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

之甚。猶云許久。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

清淵古註觀異鵠之利而從耳目之好是字形也不知有

而玄覽即清淵夫至人之於清淵未嘗頃刻迷也且吾聞諸

夫子曰八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

異鵠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

以不庭也何鵠而入於栗林則犯虞人之禁令矣是見鵠

鵠而致虞人之諄辱何以異是此所以悟且愧而不庭也

陽子名居司馬云陽朱也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

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

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美者自恃其美則弟見其矜伐之可厭而不見其美之可愛矣惡者自愧其惡則弟見其謙抑之可挹而不見其惡

之可憎矣。此美者之所以賤而惡者之所以貴也。夫美不
以自美而失其美。惡者以自惡而忘其惡。然則行賢而不
自賢者。又安往而不爲人所敬愛哉。○新傳夫欲全其性
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形忘則所以自得而所適
安。有不得與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郭云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

三ノ一 三ノ二 三ノ三 三ノ四 三ノ五 三ノ六 三ノ七 三ノ八 三ノ九 三ノ十

田子方第十四

此篇言存真之妙。有不可以言傳。見以辯求勝之陋也。東郭順子，正谷

而使人意消。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焉矣。孔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有不忘者存也。老聃遊心於物之初，

止可議其將耳。真儒霸佐，畫史皆有天真存焉。不在辭說也。臧丈人無為而化，又何言哉。不射之射，必神

全也。叔敖不以得失介意，真人不以死生變已。凡君不以忘國喪其存，亦皆能存其真者。豈若以辯求勝

於外乎

田子方待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

子方曰：非也。無擇子方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

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

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而

悟之，使入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宮註：其為人，也真。則固人貌而天矣。

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緣物真人則虛緣而葆真凡人之
清則患其太察真人則清而容物物或無道但正容以悟
之不待諄諄告語而使人
意消不特改於事為之際
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
然
神思彷彿之貌
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

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

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舊註土梗土人也按土梗猶言土木謂如土木偶也○呂
云聖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
求諸行而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得故口
鉗而不欲言此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為土梗耳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

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

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斲見

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嘆明

日見客又入而嘆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嘆何邪曰
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
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
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
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
人者曰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呂註進退成規成矩則威儀詳於折

旋之間從容若龍若虎則機變出於燕閑之際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眉睫之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者也禮學之弊如是魯人則尤甚者夫東郭順子正容而悟物溫伯雪子曰擊而道存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此其微耶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瞳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

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

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

回，撐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

乎前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前，瞳直視貌。無器而民，蹈乎

前也。○呂註：步也，趨也，馳也，可追而及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則不知所以然而已。故以譬

奔逸絕塵而回，瞳乎後也。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

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

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

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

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

乎其前。丘是以日徂。按：按人之所以立於不朽，而可與天地並存者，唯此心之神靈精爽不昧不

滅耳。心一死則軀殼雖存，固與鳥獸草木無異矣。故哀其大於心死，而人身之死猶其次也。日出於東而入於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凡同生天地之間者，孰不比方于日月之升沉以爲作息之常？故苟有頭目，有手足者，皆待日月之精，乃有所成就矣。若是者，日出則有覺而爲存，日入則昏寐而若亡，雖人也而無以異於萬物。則其生其死，止倚於形。形亡則死，形存則生，是其死也待形之亡，而卽死其生也待形之存，而乃生，未有不化以待盡者也。吾之所以異於萬物，而汝見爲絕塵者，蓋吾有真君焉。一自受於天以成形，雖卽依于形而存，而與天地並生者，實參萬歲而一成純形化，而不與之俱化，以待盡也。故出作入息亦似與萬物同動，而一氣永貞，合日夜而無有間斷之隙，天地無終亦與之爲無終，所以薰然成形，未嘗不依於形而存。而其不與形俱化者，雖深觀氣數，稱爲知命之人，亦不能逆規，而預度其所終於前，所謂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也。吾是以與天地之化同其流行往者過來者續，但日徂焉而不舍晝夜。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耳，豈有他哉？

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

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終身與汝即無行而不與二

我本非絕塵而奔而汝特未達乎一聞猶人交臂同行而

忽然相失若不能察是可哀已且女之所以未達一聞者

以汝特見我之可見者也彼謂言辯與道也所可見者已

盡於此矣而猶以有迹可見者求之是猶求馬於唐肆也

唐肆雖市馬之處而非馬之常居馬過則唐肆為虛矣烏

可執肆以求馬乎故吾之所以服汝使汝自以為不及與

汝之所以服我謂我必不可及者皆在於渾忘而不可見

之處非可以迹象求也雖然汝亦無患其不可知也吾雖

忘乎故吾已不在乎言辯之迹而忘之中正自有不忘者

存則至真是也知吾之至真即在至忘之中則有以見其

蓋賣馬之肆庭中有路以便馬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西

有唐中揚雄羽獵賦序云甘露零其庭醴泉流

其唐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皆此唐字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干熱摺然似非人

而見似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

非人也

而見似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

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

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司馬註口辟卷不開也

合參未始有物則起居語默就非遊於物之初心困而不能知口辟而不能言不涉意想不落言詮也既不可想像

將者將就近之而非其至之謂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

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陰肅肅而出乎

天地氣上升也陽赫赫而發乎地天氣下降也陰陽交通二氣和合是生萬物所謂天地綱紐萬物化醇也此太極

既分已屬後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陰陽實為萬物之綱紀而形不可見也

消息盈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二氣

循環消息盈虛晦明日月迭運遞道歲功之成孰非陰陽之所為而其功不可見也生有所乎萌死

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氣至而生氣近而死生有

白萌死有由歸也始則有終終則有始始終相反非是也而實相因淵之莫得其肇端究之莫知所窮極也

田子方

且孰為之宗

向非此二氣之和。潛布不息。孰紀綱。是孰運。行是孰終始。是而為之宗主哉。夫不見其形。

不顯其功。不知所窮。者。是乃物之初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

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非是則莫為之。宗則得是者天。

下之至美。無過是焉。生人之樂。無若是焉。得是冲和至美之氣。則遊於生人至樂之天矣。所謂至人者。此也。

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

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

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特

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

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

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

道者。解乎此。

冲和之氣至美。得之即遊於至樂。其得之之方。則以能忘死生為要。能忘死生。則其視死

生也。如獸之易藪，魚之易水，雖有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無庸疾惡之也。故生無可悅，死不足惡，何有喜怒哀樂入於胸中哉？夫萬物之死生存亡，皆同遊於此天下中耳。是天下者，固萬物之所一也。我得其所一而同焉，又何必獨有生而無死乎？此身猶塵垢也，死生終始猶晝夜也，無足以滑和者而得喪禍福更不足介意矣。如為人臣隸而膺爵祿之榮，鄙夫之所戀也，乃棄之如塗泥焉，則知身之貴於隸也。若至美而可貴者，誠在乎我，雖歷死生之變而不失其大常，且將歷萬化而未始心患者，所謂至樂也。惟學道知之，衆人不解也。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

說同脫言必有心。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

自然矣。汜，挹取也。水任人挹取，自是以潤物。至人之於德

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

明，夫何修焉。碧虛云：至人德業廣被，豈有所修治。孔子出

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

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醜雞詭蝶也。託為孔子自謙之辭。見小知自是者。猶覆中之醜也。

也雞

莊子見魯哀公

莊子與哀公不同時而云相見。妙想。

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

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

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圍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

形

句一作方

緩佩玦者事至而斷

其行詳緩而佩玉玦者

君子有其道者

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

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

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

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十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

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意中止有一孔子耳。○呂註莊子每假孔子問學於老聃

之徒。以明聖知非至道之盡也。而其意實尊孔子之至。於此可見。

百里奚爵祿不人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

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呂註小則百里奚之

得政大則有虞氏之動人。以外物入其心而能至是者未之有也。○郭註內自得者外事全也。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命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

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但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

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舊註儻儻猶澹漫也

舒遲自得之意。槃礴箕踞之狀。贏與裸同。按解衣蓋除主禮服也。裸袒而見體也。○郭註內足者神閑而意定。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

也。常釣也。集解其釣莫釣。謂直釣也。非持其釣有釣者。非欲有所得也。託釣待時。不以得失經意。但隱於

釣以為常耳。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

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夫夫曰

管見上夫字讀同大始皇刻石泰山文曰御使夫夫蓋篆文夫與大相似耳而

昔者寡人夢見

良人黑色而頰髯乘駿馬而偏朱蹄一蹄偏赤也號曰寓而政

於臧丈人庶幾民有瘳坤乎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文

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六典八法率由無改未嘗

特出一令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壞植散羣管見范無隱云

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散羣則散戍罷兵隣封混一此

尙同之俗也考樂毅土燕王書云薊邱之植植於汶篁徐

廣注謂燕之疆界移於齊民淳政簡無赫之汶水植篁以為界也長官不成德然獨成之功德缺

解不敢入於四竟六解四斗曰缺鄰國共仰聲教信其不以廣國之無欺商賈不敢以虞詐相待故列土壤植散羣則尙同也長官不成德則同務也

賢否雜陳。則政務不一。而德有獨成。不成德。則同務可知也。缺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

侯無二心也。諸侯服從而無二心可知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

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味然而不應。泛然而辭

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郭云。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退。事遂而名去。名去身退。可以及天

下矣。一說有心及天下。則非自然。故朝間及天下之言。夜即遁去。亦通。○按政及天下之間。非圖王業也。蓋此時文

王之政。已及天下。乃嘆丈人不更法。不出令之妙。用有如此也。丈人以為政及天下。而猶知其本於無為。則猶未免

有心。故不應而辭。而遁此正為不答之答。顏淵問於仲尼而神人之無功。聖人之無名。可微會矣。顏淵問於仲尼

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

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必托諸夢以信諸大夫似

猶用術。疑未為天下至誠。然用權而適合乎經。此正聖人時措之宜。唯文王能盡之。非可刺譏也。彼一託於夢而大

臣父兄以安其為曲循者。幾何特斯須間耳。必固執而不為。與尾生之信何異。豈所語於聖人之妙用哉。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

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呂註引之盈貫持滿之至郭註左手如拒

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

循本適矢復沓者矢去而復沓前矢也范無隱云方矢猶

是○江適云猶象人以其無所懼也即而不改色之意及

其伏地而流汗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適

云射之射所要在彼不射之射所守在我射之射方可方

不可不射之射無可無不可○按射之射習於射而工於

射射之外無餘巧也不射之射則不講於

射而自神於射射之先已純氣內守也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
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妙繪絕險背逡巡背淵而却行也退
至三分其足已二分踏空尚有一分履於危石耳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
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

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怖。曰之心。爾於中也殆矣。夫

雅云。恟慄也。謂眩也。○江適云。伏地而流汗。以其心有矜

也。山之高。石之危。淵之深。無心於害人也。登履之者。未必

皆蹈其患也。唯其貪生外殉。矜吝無所不至。故物不爲害

而吾心自爲之害。至人不離於真。其於登履。與人無異也。

特純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無往而不猶。象人之常

耳。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此而已。○恟音瞬。驚懼目瞬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

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

何。呂註。鼻間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按齊物

篇。栩栩然。蝶也。乃喜貌。此當是心平而氣和之意。孫

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

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

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

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口義

之貴者。若在今。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乎。我則與今。亦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躊躇。四顧。謂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與賤哉。○按。躊躇。四顧。神間無事。俯仰自得之意。與養生主同義。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者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

乎。○義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美人不得濫。非色可淫。盜人不得劫。非威可屈。羲黃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也。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隔八乎淵泉而不濡。處卑

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按。不悅生。惡死。則

死。則神配天地。無往不可。隨處充滿。若造化生育。萬物。而元氣不為少減。豈非既以與。人已愈有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

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

不足以存。存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舊註

凡國

凡國

名按左傳凡周公之後也。○郭註言凡有三亡徵也。○註天下有常存不死不生是也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凡楚揚足以當存亡哉。

知北遊第十五

外篇皆發明絕棄聖知之意而此篇

則竟以知與至道設為兩人問答以破曉之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大道在止於所不知無為謂之不知答至矣破衣所云晦晦是不知也丞語舜以身非已有又何知焉老聃曰掊擊汝知乃是大得東郭子曰往來不知乃是大知無始曰本無可知故問答皆非也無有曰無無并不知亦不自知也捶鉤之假於不用以為用亦無知乃有知之意而孔子未有天地之論與無有將迎之遊見形而上者可無而不可知惟無知而心之所遊自廣甚矣知之當斷棄也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紛之邱而適遭無為謂焉知

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於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

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

不知答也知不得聞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覩狂

屠焉知以之言也問平狂屈以問無為謂狂屈曰唉予知

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

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

無從、無道、始得道。無思、無慮、則不涉意想而心止於不知。乃知之至也。無處、無服、則不用持備而

此身掘若槁木，乃安之至也。無從、無道、則不待行習而遊於無何有，無得也。乃無不得矣。俱對一察自好而堅執必

行者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

彼指無為。謂與狂屈。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若終

不近也。說見下文。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知道而安之得之者，必無為。無為則不可名言。有為可言者，必不能知道而安之得之。故聖人之所行，唯無言之教

而已。不言之教，謂得諸意言之表前。道不可致，德不可至。無所聞於師，後不可以語其弟者也。

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所以無可言者。凡意想之所可推。則可得而致。而道本不可致也。凡踐履之所可及。則可得而至。而德原不可至也。若仁務博愛。則有待於作為矣。義主裁制。則必有所虧損矣。禮有防檢。則不免於矯偽矣。故有可據之德。則無方之道。已失有兼愛之仁。則無為之德。已失有裁制之義。則博愛之仁。已失有閑檢之禮。則因應之宜。已失。蓋禮有規矩準繩。雖燦然秩然。而矯偽相習。真意愈漓。是禮乃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為道者。曰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為道者必口減損所為損之又損既去禮又去義又去仁。以至於一無所為而德全矣。一無所為而德全。則足以操仁義禮之原。而神於仁義禮之用。無為也。而無不為。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道於乎在矣。

其唯大人乎。

呂註。今已為物。則已有知。欲歸其根。而不知不亦難乎。○根猶本也。謂無知無為之初也。

有物則有知覺。有運為矣。故難歸根也。唯大人體合變化。能化物而不物於物。故歸根易耳。

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

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

夫人之所以不能無知無為而歸根者。以其視生死

太也。而不知死。生之本一也。生而必死。死而復生。其生非
 生也。乃死之徒耳。死非死也。乃生之始耳。生死循環。孰能
 知其所紀極哉。何以云生非生。死非死邪。蓋陰陽之氣聚
 則必散。散則必聚。一聚一散。無非此氣人之生。乃氣之聚
 而已。人之死。乃氣之散而已。氣不以聚而始。有。不以散而
 遂無。則生與死。同為一徒而已。豈真有人鬼之異類哉。然
 則生不足悅。無患其不生也。死不足惡。無患乎其果死也。
 又何忠焉。○朱子中庸章句云。氣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
 者為鬼神。即生之靈也。鬼即死之靈也。氣至而生。固稟此
 氣於天地。而聚以成形。氣反而死。亦還此氣於天地。而歸
 其本根耳。由思之齊彭殤。而一死。故萬物一也。是其所
 生。正自有至理在。不盡為臆說也。

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

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故人之異視

物各具一太極。其實統體一太極。本無不一。非有彼此貴

賤之分也。而人之所美者生。則見為神奇。所惡者死。則見

為臭腐。究之臭腐。神奇變化。兩無定局。無庸過為區別也。
 可知。無論死生。無論萬物。凡在天之下者。皆通為一氣耳。
 聖人之所以貴一。而
 死生無變於已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

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

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子問乎若。若知之

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

以其忘之也。子與若終不近之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

以黃帝為知言。非無之至也。無為謂之真。是也。以其無為

而非不自知其無為也。狂屈之近之也。以其雖知無為而

欲言已忘之也。今既言求道在於無為。則以知之。故能言

之也。知其無為。則未能諸有皆空矣。所以不近之也。上文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二知字與此微別。上以知道言。此以

為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

理而不說。呂云。天地無為而無不備者。有大美也。四時流
在有成理也。○按。天地之化育。有大美矣。四時之順布。有
明法矣。萬物各遂其生。各若其性。有成理矣。而皆未嘗有
言也。此又承上不應不告而申言之。見無為而無不為。有
者初無所庸其言說。觀於天地四時萬物而可証也。聖

人者原大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

作觀於天地之謂也聖人與天地並生而與萬物為一雖

無不備亦條達萬物之理而已是故至人聖今彼神明至

人之無所作偽正所謂體天地而合撰也今彼神明至

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今彼割得一本

之真二五之精其妙合本極神明也故曰神明至精今天

地之至精與天地之化育既妙合而萬物並生各具形質

死者死生者生方者方圓者圓紛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

岐雜出誰復知其本根之原一者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

存部注扁音翩番也○按此下詳言天地之神明不待作

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則此所云扁然者言萬物並育

於天地之間如編戶然各安其居而不相害也自古以固

存言生生不息貞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

體六合大矣而不能越於覆幬之外秋毫天下莫不沈淨

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恬然若亡而存沛然

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溪
猶言升沈。往者過。來者續。如日月之升沈。凡在天之下者。
莫不皆然。而其盈虛消息亦猶今之日。非有異於昔之日。
而不得謂今之日。即昔之日也。其升沈日新也。固歷之終
身而未之或故矣。蓋陰陽四時之運行。不待作為而自然
常得其序。惘然不見其迹。而其精自存。油然不見其形。而
其用自神。萬物並畜於其中。而初不自知其有生物之功。
是至無而合至有。有可知而不自知。此之謂本根。復歸其
根。則人而天矣。豈不於人而可以觀天乎。然則知之不若
不知之為真。
是亦可悟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
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曠然
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
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
媒媒昧昧。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新傳正汝形。無

視不見可欲也。無勞爾形，則形全。不見可欲，則精復。形全精復，則與天為一矣。故曰：天和將至，攝汝知，無思無為也。一汝度，不益不損也。無思無為，則反朴。不益不損，則全純。反朴全純，則其神不虧矣。故曰：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者。遊於自得之場也。道將為汝居者，處於至虛之域也。雖然，未有知之貌，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者。復歸於初也。此皆入道之要，故齧缺遽悟而心得之也。○方思善曰：無求其故，故對新而言。與物俱化，日新又新。今昔相推，便為陳迹。安可求之，不以故自持。故字亦同義。○按槁木死灰，無知之至也。無知之至，則復得其真矣。是乃實知也。豈復執守於陳迹乎。媒媒印昧，昧昧晦晦，則有心如無心，無心安得有知。故無所用於謀度也。此超凡入聖之人，非尋常思議可到。故曰：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
 若虛古帝王有四輔，左輔右
 道可得而有乎。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

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

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

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

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榜郭子玄以委為委結江通以

也。屬也。為此文正解。然既以屬之人。則人得而有之矣。愚

謂委當兼棄置之義。即孟子委而去之之委。言身自天所

委置之形質。生者天所委置之和氣。性命在人。為理之大

順。而不外由委和而來。是天地委置之順理也。孫子之遇

生。知蟬蛻之脫化。而要皆從委形而出。是天地委置之遇

也。生與性命載於身之前者也。子孫又生於身之後者也。

則凡身之所有皆非己之所有矣。故身之行動。居處飲食

皆非己之所能自主。乃天地之強陽氣而已。人負陰為血。

抱陽為氣。形者陰陽之所運也。若由形而生影。謂之強陽。

一影子也。互見寓言篇末。罔兩問景一段。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晏閒。燕閑。無事也。老聃曰。

汝齊戒。疏淪。而心潔。雪而精神。摗擊而知。爾夫道窅然。

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

王仁厚中富宗市 知北遊 哥

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

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

皇皇也。齋戒。即下三句是非祭祀之齋也。疏淪心源。漢雪

擊其知。乃可與語道矣。雖然道本自然。難以言傳也。如大

道原超於形器之表。而為形器之根。初無迹象之可求也。

天下之昭昭可見者。孰不由冥冥而生。天下之有倫類者。

孰不由無形而生。即以人而論。精神由道而生。形骸又由

精而生。豈非生於冥冥無形乎。而化生之後。皆以形生。或

以胎生。或以卵生。似不盡生於冥冥無形矣。然雖以形生。

而其來也。無迹其去也。無崖。非有從入之門。亦無居止之

房。但來去於虛空六合之內。四通八達。邀於此者。四枝疆

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萬物之來

往。本四達

皇皇如此。而人顧不能儻然於來去者。以徒知昭昭而止。

見其有形也。若人而邀於此。則墮其枝體。而四枝無不強

矣。絕思慮而思慮無不達矣。雖聰明而耳目無不聰明矣。

無所用其心。而心無或勞矣。無為也。而無不為。其應物自

無方矣。○邀遮也。遮道而迎曰邀。邀於此。言所由者。正當此四達皇皇之途。而去來倏然也。郭云。人生而遇此道。尚未的恂。說文云。信心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日不恂。達言不患其不達也。

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不勞而應無方。此豈勉而致哉。試觀天之高也。

地之廣也。日月之行也。萬物之昌也。皆自然而然。雖欲不然而不可得也。此非天地日月萬物之道與。且夫

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已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

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

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

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且自然而不得不然者。豈惟天地日

月四時為然哉。夫人則亦正有然者。順其自然。不尚博辯。則知慧無所用。聖人之絕棄慧知。固已斷然無疑矣。若夫

益之無可益。損之無可損者。天真。是也。乃聖人之所保也。保之則淵淵乎若海之汪洋。莫測其津涯也。巍巍乎如天

之悠遠。莫窺其終始也。若此者。豈有意於運量萬物哉。物在彼而我運量之。不匱。猶有心於物也。則君子之道。尚如

主子厚小壽 知北遊

彼其逐於外與我在此而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初非
有心於物也此乃聖人之道所以無為而無不為與
中

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目為人將反於宗

人皆負陰抱陽以生而真人則遊於混茫之一氣故非陰

非陽雖同處天地之間直是姑且為人而即反於宗反宗

即德充符所云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大宗師自本觀之生

者暗陰醜意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

以為堯桀之是非循本云宗者太虛也自太虛觀之人之

也暗久醜之也漿雖久暗能得幾時故凡果菰裸有理人

人之辯博者皆須臾之說也何是非哉

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

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循本果菰雖微物而

枝條花實亦有倫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雖若煩難

亦所以相齒序聖人處人倫之間遇之而不違未嘗廢之

過之而不守未嘗留戀焉與之調和而應之所以為德與
之並偶而應之所以為道帝王與起皆不外是也○按調

適也。即順其自然之意。順其自然而應之。而達德自立。故云德也。偶者。處人倫之內。如偶然相值。即偶然應之。初非設以成心。而達道自行。故曰道也。循本訓。調和並偶。似尚於章旨。微隔。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

天。歿墮其天。衮秩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

乎。注然勃然油然漻然皆流利不滯之意出入即至樂篇所云出於機入於機也化而生又化而死皆機之運轉而已而物以死為哀人以死為悲悅生惡死之情轉解如弓囊於歿不張不弛衣囊於衮不舒不卷若解其天

乃。魂。魄。往。而。身。從。之。正。同。歸。於。太。虛。耳。果。何。足。哀。而。何。足。悲。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

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

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不形之形自無而之有也

王。子。言。下。言。知。北。遊。

知。北。遊。

知。北。遊。

知。北。遊。

知。北。遊。

知。北。遊。

形之不形自有而之無也此乃物之必然人之所知者非如將至未至之事徒為人之所務容有不然也然或不

能培擊厥知而較論於生死之間則庸象之人也蓋道之至者兩忘俱化又何論焉若有較論則非其至矣凡物有形則可與相值有聲則可得而聞道本無形雖明見者不能遇之此辯之所以不若默于口也道本無聲雖審音者不能聞之此聞之所以不若塞其耳也夫不求之視聞而自得之於不覩不聞則與冲漠無朕者同命物之化矣所謂與道大適也

豈不大得乎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

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

拜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

郭子不應郭注期而後可欲令指名所在也○呂註螻蟻

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

是而為道則道無不在可知質正獲之間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循木質本也所問

吾對之如此。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獲。監市履
稀者市監買賣以足履豕而知其斤兩也。司正司獲知飲
射之禮而不知市物之價。故豕之輕重須問之監市。履
畝之履謂從豕之上體而履及下體。每下而愈比。況之
而肥瘠只矣。喻言道者每下而比。況之乃見道之無不在
也。○按循本援儀禮以解正獲二字甚確。諸家莫及。但於
履豕似尙未的豕之肥瘠何必履之而始見乎。疑履稀卽
市中之賣猪牙保也。蓋言道無不在。猶國家禮法所垂不
特朝廷之飲射有之。使正獲而下問之監市。更下而問之
牙保。亦莫不有經法存焉。均可以與正獲相況也。不探其
本而第問其末。亦何往而不在哉。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

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副墨汝唯莫必謂不
必指定道在何處天

下豈有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者。○按無乎逃物言道無物
不在也。至道若是則卽至道而大言之亦無物不可言道
也。故統而言之則曰周曰徧曰咸三者雖嘗相與遊乎無
異其名其指則一也。必期於一物則拘矣。嘗相與遊乎無
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
乎漠而清乎。調而問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

馮憑閔宏。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合訂我以言言道子以問問道皆非道也

將與子更進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

之學乎。同合則我既無說。子乃無聞。試與子一。無所為乎。

豈不淡泊而寧靜乎。冲漠而清虛乎。調和而閒適乎。寥遠

哉。吾之志也。遠則似有所往而實不逐於物。無所往也。故

不知其所至。無往則湛然常住矣。其有去來則適來時也。

適去順也。安時處順而不知其所止。蓋一有所止則知去

而不知來。知來而不知去。皆為貪著而非自然。故吾已往

來焉而不知究竟之何似。則徬徨乎。憑於閑曠之野。入於

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矣。大知猶言大道也。對小知而

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物物者

化而主宰萬物者道是也。道不滯於一物而無物非道。故

曰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猶太極木無極不可執一物而

求而物物各具一太極又未嘗不即物而在也。然所謂即

物而在者雖物有際也其實非可執迹象而求也不見其

際而已際矣。雖際之而實不見其際矣。所謂謂盈虛衰殺物際者也。六字連下讀，乃呼起下文之詞。

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

為積散非積散也。副墨所謂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謂盈

道則盈盈虛虛也，而非盈虛衰殺也，皆有迹象之可求者也。彼

未末也，而非本末積積散散也，而非積散。張子所謂兩在

故不測。蓋如此。阿 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暝，阿

荷甘日中參餘戶而人循本參戶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

擁杖而起，曝剝然放杖而笑曰：曝然放天知予僻陋慢訑

移故棄子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循

天指老龍吉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言我所發言多狂妄

無知。老龍吉在則我發問可以質正。今老龍吉死，則我無

所發我之狂言亦終於泯沒以死矣。○按郭云起而悟夫

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如循本之說，則其言是悲

悼之詞似與笑意不合。蓋道在不言。辨不如默也。死則靜
默無言矣。有言皆狂也。死則狂言無所發矣。老龍吉以子
之求諸言為僻陋慢弛。故棄子而死。是正示子以無言也。
予其已矣。從今以後亦當不復發予之狂言以待其死矣。
如此說方與下文弇峒贊語相應。諸解固謬。循本亦未安。
弇峒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

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處一焉。而猶

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
弇峒弔老龍而問神農之言。乃稱之曰。夫

體道之全者。學道之君子所取則也。是天下之君子無不
繫焉。今神農於道。固未得其大全。即細如秋毫之末。尚萬
分未居其一分。而因老龍之死。而無言。猶知藏其狂言。而
不發。而待死。況於體道之全者。更有何言。辯之不忘乎。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

道也。
所以然者。以道本無形無聲。無所容其言說。在人之
論道者。以其無形聲。而謂之冥冥。亦似矣。而至則不

論論則不至。所以一
論道而即已。非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

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

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

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因問論道非道於是問之無窮而無窮不知也無爲則知其無足爲

而無爲故知之既有知則所知者固有可指數矣如知道之可貴可賤則以無常尊而無爲知道之可約可散則以

無定在而無爲此所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知之有可指數者也

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

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未始有始則亦未始有終無始與無窮異而同

也故知不知爲深知之爲淺不知則與道爲一故曰內知之則與道猶爲二故曰外於是泰清中而

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之言未竟泰清

已悟而嘆無窮之弗知乃是真知無爲之知乃非真知非無始孰能知不知之爲知乎無始曰道不

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道原不可聞不可見不可言即已非道矣

天下有有形者即有形形者而形形者則必無形之可見也知此則道本形而上者不可見自不可名矣豈可言乎

無始曰前無始曰於太清嘆後再申前說也有問道而應

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

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

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

乎太虛也道不可問而問之是不知其無窮而欲以問窮之也道無可應而應之是逐於外而無與於其內也

無內者與道為二問窮者與道相反以無內待問窮終無

與於道矣外無以命物之化安能包涵宇宙內無以守其

宗安能葆合太初但能陟有形之高耳豈能過於崑崙乎

猶滯於形器之粗豈能與混茫之一氣同遊於太虛乎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

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

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

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乎？光曜者泰宇發光而能照，即知之別

名也。有光曜則非無有矣。無有則全無光曜矣。故光曜問

之而不得問也。由是而細想無有之狀貌，固自然空然。視

不可見，聽不可聞，搏不可得也。乃嘆此為道之極至。人所

不能至也。我能知其無有，則能有無有之見矣。而未能并

無此無有之見也。既及見為無有，即仍有光曜矣。又何從

造於全無所有哉？蓋必至此，乃為絕聖棄知之至，乃為道

之大宗也。挾小知而闢

巧辨者，更從何處著脚。

大馬之捶鉤者。大馬大司馬也。江東三年八十矣而不失

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

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呂云：無用

道為然。○巧有不傳之妙。道有可循之法。有守謂有常守也。自少至老，屏絕一切，專一於鉤，乃精於捶鉤而得鉤之

知北遊

三

利。用。是。鈎。之。用。以。不。紛。於。他。物。之。用。而。長。得。其。用。也。夫。鈎。一。物。之。用。耳。猶。以。用。志。不。紛。而。長。得。其。用。而。况。於。無。不。用。者。乎。無。不。用。者。道。也。道。則。萬。物。之。所。資。矣。豈。惟。一。物。之。長。得。其。用。而。已。哉。

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再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
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
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
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
乎有天地則有形質可知若未有天地則似不可知矣然
乎生兩儀者太極也未有天地只渾然一太極耳豈不可
知且太極生兩儀就在兩儀生萬物就在萬物不特上古
之世天地初分可卽形下而知形上也卽遞傳至今天地
永奠亦可卽形下而知形上也故曰古猶今也再自乍聞
之而昭然者以心之神明受之則觀其既有卽可知其自
無而之有也繼思之而昧然者以心之不神者求之則第
見其既有之後自無從知其未有之前也豈知太極之真

在上古不爲近。在今日不爲遠。無古今也。尋之莫知所究。之莫得所終。無始終也。其立乎未有天地之前。而生天地。正如人有祖父。而生子孫。必已生子孫。方有子孫。可見若末生子孫。卽未有子孫矣。何難從其後而知其湖哉。以此反詰。使之自思。然子孫由祖父而生。未有子孫。固不可謂有子孫。而祖父已有形。可見若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者。則無形可見。故冉求驟思。不足以得之。而夫子亦以爲未應下文。乃直就形下。指出形上之理。○南華之理。一本於無極。全在無極以上。描寫。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而不直露出無極字面。倍覺神奇。

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

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

乃取於是者也。冉求問夫子反詰之言。方屬思未對。則又

地殊不相應者。不覺又作一鶻突。故夫子繼卽詔之曰。已

矣。毋煩深思矣。以子孫喻天地。實未相應矣。要知人生而

非物也。故曰人惟萬物之靈。又曰天地之爲物。不貳非皆

知此旌

三

以有形而無形之先而周乎有形之後故以人而論形而上者
 立於無形之上者則不以形之生為生自無所謂死也不
 有生有死形上者則無所謂生也豈必待其死而後生待其
 以形之死為死自無所謂生也豈必待其死而後生待其
 生而後死邪蓋有合死生而皆為一體者矣以天地而論
 天地既生則有形而可名為物矣若先天地生而天地亦
 地者則形而上者矣豈有物之可言邪故天地亦物也而
 生天生地者非物也萬物之出於機而生天地亦物也而
 於天地之為物也亦猶形而上者之生天地亦物也而
 未始有始未始有終而無已也聖人之愛人從容無為而
 萬物炊累焉自然無不恬愉而可以長久無已者亦正
 有得於形上之理而與太極同其含宏也由此觀之則未
 有天地即形而上者是也何不可知哉○此章自郭子玄
 呂吉甫註俱未熨貼諸解更如夢識今苦為分析如此庶
 有一說之
 可通耳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

回敢問其遊無所將迎則此心寂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

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內外物交於外也內心存於

人於物之交於外者任其推移變遷而心之存於內者或
無推移變遷今之人則中無主而惑於小知外好辯而堅
欲求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
勝矣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

與之莫多外與物化者即內有真宰而一於不化者也安

而無所動於中更安得有與物順而相靡必至於與物相

等而莫能相多耶靡同靡言漸靡變化如物交物而化物

也多猶尚也言心與物同無以相尚也豨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

湯武之室固大於圃圃大於宮宮大於室君子之人若儒

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齋也而況今之人乎循本儒墨家

論相整粉何況今之人乎相整則甚於相靡矣下文傷字

正與靡字整字相照○按君子之人即古之帝王聖賢其

德仁禮義固非若儒墨之拘於墟也而儒墨竊其形似據

一察以自聖則若為儒墨者師矣而其弊至以是非相整

況今之樂楊墨而與之相應者乎○此段以孔子重言而

並斥儒墨可知南華所抑儒墨非以孔子與墨翟並言也

聖人處物而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

聖人處物而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

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呂註聖人處物不傷物，則是非兩行而休乎天鈞，物其能傷乎？故雖與人

將迎而獨遊於無所將迎也。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

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

人直為物逆旅耳。

呂註世人為外物所役，哀樂得以入其

哀又繼之，二者相為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禦其去，莫止則其身直為物所寄，如逆旅耳。○按世人之所遊不廣，雖置身於山林臯壤之間，似乎閒曠而外物

得入其舍，則哀樂相尋，櫻而不寧，不已傷乎？夫知遇而不

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

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呂註知所遇而不知

所不遇，遇則偶物不遇則離物也。能而不知，所不能能則為物役不能則役物也。無知無能，人所不免。言其固有

皆可求之，而反務免乎人之所不免，則失性甚矣，豈不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

之，所知則淺矣。

至言無言，至為無為，故大知不知，若僅齊等於知之所知，則其為知也亦淺矣，何也？

有知已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而其心之所遊不已拘於墟
乎。○齊知之所知在本段爲所遊之俠在通篇則以証知
之所以當培擊而去之也。○合之外篇十五。只王言無言
至爲無爲。至知無知三句。已括其旨。結一篇。卽結十五篇
矣。

--	--	--

莊子雪

南華經雜篇

共十一篇

庚桑楚第一

庚桑楚於老子具體而微。於外形骸絕聖棄知以上。無以化南榮趯。老子乃以

無為而無不為之道告之。

老聃之役

執弟子之役者

有庚桑楚者

史記作亢桑一作亢倉

偏得老聃之

道以北居畏壘之山

舊註畏壘禹貢之羽山見洞靈經

其臣之畫然引者

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詔

老聃之道絕仁棄知而不尚賢。故其臣妾之仁知者皆去

而遠之。○郭注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樸鄙也鞅掌自得也呂云擁腫遲鈍鞅掌拘執則非任知與仁者也居三

○按鞅掌言負荷力作不飾容儀也注見在宥篇

年畏壘大壤

一作穰○呂註畏壘之民化楚之道無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以大穰

畏壘

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

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

祝之社而稷之乎

集說初見庚桑之道弃知而任愚故灑然異之其道無為而成故無近功而日

計不足歲計有餘也尸祝社稷以神明奉之推戴以為君也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

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

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

一作道

已行矣

不釋然意不樂也春生秋成萬物於春秋豈無所得於天地之氣而成哉而萬物不知也天地化

育之大道已潛行矣

吾聞至人只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

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于於賢人之間

我其杓

的標二音

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循本至人尸居環堵

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杓與標同揭木為標則人見之論杓

喻福淺更確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

旋其體而

鯢、鮪為之制。步、仞之邛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

祥。舊註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祥怪也。

○按鯢、鮪小魚。夔、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惟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已

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賢能出眾則眾尊之。善利及人則人先之。白堯舜

已然不必辭也。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含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

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蕩而出。水則蟻能苦之。故鳥

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介特也。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碭溢也。謂碭溢而

隱潛。一旦出見則足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

眇而已矣。呂註老氏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楚得聃之道。故藏身不厭深。

本為精。四句見後天下篇。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

哉。郭註二子謂堯舜。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

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自堯舜崇仁義於是非之

辯則失其性矣猶破清虛之府而植荆棘也區區仁義如

簡髮而櫛豈能盡周數米而炊豈能盡飽以云濟世果何

濟舉賢則民相軋乙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

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

阨裴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

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舉賢則奔競求勝之心起故相

軋任知則詐偽欺罔之習成故相盜所謂賢能善利數者

終不足以給求養欲而厚民之生徒使民好利而趨之若

鶩卒至好利忘義甚且有弑君父以求利者雖正晝日中

亦為盜而穿窬矣阨墻也由此觀之大亂之本原生於堯

舜之世特其未至千世之後乃見之耳南榮趯音疇庚

亂無所底雖人與人相食亦有所必至矣

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

呂註德遺堯舜而不為其無迹也至矣然則惡

乎托業而可以及此言邪托業猶言寄其學業

庚桑子曰

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

也郭注全汝形守其分也抱汝生無攬乎其生之外也○按全形不勞形也抱生不疲神也無思慮不動心也如此則

捐仁棄知去亂本矣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

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

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闕矣

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趺曰全汝形抱

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趺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

矣言目之於身非異體也而不明者不能自鑑其形耳之於身非異體也而不能自審其聲心之於身非

異體也而狂者不能自驗其本來形之與形亦開闢而

不隔矣豈有物間之而使我不自見自聞自得邪今夫子

教以全形抱生無思慮而趺轉不自知其孰為我形孰為我生孰為我之思慮也則以我之盲聾且狂故也雖聞是言亦勉強而聞夫子之道達耳究竟茫然也趺之言以盲聾狂自謙却正是黜聰墮明絕聖棄知之妙正是全形抱

生無思無慮之至故庚桑以為辭盡於此已不能有益之乃使之見老子也

蠋蜀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

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日字疑衍或云舉成語也奔蜂舊

而祝化已子者蓋蠋豆中大青蟲也鵠古鶴字碧虛云牛

也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

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南榮

越懼瞿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

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罔失吾問羸擔也齊楚陳宋

與人偕來之眾挾三言而來也呂注越欲為道其心不

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人偕來之眾直矣○按三言尚

在下文此所云與人偕來者以既有已意又有人之見者存也老子蓋微窺之而越不知所謂以為真有人隨其後

故瞿然回顧而後顧無人。又聞老子之言乃悟而自慙且
嘆老子之洞見隱微已反忘之也。忘吾答因夫吾問言今
者不知所以對答老子。山不知老子之詔已。即老子曰何
也。所欲質問於老子者也。所欲問即下文三言。老子曰何
謂也。何謂失問忘答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朱字衍文或越字之誤

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

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

囚楚而問之。不知不仁不義則不合於人。知仁義則有妨

於已此三者人已相亢而委決不下故欲因庚桑而問之。老子已逆知之而謂其與人。老子曰向

偕來乃不知以是為答豈非轉失其所欲問乎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亦

一見已窺之眉睫間越又自言之則信然矣。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

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返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若既欲為人又欲為我規規然如喪父母之不容已於求乃揭竿而求諸茫茫大海。必不可得之區。將如亡人出奔。

於外終身不得返其故國矣何也以汝欲返其情性之本而乃區區於仁義知以失其性則迷惘而無由入矣豈不可哀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

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

猶有惡也呂註知趣舍之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虛靜是謂召好去惡也然猶未之能行所以自愁

○鬱鬱其氣充也津津有所漏也○按越反觀病痛見得

親切以未能去之淨盡所以十日自愁也老子言洗濯其

心須自家積累純熟不可欲速若猛省自然雖鬱鬱乎有

莫過之盛氣然已津津乎有滲漏之處矣以好惡之滑

猶有所惡也夫外鞵霍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楚內鞵者

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鞵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

行者乎蔡循本鞵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捷者門牡關閉

捷而拒之使不入內慾之鞵人也繁多而不可把捉則牢

關外捷而閉之使不出外內鞵者其病若此○集說內捷

則外物不得人而撓其心外捷則內欲不得出而逐於物

然此不過強制之力耳其勢必難以兼治若外內俱鞵則

雖有道德者不能持。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久况做效而行者乎？

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

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病病者謂知病之為病者，蓋心也。若

越則以聞大道而始知病是，猶飲藥以加病也。然則既知

外內，獲之為病，又必知所以免外內捷之方，乃有以衛其

生矣。病喻越舍之滑心者，生喻心之本體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

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

求諸己乎？能儻然無乎？能侗然無乎？能兒子乎？筆乘能抱一，能勿失。

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也。無卜筮而知吉凶，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觸見天道也。能止即知止也。能已

即知足也。舍諸人而求諸己，即自知者明，白勝者強也。儻然即汎兮其可左右也。侗然即渾兮其若濁也。兒子即專氣致柔，能

嬰兒也。兒子終日嗥號而噤益不嘎。夏失聲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掬。藝○手共拱，筋急也。其德也終日視而不矚，瞬偏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合其波。

是衛生之經已。

郭注：隘不嗔，任聲之自出，不由喜怒也。握不挽，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視不瞬，任目

之自視，非係於色也。行不知所之，信足自行，無所趨也。居不知所為，縱體自任，無所營也。與物委蛇，斯順之也。同其

波，物波亦波也。○筆乘和之至，共其德，偏不南榮越曰：然

則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

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

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佗然而來，

是謂衛生之經已。

德者純全之本體，衛生則所以去其病也。人之真性湛然如水，知識蔽結則如

水凍成冰矣。能兒子者，自去其蔽結，猶之乎冰解而凍釋也。耕食鑿飲，亦與人交食乎地，而均陶太剛，則與人交樂

乎天。人物利害，無所動於中，故不撓不與，佗異故無怪，不

費思慮，故無謀無所作為，故無事往來自適，不詆不距，故翛然而來，佗然而往。凡此皆所以去真性之累，乃至人衛生之經也。非即至人之德也。

曰：然則是至

乎。既非至人之德而至人之衛生。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

亦不外是。得非衛生之至道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

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

災也。合參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自然不知所

為。所之不待學為。兒子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按

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則死生無變於已。更有何禍福。禍福

之降自天者。且有如無有。更有何人災。是以害其生乎。此

則天真自全之兒子。方是衛生之至。如前所云。

尚有意為赤子。則雖冰解凍釋。猶非其至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

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

所助。謂之天子。呂註。身者人之宇。不否不亂。則發天光。天

之光也。即齊物論以明之。明葆光之光。發天光。則人而天

矣。是乃人之所以為人。見天。則人見其所以為人矣。必修

行。至是。乃與天同其悠久。而有恆。與天同其悠久。則離人

而立於獨。故人舍之。合天而通於一氣。故天助之。既為人

王。身進高。卷下。庚。柔。楚。

之所舍天之所助則雖猶是民也猶是子也而獨能仰合
於天則不愧為天之民矣不必達而行於天下也獨能克
肖乎天則真成為天子矣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

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

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呂註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

唯道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是也行所
不能行不道之道是也辯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按

唯不以知知乃是不學之學不道之道不言之辯則知止
乎其所以知知斯為知之至即衛生之至不然猶未全其天

鈞也天鈞義見內篇齊物論

備物以將形將即不遑將父之將猶養也以形接物終不

而萬物之理自無不備藏不虞以生心生者亦長養之意

乃所以將養其形也慮則心為事絃而如死矣唯無思無慮而敬中以達彼人

於事無所用其預防乃所以長養其心也敬中以達彼人
之一也彼我之間最難相通雖曲意以徇無益也唯敬
存於中而在彼之心志自予意氣自投是敬中以達彼也

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

於靈臺若不足而猶不免於患害者乃大數使然非人之過也也

矣萬惡以禍患言成猶素也謂德之素成者也郭云靈臺者心也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

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洪邁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郭子元

陳碧虛二解俱為兩而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

字所惑於本旨不然也

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

為不善乎幽間一作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

者然後能獨行不知所以持心則存於中者皆後起之偽安能存誠於已而發皆中節乎每發而不

當其則由人偽已入據於靈臺而糾纏不舍其過失將屢

更而益甚人誅鬼責皆所不免矣唯靈臺有持而幽明人

鬼兩無所愧然後能獨行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

者猶言操券謂主持之也。內者心也。外者物也。操券於心者虛靈受應無可指名操券於物者紛紜馳逐務在期費補註云期費是博取廣求之意。猶云貪多務得細大不捐也。惟庸有光者神明所照用則有光不用則葆其光也。唯賈人者言如市賈之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貨殖惟多是求也。

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

無親者盡人勉強期費不肯放倒如跂而挺立者人見其外亦自魁然而傑出然不能備物徒欲逐物

而窮之則物已入其中而亂其虛靈之府矣。既與物窮則不能因物付物不過與物苟且相逐耳。若此者自視其身

已不能無隔閡。又安能物我無間而於人無所不容乎。不能容人者無親。至戚如途人也。無親者盡人。肝膽皆楚越

也。兵莫憚。於志。鎔。鋸。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兵能殺人而心之所之紛紜而逐於物則其為

兵也。莫慘焉。鎔。鋸。猶其下者耳。以志還自賊其心而莫邪止能傷其形也。寇能害人而陰陽之為寇莫大焉。以盜之

為寇可逃而免。而陰陽之為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然豈陰陽之能賊人哉。唯心不知所持。若或使之。故陰陽之

患得而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

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副墨道者先天之朴朴散則

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通其成也通其毀也○按先天之

朴太極也及其分而有成毀雖萬物各具一太極而一實

萬分者萬還為一未始不同一太極也則分亦何不可之

有所以惡乎分者以因其分也遂物物而為之備耳所以

惡乎備者以非自然而無不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

乃有所為而求其有以備耳

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

定矣此以下以死生之道為一言之道既通為一故出於

機而生固非鬼也然觀其出而一往不反即可見其

必死而為鬼矣蓋出於機而往得所歸即得死之謂也死

似寂滅而伸則必屈者屈又必伸有實際焉則氣反而歸

與氣至而生無以異也是鬼之一也觀存形者之

自有而無則無形者之復自無而有可得而定矣出無本

入無竅副墨其生也來無根故日出無本其死也去無門

故曰入無竅○按無根無竅言雖有出入之分要

只同在大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剽標○其入也無

祿之內也

王不字能言 六 庚桑楚

無一定之處其出也無本故雖長遠而無標本之分有所出而無本者有長有所入而無竅者

有實原本有所出下闕而無本者有長有所入九字從呂氏補入文義方全有實而無乎處

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宇有四方上下入無一定之處則四方上下無不在

也宙通往古來今出無本標之分則往來古今未嘗息也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呂註雖有出入死生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按

居室出入必由乎門可得而見也若死生之出入則造化握其機不可得而見矣故曰天門

有也萬物出乎無有不能以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

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天門即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故天門非真有門本無有也而萬物皆出

於無有則無有者又似有矣雖有而究不能以為有也萬物之必出乎無有者並非有無有也即無有亦一并無之

也聖人之藏其神者亦無有也亦并無無有也蓋其心忘而止於所不知者如此所謂全體一太極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

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

也是以分已。管見稟質爲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

亡我。心不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倘造乎此。則

雖有生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生

死之分。然能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

異矣。○郭註。生爲喪。喪其散而之聚也。死爲反。還融液也。

○按。至者。並忘此身。自忘生死。次者。知有形矣。而不

以生死爲悅惡也。分言不及至人。亦異於常人也。其次

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

死爲尻。翹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又次財

無有。既而有生。有死。但自無有而生而死。撮合爲一體。雖

有生。死之分。而守之若一。則亦次於至者矣。至者。大宗之

師。次者。亦大宗之友也。師以造道。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

之極。則言友以進道之方法言也。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

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至者。忘生死而自無

之。又次者。分死生而通之。雖有盡不盡。然皆歸於道。猶楚

之公族。雖有昭屈景三姓之別。要皆同出一本也。特其著

戴甲氏著封之異有非一耳。戴職任也。著戴者著其所戴之官。因以為姓也。甲冠也。氏字也。公子之孫以王父之字為氏。是冠之以其字為姓也。封封邑也。著其所封之地。因為姓也。雖有親疎而非有二本。所不一者特名號之不同也。有生黠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

可知者也。臙者之有臙。臙。臙。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

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音見臙

也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生亦猶黠耳。俄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其有無。○集說披

然星散則所是者轉移無定矣。故曰移是于移是而試言之則非可勝言也。雖然不可勝言者特其移之所底止不

可逆知者也。若約畧言之則有可舉似者其譬如牲之臙臙室之寢偃乎。○按牲室之喻。歷來諸解皆有未達。蓋羞

以肺肝心為上而臙臙之襲亦臙祭之所用。則至微之物有時可散棄而不必備。又有時必備而不可散棄也。室以

寢廟為尊而屏厠之襲亦觀室者之所必周。則所忽之地有時而可畧。又有時而必審也。物之輕重隨時不同如是

惟此可以舉似移是。故請試言之。○集解臙冬至後三成祭名。臙牛百葉。臙足大指毛肉。寢廟神之所棲。偃謂屏厠

也乃偃溲之處○一說請嘗言移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

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

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

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蚶與鷺鳩同於同也合參人之自是以其有生是以

生為本生則有知是以知為師二者相乘因而是非滋多

質之質謂存先人之成見也以已為質質即曲禮疑事毋

是非自以為為不易之節且必欲人同其是非而以為已節

至於以死償節而不肯稍移若此者不知所謂已亦未嘗

有物用舍窮通皆非我也而妄有知愚榮辱之分移是如

此此正今人之小知也猶蚶與鷺鳩同於榆枋之

適而不知有鵬程之九萬又安知天地之大哉張市人

之足則辭以放鰲兄則以姬大親則已矣張誤踐之也放

偃煦姬之也大親至親也言於市人則謝以不謹若已是

見成見之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

無庸執也

親至信辟金合參不人者視人若己不用儀文乃禮之至也

事至而應無所預謀乃知之至也物無不受不必獨示親厚乃仁之至也不期而信不必以金玉為貨乃信之至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

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

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勃者悖也志貴遜銳志於功利

則悖矣心貴虛用心於修飾則謬矣德貴純情發而不自禁則累德矣道貴通不通為一而多所揀擇則道因之而

塞矣故宜徹之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解之去之達之

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呂云凡此諸累不動盪於胸中則道集矣○按正靜

則志不執虛明則心不謬虛而無為者德之純也無為而無不為者道之妙也道者德之欽也生

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

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

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上文四六之累

分屬志心。德道其實去志心之累。皆所以全德道也。故此又倒從道說下。言道之無為而無不為。比德更尊。是德之歛也。而無為之德。原其於有生之前。特以有生而德始可見。是生者德之光也。既已有生。則有氣質之性。是性乃生之質也。既生而有性。則有心志。于是平有作為。有作為于是乎有矯偽。則失其本初矣。要而言之。有為實起于心之有所知。惟有所知。而後與接為構也。唯有知。而後有謀。謀以相闕也。若由有知。而後返于無知。則知者之所不知。固猶可脫而微窺之也。誠能止于其所不知。雖或動而有為。皆自然而發。下不得已。並不以有心與焉。則有為一如無為。而德全矣。有為一如無為。則動而非偽。非偽則無非。我有生之前。未為事物侵亂之體矣。豈不謂之治乎。故有為無為。名似相反。而有為一如無為者。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復良乎人。考能全人能之。羿之射能中微物。而不能使人不加。以善射之名。則猶有迹。非神技也。聖人因任自能全其天矣。而未能自忘其天。使人亦並忘其天。是拙于人。也。惟全人。則自葆其天。而并不自知其葆乎天。使人

亦相忘于其天。是工于天而即假于人矣。聖人皆造其極而全人又聖人之至。如清任和皆聖而集大成者乃其全也。○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故以羿之射為喻。惟蟲能蠱。惟

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蟲能率蟲之性。則惡

能任蟲之天。人而矯偽日起。反不若蟲矣。全人則不惟任

天而已。抑且惡其有任天之心。是惡天也。人有任天之心。

尚且惡之。而况吾自知其任。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

天乎。而况吾自雜于人為乎。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庖人籠伊尹。秦穆

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

者無有也。此言所惡乎任天者。物各有其天。苟有心于若

物為一也。如羿欲致雀而射之。則必以雀性之所好者誘

之。有一雀為所誘而適羿。羿必獲之。此特一矢之威也。若

不適羿者。則羿不可得而射矣。向使以天下為籠。而無不

有以若其性。則雀無所逃矣。故以順人之天而籠乎人者。

亦猶之雀也。湯能得尹之心。而尹以割烹來。穆公能得奚

之心。而奚以五羊鬻。皆以其所好籠之而得者也。若籠所

不及。則不可得矣。由此觀之。有任天之心。則雖欲籠人。而所籠已屬無幾。孰若自忘其天。而與人俱相忘於其天乎。介者。侈後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繪畫

所以彰身。介者形既不全。則無所用於文采。能侈畫而去之。由其於人之非所醜。而譽所美者。早已置之度外也。登高臨深。人必危懼。胥靡貧賤受役。已無生人之樂。則登高而不懼。由其於死生之際。不復視爲甚重。久已棄之如遺也。夫復謂習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復謂猶服

不以貽人也。服習其常。而不欲投人之所好。如介者侈畫是也。不投人之所好。則忘乎人之情。無人之情。即可爲自適。其天之人矣。此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由人而入天者也。

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

出於無爲矣。由人入天。又必進於自然。合天。非可以有意爲之也。故敬之而絕不見。可喜。侮之而絕不

見可怒者。此必忘情之至。直與太和元氣同。其冲虛。方能若其可怒之時。心已出於怒。而強制不怒。則雖不怒。而怒之之心自在也。怒不即存於不怒之中。乎當有爲之時。心已出於爲。而強制不爲。則雖不爲。而爲之心難沒

也。爲不卽伏於不爲之內乎。故出人人天。欲靜則平氣。欲
者。又必同乎天和。而不可出於有意也。
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
之道。氣本虛而至靜。暴其氣乃不靜耳。故欲靜者當平其
其心。有爲也。而欲皆得其當。則第緣於不得已。而不以有
心與焉。則有爲一如無爲。亦無爲而無不爲。自無不當矣。
不得已之類。是乃聖人之道也。○老子初言衛生之經。在
知止乎其所不知。止於不知。在持心而並不自知其持。此
卽大宗師心齋坐忘之理也。備物將形以下。詳言持心之
道。要在自然出於無爲。至無爲而無不爲。則與太和元氣
渾同合一矣。皆以發明首段之意也。其詞奧幻。不得其解
竟似夢讖。今特依文說義。力爲剖釋。解人自可貫通大旨
矣。

徐無鬼第二

此篇亦發明絕聖去知無為而無不為之旨。郭象但取首三字名篇耳。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

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

舊說無鬼，緜山人魏隱士。

徐無鬼曰：我則勞

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慾，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

矣。君將黜嗜慾，擊

牽

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

勞於我？

嗜慾，好惡，恣之則足以損其真，絕之則無以適其官骸，是內外皆病也。○擊，回也。

武侯超

然不對。

不悅其言，故不對。超，然不屑之意。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

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

亡其一。

狗之下質，止知求飽，如猶然。喻人之仕以求祿者，中質昂首不垂，若仰而望日然。喻人之豪邁自高者，上質靈雋卓越，神餘于形。若亡其身，喻

人之形全神，王若忘其身者，一謂身也。

吾相狗又不若

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

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

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舊註

直謂馬齒。謂馬背方謂頭圓。謂目失。或作佚。卹佚驚竦。

若飛也。國馬以况國士之遊乎。方內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卹若失。神攝其形。若喪其身。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至。如神龍不測。以况天下士之遊於方外者。意謂上質狗。天下馬猶如此。則武侯於已固不得以祿士繩之。欲其仰承意旨。為容悅也。武侯悟其為方外人。而又不嫌以狗馬自况。故

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

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

板六。說舊說六說太公兵法金板猶云金帶所藏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

數。而吾君未嘗啟齒。未悅而笑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

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

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

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

似人似本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

柱乎生馳田之逕跟良位其空聞人足音楚然而喜矣

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克其側者乎逃虛空人於荒僻

人迹即狐鼠之徑荆棘塞焉藜藿叢立如柱也跟踉蹠也

位其空言居於空谷也楚然行步聲警欬喉甲聲人失其

性真汨於勢利如去國既久如道人荒谷而其性真則猶

之乎親戚故舊也今告之以相狗馬而即於狗馬微示以

若亡若喪之天真正如披藜藿而通久矣夫莫以真人之

言警欬吾君之側乎此所以向不啟齒所以一聞而大悅

也○叠作二喻即就喻意點入正意

作結倍有神味斯為筆妙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

摻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

王乙 字佳南 卷下 徐無鬼 一可

社稷之福邪。口義擯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

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

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

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

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

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口義養生也天地

下貴賤之別和謂同物姦自私也。○按神者心之神明也

厲民自養神明之內畢竟難安是不自許也蓋神者虛靈

不昧原好公和而惡姦私姦私實神明之疾也故當勞之

我今勞君者正佳神明之病乃人之所不欲病而君獨病

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

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

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

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

以仁愛民民之所利也而利之所在

即害之所伏也為義偃兵以義相高則相頃相軋人亂以
與正兵端之所出敵也欲以行仁仁反不成欲以為義義
反不成矣何者以為美而務成之則美翻成惡祇成為作
惡之凶器耳雖美之名曰仁義安見其真為仁義而非偽
哉天下事原無一定之形既見有利之形必造出有害之
形也亦必無兩全之勢既成後起之事功必先自伐其本
來之真性也更無變偽而能相安無事之理既變其性命
之情而為仁義自必馳逐於外而戰以求勝也夫不戰勝
無以成其仁義則其為害民之始造君亦必無盛鶴列於
兵之本所固然矣○戰字生出下文

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

鶴列兵陣名猶傳所云魚麗之陳也麗譙高樓也蓋

譙樓之高者步兵曰徒良馬為驥猶言人馬也錙壇舊註云祭祀之地恐未然蓋將壇也譙樓將壇以喻心鶴列徒

驥以喻競為仁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

義之志力也

以戰勝人合參人情以得為順以失為逆無得則無失故爭而求勝人矣蓋以此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

求勝有勝則有不勝也

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

夫以戰爭勝人而取人之

土地以快吾耳目鼻口之欲與吾之神者是姦而非和也勝負原不可必也然則以仁義為美而求勝又烏可必哉

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

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君若不能自己將使已不勞而民自蒙休則第修此

心本然無為之誠以應天地太初之情而勿以後起之欲自撓其胸斯民自免於死矣何必為義而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

喻大

乎具茨之山

喻鴻荒之初

方明為御昌寓

字 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闞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

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

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

呂註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皆迷亦

猶七竅鑿而渾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宜其上達迷而不悟也

黃帝曰異哉小童非

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

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舊注此指予少而自

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務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

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

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呂註人心其神神

六合之外非有瞽病者不若是。○按乘日之車隨日輪之

推遷行所無事也。襄城之野蓋極乎六合之際。幾踰乎六

合之範圍矣。至遊乎六合之外則遊於混茫之一氣。更非

六合之所能圖也。為天下若此則無為而無不為矣。又何

事乎。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

下。言子自不屑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

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

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按以牧馬喻治民。即馬蹄篇之旨

真性。斲草飲水自足。民之真性。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

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為

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

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集說凌凌轢也誅誅

樂其性之所偏皆囿於物而不能囿物者也○按此正對

惠施輩而言故特揭其情而破之思慮之變勞心巧幻曲

以求通也談說之序從首至尾務竟其說也凌誅之事招

爭辯求勝以氣凌人互相詬誶也以堅白鳴者如此招

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

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

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循本招世以天下為己事如招擢

非天民下非比民而在民之中者也榮官以有位為榮也

矜難好為苟難以自矜也奮患奮於捍患也宿名不求名

於當時欲留名於後世也貴際以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

交際之間好行其德為可貴也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
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

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

悲循本比合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為。○按不比言不與之並營也，且暮之事為養，強計也。○以上十五種癖

習成性之人，歷歷指數，皆為小知好辯。○勢物之徒樂變一

句言自招世之士，以至貪者夸者，諸如此類。一切競於勢

利役於物欲之徒，其身心之所樂，各隨所習而變。大抵如

是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凡此勢物之徒，苟其所遭之

而無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

終身不反悲夫呂註夫時有所用而為之，非性命也。時有

不能無為，此皆順比於歲寒，不知有暑，暑不知有寒，以所

遭為常而不物於易者也。○按不物於易，言其用心直如

形性潛入於萬物之中，而不復為得秀最靈之人，迷昧終

身會不知反，豈不大為可悲乎。○當時小知好辯之徒，自

以為高出等倫，莊子乃比之於勢利下賤之流，同一僻溺

忘返而悲其大愚不靈，直是蠢然

全世見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

子曰可

循本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期志的偶爾幸中亦謂之善射則是天下皆羿也可

乎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

可乎惠子曰可

循本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以為天下皆堯也可乎○合參莊子言此以幸

中者非羿執私見以自是者非堯惠子知莊子之言為已發故強以為可○按此即所謂是其所非也莊子

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

者邪

循本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按五子皆執所見以自是者故即以此詰之若謂皆是耶則無獨是者矣

若謂有獨是耶則必有不是者矣是惠子已不能就五子而定其孰是也而或者止知自是則惠子又一魯遽矣魯

遽人名疑即所謂儒者也下文言遽與弟子論道而喻之調瑟謂弟子非而已獨是即其事也其弟子曰

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道

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

循本冬寒之時能不爨夏熱之時能

之而象弦莫不聽命耳。○按律不必同而弦無不應喻已之所謂道者必絕非常理可通而通之方是同其至異者且若是者邪。言惠子所自是者亦若魯遽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

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循本惠子言四子之辨終不能折我則我是而四子非矣。按此卽自謂如魯遽之於弟子。莊子曰：齊人

躄躄子於宋者其命閹也不以完其求鉏。鉏鍾也。以束縛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循本躄者躄躄行不進貌。禮記云躄躄焉。

脚躄焉。鉏鍾。鉏鼎與鍾也。唐堂塗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唐有甃。唐子者堂塗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耳。○齊人有躄行其子于宋而使爲閹人者務殘其

體而不欲完其形。至其求鉏也則束縛維係之惟恐其損壞而不完矣。奈何忍躄其子乎。其求唐子也則第以給

堂塗使令未始出疆域之外矣。奈何忍棄其子于異國乎。是於埤類之道有遺矣。言人於親疎貴賤遠近之類儼而不自覺以喻惠子知四子之辨爲非而不知己之非也。

夫楚人寄而躄閹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

夫楚人寄而躄閹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

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循本離同。離至也。岑山岸也。人寄寓船上而踰躅行爲他國。

之關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爭鬪不思未到岸時何可與人鬪。徒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人爭論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禍。按五子皆以自是爲道。猶同舟共濟也。互相攻辨猶同舟相鬪也。勢必難行。猶同舟相鬪先已不濟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

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

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

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

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良工雕斲須有可雕之材質。若無其質。雖

巧無所施。莊子每與惠子反覆開論。正以其可裁也。茲蓋惜其死而無可與言者。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

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舊註可不謂云猶言設有不諱管仲曰公誰欲

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

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

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不比不合也舊說鈞亦逆也按

大史公言管仲為政善因又云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

下能相親豈管仲之謂乎由莊子之言觀之則桓公因請

怨之主管仲之所以能用桓公者徒以能順適其意耳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

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列子作下不叛江通云上

者其民淳淳也按上忘下畔俱貼其為人講則上忘下畔

者上之不務有為下之不至越畔蓋不務紛更亦不廢弛

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愧不若黃帝師其無為之

之不使越畔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
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

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也。以德分人，使皆復性；以財分人，使皆得遂。

生也。以賢上人人，滋不服以賢下人人，化其恭矣。夫聽非不聰，視非不明，而不事察察之治，宰相之度也。此隰朋之

所以勝

鮑叔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恟然棄而走，逃於深

蔡。有一狙焉，委蛇攫搔。條見巧於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

王命相者趨促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狙

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

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

年而國人稱之。捺曲折而攀援也。搏捷，矢往捷速而狙之敏給能按而搏之也。執死，被執而死也。

呂註：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於色。鋤色者，去其驕人之心而已。按去樂辭顯，去其心之所樂，則氣不盈，忘其身之

榮顯則志不驕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
 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
 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我
 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
 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
 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
 而日遠矣齊眾三賀以田禾得見子綦為榮子綦以為我
 必有使人知者而後人知之我必有自炫者而
 後人售之夫使人知之而鬻之是不能自葆其真故的然
 而自喪也人而若是我則悲之矣人可悲而我悲之則我
 又未免自喪其真亦可悲也我悲人之自喪而我復自悲
 則猶未免有知即未能葆真之至是亦可悲也夫是以吾
 喪我而日遠矣日遠而不為物累則形與心如槁木死灰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

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循本孫叔敖為賈之子名艾為楚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

宜僚善弄丸九鈴常八箇在空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胸受刃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在孔子卒後寓言而已占之人乎於此言已贊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仲尼非今人之見而為之乞言也

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

叔敖甘酬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雖有喙三尺彼之謂不

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

知之所不知至矣孔子言吾聞不言之言矣而未嘗言今乃於此而言之即如宜僚弄丸而解難

孫叔敖甘寢秉羽而息兵皆以無言而成功則吾雖長喙善言而在彼正所謂不道之道則在我自當為不言之辯

矣又何言乎故存于己之德若總歸于道之無為至一而不雜而言止于知之所不知第相忘于無言斯至極而無

以加矣秉羽蓋文舞于羽也○雖一作願人喙無三尺道之理願喙三尺是願終無言也夫子之言止此似欠順道

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道之所一者無為而無不為德之

徐無鬼

三

為德故不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無為之化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非知之所能知也則則非言名若儒墨而凶矣自有儒墨之是非以

論紛紛滑道亂德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

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

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此托孔子之言實莊子之言也所謂聖人即至人神

人真人并包天地以其遊于太初也澤及天下無為而年

穀豐民不疵癘也不知誰之為之者故生不必有爵死不

真人也即大人也無功無名又何言乎狗不以善吠為

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

况為德乎狗不以吠為良人不以言為賢賢且不在言何况大人乎夫無為則大若為大則已失其為大

矣况有為以求其有得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

大備矣大備者莫若天地而天地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

果何所求而成其大備耶

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也。知大備者，性分自足，不假外求，葆其天真，無遺失，亦無舍棄，不逐于物而自喪，則不以物易已也。不以物易已，則一已之中，萬物皆備，故反已而不窮，長于上古，故循古而不摩。摩者，物以撫摩久而剝，不摩，言不剝弊也。臣註：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無爲而成者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歎淮南子作九爲我相，平善相馬人。」

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吾子。」

綦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

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捆祥耶？盡於酒肉，人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

言汝何所見而謂捆祥耶，不過知有飲食而已，何足

知

知

知

以俾飲食所自
來乃人不解耶
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吾未嘗好田而

鷄生於穴音要若勿怪何邪循本與室西南隅穴室東南隅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牂

與鷄乃得于室中○按此言不應有之物不可謂非怪事喻已之教子非以求食于人而得食于國君亦大怪也

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

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

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

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

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言已與子

遊心于天地之一氣樂因于天食因于地素位安常不求

國君之鬪養也不為事無為也不為謀無思也不為怪無

奇才異能使人驚怪也但葆其天真而乘天地之誠初不
以外物撓其胸但虛以待物一概委蛇自得更不逐事而
裁其義並無可以致食于國君者而今忽有世俗口腹之
償豈非怪乎夫未怪而先有怪徵者必有怪行以致之乃

自取也。非自取而忽然有之，是則非人無幾何，而使捆之
之罪。而若出于天之所予矣。豈不悲夫！無幾何，而使捆之
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於是別
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郭註：使捆于燕為盜所得
全恐其逃，則易售也。○渠公齊之富室，為街正，買捆以
自代。○呂註：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揆
之。○按：言此者，見世俗
之所謂解，乃身之殃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
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
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
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民無遠見，故以仁義愛利之，則民之
能捐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眾矣，所以不難聚也。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
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覬，譬也。夫

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

者知之矣。泰管見凡治天下當無為而自化。倘孜孜焉欲

矣。按仁義為後起故偽而非誠。雖可以聚民。正如人有

貪禽之心。而假之以矰弋網羅之器。聚禽而殺之也。然則

以一人之斷制專務仁義。欲以利天下。何異乍然一管之

下。止見其暫而不見其遠乎。堯知賢人之利而不知大亂

之本。寔生于堯舜之間。而其未存乎于世之後。是利有暖

之者。正以賊之也。唯外乎賢而不欲有為者知之耳。有暖

姝者有濡。音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

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

物也是以謂之暖姝者也。舊註暖柔貌。姝姝妖貌。濡需謂

字叶音成文。所謂暖姝者。但守一先生之說。則自以為

和暖之至。姝美之極。徒以目前自足。而不知未始有物之

初。原無濡需者。豕豷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

人為也。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

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

所謂濡需者也呂註濡則不去需則有待安于卑污而不

不出于仁義如知禍故以豕風此之○域進域退謂進退

豨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墟而十

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

舉於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

婁者也舊註童土無草木地按童土謂建都之地非山林

民老死而不得休是以也來之澤澤及方來保其子孫黎民也舜勞形于

仁義自拘束其身也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

比則不利也民被其澤舜勞其形于舜何加是以神人不

亦不與之比而曲順人心喜眾歸不肯以身為拘之人也即使眾歸之

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無甚疎但抱德煬和以順天下之

自然而已。舊說場炙也。融也。按抱德煬和。即德充符所謂

遊乎德之和也。曰抱者細緇內守。如禽之抱子。然曰煬者

如火之煬。不嚴凝。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呂註三

而與物皆春也。有羶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蟻次羊。後魚不為羶之所引

蟻棄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下各安

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迹。猶魚相忘于江湖。豈非得計哉。按

呂註已通。但三句順說。亦更有味。言使蟻棄去。知識忘其

為羶之所引。猶魚相忘於江湖。悠然得所。必于羊先棄意

不欲以羶行引之。蓋惟無為而治。民乃不識不知也。故下

文承弃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

暢言之。繩其變也。循。呂註以目視目不眩於色。以耳聽耳不惑于

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然。何憂夫天下之不自化。而有

心為治以治之耶。○筆乘心與耳目並言。即釋典以眼耳

鼻舌身意為六塵同意。○按此五句申言棄意之化。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

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呂註以天待之。則無為而應

感。不以人入天。雖為而未嘗

爲真人不知有死生故有時目得之也生失之也死此所
輕生者言之也。有時曰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此爲惡死者
言之也。○真人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故不見有一定之得失也。藥也其實莖也。桔槔也

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司馬註莖鳥頭也雞靡尖是也

豕零進學解所謂稀零也。○按得失何以無定以生死之
不同正猶藥味之各別也而究其實則爲莖爲桔槔爲共

寔爲豕零皆迭爲君臣佐使者也其得失原無一定句踐
之句豈可勝言哉。生之爲得爲失其無定亦猶是已。句踐

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

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呂註大夫種能知亡越之可以存

死且無一定之句則天下事皆當以天待之而無所用
其智力矣。若任其智力則有得必失如大夫種是也。故

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循本自是以下連

義鳴目夜則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鶴脰長則宜短則不宜
自有所節若以刀解之傷其生矣。言但當因其自然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

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風扇

可以燥濕則風日之過河應有損于水然雖使風與日常守

于河而河不覺其櫻者以河之出也有源故有恃而不竭

自非風日所能損也若能以天待之而故水之守土也審

不以人之智力參焉則如河之有源矣新傳水生于上而不離于

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上也影生于形而不離于

形也物出于造物而不離于造物也故曰守之也審○按

審者水不離于上而無隙不入影不離于形而行止俱隨

物不離于造物而死生變滅無非化工極故目之於明也

詳審也此不任智力自然而然之証也証也始耳之於聰也始心之於殉也始凡能於其府也始始之

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茲積也循木始于反上審字不能審定則危始矣○新傳上無意于水而水自親形無意于影而影自生造物無意

于物而物自成三者皆無意于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

故目則必期于明也耳則必期于聰也心則必期于殉也

是有意于明有意于聰有意于殉物也有意則不免于危

殆矣豈相須之道乎○循本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為

善舉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改而禍之長滋積言

不好則甚速也。○按此任智力之害也。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

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亾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循本欲其反殆

為安轉禍為福。必須循循漸進之功。即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溺耳自聰明心

思之欲如寶。然近而喪身。人而亾國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比未有曉之耳。○按既任智力則以人亾天。雖復其

天非旦夕可幾矣。而反以耳目心思之智力為寶。此所以有得必有失。雖智謀貞忠如大夫種不免于身危。而國與

民亦蒙其害。由不問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

是以天待之之道也。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

所謂也。循本足之所踐無幾而要必有足所不踐之餘地乃可寬博而展其步履知之所知無幾而要以此

手不知方能知天之所以為知大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

天而不以人亾天也。改訂

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

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合參知天之所謂則大二大陰大目

大均大方大信人定皆知之矣大一通之者無不通而為一。一自無不通也解以大陰者八竅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懸係自解也視以大目者不視以目自無所不見也緣以大均者和以是非王其兩行也體以大方者無西無東無南無北萬方各得其分也稽以大信者其精甚真其中

有信也持以大定者澤焚不熱河洹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也不知之知乃為大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知無用之用乃為大用如此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循本吾以為為人事盡歸烏有矣而不盡之天與之照焉吾以為杳冥矣而寔有執其樞者吾以為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焉則彼又自為始○呂註其解似不解言本無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其問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于世俗之間若愚若拙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謂滑有實循本上言不

卒提出問字結之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官未嘗無崖際說着來只似前所言頓滑堅白之辨而此却有其實○呂註頓不可係滑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按太古今不極木無極則似乎頓滑而即則有實非同詭辭

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

惑然為合參凡物皆有更代此則歷古今而無更代亦歷古今而不

大者乎闔何也人何不問此而甘自迷惑為以不惑解

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有能以已之不惑解人之惑使

矣尚庶幾也

則陽第三

此篇明大道不可名言。人當止其所。不可求之迹象。不可求之事物。必言默。忘乃有當于大道也。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

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舊註：魯人彭陽。

字則陽。夷節楚人。王果楚大夫。公閱休隱者也。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耶？曰：冬則

擗提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夫

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

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

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子宅也。以上言公閱休之為人。無求于世，自得于己。夫夷節以下言夷

節非已所及，以其為人不足于德而有餘于智能。屈已而不自許，以仰承人之意，旨使人不覺而樂與之交。其沉溺

于富貴，固已顛墜于至下，冥入于至深，非能助人以成其德，却能助人使消其德。其逢迎之巧，已不若也。夫凍

莊子雪雜篇 卷下 則陽

者假衣於春暘音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形尊

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凍

藉衣以禦寒時至于春如假之衣矣暘者願冬以解熱吹

以冷風如反于冬矣喻人主性有所偏必有以副其欲乃

可以快其心也楚王之性既剛暴如虎不易屈服矣非佞

人不能以佞口屈服之非正人不能以正道屈服之佞則

夷節正則公閱休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

耳○撓屈服之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聖人闇指公閱休其於物也與之

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

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與物無忤故與為娛

樂物之通無物我之

間也保己未嘗屈己以從人也德之和自足以饜人

心不待言也與人並立而化為父子之親無不宜也彼其

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

公閱休循本彼其乎贊歎而言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

動念其去常人利欲之心者如此其遠也○按歸

居者物我皆復其性命之情如反故居也天地之中謂之
兩間既合兩間而無不飲以和無不化為親是一間其所
施也其與俗士心腸相去遠矣言闕休之為人若此乃
可言于王而必信故欲待之蓋以諷則陽之趨炎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循本綢繆事

聖人為能達之周徧一身無非此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
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

人則從而命之也循本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搖與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呂註眾人憂

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循本此即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

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

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此以形陪出

而形美者在人鑑之乃見其美人不告之則不自知其美
也若知之如不知聞之如不聞則以不顧影自喜而其可

喜者轉有餘味人之好之者亦無止境蓋聖人之愛人也
美而止于所不知乃性之本體如是也

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

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聖人

之德之美猶之乎形之美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邱

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

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疑獨言見性之樂猶之見舊國都

之暢然雖邱山草木如緝之合翳其目者十九猶且暢然

况見所見聞所聞聽視甚悉如以高臺懸于衆人中間空

潤之地歷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

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疑獨再相氏三

真空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無始無幾

無時與物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能化化也世

之有為者何不舍其有為以復于自然真性可得矣無

終無始循環不已也無幾不可以數計無時不可以歲月

也計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本

天者自然。若要法師法他，便不是自然。况世有不安其自
然，而以身殉物者，其以之爲事也。若之何言其爲事不能
合道也。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

世借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溢，其合之也。若之何。循本聖人

則併天無之，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與世並行，而
不足以妨廢。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而不至陷溺。其合于
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流濫也。一云壞敗也。循本
以爲陷溺。按不溢言自然流通，不同溝洫之防，過其水以
溉田也。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

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

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呂註：司御門尹官號，登恆製名循本門尹。

登恆或謂卽伊尹。湯得門尹登恆爲師，不局于規矩隨寓
而成功，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其名，使湯得見稱于天下。
然名乃身外剝法於本分上何益。但使人見得君臣兩箇
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整其思慮，以爲時君之傳過矣。
未引容成氏之言曰：歲之所以得名爲歲者，以三百六十
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人能自一念之微處除

去自心之私，則陽

之。則無外名之累矣。無內則無外。○徐士彰云黃帝命容
 成造歷。故其言曰。除日無歲。解者以容成爲古聖人。非也。
 ○按此段頗難通。惟循本近是。然從師而不圍二句。似尚
 未熨貼。以隨成三字。分明與冉相氏同。恐非不足之辭。竊
 謂二句當作一開。言從師而不圍于師。卽師天而非有心
 于師也。亦可得其隨成矣。但門尹登恒之傳之者。止司其
 所以名之。則爲羸餘之剩法。旣見有已。又見有物。轉得兩
 岐之見矣。豈若人與之名。而若不知。若不聞者哉。至于仲
 尼之教人也。務絕去循外爲人之見。以傳導之。亦可以存
 心復性矣。而猶非順其自然之道也。不若容成氏之造歷。
 雖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不過因日之自然運行。積而成歲。
 非外日而別有所謂歲也。日與歲無內外彼此之分也。故
 其言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夫苟求其故。雖千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言性者亦故而已。何必不任其自然。而以有心
 哉。爲

魏瑩同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

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

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

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犀首宜名公孫

衍為此官。扶擊也。○按田侯牟。疑即田忌也。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

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築城已成而壞之。則將再築。重

勞胥靡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息

安民乃王業之基。衍欲壞之。是猶自壞其城也。此亂人之言不可信。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

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

人也者。又亂人也。呂註：罪莫大于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因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

可欲。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者。不免于有見。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

道而已矣。呂註：惟求其道則不滯于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按：求其道者無成心。順自然而已。惠

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見戴

晉人進之于魏。君使見之也。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

蝸之右角者曰蠻氏

蝸牛小蟲似螺有角

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

萬逐北旬有五日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

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

以意推之天地間上下四

方廣大無窮也

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

君曰然

郭註人迹所及為通達謂四海之內也○人遊心于無窮而以無窮者反觀于海內人迹通達之國

細微之極若有若無也

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

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

又于海內有魏魏內有大梁之都都內有王小之愈小以

無窮者視之與國于蝸角者何異耶客出而君悄然若有亡也

悄然也悄然自失見所爭

之細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大人聖人之

大者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劔首者呶

音而巳矣堯

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呶也

副墨管孔

小吹之猶以形氣相戛而有聲。若劍首之環，吹之則鳴，過矣。不得有聲也。今道聖人于大人之前，則雖揖遜之，聖亦不得而有聲。

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註蟻邱山名，漿賣漿家也。其隣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也。極屋棟也。稷稷紛紛何為者邪？也。呂云：見孔子來而

登極者，示不與之接，將徒而之高也。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聖人僕，聖人之徒也。是自埋

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

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

僚邪？埋于民，匿于小民之內也。藏于畔，隱于隴畔之間也。不求聞望，故其聲銷。欲遊遠古而通造化，故其志無窮。不欲與人酬答，有言一如無言。不欲與世人周旋，且與世違而不屑，是雖陸處無水而已。與潛者之沉伏同矣。宜僚，楚之勇士，不應白公勝之召，而免其難，是有以自守，不慕人之爵榮者。故夫子以擬乘屋之人。子路請

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某之著於已也，知某之適楚也。

以某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某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彼以欲行道為自顯著，以應聘為出于要求，則見以為佞矣。若此之

人不肯聞佞者之言，安肯見佞者之身乎？殆將逃矣。而安肯存留于此而不去耶？子路往視之，其室果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

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

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楊用修曰：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

地。必須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

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烏耘之說。如烏俯而啄食

乃善耘也。呂覽：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

蓼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

予來年變齊，去深其耕而

熟，糴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饜殮。

齊與分割同。耕法也。郭註：變齊，功盡其公無所

不至也。莊子聞之曰：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

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

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治形理心當去其後

起之累，以存其自然之良，不然則如封人，所云鹵莽滅裂，裂

者矣。何也？人生之初，本無為也，而乃以衆為道，其天離其

性，滅其情，亡其神，故鹵莽其性者，寔由欲惡萌孽于中，於

是衆為紛紜，遂為吾性之萑葦蒹葭，猶嘉禾之有荼蓼穉

穉矣。當欲惡始萌之時，謂可以扶吾形，旋至擢亂吾性，卒

乃精氣散泄，上潰下漏，不擇所出，而為漂疽疥癰，為內

熱，為溲膏白病叢生，形亦不保，莫不由是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宰人焉，推而

苗子獨先離

離之

辜人罪人也推而強之猶云推讓之謂其可賢也解朝服而幕之謂其可貴也

號天而哭致其哀矜也

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

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

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人性本善誰肯為盜殺人以陷于刑皆因為上者不能忘

榮辱然後人以不榮為病不能輕貨財然後人以競財生

爭今既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使人求榮趨利困心勞

形不能自已安得不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

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

如湯武罪已謂萬方有罪在子一人是也

故一形

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如伊尹以一夫不獲時子之辜是也○一形褚氏云當是一物傳寫

之誤也然即作一形說較有義味

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

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

順乎性之自

近拂乎性之自然而故為隱匿使民不識故為艱難使民不敢故為重遠使民不能勝不能至乃從而刑之民

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

民知力竭則以偽

繼之以圖免誅罰上又日出多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

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迫民以不足者上也則盜竊之

行誰之咎乎言當責上也。○按柏矩之意蓋哀其陷于刑

也。而其人反歸罪于上似不悛者然其言實有至理可為

治道龜鑑且其推病爭所由起尤深得本源。可與自然之性無為之旨相發明也故引之。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即改化於無過也未嘗不始

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

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

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

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天下無可定之

是非前不知後亦不知乎前如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前之所是固後之所非也即至六十而化亦

其肅也。

搏幣扶掖肅敬之至也。

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言其有所短有所長所以得

半美半惡之論

豸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

邱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

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

以知之。

不馮其子言有子不孝不足憑依也里一作埋方思善云詳銘語俱有削子里韵正相叶古稱窀穸

為高里則作埋者非○按石槨銘語已預有靈公之稱則靈公之為靈乃是前定大段與伯常騫二人徒據生平行

事論之何足以知之此段立論甚奇見人所見為善為惡原無一定之是非人之死葬論號皆有前定之數據所見

以為知總非真知徒多臆度耳然則天下事總無可知知不知止其所不知矣○翻空奇想得未曾有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少知即小知者也大公調所見者大而不與人爭辨者也何謂邱

里之言大公調曰邱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

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

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邱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邱，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舉邱里猶云鄉邑也。邱里之言謂合乎人心之公而非一人之私論，可以通之鄉邑，卽可以通之天下者也。大公調之名蓋卽以此意命之。少知之名蓋以未知此意命之。因設爲問答也。大公調答詞先釋邱里之義，十姓言不一族，百各言不一人，合而成爲風俗，是必合十姓百各之心，而同爲一心，木之一人之心，而通之十姓百各之心，同而異，異而同者也。譬之馬焉，于馬百體之中而指其一體，無非馬體也，而不足，以得馬體之全，係馬于目前而通觀其百體，則馬之爲馬全矣。是故一簣之卑與邱山之高，皆土也，而邱山以積卑而成其高一勺之水與江河之大，皆水也，而江河以合水而成大，衆人之心與大人之心，等心也，而大人以合衆心而爲公，蓋能合邱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矣。是故自外人者，中有公道爲之主，則變通而不偏執，由中出者，外有公道以相正，則相迎而不相距，豈徒一人之私見一家之私論可得而擬哉。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

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

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而無不為。大人之德。一天德也。凡

則德偏。而有不備矣。惟天於四時。殊氣而不賜。故歲成。惟

大人亦任。文武之殊才而不賜。此德之所以備也。大人之

道。一君道也。凡權必已操。則有私。私則道小。而何可名矣。

惟君子。五官殊職。而不私。故國治。惟大人亦任萬物之殊

理。而不私。此道之所以無能名也。夫德備而無名。則不待

有所作為。故無為。唯無為。而後無不為。此理之必至也。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

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

木石同壇。此之謂邱里之言。循本時有終始。世有變化。不

注。皆有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翁失馬。未必非

福。人各以私意。自殉。如而不同。而欲有所正之。反有所差

矣。按物理參差。不可齊。一如此。而大公者。則比于大澤

百材皆同一度。觀于大山。木石皆同一壇。夫百材之生。品

類不一。而生于大澤。無不合其程度。木石之質。形氣各殊。

而載于大山。要皆同在一壇。其合而為異。異而為同。如此。

此乃所謂邱甲之言也。○又按邱里之言，卽是人心所同的。公共道理，惠子輩各執已見，以自是偏私甚矣。故言此以破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

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

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

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管見道之爲名，不足以盡道，物數稱萬，不足以盡物。

各以其大概言之耳。夫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詎可量耶？呂註道本強名，不能盡也。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名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有名與無名，其大小如狗馬之同爲獸，而大小之不相及遠矣。○讀猶稱也。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

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

殺。相照如日生於東，月生於西，相蓋如陽伏于陰，陰寓于陽，相治如陽以濟陰，陰以濟陽，是也。相代如春夏秋冬

相遭不窮。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相殺如火剋金，金剋木是也。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

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

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者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

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

已。少知聞道不可名，以為道必在于萬物之生所自始。故

問之而不知，終始循環，互相倚伏，則其所起固可得而

知其始之可知者。如陰陽著明于日月，而升沉相照，互根

相蓋，剛柔相治，五行布乎四時，而往來相代，木火相生，火

金相剋，其在於人，則欲惡去就，如橋之高起，其在於物，則

雌雄分合，亦時而庸有。安則有危，危則有安，常相易焉。福

今禍所倚，禍兮福之基，常相生焉。緩于前則急于後，急于

前則緩于繼，常相摩焉。聚久則必散，散久則必聚，常相因

而成焉。凡此皆可指其名而求其實，按其迹而窺其精也。

其循序迭起，如有條理，其橋運流行，若相驅使者，總不外

窮則必反，終則有始也。此固物之所有，可即物而推，則言

可盡，知可至也。然亦極于物而已，豈可與道之不可名者

此哉。○橋起如橋之高起也，橋運如有橋以通行，無溪河

王二章年傳 卷之六 則陽 三

之隔也。片合猶言。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

議之所止。當其窮而終是所廢也。窮則反終則始是窮與

生之始則有可言。即可名矣。故見道真者不隨所少。知曰

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

其理。呂註。季真莫為。隨所廢也。接子或使。原所起也。按莫

而推。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

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呂註。雞狗之鳴吠

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為也。○按雖大知。不能以言稱

之。不能以意推之。固已玄矣。然既不離乎雞狗。猶可推所

起于所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若由所自

廢也。更斯而析之。則玄之又玄。精至無倫。小莫破焉。大不可圍

大莫載焉。更無所容其意言矣。○循本云。斯即詩斧以斯

之。之斯。蓋將不可意推言讀。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

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

無實在物之虛。循本所謂莫為。或使未免。猶有物。而終有

實則麗于虛故也。以有名實為物之居。不知其未嘗無也。可言可意。

未嘗有以無名實為物之虛。不知其未嘗無也。可言可意。

言而愈疏。有居則有可言。有虛則有可意。已落言詮。所以言而愈疏也。未生不可思已。

死不可徂。一作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郭註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然自死。

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按此以下。申言而愈疏之意。言不必言。其不可見者。為去道之遠也。即如未

生之不可禁。已死之不能窮其所往。生死之相去幾何。而理已不可觀矣。言其不可觀者。豈遂近道乎。或之

使莫之為疑之所假。以生死之不可觀。觀之則或之使莫之為亦不過為疑。而莫觀其真象耳。

究非不可意。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未其來無止。若不可言也。

其本而往不可窮。求其未而來無所止。則無窮無止言之。迎不見首。隨不見後。不可得而名言矣。

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無窮無止。則無可言。

以不依于物之起廢特與物同理而已。或使莫為則有可名以其為物之起廢即與物相終始也。豈道之為道可困于物哉。道不可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

在物一曲。道本無有不可求之于有。物本非無不可指之。為無道之得名。不過懸虛而假之名號以行。若

莫使或為雖為物之生所自起。要止滯於一物。夫胡為於則是僅在物之一曲而已。何足以合乎大道哉。

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

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夫道何為

涯。如秋水篇河伯向若而歎。所云大方之家以其大不可

以言傳。并不可言。不言傳也。使言而可傳。則終日言而盡

道矣。言而不可傳。則終日言而止。可盡物之所起矣。要之

道而極之無道物而極之無物。則言固不能載。即不言亦不能載也。不能載謂不能載而傳之也。唯非言非默既不可以言傳之。并不可言。不言傳之。則擬議俱窮。而道存其中矣。○此段大類禪機精微香茫。而芥子中透出三千大千世界。光明剔透。此等慧心寔開天以來所未有也。

外物第四

此篇言凡事之不可必者皆外焉者也。人徒自苦耳。推無用之用。至入之天遊。乃自

具之至知厚德。餘皆外物。不可過而問也。若矯揉仁義。則滅真失性。有毀死跡。河者

矣。是說也。誰能契言外之旨哉。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于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亾人

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云。流於江。萇宏

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

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呂註。凡非性命之情皆外物也。故不可必。○口義。桀

紂之時。賢奸皆不免。是不可必也。萇宏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晉元帝託糧運不

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光之識。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亦此類也。孝已殷高宗子。見逐于後母。

曾參芸瓜斷根。大杖幾死。皆以孝而害身。是外物不可必也。○碧虛云。以仁義為可必。則夷齊不餓死。以知為可必

則比于不剖心。以忠為可必。則伍員萇弘木與木相摩。則不遭戮矣。此忠賢奸佞兩陷而不可逃也。

然金與火相守則流口義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

云伍員其弘知事君盡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已曾參

知事親盡孝而不知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之

理也惡來順紂同孽相濟而不免猶木之相摩龍比逆紂

善惡異性而遭誅猶金火相守也○此段論造化以及人

事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

乃焚大槐絃束也天地篇方且為物絃是牽絀不解之意

此云大絃蓋氣不舒而紛亂也○碧虛云陰陽

錯行則天地大絃忠臣孝子被刑則國家傾覆忠孝臣子

之所當盡也不幸而遇閻君頑父逆理暴虐猶水中有火

乃焚大槐○循本雨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有甚憂兩陷

火又能焚木獨言槐者以槐為取火之木也

而無所逃墮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腎沉

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按兩陷如忠佞賢奸兩

皆不免是也○循本此

下言人心之火亦有甚憂其兩陷如前言木與木相摩金

與火相守者而卒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墮

蠱起蟄而未甦貌迷昧而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得成則

心若懸係于天地之間慰鬱抑也腎悶亂也沈溺也屯結

也。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中
中之火。暫時然也。眾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根。○疑獨遂
意則慰。乖意則腎亦通。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債。顏然而道盡。呂註
明之性如月。不足勝焚和之火。此皆出於有心。債然則縱
心而至于無心。道盡于此矣。債順也。○循本云。天理之微
不足以當人慾之熾。于是斯道債然而喪。○按循本之說
與于是乎語氣較合。債然衰頹之意。道盡謂生生之道無
復存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

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

監河侯曰諾。

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

舊註邑金采邑之租金

莊周忿然

作色曰。周昨來有申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

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

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褚

王當是土字

渤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鮒廣雅云鮒也波臣猶水官

鮒魚忿

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

常與常相與者謂水也。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

之肆。枯魚乾魚也。○呂註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于活身。而不務有餘。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巨緇大黑綸也。犗健牛也。蹲乎

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

巨鈎。銷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

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昔之。自制。浙河以

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軫詮才。諷說之徒。

皆驚而相告也。舊說軫才評論人才也。諷說誦說往事也。○疑獨云。此段喻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遲

而驚動天下。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夫揭竿

得志于天下。傳名于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也。夫揭竿

累小繩

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于

綸也

果令懸令猶賞格于求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

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呂註任氏鈞魚明經

期近效須溪云兩段皆從外物上反覆上段言志士之

命或僅寄于少許此言志士之志將有待乎無涯者也

儒以詩禮發冢呂註小人之儒盜先王之言以濟大儒臚

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舊註自上傳語于下小儒曰未

解裙襦口中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

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顛歲儒以金椎控其顛徐

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舊註壓一指按也顛願下毛也○按

日將出矣所發之冢何所有小儒對曰未裋死者之衣先

見其口中珠且引詩以譏死者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

自古墓無長存轉盼而窺窆之地已為麥秀之墟矣爾生

不而施死而含珠豈可保耶由是小儒引其鬢壓其顛而

大儒以金椎控其顛開其口不恤其骸骨之狼藉也但

王仁孝至孝外物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

趨。促下末。僕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循本

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未微也。

未僕背微曲也。後耳面前視之不見耳也。○按視若營。四

海觀其神之所矚而知。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

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循本躬矜身自矜

求知。○按去之。仲尼指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

乎。問去矜去知之後。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

世之患。循本驚放驚不願也。按不忍一世之傷。而經營以

之害。是驚然不顧。抑固竄邪。亾其畧弗及邪。補註抑汝固

耶。毋乃失其智畧。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

耳。循本惠順也。順從人意以成歡愛。而不知其驚萬世之

患。故曰惠以歡為驚。是乃終身之醜。不過尋常人之行

進于相引以名相結以隱。相引導以名聲相約結以昏蔽而已。隱昏蔽也。與其與

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

也。循本仲尼每稱堯非桀故教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毀譽之兩忘也。若反背此理無非傷害也。若妄動無

非邪。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合參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應是以每有成功要當

付之無心不可載而有之也奈何經營不遺常載之于心

焉則終未免于躬自矜持耳果能去矜棄

智而天下大治矣業豈有進于此者乎。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阿門傍門也。曰子自宰路之

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舊註宰路淵名起左傳紀夢之筆似之。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

且漁人之名也。○大然而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

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

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

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鑽刺也筴音策卜筮之筴也無遺不失也

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

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也呂註龜有知而不能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為有所困有所不及為道者所以絕聖去

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人雖有過人之知而萬人謀

之則寡不勝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矣魚之死於網常多于鵜鶘若不畏網而畏鵜鶘則免于鵜鶘者又難逃乎網

矣是人與物智皆有所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不及防也知豈足恃乎

由此觀之知之為累甚矣故人惟去其小知而大知明惟不矜其善而自無不善知又何足恃哉 嬰兒生

無石古與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視于嬰兒之生非有傾師教之而自能言

以其不任已智但習與能言者處聽其薰染自然然而然也然則智慮之于人固外物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

矣惠子謂莊子所言無用莊子謂必無用乃為有用也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

用容足耳地大無不載而人之藉地以載身者容足之外即為無用矣然則則足而墊

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以地之大言之容足之外既為無用則以地之厚言之置足于地之

上其足之所踐者寔載乎足耳若在地下而墊積之至于黃泉在人又不為無用之土乎舊註厠足置足也致至也

也惠子曰無用足履地上地下之十莊子曰然則無用之

為用也亦明矣足之所不及即為無用然非于足之所不及

而必陷矣唯有墊于足之所不及者乃可載乎足也無用之為用豈不較然明哉世之矜聖知以為有用者亦猶容

足之地耳非有絕聖棄知者為無用之用彼又烏能持載于不徹耶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遊

無人而不自得之意隨身心之所之無往不適也此四句虛含下意不能遊即下文流通决絕者是能遊即下文不

解不失。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呂云：流通之志，因俗而為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為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按：流遁者，同流合汙，而油油與儲，不恭

之甚者也。決絕者，不可一世而望望以去，隘之甚者也。二者皆各執一偏，非知至德厚之所為也。豈知天下事固不可執

可執，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事之隨時變遷，不可執定，如覆墜之物，一往而不復

反，如火馳之急，既去而不回頭。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豈有守其故常而不易者哉。

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唐荆川云：各分莫嚴于君臣，易世則變，况其他

道理，豈可拘耶。只是借此為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留行，即無住著，浮屠不三宿桑下，蓋此意。○呂註：有至知厚德

者，卑不為流遁，高不為決絕，唯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留行，無轍迹也。夫尊古而卑今，學者

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

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舊註：波，高下貌。蔡郭註：古非獨尊，今非獨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是其末流之失也。且以皇視帝，則帝已

變矣。以帝視王，則王又遞變。由上古以遞觀至今，夫孰
守其故常，不如水波之遞高遞下者，唯至人當時應務所
在為正。故曰遊于世而不僻，本無我，我何失焉。故曰順人
而不失，已教因彼性，非強之以我之學也。故曰彼教不
學，此所以遊于世而不僻也。隨意承順，非違已之心，以
順彼之志也。故曰承意不彼，此所以順人而不失已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

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眾害

生。副墨目蔽于色，則不明；耳亂于声，則不聰；鼻奪于臭，則

不覺。知也，此六根之六塵，必徹而淨之，然後復其本然之靈

一處。徹則處處皆徹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徹則自為外物

所壅，如人之哽者，哽而不已，則跖。跖則眾害生之。循本

哽咽也。跖踐也。足不良于行，如被人跖踐也。足三陰之脉

皆起于足指，而上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

則變為足病也。足病則眾害皆生，不特哽與跖矣。以喻道
不欲塞，塞則其病如是也。按此解甚確，但道不欲壅，道
字似即指氣道。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
而言，哽咽隔也。

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循本殷盛也。又言物之有

故也。其息之不盛者非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

夜運行。無有止息。顧人以声色臭味。自塞其實耳。人身中

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此借息以爲心之喻。

胞有重閥。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姑婦勃谿。心無天遊。則

六鑿相攘。大林止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循本閥重

門限也。按舊註。胞腹中胎也。人生之始。初結胚胎時。氣息

自通。而渾淪無闕。如室之有門戶。可通出入。却有重閥以

限之也。人心之體。雖不離于形器。而靈瑩之用。實超出塵

墻之表。直與造物者遊也。○合參胞則有重閥。心則有天

遊。若室無空虛之處。以別處尊卑。則婦姑瀆而勃谿。爭處

矣。心無天然遊衍之處。以超出乎塵垢。則耳目口鼻。心知

六者皆鑿于物。感人爲情。欲鬭爭。而本體爲所攘奪矣。人

誠知所謂天遊。則一室非小。六合非大。欣厭之情。無所動

於中。爲其精神廣大。足以勝之也。若仁觀乎大林邱山。而

善之者。亦緣其平日胸次窄隘。精神不足。以勝之。故遂以

爲天下之大觀。而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詘。賢知出

沾沾然喜之也。

平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

合參德本在內因名聲而溢各本不彰因表暴而溢

溢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何自起因急而考知何自生因爭而出稽考也該急也柴即天地篇柴棚之義官司屯守之處壁柴棚以為衛柴棚本不立生于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因衆人之所宜遂果決行之皆失其自燃者也

方思善云此皆以物勝其神以賊襲其虛者也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鈔 挑鐔 耨

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方云方春時猶言雨暘時若也物時至則生銚鐔不能過何者其天遂也天遂則倒者可植以比天游則穿者無降故善養物者守根善養生者守息此至人之所以貴天遊也

靜然可以補病背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疑獨靜然作靜默筆乘背城蓋養生

家之術耳○按真誥云時以手按目四背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為之見百靈老形之亦發于目背披城殿紋可以沐浴老容○病而補之老而休之遽而止之未免有事猶是勞者之務而非佚者之所若佚者行所無事則

自然不病不老不遠。又何必過而問其補之休之止之之術乎。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

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

君子之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之所以合時

君子未嘗過而問焉。佚者聖而不可知之神人也。○呂云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

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按駭者所為異人令人驚為祖奇也。合時者當時以異說為神奇。隨聲附和而與之合。天下篇所言與

惠施相應無窮者是也。

演門宋城門名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

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怒之。紀他聞

之。帥弟子而踐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跽

赴河。踐古躡字。踞僵也。頓也。呂註。官師之勸。其黨至于毀死。許由之逃。其徒至於跽河。殉迹之弊至此。○此失

真傷性之仁義也。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荃香艸可以餽魚。一云魚筍也。蹄兔置也。係其脚。故云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在猶我。也。○呂註莊子所以言。故卒之以荃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究其意也。

寓言第五

按此篇即齊物論無有是非無有言。首○郭象特舉首二字名篇。非莊子。所著之書皆寓言也。蓋謂有寓言。言皆如卮之日出。有言一如無言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利以天倪

郭詒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

信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卮滿則傾空則仰况之于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則和也○按此處寓言是託之他人之口史記云皆寓言則言在此而意在彼之謂合全書言之十九十七言南華中語託于他人之口者十之九其託于尊重人之口者十之七皆取之心而注之口如卮之注水隨時而出似有心而實非有意未嘗爭是非而辨以求勝故曰和以天倪齊物論云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註已見彼可互參之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

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

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

藉外假借他人

之口也所謂寓言十九者借外人以論之似非自己出故不至如以父譽子使人疑其私而不信如書中所托肩吾

連叔之得是也。借外則似不直矣。然此非吾不直言之過。乃人不可與直言之過也。蓋言無所托則人將以已意為是非。同已則應而是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異已則反而非之矣。

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

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所謂重言十七者托於人所尊

重之人以言之所以止人之爭辨也如書中所稱引古昔皆人所素重之前輩以有經緯本末在人心目是以推為

耆艾者也不然年雖在人之先而德業無以先人則已往者與朽木死灰何異是特已陳之人耳曷足重乎故所稱

引多上世之帝王神聖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

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

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所謂卮言日出如齊物論所云和之以天倪因

之以曼衍所以窮年雖如卮之注而不竭而一切付之無心初非爭執是非故有言一如無言也蓋惟無言則物論

乃齊之至有言則不特言與言有是非而不齊即言之與齊亦已有言而不齊矣故貴于無言唯如水之出于卮而

無心。有言一如無言。則言雖多。而皆歸于無言。歸于無言。而言之理得矣。有自也而可有自也。

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

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凡言之出其所可所

不可。所然所不然。皆自由也。由于已意之有然不然。不可不

可耳。而要之物本無一定之然不然。可不可。此段語亦見

齊物論說已見。彼可互參之。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久言曼衍窮年

也。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言物本無不同。但異其形以相禪繼耳。卽齊物篇道

通為一之意。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同物

種而不同形。不同形而究歸于同種。其始卒如環之連屬。無庸區其倫類。因而齊其是非之論。此正所謂休乎天均也。休以天均卽和以天倪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

王仁雪華齋 卷下 寓言 四

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孔子與天地合德從心中矩而

猶曰加年學易可無大過蓋雖與天同運而歷一年則有一年之時行物生故雖行健有常未嘗不隨年變化也莊

子引之謂孔子之行有是無非而猶自見得是非無定可知人所見之是非皆非有定無容爭辯矣亦即齊物論之

意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惠子不喻莊子之意以為此孔子常憂勤其志以服行所

知故每覺其非而不敢自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末之

是也則豈真是非弗定乎嘗言。莊子曉之曰爾所云勤志服知乃學者之事孔子固已謝絕之不必從事於此矣而孔子初未嘗自言其

有是而無非者蓋有深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意焉吾試與子參之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

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盡也立定天下之定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推孔子之意蓋云夫人受天之降才同本于太初原虛靈不昧

必去物欲之蔽以復其初乃不負所生由是聲為律而言足法利義當前能審好惡而別是非使羣言不得而淆此

儒者之事。但足以服人之口而已。至若使人不以日星乃
以心服。不敢違逆。而與之角立。物論齊而天下之紛紜以
定。此方是至人之道。無言之教。所不易及者也。已乎已乎。
可執一。時之是非。非兩忘之。境吾方有志焉。而未逮。又安
為不易之是非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鍾不泊。吾心悲。舊註再化謂悲樂之變。釜鍾弟子問於仲

尼曰。若麥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也。言以及養不及

穀祿之罪也。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

三千鍾如觀鵠。一作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孔子言既以為悲

矣。若果無縣。則菽水鼎鍾。無非色養之宜。不以祿喜。豈以祿

悲乎。彼其視釜鍾之祿。若小鳥微蟲之過前。絕無所動于

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

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人七年而

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合參野謂言仁義賓禮樂無文

飾也從言心之莫逆不執是非也通言心之微不分彼我

也物與物合一即物物皆游物物皆觀矣來即道集之謂

鬼人即鬼神來舍天成則與天合德不知死不知生則止

乎其所以不知大妙則神矣妙萬物而為言然後能體神也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

果然乎惡乎其所以適惡乎其所以不適生而無為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

人為之私乃自戕其生而有死是有為實死之所自也勸

之以公而無私至於不私其身而外之正以死自存為而來

也若生則陽而已非以為有為而生亦非以無為而不生也

是說也而果然不謬乎則人但當在天而遊無思也無為

也何所分於好惡是非而以有所適有天有歷數地有

所不適乎此所以無往不妙而為大妙也

人據吾惡乎求之彼司天者猶有歷數可以推之司地者

則本無適不適吾父于何求之莫知其所以終若之何其無

而得其死生先後之所在乎

莫知其所以終若之何其無

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

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夫由不知死生而人于大妙則

不知死生者亦竟無一定之死生矣凡人氣至而生則為

命氣反而死則為鬼命即生也死即鬼也今即大妙而求

之流行不息莫知所終無終則不可謂非生矣循環無端

莫知所始則又不可謂有生矣氣有屈伸大妙未始不與

之相應而有時或屈屈則不可謂非死矣機有絕續大妙

未始與之相應而有時或絕不絕則又不可謂有死矣大

妙之不測如此人奈何拘于是非好惡懸而不解乎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喾括而今

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罔兩影外之陰

也若謂影也此即齊物論無特操之意言景曰叟叟也奚不能自上也問答與彼詞小異而意大同

稍問也

按叟叟或作搜搜音蕭呂註影外微陰非一故曰

與叟二叟相逢在能能有幾時不過畧稱相問耳汝何必

問也○愚謂二叟字皆指罔兩猶云老人汝罔兩老人也白

常不問可知何必稍問之也稍漸也儀禮惟稍受之稟食謂之稍以其漸少給之也則矣稍問者言少問亦可不必也子有而不知其所以循本子影自謂也子雖有此子子也

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影言子生于形如

蛻蛇則無甲蛻甲蛻不能自主也此說似矣而仍非也蓋甲生于蛻蛻生于蛇但有蛻蛇即有甲蛻不必別有所待

也若影之生于形則必有火與日照形而後吾得屯聚以成焉若遇天陰與黑夜則如寒暑之代謝潛消而不可復

見矣然則彼形者非吾之有待耶吾固聽命于形矣况乎形又待于火日者乎吾更向能自主耶此即齊物論吾所

待又有待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而然之意

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血氣之運靜為陰動

運動謂之強陽影隨形之往來而與俱往來原非血氣之

運是彼強陽則我亦與之強陽也若罔兩則又因影之強陽以為強陽者尚不知其原不可自主而須問乎此亦齊物論言身且不自定其行止坐起又安能定物之是非意

而語更
警峭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

舊註陽
姓名戎

字子居，列子作楊朱。○按子居之沛，欲見老子。老子先已遊秦，子居乃邀迎於路。老子蓋見其有矜夸之色，故以為不可教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

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

請問其故。

請不可教之故。

老子曰：而唯唯，盱盱而誰與居。

而汝也。舊註唯。

仰目也。盱，張目也。皆視上于目而近。傲者，傲則側媚者至，而有道者遠矣。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

足。自顯白也。言人之自牧，雖通達高明，而常若卑辱。雖道大德至，而自視欲然，不可自是。自滿。

陽子居

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

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子居

既奉老子之教。抑然自下。大改本來面目。故當其往也。旅
 次上人。極意趨奉之。比其反也。則不見其可畏矣。舊註。煬
 炊也。按左傳。煬蔽當是對竈燎衣者。○記此節見人各執
 已見之是非。相持而不相下者。由氣矜之未泯也。故必大
 自若辱。盛德若不
 足。乃可適于大道。

讓王第六

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枝葉太靡恐為人所竄易。按南華諸篇

皆針對小知小言而發獨此篇歷叙高蹈廉介之行似乏遠神然亦畧有照射蓋儒

墨楊秉惠以非無股脛無毛為其道為人

多而自為少與眾不適遂物不返則害生矣故以高蹈自棄風之未及逃名潛死者謂雖窮餓至死猶逆于役役多事者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人子州支

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也幽隱也言

心有隱疾也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

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夫

下至重以下是莊子贊語無以天下為言無所用于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

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

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二子皆不肯以天下役其身。是不以天下害其生。即不以天下易其生者也。視世俗之捨身以陷于富貴者異矣。

舜以天下讓善卷

循本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迺世高蹈先生。郡守

李燾為壇記。壇之近。仍有其墳。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

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

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

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音

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舊註。捲。捲用力貌。○按。后。謂舜葆力。猶云用力也。以舜

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

也。二子一入山。一入海。皆不以天下易其生者。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

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

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

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

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所用養者

土地所養者人也。因杖筴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

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

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

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溺于富貴而患失之，則傷其身矣。苦

于貧賤而欲去之，則累其形矣。二者重失，是見利而亡其身也，則惑之甚矣。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搜王逃乎丹穴。爾雅南戴曰為丹穴

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

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

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

忠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

得為君者也莊子以世俗多驚榮利而忘其身故歷舉不

轉出一意云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與起段無以天下

為者可以託天下皆別有微旨而輕輕點逗有含蓄不盡

之致蓋能自全其生而民物無不全其生即內篇逍遙遊

未四段及應帝王之意人第知有為之為而不知無為之

為故于此處逗出見

清淨之非無用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魏見昭僖侯魏昭僖侯有憂色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以天下訂不渝之約

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

攫取也言以一手取天下

則一手廢廢一手而得天

下君能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言見之自

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呂氏云此于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按知輕重一贊語

味不盡

魯君問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問苴

布之衣而自飯牛苴有子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

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

闔曰恐聽者者字衍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

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

之真以治呂氏春秋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

王不厚佳第 讓王

下土苴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

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舊評

此數語莊子自道之辭常人說不出今見呂氏春秋不韋去莊子未遠必得其真凡聖人之動作

也必察其所以之即察與其所以為即觀今且有人於此

以隨侯之珠彈干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

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重當哉此處大

之首作一總之束有遺音矣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窮至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

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

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

子列子八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

子列子八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

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
過謂引為已過也。豈不命。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言豈必不欲自存性命耶。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舊註子陽鄭相為人。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國人逐獒狗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

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言不可令天下人聞之。王

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

延之以三旌之位。口義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屠羊說曰。三旌

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

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

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碧虛云。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

義者。何代無之。比而觀之。可以知愧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以生草蓬戶。不瓦。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

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匡正也。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

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草冠曳履。杖藜而應

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

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

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

仁義之慝。依托仁義以為好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數語道盡俗儒之陋曾

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脣。剝錯也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

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緼

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養志者忘口體之奉。是忘

形也。養形者不役于勢位。是忘利也。致道者無為而無不為。初未嘗以有心與焉。是忘心也。孔子謂顏

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

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音堅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

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謂得其友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

魏公子名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

身在江海之

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

身在江海，心在魏闕，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也。奈何，言私意難

也。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言當自重其生，能重生則不肯殉物傷生矣。

中山

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

言雖知生可重，未嘗能絕去富貴之念。

瞻子曰：「不

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

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言未能自勝則姑順而從之，猶不至內傷其神。若強制之而不從，則

神惡之矣。不自勝已一傷，強制之又一傷，是謂重傷。此非自養之道，乃無壽者壽類中人矣。

魏牟萬乘

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音傘無米粒也顏色

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

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

者無罪藉藉陵也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

無恥也不羞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

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八子

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

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

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

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

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削然反琴声也

然奮舞貌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

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

雨之序矣。此即於我如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恭伯得乎

叩首。舊註共伯即共和，叩首一作共首。司馬彪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

以為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屋焚，下于大陽，兆口厲王為

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

呂註：自顏闔禦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子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

有其意者也。世俗湛于人偽，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叙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為難，猶且為之，則不

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為易可知矣。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

也。居於猷猷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屨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

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

桐水一作桐水

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

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

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

石而自沉於廬一作水此三子以富貴為大辱乃至羞死

以其標傲世之逸志可以厲俗故井及之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

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

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

之血牲殺牲也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之所謂道也

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

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

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

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

爲信揚行以說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

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

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並傍也塗塗炭

也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

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

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劉縠曰聖人至于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至于內無我則爲天

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

州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身居畝畝者無殊致矣

○按內篇以無爲而天下歸爲至人則以之治天下亦行

所無事而已孤矯鳴高者猶未免有位祿之見存也豈若

有天下與無天下爲天下與不爲天下俱漠然不動于中

者哉然非真能尊生者不能致無功無名之治也非絕去

榮利者不足以語尊生也故歷述讓王之人并及辭祿之

士至于隨光夷齊之倫寧死不辱似乎尊生適以害生矣

然既具此清風高節實尊生之基本也孔子論仁必先打

破富貴貧賤關頭莊子論尊生亦必先有不屑天下之志

故于舍生逃讓者猶有取焉

盜跖第七

此篇舉一極惡之巨盜與一大成之至聖設為辯難至聖反為巨盜所呵蓋透過一層以見不易之是非猶可以強詞奪之然則各執所見以爭是非者更不足據矣孰若齊物論之為愈乎未一段亦以明是非不定之意說見篇末○舊註此篇詞雄氣逸如洪河疾注不可壅遏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

小國入保萬民苦之跖之大罪極惡如此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

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

之丘請為先生說之

聖人公善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如此

柳下季曰先生

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

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

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

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

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

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

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

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

冠多華飾如木枝之繁也

帶死牛之脅

以牛皮為帶也

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

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天下之至是孰有如孔子者而能非之若是孔子復通曰某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

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某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曰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某竊

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

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

此段雖不像聖人之

言。然明是假借。寓託。固不必曲摹。

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

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

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

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

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

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

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

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王。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

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
 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
 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
 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
 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
 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
 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同熱論之。皆以利惑其真。
 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二帝三王一齊罵劍橫絕世之所謂
 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
 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屠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
 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

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乞乞丐也。皆離羅名。輕死不念本。

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

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
 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
 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
 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
 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
 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
 微往見距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距得無逆汝
 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
 編虎須同鬚幾不免虎口哉舊註展禽魯僖公時人至孔子
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
 五六十餘年不得為友是寄言也○按此非真非孔子正見
 世之辨異說以自是者何足為奇直須以盜跖怒罵孔子
 方是奇耳又見惠子以同異自是未必能如孔
 子而孔子則竟為盜跖所非矣施獨不可非乎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

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

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子張之學。本有于祿之意。苟得

則求利而不勵行者也。故子張問之曰。子欲求利。何不勉

於行義乎。無行則人不信任。人不信任。則無從得利矣。故

觀於名之所歸。而計及于利之所在。乃知義之果爲當行

也。若使奔舍名利。而反之於心。則士之偃行。徒自苦耳。不

可決然舍去于一日。而不復爲。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

乎。蓋欲以利誘之。使歸于善也。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

信。苟得以爲今世之人。惟無恥者方能致富。富則人信之

乎。者多。而名亦顯。是名利之大者。在乎無恥。而致富取信

矣。故觀于名之所歸。而計及于利之所在。乃知以富取信

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

也舊註臧聚臧獲竊聚之人也。○按小人所賤言桀紂所行雖小人亦賤之也。仲尼墨翟窮為

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

者士誠貴也擬之孔墨則自謂不足當之以其行誠為士之所貴也。○全書惟此處以孔墨並稱似錯

認莊子所云儒墨二字後人疑非莊筆此亦一証也。然以為似真詆孔子則未然以躬而非孔何異桀犬吠堯豈真

子犬而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

之分在行之美惡此申行至名歸所以為利也。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

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八

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

之行則下之論則非之身則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胸中也不亦

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此申利之所在即義

之所歸不必為行以米
名也首尾猶言上下。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

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
五紀即五常六位即

三綱君臣父子 大妻之位也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

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 嫡 周公殺兄

長幼有序乎儒者偽饒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

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口

與子訟於無約
子張舉倫常以為言則行之大端似不可無矣乃苟得則曰古之聖人固有不能無

憾于人倫者常人又何必為行乎且子言行正為名而已我言不嫌無恥止求利而已夫求名求利志趣雖殊而要

其實則未有拘于道理而可以得名利 曰約之辭 以下皆無 小人

者也吾明日與子質之于無約束之人 曰約之辭 以下皆無 小人

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
性本無為為名為利則均已為有為早自弃其無為之

為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好利者天性也

小人則殉之敦行者天理也君子則從之皆不當為而為者故君子小人兩皆不可為若枉若直相

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圖機獨成而

意與道徘徊不必問其曲直也汝心中有自然之天極焉

拘于是非也汝心中有不滯之圓机焉無轉而行無成而

省括則釋但憑我意則與道徘徊矣義將失而所為而天極已失矣為名者非也無赴而富無

殉而成將棄而天趨利而殉其成心欲得利而比干剖心

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為義為信

俱有害鮑子立乾干勝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舊註鮑子名焦周未

如此人汗時君不仕子貢諫之遂弃其蔬而死立乾猶艸木立而枯也申子或云申屠狄抱甕之河或云申生也孔

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

所語以爲士者。此古今所傳語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

離離其患也。以諸人皆拘于足非善惡之分。正其言必其

名之患如是爲利之患更可知矣。○此段言爲名爲利各執所見自以爲是而不知爲利爲名皆非也。又孰可以自

哉。是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

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

之道也。興猶尚也下之爲之下也貴之尊而奉之也爲人

心向意盤鬱史記多學之。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

耶。不知名利可務耶故爲推正不忘耶。舊註故爲推求正

能忘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

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三正所以覽古今之時

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

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天生此民。以與已生同時。居同

地。而獨以富爲絕俗。超世。遂下之貴之。則其中無主。而心

不正。凡所見爲有古今之異。是非之別者。皆隨俗而化于

世。舍至重至尊之天爵。而爲世俗所爲之名利。已失其性命之情。謂之長生安體適意。不亦疏乎。慘怛之

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恍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

爲爲而不知所以爲。碧虛處貧賤則恍惕。居富貴則欣歡。是昧本而於迹也。爲爲者。爲與名。孰

利之爲。按身之安否。心之悲喜。皆不能自鏡其得失。但知爲人欲。而不知爲天理。此中無主正。至成頑皮身心者也。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名利所在。卽患害所寓矣。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無美不脩。至人無勢不全。

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不問何人。就是神。使人之

勇力以爲威強。富則勇者爲用。不威強而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富則

知者為用。不因人之德以為賢良。富則賢者為用。不賢良而賢良。非享國

而嚴若君父。非有分茅列爵之貴。而人敬畏之。如君父。此段寫富之無不利。盡態極妍。是貨殖傳藍

本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

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

我孰能辭之。本不學而俱欲。乃人性之自然。安得謂非長生安體樂意之道耶。知和曰知

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

不求。知者知富之不免于患。故所為者動以百姓。非為已也。無私欲者。本然之度。不違其度。故自足而不爭。不

以身心溺于所為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

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惟自見不足。故求之求之則無厭。雖征伐四方

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也。惟在我者有餘。故辭之。辭之廉

則視如敝屣。雖禪讓與賢。弃天下而不自以為廉也。廉

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

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

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為廉為貪其實皆由心而分非迫于在外之富貴而定也

或反而自監于本無私欲之度自不以富貴上人誠計及

于有餘為患慮周于極則必反則知富貴寔吾性之害此

所以寧辭而不受并非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

謂藉此可以致名譽也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有之彼

己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

非以與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雍揖遜則天下蒙其澤矣而非以仁天下也不以富貴害其生也善

卷許由可以有天下而不居則辭讓之風高矣而非以虛

崇辭讓也不以事為害其身也若此者似無心于利寔則

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自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

有譽矣豈有心于與名譽哉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如必持其不慕榮利之名自若其支體而絕其甘旨省約其奉養而苟延性命又何有生人之樂哉猶夫久病困憊而不死耳知和曰

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平均也凡物均平無

太過乃為福太過則未有不為善者而財有餘則為害更甚可謂醒世名言今富人耳營鐘鼓

筦籥之聲口噍音現於芻豢醜醜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

逸豫而可謂亂矣心志昏亂該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

坂也可謂苦矣楊用修曰借註飲食至咽為餒馮音憤謂積蓄之氣按馮當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

貨如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

○考字書核非常也核溺當是陷溺之甚特異尋常也馮氣憑恃氣欲盡得而私據之也非當沉溺于憑恃氣

餒即嘔所謂人心不足蛇吞象之意貪得如此猶負重而行上陵坂豈不勞苦之甚乎今之營

營逐逐者其心力勞瘁往往如是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

貪財必欲快一己之心貪權必欲盡天下

之有幸而安居無事則益思淫慾用知所返如溺水然飽食煖衣體以肥澤則益加馳騫而不顧險阻如馮河然豈

不甚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其病乎

可謂辱矣。溺于富利故滿盈自是雖或言提其耳亦若塞

此所謂賤丈夫也。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豈不自辱其身乎

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積無用之財而服膺恐失憂戚焦

其憂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劫請以威脅取

寇盜則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舊註重樓內匪

也。守倫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

求盡。患一日不至則求之一息性竭財單貪鄙滅性性固

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呂云斯時也欲放鷹犬于

復得。蔡上聞鶴唳于華亭詎可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

不亦大惑乎。究竟名利俱歸烏有乃繚亂其意絕苦其體

害亦盡能窮形足以破無足之說此段言貧則苦富則樂常理也而無足之說又屈于知和由此觀之天下豈有一

定之是非哉。劉槩曰：天下無是非，是德為吉，非生干人之情。天下
是是非非，混于人之性，是之德為吉，非之德為凶。易曰：吉
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于正，以均忘而紛紛，干有為
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謂
為盜矣。莊子非不知尊孔子而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怡均
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能若復狗情而尊之，則是非愈
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故借天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
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辨勝焉。○按此論孔跖一段，能
按合莊旨，當時惠施輩一察自是者，對此固當自笑。其辯
才無碍，舌本爛熾，亦足令口談自賢者咋舌也。○又按盜
跖一段，誠覺粗豪不類。南華本色，苟得無足二段，正甚精
邃。又似非漆園不能為也。讓王以下四篇，應從東坡刪去
其舊，而并錄劉說以圓之。

子集卷之...

Table with 5 empty columns and 1 row.

說劍第八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

子悝

音里

患之。左右曰。孰能說

悅

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

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千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

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粗纓無文

理者短後之衣。矐目而語難。語構難相王乃說悅之。今夫子

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

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

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

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

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示虛以

利以誘之。後彼而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

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

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實力以莊

相校也

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

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

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

曰天子之劍以燕谿地名石城為鋒在塞外為銛劍名齊岱為鈔劍名晉

魏為脊魏音尋劍周宋為鐔音尋劍韓魏為夾同夾包以四夷裹

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

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

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

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鈔以賢良士為脊

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銛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

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
 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
 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
 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
 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
 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
 主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開義而愧澆侯三莊
 周不能坐食也
 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劔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
 月劔士皆服斃其處也服斃忿下見
 禮皆自殺也

劉槩曰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相小而慕大
 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石其不與已同雖利不從不

見所利雖夫不慕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渺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期人之同則雖夫子之聖亦屈于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髯垂冠曼胡短後曠日語難者趙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者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同也上論天子下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于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畜之則固不較其是非者矣若夫枉已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說似似求合矣蓋自盜跖至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漁父第九

東坡謂盜漁父二篇似真謗抑孔子然即謂其尊孔子之至亦可蓋借孔子之不

自是以明是非之無定見惠子之徒以辨求勝者真所謂大愚不靈自取桎梏也若不以孔子為千古第一至聖則不借孔子作話柄矣且以孔子生知安行仁至義盡乃從漁父而求所以修身守真則可知所謂大宗師者寔超出於往聖之外為道理上之道理即孔子亦樂得而聞之不惡其狂也如此方是高奇之極則世之挾其私見以為高談奇論未曾有者亦殊無新奇之可喜矣所以壓倒諸家使之廢然而返也特文較淺易不似商華本色耳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

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披髮揄

音袂揮袂也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

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子路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曰族孔氏曰孔氏者

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

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民平將以利

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

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且行且言仁則

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也離

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音撓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

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

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

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噫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

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
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地之理也。吾請釋
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
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
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
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
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
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朝
不及等也。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
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
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

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節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

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

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

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

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兩容頰適不拘善否作兩樣面孔以順適逢迎之偷拔所欲竊窺意

自按出于隱微而中之也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

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

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

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

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

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
所失。而離罹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
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
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
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
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
問修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
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
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

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也。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

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
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
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
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
庭伉禮。夫子猶存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
要磬折。再拜而應。得毋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
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
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
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
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
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

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列御寇第十

按此篇亦祭明無為之旨以天而不人為主列子驚心于先饋以有人為則人

保之非天也。鄭緩自以為有異于人。不知天之報人以天也。聖人安其所安。古人所以天而不人也。聖人龍而無所用其巧。始于人而入于天也。故不安其大。則以兵凶見小者。不知大寧矣。曹商以得車。矜其長。則去天愈遠矣。顏闔以聖人之施教。尚非天布。可知。惟真人之無為。乃合天也。人心難知。須多方以察之。不天者。就義易去。義尤易也。若淡于人。爵如正考父。進之而達于大命。則與天隨矣。竊車如探驪。行險以僥倖。違天者也。莊子不屑文繡。而一視鳶蟻。并置此身于度外。所以體神而合天也。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也。道也。

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于十餐。同漿謂賣漿家。而五

餐先饋。先饋言其敬已。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

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

患合參內有實德因結于中如冰凍不解則中不能虛也

外可開謀而成光采為人所窺則外不能泯于無迹也

釀猶醱也中不虛而外有迹則有以鎮于人心使人視

之更重于貴者老者則所患由此而釀成矣蓋的然而日

章君子之所患也人既

得而窺患不自此釀乎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羸

列子作無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

多餘之羸乘之主乎萬乘之欲保其利權必更切于漿人矣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

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

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知以先饋為驚是善于觀機者所

保奉汝也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求保者多矣伯昏瞀人北

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願循本敦音頓堅也感之乎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摺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追

於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

及

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

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凡人感動悅豫。而師保奉之。出猶表也。必

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循本才或作性。必且有感則

無有言說。而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潛已動搖也。即與汝遊者。亦莫以相告。則所聞者。小言耳。小言所見者。

小。無深識遠慮之言。適足為養心存神之大患。故盡為人

之毒。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循本孰誰何也。相孰不知其誰

害也。而不知其誰何。良可怪也。故曰何相孰。○按呂云孰者薰

蒸。而至於成。言不可謂之相成也。則孰應作孰。古字通用。

○又按何相孰句。兩解皆尚牽強。孰疑當作習。孰者勞

解。相孰者彼此皆習熟而不察也。何則怪之之辭。巧者勞

而遨遊者也。

呂註為學者日益。故勞且憂為道者日損。去

者也。○按虛字

尤為點睛有味。三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

呻吟讀也。

祇三年而緩為儒。

只三年而

儒業成也。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河潤九里喻澤及三族言為儒食祿而澤及宗族也。

使其

弟墨。

緩自為儒而使其弟為墨。

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

助墨翟之教。

十年而

緩自殺。

爭是非不勝乃至于白殺人之迷味乃至于此。

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

者子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

闔同盍。胡何不也。通義闔胡二

句諸解無味謂父何不見其成弟之善如秋之柏已成材而結實乃黨弟以致已死乎十年而怨其為儒可知矣。

夫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下

乃莊子論斷之詞言造物之因人而施如報之也不報以其人力之所致而報以其人稟于天所各足必彼之所當得故使彼得之緩弟之為墨固其弟之天也而緩乃貪天以為已功乎。夫人以己為有以異

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粹也。故曰：今之世皆緩

也。造物寔使彼能墨而緩以為已功而賤其親譬穿井者謂已有造泉之功而粹飲者不知泉之出乃天也今世

之儒皆賤彼貴我自以為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
有異于人者皆緩之徒也

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原其所以味迷如此者以其有知故自是而非人也以是

之故有德者常止于不知以全其天也况有道者乎古者以有知為遁天倍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

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呂註所安

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循本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

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呂註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為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

與黃帝終不近也朱泮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屠則絕弃之謂單千金空其所有也

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事于絕弃矣此之天之全者也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

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亾筆乘兵非

戈矛之謂喜怒之戰于胸中者是也。庚桑子曰：懷志未發，兵也。呂註：兵莫憚乎志，鏖鏘為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可必也。然而未嘗必之，歸之天而已，則不為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眾人反此，故多兵。○多兵則顯于兵而外求，故曰行有求若恃兵而求之不已，則真性盡亾矣。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傲

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

宙形累不知太初。合參苞苴所以饋遺，竿牘簡牘也，所以通書問小夫之知不離問遺之俗情，則

是疲傲精神以役蹇滯粗淺之末務而欲兼濟乎道與物

太一乎形與虛亦妄甚矣。若是者既迷惑于宇宙不免為

形所累不知有太初矣。此處太一與常言太一太初不同

其句法太一與兼濟對形虛與道物對太一。猶言極均平

之合形上形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

下而一之也。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

不知大寧。循木甘冥即酣眠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言至人如水之無心所以濟道與物而一形與虛也。知在毫毛小知也。○按大寧者

與物相安于無事不做其精神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悅之

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楛

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

商之所長也循本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莊子曰秦王有

病召醫破癰潰座者得車一乘循本座亦癰類舐矢痔者得車五

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

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舊註貞楨

通詩云維周之楨猶云棟梁也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

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

何足以上民道法自然如鵠之不日浴而白今仲尼方且有聖知為之累則是欲飾羽而畫也羽者天

生子厚維蕭全下列御寇

質自然。畫者人為之巧。猶從事華辭紛紛文詰以支離矯
偽之道。為精微之妙旨。不循性命之情。而強民以從。喪之
仁義。是忍其性之偽。以示民。民雖拘于文法。而從之。究竟
無由知其所以然。而信其果當然也。若然者。不能忘心而
受乎心。不能體神而宰乎神。此彼宜汝與子願與誤而可
其道。何足以上民哉。視猶示也。彼宜汝與子願與誤而可
矣。彼指仲尼汝謂哀公。願謂願養也。言彼仲尼之道。若與
相宜。但繼稟繼肉。以願養之。則雖誤糜廩祿。而不至盡
誤眾民。猶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
之可矣。

若休之難治也。今使民盡離其性之本真。而習于後起之
無窮之患矣。若為後世慮。不如休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
之而不用。用之治民。寔難治也。

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不齒。人而為治之道。苟施于
人。而有其迹。使之執

守不忘者。非天然之布化也。乃習于人偽耳。譬之四民。商
賈有心求利。逐末尚詐。不得與士齒。即或偶以事齒之。不
過貌與周旋。士之存乎神明者。終不屑為外刑者。金與木
與之齒也。離寔學。偽之治。豈足為乎。

也為內刑者。動舉過也。刑人之體者。外刑也。金則有刀。錐
斧鉞。木則為捶楚。桎梏。刑人之心

者內刑也。動則為方寸。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

刑者。陰陽食之。宵即小古字通用。小人而罹外刑則難逃

之氣。亦因之乘。舛而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呂

為害。故曰陰陽食之。唯真人寂然無為。內外之刑安能累哉。○按無

為則不動無過。所以免外內之刑。治之上者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

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

慎。猥得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得故其就義若渴者。其

去義若熱。舊註有外若謹愿而內實盈溢者。有內偏長而

堅持。而內反綴繞者。有外若和緩。而內實鈇急者。人

之情貌。內外相反。不易測如此。故察之不可一塗。故君

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遠則易欺。故可驗

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能治煩劇

知能應倉卒。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急

踐約信也。不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

忍欺心。仁也。之以處而觀其色。處紛雜之場而神不擾則九徵至不肖

人得矣。按此段詳言觀人之法。見人違其天。則情偽百出。不可以一途測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

軌。正考父。孔子十世祖也。事見春秋傳。孰敢不軌。言謙恭之至。自循法度。如而夫者。一命而

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循本而

俗之人。呂鉅驕矜貌。車上儻。乘車而軒舞也。名諸父。呼諸

父之名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不受。豈以

爵祿自驕。孰協。誰能如之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

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呂註。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為賊

矣。德有心而心有眼。知識具而敗其則賊莫大于是。內視則所謂賊也。○按人之所得者有心

而心若有所見。是有睫也。有所見而內視乎心。必強心以

從所見。心之本體。由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此而失。豈不敗乎。

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音必其所不為也。循本耳目鼻口心五者之欲皆凶德

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為凶德之首。凡自好而訾人之不為我所為者。即是凶德。窮有八極。達有

三必。二句總提。下乃分疏。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

人也。因以是窮。循本美髯長大為一。壯麗勇敢為一。如知襄子美髯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亦是

二事。并六府為八。以八者之所能為緣循。偃俠央困畏不

過人。因以是窮。此申言窮有八極也。緣循。偃俠央困畏不

若人。三者俱通達。循本緣循者順其自然。偃俠者偃仰自如人。三者不求通而自通。此申言達有三必也。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

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循本此七

句又綴上通達字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則多招怨。仁義

則多招責。唯達有生之情者。能俛俛自任。達于知者。雖未及此。亦克肖似。即踐形唯肖之肖。達天命之大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及此。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

孟子學准篇 卷下 列御寇 三

者非事乎其外也。○按諸解俱蒙混。唯循本字字熨。賄羅氏說莊實高出諸家之上。故茲編引用為多。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騎穉莊子。口義騎穉

也。視人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織也蕭蘆葦也恃織蘆葦為簞

以自食其子投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

斷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

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鍛捶碎之也驪龍黑

龍也。奚微之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

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

齏粉矣。世之竊祿者大率類此其亦危矣哉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

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莊子人于

不死不生非畏死也陷溺于富貴而死則死非不死矣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

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脩邪何以

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

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

不平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以意為予奪則心有偏著惟無心則平而有微譬之水焉

莫動則平故可以為準而皆平瞻彼闕者唯虛生白故可以墜物而有微若心有偏主則不平矣以不平者為平則

其平也非平心不虛空則不微矣以不微為微則其微也非微甚矣意見之不可執而有心者即已失其常心也

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微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

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知有子奪亦人心之明也而有知之

明不免逐物而為所使不若如神之氣可以坐照而徵之也明之不勝神久矣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特所見以人

于人則用功于外無望乎
其人而天矣豈不悲哉。

天下第十一

此莊子自序南華所出作也或以為訂莊者之所為然非莊子不能道也自來

說莊者只因看此篇不明故于南華大旨茫然起段因方術多而推原道術由道術之脩說至天下亂而道術裂中四段乃歷叙方術而以南華附于老子之後末又以方術之尤支離僻小者指其失而悲之見方術以老子為至而已更進焉則其餘之為方術者甚淺而小矣語道術則已亦非其倫語方術則已實居其至此莊子之所以自處也而其護持正法者則寓之于不言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

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

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為為無可加

○按百家方術既皆自是則其所為者皆各有在矣然彼止可云方術不可云道術也古之所謂道術者必不在百家之內矣果惡在乎曰無乎不在此其所以神明而不可測也若問神何由而降明何由而出則觀于古之聖王而可知矣古之聖王有自生也王有自成也唯皆原於一所以神明也蓋一者天也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王與天同體而全其

明也蓋一者天也道之大原出於天

德合其撰神明變化皆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

門皆原於一者道之宗也亦道之精也道之真也不離

于宗是謂天人不離于精是謂神人不離于真是謂至

人名不一而原則一皆以天之賦于人者為宗以人得乎

天之明德為本以本乎天率乎性之道為門循本云以天

為宗三句總說天人神人至人也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

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天人神人至人非不變化而尋之莫得其兆也若兆于變化是謂聖人

聖人則備仁義禮樂之全積中而發外矣循本以仁四句說聖人也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

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蕃藏老

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若夫天下之民薰然求其慈仁則本天德以行

王道者是謂君子立之以法為人之分限正之以名為人之表率事有參考則有驗而非虛理有稽察則可決而不

疑循本云其數一二三四逐一逐二。討分曉也。相齒相口
外也。以事爲常者。名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爲王者。務農
也。蕃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廩府庫之積。老弱孤
寡爲意者。先哀。犖獨使皆得所養也。民之理者。治民之道
也。以上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
說君子。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
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
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
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
道之。循本自百之人。其備乎至此。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包括在中。按莊子此段
稱述帝王道教精微博大。分明將夫子所贊修之詩書易
象春秋指數在此。真見得美備之極。無庸更分支派。再贊
一辭。無如聖賢不作。岐說紛起。竟至道術大裂。所以自巳
亦高言放論。不嫌汪洋自恣。索性飲醉人以酒。庶幾饜而

思返也。外間疑其非聖。及委曲而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引附常經者。皆莊子之所不受也。

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

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

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下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

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

間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為以自為。方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

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循本天下大亂以

一察者。只見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執一偏之見。以自喜

如耳。目。口。鼻。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百工技藝。皆有所長

時有所用。而徇于一偏。不過為一曲之士而已。按此言

後世之方術。諸子百家。俱包括在中。皆以一察自好者。所

謂一曲之士也。若辨之以天地之美。析之以萬物之理。察

之以古人之全。則其說褊小。詖淫。鮮能備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容者遂使內聖外王之道開而不明鬱而不發由是天下之人皆各挾小知辨以求勝嗟乎遷流日下後之學者見聞愈紛趨向愈岐誰復反而求之六經道術盡裂矣觀此可知堅白同異之流大為聖道之害莊子著書以抑之實有所不容已其心如揭則其為功聖道亦可知矣循本悲夫以下皆傷歎之詞○按此段總論其害後文乃歷叙諸家假道術而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流為方術之異

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循本不侈於後

世不開後世以侈奢也不靡于萬物不以外物為靡麗也不暉于數度不以禮樂數度為暉曜也以繩墨自矯守繩墨以自矯拂也倫世之急倫其急務而不為不切之事也古之道術固有淳樸如此者○按每段飄然而起排數而下有雲再墨翟宋大禽滑釐翟弟問其風而說悅之為之海立之勢

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祭

本墨翟之徒乃獨聞此說而喜之○子所以繩墨自矯者則力為之而至于大過于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益加禁止之惟恐其遠而無不大循凡所作為止務儉約皆非有可樂之事而自命曰節用至使人生不歌死無服即養生送死之節也

死之用亦在所盡省焉舊註大節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

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此

何總言墨氏大旨王子兼愛而以門爭為非其道親疏一

致無可忿怒又好學而專治欲精之且博辨而旁通曲証

之似乎不異于古而寔不與先王同以古之禮樂為費廣用奢一切毀而去之務求節用而已黃帝有咸

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

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

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古者有樂以樂生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

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術本

以薄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却自行以薄固未嘗愛己是以人無非之者不至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

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

道

道大轂音解此音確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不可以爲

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

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循本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詞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

哭當樂而不樂豈近人情乎穀朴也薄也○按生勤而死薄則其道太樸使人有憂悲而無歡愉其行非人所易爲

已非聖人中正之道况使天下薄其親如路人大反其固

有之良心乃天下所不堪墨子雖獨能矯任之奈天下不堪何夫不近人情而離于

天下其去王道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

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

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鳩雜天下之川腓無胫拔脛無毛沐

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橐耜盛飲

食之器九聚也亦同糾按鳩者聚其流而合之如注之江是也

是也籬者播其支而散之如疏九河是也腓足之腓腸脛脛也胫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跂同

日履歲日日履歲曰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極理之曰不能如此非

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翟之援古立法條相里勤之弟子里相

里名勤五侯五等五侯之徒五侯五等南方之墨者苦獲一已齒

鄧陵子人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

同異之辯相訾以筋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

願為之尸與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其人而未流又復分

門別戶倍同背謫詐也乘也筋同奇不侔不同也○按相

訾毀異已者也相應附和同已者也巨子猶言大人擇其

黨之巨者推為聖人尸主也皆願以之為主與得為墨翟

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崇儉勤以備急意亦未將

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胼無腋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

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

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將使後之學墨者自苦之極而益相進于苦而已矣夫亂

莫大于逆物而傷性治以任眾適性為上如墨之自苦正亂之上而治之下也然墨子實甘于自苦而不改真天下

之篤好者也彼其心方將求之而恐不得也雖枯槁其形骸不以為疲而舍之也其口才固有大過人者謂之有道

之士則非也謂之才士夫亦可以無愧也夫稱為不累於才士正訕笑之此方術之至易窮而難通者也

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不負累于世俗不緣飾以接物不苟且以待人不忌嫉以處眾惟願人人安寧樂生人我一體不獨求其有餘以此

自白其心古之道術宋鉞刑尹文二人皆宣王時人聞其風而悅固有平易如此者

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故曰華山之冠接萬物以

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膺合驩以調海內

請欲置之以為主其接物也首在別之使不相侵逼宥之使不苦苛急命之曰心之行以墨子節

用照之當亦是二子篇名蓋以人第知有躬行而不知有
心之行故著書以語其心中寬平之容因以心行命篇用
以釐合人心之驩樂以調和海內但欲使天下之人皆以
別宥為主而煮也見侮不辱救民之

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

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救鬪止戰所謂

脬而調之也上說下教強聒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大

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

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彼雖自以爲能平物我然其爲人之心則太多而自爲之
心則太少矣推其心直以先生待人而以弟子自待若曰
但欲得備一人之飯足矣所恐者先生不飽若弟子則雖
受飢亦不敢自爲謀而忘天下也其不怠天下之心直徹
日夜而不少休若曰我豈必自求生活哉我豈敢遽跡曰
偷安思以山林高寄反傲乎救世之士謂少介節哉曰

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

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淡爲內。其大小精粗。

其行適至是而止。不爲苛察。心有容也。不以身假物。物之

爲無益于人者。一子則謂其所見之明。不已若也。務以止

戰聞之事。爲外之所行。以寡淺情欲之心。爲內之所存。其

所學之大小精粗。皆盡于此。而其所行者。亦適至是而止。

言外見得聖賢學問大則參贊位育。小則日用常行。精則

性命淵微。粗則事物器數。固不可以兼愛爲人。盡之也。而

二子所知止于如是。所行亦止于如是。猶未免爲一曲之

生也。○此方術之近於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

兼愛而稍勝于墨者也。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循本易平坦也。決然無主者。遇事決然

隨事而趨。不生兩意。如作一事。又別生一意。便是

有心矣。○古者時措之宜。付物無心。固有若此者。彭蒙田

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

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

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道無不該而細微曲折不能

兼可知物物各有可不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循本有所選擇則不周徧以之為教是故慎到棄

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循本冷者清冷之意汰者洗滌之意冷汰

於物猶言遇事灑脫也彭蒙田駢慎到惠施鄒析皆齊曰知不

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知薄與鄰皆畧也若畧知則

必有誤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誤髀不正貌無任不

畧傷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縱脫無行縱肆脫畧不

也矩者椎拍軫斷軫音緩亦作甄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

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惟通作槌拍搏土也如以

也軫斷去圭角言無廉隅也但與物推移不堅確也軫圓

免當時之患一切付之無心不用知慮也過而即忘不記

前後也。魏大也。魏然。蓋疏忽大畧之意。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

羽之旋，若磨石之隧。推曳而後動，緣于不得已也。飄風旋

而出其動皆非自主也。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丁人無非于

取，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

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

聖賢。天下惟無知之物不能建已之意，用已之知動靜因

譎故，但能無知如物足矣。何必務為聖賢哉？此其學已近老氏。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

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

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夫彼以塊然無知為不失道，在

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徒取怪誅耳。田駢亦然，亦如慎到也。蓋田駢師彭蒙，固以不教為教者也。彭蒙之師已謂

天下

古昔有道之人不外能濟萬物。至于無是其風。錢然錢本非而己。故遜傳至慎。到精以塊然為道也。

此首漁郭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斷此首則此首逆風也。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斷。

溯彭蒙之師其風錢然而有聲已別成一家之言惡可更進以他說惟是塊然無知常反生人之情不復會聚事物

而觀其不齊之殊致以為行所無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事而不免于斷全無圭角也。

之題不免於非道固有一物也故其所謂道者非道而其所

謂是者不是。○三子學本黃老而莊子云彭蒙田駢慎到其所謂道非道則莊子之非宗老氏明矣。

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然則三子皆嘗聞不

于因物付物之道特行之稍過耳。鶴愈于偏執已見以本以爭辨是非者也。○此其方術又視宋尹為更奇。

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術有在於是者無有者道之本也。以本為精則以有物為

于物而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粗以物為粗則以有積為不足是以不滯

道術固有虛以待物如是者。關尹老聃關令尹喜字公慶老聃姓李名

耳。論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物。

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寶。奉一常無有為宗。是建之也。太一即太始無為

之初也。務極清淨。是以之為主也。一切虛空。不見可說。則

表丁外者。但濡弱謙下而已。然物之歸根也。物不可見。而

物實不毀。故其虛也。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在己無

正其所以為實也。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在己無

形物自著。靈也。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勿忽乎若

亾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水若

若鏡。虛靈之體。其應若響。則虛靈之用也。若亾若清。虛靈

之體。可自然而同。不可力摹而得。不為物先。常為物後。則

虛靈之用也。關尹之說如此。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

守其辱。為天下谷。循本辱即黑也。谿谷皆虛而有容。人皆

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常情以落後為垢。故不取

也。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物之有所藏而實

者。其量亦有盡。虛

則無所藏而其量無窮。故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

不取實而取虛。則常有餘。歸然特出之貌。既歸然而獨有餘。裕則

費無為也而笑巧。其行身也從容不迫。而無左右詘之

態。故曰徐而不費。無所作為也。而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

常覺人之巧者。徒勞攘而可笑。而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

苟免於咎。而常得曲全。第曰苟免于咎可矣。不求福也。以

上皆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

於物。不削於人。無赫赫之功。深也。無紛紛之擾。約也。老氏

則堅剛外露。不約則果銳。圓功而物之堅者。必先毀。銳者

必先挫。故常寬容于人。而不侵削于人。老聃之道如此。

可謂至極。闕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合而觀之。諸家

各欲立異。以鳴高。若高出諸家。而可謂至極者。則闕尹老

聃乎。夫古有天人神人至人。皆博大之極則也。若闕尹老

尚亦古之博大真人哉。此方術之至奇也。○莊子之意。以

為伏羲神農黃帝。以至周公孔子。固大道之正傳。至異說

爭鳴。各立異。以為奇。已屬老聃唾餘。而愈出愈多。愈多愈

雜。噫。噫。未已。誰反而尋其源乎。故因闕老之說。而更進之。

使知愈高愈奇。不過方外之談。庶幾飽餐霞石者。復歸而求救粟。一切山菌野蔬。俱在所廢耳。觀此自序。具見維持正道苦心。不然。直一無忌憚之尤。敢于非聖之書。應付祖龍久矣。 勿忽一作叙 冥無形變化無

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

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無形不可見也。無常不可測也。

以為或死或生與。則有不死不生者矣。以為與天地並與。則有立於混闢之先者矣。以為神明之一往不反與。則又

有體物不遺而終始無極者矣。甚哉。忽而不可知也。舉天地萬物無不包羅于其中。而又不可確指一物以定其

所歸也。古之道術。有直探源于先天一氣如此者。○此莊子自叙所慕。句向皆比闕。老更高闕。老止在自已。一身上

打掃乾淨。莊子則并天地萬物都一掃乾淨。實高出闕老之上。觀此段可見。自史記以莊子為專明老子之術。後人

遂不復深考。豈不大失其旨乎。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郭註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

也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

以畸見之也。 舊註謬悠無情實也。荒唐無域畔也。○按端崖緒也。崖崖岸也。猶言無起止也。儻苟也。語

莊子集解 卷下 天下 三

雖恣縱而中有微旨原非苟然蓋以畸零寓其意而非以
 畸零見其意也自五帝三王文武周孔之道為正道猶井
 田之正區也其餘諸家猶之乎邪曲不可井而為畸零之
 田矣莊子汪洋恣縱似亦畸零之說然其言為田之畸而
 其意則在田之正故曰不以畸見之也○又按莊子自以
 其書為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可知其詆訾先
 聖處都非認真須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諸家歷
 得其言外之意

正論以卮言為曼衍如卮之日出若不經以重言為真非

真也却偏借重于古人以寓言為廣本以己意自恣也却

似廣採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

以與世俗處其言窮高極遠吐弃一切獨與天地精神往

不與萬物同遊而相睥睨也又不爭辨是非以與世俗相

得透顯之極後人每就中摘二句衍此段自序已道

說以為獨得精理何其贅也何其痴也其書雖瓌璋而連

玃音無傷也瓌璋奇特也連作宛轉其辭雖參差而詼詭

可觀詐詭變化也參差不齊而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胸臆

言其行交亦有所見而不自已子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

死生無終始者為友與造物者遊全體一大極也外生死

道之至極言友者以入道之方法言其於木也弘大而辟

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調適而上遂矣其所以為立

極也無極之理宏大而開辟深閎而恣肆其于大道之宗

由形下推歸形上能發揮盡致大暢其說可謂稠適而上

達矣遂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究竟莊子之意總不在語言文字之

後世之迷惑者其理不竭于所言其言所自來似脫胎于

黃老而實非由彼而蛻出也更有芒乎不測昧乎若迷而

未盡于言中者不過以方術紛靡亦與之為無可畦與之

為無端崖達之入于無疵以人間世所云傳天殺者傳未

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

積也其大千里循本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則所謂方術也其言不中于理逐一付度事物之意

而言之○按惠施意在一視萬物以為大則皆至大無外謂之大一以為小則皆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是天下之物

無不可一者矣豈復有厚薄大小之分哉但自至微而天積之無厚不可積即無大不可積其大至于千里可也

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晷物方生方死晷日景可晷而視也天地

山澤日之中是物之生死皆合之為同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

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若大者同而小者異而為之同其小者謂之小同異若盡

同盡異而為之同其盡異者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

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况愛

萬物天地一體也瀛海之環南方最為浩渺木無窮也而以為天地之際可極焉今日適越斷無

昔日已至之理而以為昔者已自越來連環無缺而以為可解自以為能知天下之中央却只據其所處之地雖北

燕之北南越之南亦以為中央也。汎愛萬物雖途人異類不異至感天地一體雖復遠遼絕儼同官骸此惠子之所見所謂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者如此下文所論則喜惠施之說演而益誕以與之相應者也。惠施以此

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惠施以其說借

而天下靡然從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

丁子有尾火不熱山曰口輪不踈地曰不見指不至至不

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柎飛鳥之景

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

牛三白狗黑孤駒未當有母一尺之樗日取其半萬世不

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必盡反故常欲於沒道理處強辭奪理于

是支離其說謂毛羽生于卵中則卵有毛雞兩足而運足

者意也則為三足郢楚都本侯國而稱王是有天下之號

犬非羊然大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曰羊則犬竟為羊耳有何不可馬胎生而胎有胞以裹之如卵然是有卵

也。丁子借說以二字下有鈎似有尾之狀恐未然疑當是
 蝦蟇之屬乃有足無尾之蟲而蚪斗初生時後亦有尾火
 無不熱然處沍寒則不覺其熱山本靜而空谷傳聲則似
 有口輪以行地而或微至之極則如不蹶地或渡舟梁則似
 竟不蹶地目能視而有所蔽則不見指與指並未有不相
 連而至者指各成指未有不殊絕而各出者若闕一指焉
 則離而不至矣若駢一指焉則合而不絕矣龜形短于蛇
 而以知吉凶言之則長于蛇也。矩方規圓柄入于鑿皆常
 度也。而改廢繩墨則不然矣飛鳥動則影必動而寔形之
 動非影之動也矢鏃至疾而有時不發之則不行發之而
 不審固則不至于所止之處狗犬一也而無懸蹄則狗而
 非犬也一黃馬一驪牛二也而黃之驪之者人也則三矣
 曰狗不黑而白亦其色也。即以白為狗之黑亦可駒以母
 生而既孤則即謂之未嘗有母亦可一尺之棰非長也而
 今日用其半明日又用其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和終身不知窮止。右參用循本

說 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

曰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如桓團公孫龍輩正辨者

也。雖能勝人之口而不足服人之心此固于一曲之見而

不能自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

此其抵也抵一作抵言其大抵如此也○惠施日以其心知口辯與天下之辯者競為怪誕此其根抵之

也病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日天地其壯乎施存維而

無術循本天地其壯乎言吾之強其猶天地乎人安能勝始言其多方終以為無術則作方術亦無矣南方有倚畸人焉日黃線問天地

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古人答問必先辭以不知而後述所聞故記云問禮答以

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惠施不辭而應是自是之甚也不慮

之也輕心掉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

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徧

萬物說物物而為反常之說也其言多而怪專以反人之

也常見為實然務欲以勝人為名故不足服人而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徧本弱于德不足于德也強于物有餘于辯也塗路也隩

迂曲也。言施所由之路。迂曲不正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蠶一

蚕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惠施自以為壯如天地而不

辨猶一蠶一蚕之勞耳。于物何補哉。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得道之一

即以自成一曲之足貴。愈知大道之可貴。似是而幾矣。而非所語于惠施也。惠施不能

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惠施并未得

自寧。乃散即萬物而辯之以求勝。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

骨不知厭。卒欲以善辯為名而已。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猶放蕩也。呂註無聲則響絕。處陰則影滅。已無我則天下

莫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詞之末。以與物競

矣。異于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

惜而悲之。○按莊子稱墨禽曰。才士于惠亦曰。惠施之才

蓋惠施正學墨禽之自是而好辯者也。此篇以墨始

以惠終。可知南華一書總以杜異說之多而不休也。